人文社科新著丛书

日本辞书研究

潘 钧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世纪出版

人文社科新著丛书

上架建议：语言学、辞典
ISBN 978-7-208-07619-8
9 787208 076198
定价：28.00元
易文网：www.ewen.cc

人文社科新著丛书

日本辞书研究

潘 钧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日本辞书研究/潘钧著.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人文社科新著丛书）
ISBN 978-7-208-07619-8

Ⅰ. 日… Ⅱ. 潘… Ⅲ. 辞书学－研究－日本 Ⅳ. H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96926 号

责任编辑　赵荔红
封面装帧　王小阳

·人文社科新著丛书·
日本辞书研究
潘　钧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华业装璜印刷厂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2.75　插页 5　字数 310,000
2008 年 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07619-8/H·31
定价 28.00 元

作者简介

潘 钧 1968年10月生于上海，1987年考入北京大学东语系日语专业，1998年获得北京大学东方学系日语语言方向博士学位，现为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副教授。曾赴日本早稻田大学、同志社女子大学和创价大学留学或进修。编著有《日语语言学》(2006)、《日语知识百题》(2007)、《日语概论》(2008)（以上为合编）；译著有《日语概说》(2002)、《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 南欧卷》(2004)；曾参加《讲谈社中日辞典》(1998)、《东方中国语辞典》(2004)和《讲谈社日中辞典》(2006)的编纂；发表论文四十余篇。

人文社科新著丛书

唐代长江下游经济发展研究　陈勇 著

密宗传持与唐代社会　夏广兴 著

吴越钱氏文人群体研究　［日］池泽滋子 著

宋代文学与宋代文化　曾枣庄 著

宋代刑法史研究　戴建国 著

宋朝政府购买制度研究　李晓 著

宋代社会政治论稿　陈振 著

多维视角下的皇权政治　朱子彦 著

良知与事功——王阳明哲学的政治向度　朱承 著

《大清律例》与清代的社会控制　沈大明 著

晚清士绅与地方政治——以温州为中心的考察　李世众 著

上海民间信仰研究　范荧 著

寂静之音——汉语诗歌的音乐形式及其历史变迁　沈亚丹 著

莱布尼茨二进制与伏羲八卦图考　胡阳　李长铎 著

日本的赤壁会和寿苏会　［日］池泽滋子 著

日本辞书研究　潘钧 著

美国南方转型时期社会生活研究（1877—1920）　黄虚峰 著

审美与道德的本源　李咏吟 著

道德哲学引论　崔宜明 著

美的批判——以价值为基础的美学研究　舒也 著

江南场景：社会史的跨学科对话　小田 著

本体与工夫——湖湘学派研究　曾亦 著

英汉体范畴对比研究——语法体的内部对立与中立化　尚新 著

广东人在上海（1843—1949年）　宋钻友 著

人文社科新著丛书

日本
辞书研究

本书出版得到2006年度日本创价大学中日友好学术研究出版资助

出 版 说 明

近十几年来，出版界愈益为生计所累，纯学术著作因印数较少，出版颇为困难。而在另一方面，随着我国国民素质的普遍提高，高校招生的迅速扩大，整个社会的学术创造力大大增强，学术成果愈见丰厚。有鉴于此，本社决定策划出版《人文社科新著》丛书，意在给学术专著的出版开辟一个新的园地，使广大学者积年研究所得的学术心得能够嘉惠学林，传诸后世。

本社向以传播和译介学术文化为已任，为将优秀的学术成果转化为高质量的出版物而努力。出版一流学者的一流学术著作固然是我们不懈的追求，但学术成果的价值常常需要时间的检验，凡能采用新材料、运用新方法、提出新观点，新颖、扎实的学术著作我们均竭诚欢迎。列入这套丛书的著作，或许在各自领域里所取得的成果有大有小，但这些成果都是逐步成长累积的学术大厦的必要组成部分。古人云，“积微成大，陟遐自迩”，我们相信，假以时日，这套丛书中一定会出现若干部对学术有重大贡献的不朽名作，这是我们和作者的共同期待。

属于人文社会科学的学科林林总总，决定了这套丛书的选题范围比较宽广。在丛书出版的初始阶段，取稿以研究中国传统文化者为主，且暂不作分类，待到有一定的积累和规模后，或可按学科分类构成若干专题。

学术为天下公器，立言可达人生不朽。我们殷切期待海内外学者不吝赐稿，为学术文化事业的繁荣发展共同做好这件有意义的事情。

凡　例

1. 在中国辞书界，对“词典”与“辞典”这两个名称分别有所界定，使用上也有区别。但在日语中没有“词典”一词。虽然日语“辞典”这个词与汉语“辞典”有一些微妙的差异，但在本书中，为避免混乱，凡涉及日本辞书情况时均使用“辞典”一词（包括关于词典的一般叙述和词典名），如《中日辞典》；凡涉及辞书种类名称时则用“词典”，如“语文词典”、“双语词典”、“对译词典”等。
2. 关于具体的日本版辞典名称，为了便于读者查找原版辞典，如果日文原文均为汉字，则照抄汉字书名，如：《大汉和辞典》（字体差别忽略）、《嬉游笑览》（意义差别忽略）；如果日文原文包含有假名等，则将书名译成中文，然后在书名后用括号标出日文原名，如：《可用イロハ查的英语字典》（イロハで引ける英語の字引）。
3. 行文中引用的日文文献名一般不译，个别读者理解起来可能有困难的才译，即大多仅列出日文原文，视需要有些给出作者译的中文名称；引用日文文献时，一般由作者翻译成中文，在说明引文出处的注释处加上“引者译”字句。如果是比较容易找到的辞典序言，一般不标明出处。
4. 附录一“中日辞书出版术语对照表”在编制时，主要参考了

日本版的《日本辞書辞典》（沖森卓也ほか編，1996，おうふう）、《図書館用語辞典》（図書館問題研究会編，1982，角川書店）和《日汉图书出版综合词典》（冀振武、周莲主编，2002，中国书籍出版社）。

5. 附录二“日本辞书简略年表”在编制时，参考了日本出版的各类参考工具书，特别是近现代辞书仅限于举出有重大影响或具有开创性意义的辞典。双语词典主要包括中日（日中）辞典和日本出版的英和（和英）辞典。
6. 附录三“辞典名索引”涵盖了本书中出现的所有辞典（包括部分中文辞典和英文辞典），查询日文辞典原名可根据索引找到书中相应位置。
7. 附录四“辞书学参考文献”为研究日本辞书相关文献，每一单篇后面所附参考文献则是与本篇直接相关的文献，二者有个别重复之处。

序　一

黄建华*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大国的辞书及辞书理论已经进入国人的视野，有关专书、专论早就陆续问世。相对而言，我们的东邻——日本的辞书现状和理论成果则介绍不多，已发表的零星文章以及专书中的有限章节显然不能适应构建中国当代词典学的研究需要和广大辞书工作者用作"他山之石"的需求。潘钧先生的新著《日本辞书研究》正好填补了这一重大空白。

这部著作显示出一个可贵的特点，即著者不限于仅在文献搜集上下功夫，而且还亲临其境，在日本参与了《中日词典》的编辑和校订工作，并和日本辞书界人物有过比较密切的接触。作者笔下的辞书并不是枯燥的、冰冷的、单纯的词语堆积，而是体现一定的时代精神和文化内涵的产物。辞书人物也不纯然是只晓得埋头于"故纸堆"、毫无灵性可言的"词语苦工"，而是富有创造性的并勇于为自己的设计长期付出巨大心血的语言实践家。著者是怀着欣赏和景仰的心情给我们介绍这一切的，因此他的笔端不时油然流露出敬佩之情。在一部严肃的学术著作中，有这么一个特点，我想会令其增色不少。

只要看一眼目录便可知道本书的覆盖面甚广：既有日本辞书的源流叙述，也有大辞典的专题介绍，几种类别词典的分别展示和重要辞

---

* 黄建华，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教授，博导。中国辞书学会顾问兼全国双语词典专业委员会名誉主任，曾任《国际词典学杂志》（*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Lexicography*）编委，亚洲辞书学会（ASIALEX）首届会长。著有《词典论》（1987）、《双语词典学导论》（1997），规划并主持撰写《英俄德法西日语文词典研究》（1992）。

书人物的评介，还有日本辞书研究现状的论述，更有日本辞书发展新动向的探讨，如此等等。我曾主持撰写《英俄德法西日语文词典研究》（商务印书馆，1992 年）一书，其中就有《日本语文词典综述》的部分。我拿那部分与潘钧先生的《日本辞书研究》比照一下，内容的正确或翔实与否姑且撇开不提，单就篇幅而言，后者的分量已是前者的好几倍。就我所见，潘钧先生这部专著是迄今为止论述日本辞书最新也是最为完备的著作。后浪逐前浪，风华正茂的潘先生正为自己铺展了一条远大的学术前途。

就日本辞书与中国辞书的关系而言，它跟西方辞书与中国辞书的关系有一个显著的不同之点。如果说古代中国辞书与西方辞书基本上是在不同文化土壤中互不相干各自独立发展而只是到近代中国辞书才受西方辞书影响的话，那么日本辞书与中国辞书从一开始就密不可分。可以说日本古代辞书是借鉴中国辞书发展起来的，而到近代，中国辞书又反过来接受日本辞书的影响。本书的著者充分注意到二者关系的这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情况，并设专章以浓重的笔墨介绍这方面的史实和现状。这不但有趣而且富于启发意义。

匆匆披阅，获益良多，同时也有点不满足之感。那就是本书更多地像一部专题论文集，而不大像前后章节照应、“浑然而为一体”的学术著作，但这不过是形式上的小瑕疵，重要的是书中材料精确，观念先进，内容丰富、充实。

至写这篇短文之时，我还没有机会面识潘钧先生；他的文字我首先是通过我校杨诎人教授读到的。后潘钧先生寄下书稿，约我为其专著写序。我不是日本语言文化方面的行家，本无资格作序，但难却拳拳盛意，于是写了如上的话，深知远不足以当“导读之言”。

2007 年 3 月

于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校园

序二（中文）

仓岛节尚*

日本人的祖先没有创造自己的文字，而是从中国吸收了汉字。这大概已经是距今一千多年以前的事情了。从越海而来的知识人那里，日本人学习了汉字汉文，掌握了运用文字记录语言的技术。在那样一个时代，学习汉字汉文其实就等于学习汉语。为了理解汉字汉文，对于学的人来说字书不可或缺，来自中国的字书在当时一定被视作宝贝。

当时日本朝廷派遣最优秀的年轻人到中国留学，掌握学问。空海就是其中一个，他以中国的《玉篇》为蓝本编纂了《篆隶万象名义》。这是今天我们所能见到的由日本人编纂的最古老的字书。之后日本人又编纂了几种汉字字书。甚至可以说，这些辞书记录了古代日本人是如何理解汉字、自如运用汉字的过程，这一过程不啻为与汉字的搏斗。字书发展至今，成为现时汉和辞典的源流。

学习汉文读写的人也感到，连自己微妙的心理变化都要用汉文来表达，这其实很难，总有隔靴搔痒之感。于是万叶假名被巧妙地发明了出来。这种方法不顾汉字的意义，而是利用汉字的音训来书写日语。成书于8世纪的《万叶集》就是采用这种标记方式收录了多达

* 仓岛节尚，日本大正大学教授。1959年东京大学毕业后直接进三省堂，长期从事国语辞典的编辑工作，先后担任《大辞林》（初版）总编辑、出版局长、常务董事。著有《辞書はいきている》(1995)、《辞書と日本語》(2002)，编有《日本辞書辞典》(1996)、《日本語辞書学の構築》(2006)。

4500首和歌的和歌集。但是这种标记方式也存在着问题，如有时候难以让读的人按照作者的意图来读。到了10世纪，日本人以万叶假名为母体，创造出了平假名和片假名这两种音节文字。由此，日本人才终于能够随心所欲地书写日语，以《源氏物语》为代表的绚烂的平安文学可以说正是倚赖于假名的发明才诞生的。

自从使用了假名，日本产生了通过词语来查的辞书，这与通过字形来查的汉字字书不同。这便是今天国语辞典的萌芽。

至17世纪，庶民中受教育的人也越来越多，识字阶层增加。他们开始有了用汉字著写文章的强烈愿望，与此相适应，面向普通人的简易《节用集》开始普及。《节用集》种类繁多，但编纂的目的皆为适应人们想了解如何使用汉字书写日语的愿望。

于是就有了从用于理解的字书向用于著写的字书发生转型的这种变化。不过，尽管《节用集》使用十分广泛，而从语文词典的角度看还极不成熟。

进入19世纪后半期，幕藩体制瓦解。通过明治维新，日本向着由明治政府主导的具有中央集权性质的近代国家转变，由此日本开始致力于积极地吸收西方文化。当时政府实施了一系列国语政策，编纂国语辞典作为其中的一环被提上日程。第一部由政府策划的《语汇》遭遇挫折，文部省重新将编纂辞典的任务委托给一个人来完成，他就是大槻文彦。

文彦家学深厚，年轻时就学习英文。接受了文部省委托后，他决心编一部同新型国家形象相匹配的国语辞典，遂一个人独自向这个事业发出了挑战。编纂辞书过程中，他历经各种苦难，但最终克服了困难，完成了辞书，这就是《言海》（1889—1891年刊）。这部辞典参考了韦伯斯特八开本辞典，融入了自己的创意。作为日本近代国语辞典的嚆矢，《言海》至今仍受到很高的评价，给其后编纂的众多国语

辞典以很大的影响。

又过了一个多世纪，今天日本已编纂出版了上百种丰富多彩的国语辞典，排满了书店店头，每一种辞典都注入了编者的各种创意和巧思，极具特色。参加辞书编纂的人在不断努力，力求编出更加出色的辞典来。另一方面，随着日语研究的不断进步，开始有学者研究辞书。在这个领域作为先驱最著名的是由上田万年与桥本进吉合著的《古本節用集の研究》（1916年刊）。其后，学者们对古辞书的研究主要是从日语史的角度切入，形成了亦可称为古辞书学的研究领域。这里，辞书成为了学术研究的对象。

此后，辞书研究的范围也被拓宽到了近代辞书，产生了山田忠雄著述的大作《近代國語辭書の步み　その模倣と創意と（上・下）》（1981年刊）。听说在西方，从原理的角度考察辞书编纂，这种类型的学术研究是从20世纪后半期开始的，所以日本并不落后许多。日语混用表意文字汉字和音节文字假名，这种标记形态催生了具有与使用汉字的中国辞书和只用字母文字的欧美辞书相异特点的辞书。因此，日本的辞书研究也是十分复杂多样的。

近年来，由于对计算机的广泛利用，辞书编纂的方法和辞书内容的提供方式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多功能的电子辞书更加趋于实用，给迄今为止的辞书概念带来了变革。在电子辞书方面，确立作为电子辞书的辞书编纂方法的时代已经到来。

最初，辞书的编纂是以学术研究的成果为基础的，并且是一种具有实用性的工具，辞书只有被使用才具有存在的意义。辞书的描写是建立在迄今为止的日语研究的成果之上的，以向使用者提供为目的。辞书研究也应包括研究辞书编纂法直至内容的提供方式，力求涵盖辞书的各方面。基于此想法，我向学界同仁们倡导了应建立作为对辞书进行综合并且系统研究的学术研究领域的“辞书学”，即将付梓的潘

钧的研究也是这种辞书学的一部分。

本书作者潘钧曾经留学日本，钻研学术，回国后在北京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现在是执教于北京大学的具有进取精神的日语学者。他从留学时代起就对日本的国语辞书抱有很深的兴趣，一直在努力研究。本书是他的研究成果的结晶。

对于长期从事辞书编纂实际工作、在大学里研究日本辞书编纂历史的我来说，在中国能够有这样的辞书研究问世的确是一件非常令人高兴的事情。在此对潘钧长年努力终于结果表示祝贺，草以小文真心祝贺本书的出版，同时也衷心企盼中国的日语研究能够取得巨大的飞跃。

2007年3月20日

于日本东京

序二（日文）

自らの文字を創らなかった日本人の祖先は、中国の漢字を受け入れた。それはおよそ今から千数百年前のことと考えられている。渡来した知識人たちから、日本人は漢字漢文の教えを受けて、ことばを文字で書き記す術を覚えた。この時代、漢字漢文を学ぶということは、とりもなおさず中国語を学ぶということであった。漢字漢文を理解するためには、学習者にとって字書は不可欠であり、中国から伝えられた字書は宝物のような存在であったに違いない。

時の朝廷は優秀な若者を中国に留学させ、学問を身に付けさせた。その一人である空海は、中国の『玉篇』をベースに『篆隷万象名義』を編んだ。これは、日本人の手になる字書で今日見ることの出来る最古のものである。以後、いくつかの漢字字書が編まれた。これらは日本人がいかにして漢字を読み、使いこなすかという漢字との格闘の記録とも言える。この字書の流れは、今日の漢和辞典まで連なる。

漢文の読み書きを習った者も、微妙な心の動きまでを漢文で表現することは難しく、隔靴掻痒の感があった。そこで工夫されたのが万葉仮名であった。これは漢字の意味は考えることなく、漢字の音と訓を用いて日本語を書き表す方法である。8 世紀に作られた『万葉集』は、この表記法で4500 首もの歌を記録した歌集である。しかし、この表記法にも、書き手が意図するように読んでもらえない

ことがあるという問題があった。10 世紀になると万葉仮名を母体にして、平仮名と片仮名という2種類の音節文字を作り出した。これによって、ようやく日本語を自在に書き表すことが出来るようになった。『源氏物語』をはじめとする華麗なる平安文学は、仮名によって誕生したと言ってよい。

仮名が使われるようになってから、字形で引く漢字字書とは異なり、ことばで引く辞書が生まれた。今日の国語辞典の萌芽である。

17 世紀になると、庶民にも教育を受ける者が増えて識字層が増加する。彼らには漢字を使って文章を書きたいという思いが強くなり、それに応える一般向けの簡易な字書「節用集」が普及する。節用集にはさまざまなタイプのものが作られたが、いずれも漢字を使って日本語を書くにはどうすればいいか知りたいという要望に応えるためのものであった。

こうして、理解するための字書から書くための字書へという変化が起こったのであった。しかし、この節用集は広く用いられたものの、国語辞典としてみると極めて不十分なものであった。

19 世紀の後半になって幕藩政治は崩壊し、明治維新を経て明治政府による中央集権的な近代国家へと変化してからは、積極的に西欧の文化を吸収しようと努めた。政府によって国語政策が進められ、その一環として国語辞典の編纂が求められた。最初に企てられた『語彙』は挫折し、あらためて文部省が辞書編纂を委託したのは大槻文彦であった。

文彦は学者の家系に生まれ、若くして英語を学んだ。文部省の委託を受けた彼は、新しい日本にふさわしい国語辞典を編もうと決意し、単身この大事業に挑んだのであった。辞書編纂にはさまざまな苦難が横たわっていたが、それを乗り越えて完成したのが『言海』

（1889—91年刊）である。ウエブスターのオクタボを参考にし、自らの工夫を加えて編まれたこの辞書は、近代国語辞典の嚆矢として今日でも高く評価されており、その後に作られた多数の国語辞典に大きな影響を与えた。

それから1世紀余を経た現在、100種に迫る多様な国語辞典が作られ、書店に並んでいる。それぞれには各種各様の工夫がなされ、特性が与えられている。辞書の編集に関わる者は、より優れた辞書を編集するための努力を重ねてきた。一方、日本語の研究が進展する中で、辞書を研究対象とする学者が現れた。この分野の先蹤としてよく知られているのは、上田萬年・橋本進吉著『古本節用集の研究』（1916年刊）である。以後、主として日本語史の視点から古辞書の研究が進められ、古辞書学ともいうべき分野が形成された。ここにおいて辞書が学問的研究の対象となったのである。

研究の方向は近代の辞書にも向けられ、山田忠雄述『近代國語辭書の歩み　その模倣と創意と（上・下）』（1981年刊）という大著が生まれた。西欧で辞書編集の原理的考察が学問の対象となったのは、20世紀後半からのことであると聞くので、さほど遅れをとったわけではない。表意文字の漢字と音節文字の仮名とを混用する日本語の表記形態は、漢字だけの中国やアルファベットだけの欧米の辞書とは異なる特異な性格の辞書を生んだ。それだけに研究もまた多岐にわたる。

近年ではコンピューターの活用により、辞書の編集方法も提供の仕方も大きく変化した。多機能の電子辞書が実用化し、従来の辞書の概念に変革をもたらした今、電子辞書には電子辞書としての辞書編纂法が組み立てられるべきときがきている。

元来辞書は、確かな学問的裏づけを持って作られるものであり、

且つ実用的な存在である。辞書は使われることによって始めて存在する意味を持つ。これまでの日本語研究の成果を踏まえて辞書の記述がなされ、それを利用者に提供するのであるから、辞書研究もまた辞書の編纂法から提供の仕方までをも含めて全体を対象とすべきである。その考え方に基づき、私は辞書を総合的に且つ体系的に研究する学問領域としての〈辞書学〉を構築すべきことを、同学の士とともに提唱している。ここに上梓される潘鈞君の研究も、この辞書学の一翼に連なるものである。

さて、この著作の著者である潘鈞君は日本に留学して研鑽を積み、帰国して北京大学で博士号を取得し、現在は北京大学の教壇に立つ気鋭の日本語学者である。彼は留学時代から日本の国語辞典に深い関心を持ち、熱心にその研究を続けてきた。その成果がこの著書にまとめられたのである。

永らく辞書編集の実務に携わり、大学において日本の辞書編集史を調べてきた私にとって、中国でこのような辞書研究が公にされることは誠に喜びにたえない快挙である。ここに潘君の積年の努力が見事に結実したことを慶賀し、小文を草して心から刊行を祝するとともに、中国における日本語研究が大いなる飛躍を遂げることを心より願うものである。

2007年3月20日

大正大学教授

倉島節尚　東京にて

前言

辞书是工具书，我们平常的工作和学习都离不开辞典，尤其在学习外语时，词典的作用尤为重要，它就像一位“无言的老师”，认真、严肃而又耐心地为我们解答一切难题。每一位成功掌握一门外语的人无不从辞书中得到巨大教益。然而，在我们平常十分轻松随意地翻开辞书，享受它带给我们的好处的时候，有没有想到它们是如何诞生的呢？

笔者1995年在日留学时，曾在日本一家大出版社打工，工作就是为一部历时较长的《中日辞典》做校对。这个校对，不是简单的校正文字错误，而是对已成稿的中文从释义到例句进行检查，看看它们是否自然贴切，以及能否体现该字或词在例子中的意义。当我听说这部辞典业已耗费了十余年光阴的时候，不禁为辞典编纂工作的漫长和艰辛感到意外。之后，我便以此为契机，开始有意识地去了解和研究辞书、特别是日本辞书的情况，这时，我又深深为日本辞书编纂史上堪称丰碑式巨人的大槻文彦、诸桥辙次等人的事迹所震撼和折服。虽然历史上很多辞书工作者名不显、利不丰，但他们通过艰苦细致的工作惠及后世，为今人树立了做事和做人的榜样。他们默默无闻，他们的工作却是最值得尊重的。于是，我便萌生了将日本辞书的编纂出版情况介绍给中国读者的想法。做这项工作的意义不仅仅在语言学习上，而且还可藉此加深我们对日本文化的了解，体会日本在现代化进

程中的诸种尝试和努力。并且，像大槻文彦这样的一代大师的事迹可以给我们诸多启迪和教益。这也是作为辞书受益者的我们所应该做的。

在笔者书斋的案几旁一直放着日本近代第一部国语辞典《言海》，书的扉页是藏青色的硬皮，有些褪色，内页虽已发黄却仍十分结实，摸上去让人产生历史的凝重感，伴随而来的还有一种神圣不可亵渎的感觉。有人说，凡治学者首先须对学问抱有敬畏感，这是第一步。一个人克服重重困难，独力花费 17 年完成了一部被后世奉为圭臬的辞典，这在今天这个纷繁而又杂乱的时代几乎无法想象，也不可能，但这种精神和意志力却是永不褪色的，它能激励我们在学术乃至人生布满荆棘的道路上不断探索，永远前进。

古代中国给位于亚欧大陆东隅的日本带来了丰富的历史和文化遗产，包括辞书在内的汉籍给予日本的影响是难以估量的。明治时代之前，日本辞书主要在中国文化的影响下发展——以学习研究汉字为目的的汉和辞典构成了古代日本辞书发展的一条主线。到了近代，情况则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据考，“辞书”一词来自日本，最早见于汉语工具书中是 1915 年的《辞源说略》，笔者认为，“辞典”这个词产生今天这个意思，日本早于中国，这个词的用法恐怕也是由日本传入中国。前人考证发现，中国现代汉语词汇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依赖中日辞典方面的交流，如近代中国的英汉、俄汉辞典和百科全书的编纂受日本辞典的影响就很大。这些事实更加印证了中日两国文化上的相互影响和联系，更让我觉得作为近现代辞书的受益人，我们对日本辞书的研究的确责无旁贷。

在本书中，笔者主要就日本辞书各方面情况做一些简单的概述和研究，尽量做到详略得当，重点突出，还尝试刻画一些主要代表人物，以期从一个侧面反映那个时代的背景特征以及辞书巨人们的敬业

精神。本书对日本辞书的发展历史也做了一些概括性描述，并根据有限资料对日本辞书研究的现状以及发展动向做了一些介绍和探讨。在书的末尾附上了日本辞书简略年表和辞书学参考文献以及中日辞书出版术语对照表，可有助于想继续深入研究日本辞书的学人。另外，日本辞书学是语言学研究的一部分，属于应用语言学范畴，同时又带有很多社会、历史以及文化方面的属性，具有交叉学科的某些特性，是一个值得开掘的领域。笔者想借此抛砖引玉，促进我国学术界对日本辞书研究的重视。但由于受资料所限，难免挂一漏万，不当之处，敬请不吝批评指正。个别题目之间的部分内容有所重叠，这是因为同一专题往往可从不同的视点考察和分析所致，此类问题读者当不至苛责。书后附有书中所涉及辞典名索引，以便读者检索和对某一辞典从不同的视角进行了解和考察，这样会更有助于读者增强知识的系统性和彼此间的关联性，对日本辞书的了解也可以做到更全面、更客观一些。

目录

近代“辞典”名小考

据杨祖希、徐庆凯主编《辞书学辞典》(1992)：“‘辞书’一词来自日本，在汉语工具书中首次出现，据现有资料查证，始于1915年的《辞源说略》。”它是“近代日本借用汉字和中国古代对工具书的命名法创造出来的术语。在中国古代，对工具书或具有工具书功能的著作惯于以‘书’作名称，前者如字书、韵书、类书，后者如政书、农书”。①

在日语中，“辞書”就是“辞典”，不包括百科全书（事典），而“辞典”包括语文词典和专科辞典。清末进入汉语后，被赋予了新义，“辞书”成为辞典（语文词典和专科辞典）和百科全书的统称。具体说，在日本，对辞书概念的解释有两种：一个与辞典同义，一个专指语文词典的意思。而在中国，有“词典”一词，可将专收语文词目的词典同其他种类的辞典区分开。1931年日本平凡社出版《大百科事典》，于是乎又多出来一个“事典”的名称。这恐怕是因为，在日语中，“字”、“事”、“辞”三个字都读成“ジ”。这样，日语中就有了一个特定的、表示百科性辞书的称呼术语。但在实际运用当中，也不尽然。如林玉山（1995）所述，《玉川百科大辞典》、《现代教育百科辞典》、《哲学辞典》分别是百科全书、百科辞典和专科辞典，应该称为

① 见林玉山（1995），p.3。

“事典”。可见，在日本“辞书”概念包括了百科全书。

查《汉语大词典》，“辞典”条目下有两个义项：“①文辞典雅。南朝梁萧统《答玄圃园讲颂令》：辞典文艳，既温且雅，岂直斐然有意，可谓卓尔不群。②汇集词语，按某种次序排列，加以解释，供人查阅的工具书。”而“辞书”条目下只有释义，没有举例：“字典、词典、百科全书、专科辞典等工具书的总称。”可见，汉语中“辞典”一词古已有之，而“辞书”一词则属于新词。《辞源》甚至没有收“辞书”这个条目。关于这一点，从前述《辞源说略》中首次出现“辞书”一词的叙述行文中也可窥知一二。据说，“辞典”在日语中是近代日本当作外来语词“dictionary”的译词使用开来的。在汉语中，“辞典”这个词当作“dictionary”的意思，显然是受到了来自日本的影响。

据纪田顺一郎（1996），在日本，“辞书”一词出现很早，见于《续日本后纪》、《荣华物语》中，最初是当“辞表”、即相当于汉语中的“辞呈”的意思。直到江户时代后期，才用作今天这个意思。在《兰学事始》中，“辞书”是用作“ことば書き＝文章”的意思。到了明治时期，在假名垣鲁文、① 森鸥外②的作品中可以见到这个词，当时是和更早的近义词“字書”混用在一起的，即把它当作对辞书的泛称。如，同样是森鸥外本人，在作品《青年》（一二）中他这样写道：“芸者といふ語を世界の字書に提供した日本に”。可见，当时二者可以兼用。“字書”来自于中国，“字書”、“辞書”在当时如此混用，这

① 假名垣鲁文《西洋道中膝栗毛》（七・上）：“三人よれば、文字の知恵、辞書と地理書を便りとし、英人『モテル』の案内に引かれて”。假名垣鲁文（1829—1894），幕末、明治初期戏作作家、新闻记者，创办《假名读新闻》，著有《西洋道中膝栗毛》、《安愚乐锅》等。

② 森鸥外《舞女》：“我母は余を生きたる辞書となさんとし、我官長は余を生きたる法律となさんとやしけん。”

不由得引起笔者猜测：二者混用的基础是否就是因为“字”和“辞”同音的缘故。换言之，“辞书”带上了今天辞书的意义，其中有一个原因，是否即因发音相同的缘故？

试查一下当时日本出版的辞书。在《和英语林集成》第三版(1886)中，其“Japanese-English”部分、即“和英”部分有如下词条：

JISHO　ジショ　辞書　n. Dictionary; lexicon.

JITEN　ジテン　字曲　a Standard Dictionary; or lexicon.

(按：此处的“曲”可能是“典”之误)

而没有出现“辞典”条目。可是，反之，在“English-Japanese”部分、即“英和”部分中，则有：

Dictionary, n. Jibiki, Jisho, Jiten.

Lexicon, n. Jibiki, Jiten, Jisho, Jii

此二处的“Jiten”因为没有标记字，无从判断（很可能是“字典”），但联系前面“和英”部分不收的事实看，基本可以肯定：至少在当时，“辞典”的用法还不十分普及。

在《言海》中（改版缩印，1915年第335版①）中，有两个词语都读“じしょ”，分别是“字書”和“辭書”。另外，读“じてん”的词只有一个，就是“字典”。可见，直到上世纪初叶，“辞典”的用法仍不十分普遍。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在“じびき”即“字引②”这个条目下，写着这样的解释：

じびき（名）字引　漢字ヲ集メ列ネテ、其形、音、意義

① 这里的“版”为出版物的印刷次数。下同。

②“引”是日语查字典意的“ひく”这个词的标记汉字。

等ヲ説キタル書ノ名、字ノ解シ難キトキ、引出シテ見ルニイフ、字書　又　和語、其他、諸外國ノ言語ヲ集メ説キタルニモイフ辭書。

这从一个侧面佐证了"字書"的用法，即在当时，"字書"是普遍用在了对一般辞书（包括外语辞典，即以"词语"为处理对象的辞典）的称呼上。联系上述猜测，可能当时在给辞书起名字时，出于避免重复或刻意彰显个性等目的，人们通常的做法恐怕是：在同一个读音的前提下，稍许调换一下用字，也许起初他们对这些字具体的意义差别并不十分敏感。"辞书"新义的产生或许就来自于此。

据纪田顺一郎（1996），日本冠以"辞典"名称出版的最早辞典是《日本小辞典》,[①] 即物集高见编纂的《日本小辞典》（1878），但究竟如何使用开来则语焉不详。留心日本近代辞书史，其实并非如此，仅据冲森卓也等人编的《日本辞書辞典》所附"辞書年表"，早于该辞典出版的就至少有以下 4 种：《佛和辞典》[②]（1871）、《和译独逸辞典》[③]（1872）、《英和小辞典》（1873）、《袖珍英和辞典》（1874年）。因此，笔者不由产生联想：莫非"辞典"一词最早是用在诸如《佛和辞典》、《和译独逸辞典》这样的翻译辞典，然后用在对外语（对译）辞典（双语词典[④]）的称呼上，之后才逐渐普及开来的，即用在了除汉和辞典（字典）以外的辞典称呼上。虽然无法确考究竟哪一本辞典率先使用这个名字，但可根据一定的线索推测大概的年代和个中缘由。果真如此的话，就可以进一步印证"辞典"这个名称为什

① 可能是根据《日本国语大辞典》中的例子。
② 这里的"佛(仏)"代表法国（语），《佛和辞典》即是《法日辞典》。
③ 这里的"独逸"代表德国（语），《和译独逸辞典》即是《日德辞典》。
④ 本书在使用"对译词典"和"双语词典"时不作严格区分。

么起初作为 dictionary 的译词使用的。

首先，从意识层面看，当时出版的对译词典大多被称为“字典”或“字書”。“字典”来自《康熙字典》(据考，唐慧琳《一切经音义》中就已出现)，“字書”、“字彙”皆是中国已有的名称。也就是说，它们的共性在于：都是以“字”为单位，对汉字进行解释和说明的辞书，前引《言海》中关于语词“字引”本意（字ノ解シ難キトキ、引出シテ見ルニイフ）的解释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从日本辞书的渊源和发展历史看，明治之前的日本辞书中，性质属于“汉和辞典”类型的辞典、即“字典”类辞典是日本辞书的主流。确切地说，其原型应该是“汉和字典”①。细分析，《言海》中的“言”和《辞苑》、《辞海》、《辞林》等中的“辞”都是“ことば”之意，日本近代辞书出现以前的语文辞书基本上都是汉和辞典，即字典，可以中世以降的《节用集》为代表，其编纂目的主要都是为了供查字之用。只有到了1903 年《汉和大字典》诞生的时代，以字带词（熟语）的这一汉和辞典的新形式确定下来，汉和辞典才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另一方面，日本的英语辞书早期有各种各样的名称，主要的如“和解”、“語林大成”、“語林集成”、“字彙”、“語箋”、“韻府”、“通語”、“対訳辞書”、“和訳辞書”、“和訳辞林”、“英和辞海”、“英和字典”等等。其中当然也有像“英華字典”这样的“英和字典”，但大多数是加入了“辞”或“語”字。正如古代日本人在接触到汉文、汉语后，才开始对本民族语言进行反省，从而形成最初朴素的语言学意识一样，恐怕日本人在接触到西方语言之后，才真正意识到“字”和“词”的不同，这种意识同时也会影响到日本人对本民族语言日语的内省上。在英语中，字是字母，词是一连串字母的组合。显然此时仍

① 参看本书“汉和辞典的性质、种类及发展方向”部分。

使用同汉和字典一样的名称“字典”就不太适合了。所以，由于在日语中“字”和“辞”同音，又由于“字典”在当时也是辞书的泛称之一，“字典”变成“辞典”来应对双语词典的名称，于是乎就成为十分顺理成章的事情了。更何况在近代日本，这种标记上的转换例子导致新词产生的例子屡见不鲜。这是字义和字音双重作用的结果。而前面“辞书”新义的生成只拐了一个弯，所谓旧瓶装新酒。至于“字彙”，它原本就是一个专有名词，后来成了表示辞书意思的普通名词。最早的英和辞书在内容上有很多都是单词对译手册性质的东西，“字彙”就是“汇集字”的意思，故多用“字彙”也是很自然的。但后来，随着英和辞书逐渐系统化，就不再是简单的“彙（汇）”这个字所能包含的了。当然，这种认识有一个过程，从不自觉到自觉，由感性到理性，非一日之功。比照中国情况亦然。1909 年中国第一部由国人自己编纂的汉英词典仍被称为《新汉英字典》，如此可见其相通性。早期的对译辞书甚至还有“辞范”、“语鼎”的名称。可见最初人们对新的辞书（主要是外语辞书）还缺乏清晰、统一的认识，这种名称的多样化必然难免。名称的改变总是要晚于概念的转变，特别是要在某个概念最后成为全社会普遍接受的观念之后。并且，概念也不是空的，它包括了形式和内容两个方面。

“字典”的称呼来自于《康熙字典》，之所以被称为“典”，就是含有此即标准的意思。明治后期，日本英语学界对英语文法等的研究日臻完备，编纂者们或各个出版社为了标榜其权威性，开始有意识地选用这个字。据井田好治（1980）：“‘辞典’（名称）普及是在明治后半期。从日本英语学研究发达的历史角度看，这个时期同斋藤（秀三郎）语法、纳氏菲乐德（J. C. Nesfield）语法以及神田（乃武）语法流行的阶段相照应。可能是因为，身处重视语言规范使用的文典（语法书）时代，人们有意追求能够作为规范语言用法根据

的'辞典'"。[1]进而言之，因为"典"在日语中毕竟还有规范之意义，不纯粹是"书（りっぱな本。書物。）"的意思，否则"语典"这个名称使用频率也不会如此之低。换言之，"典"的这个意思干扰了当时日本人对于"语典"的使用，反而将它推向了更多地用于"语法书"（如文典的意思）的意义。[2]这是英和辞书在形式和内容上的完善和成熟所带来的结果。

町田俊昭（1971）是这样分析明治后期日本英语辞书发展状况的："明治前半期占压倒多数的书名中的'字典''字汇'几乎踪影皆无了，固定为'辞典'。并且到了这个时期，英和辞书方面，出现了带有丰富英文解释的双解形式的辞典，以及术语加上丰富多彩的关联语句的带有百科事典性质的辞典，另外，甚至出现了除配译词外还示以用例的辞典，尽管数量还极少。这说明，（辞典模式）从前面第1期（Ⅰ）对译式的'线'性释义构造前进了一步，不断地向带有'平面'性质的构造扩展。"[3]当然，这是宏观的描述，但不乏逻辑与合理之处。这里说的由线到面，就是指由简单的对应到立体的描写（援用双解和赋予大量信息的方法）。总之，努力摆脱旧有对译词典格局的窠臼，这是促使"辞典"名称固定下来的基本内在动力。

限于资料等因素，这里不作确切考证，而采取演绎的方法。如果说考证是一种通过归纳等手段得出的偶然发现，那么演绎则能告诉我们某种必然性，因为偶然中往往蕴含着一种必然。比如，像"字典"这个名称，笔者将"字"这个作修饰的字称前字，把"典"这个表示

---

① 引自井田好治（1980），p.1（引者译）。这里的神田语法和斋藤语法指明治后期由神田乃武等的《模范英和辞典》（1911）和斋藤秀三郎的《熟语本位英和中辞典》（1915）所体现的语法。

② 梁启超曾经使用过"语典"一词，指语法书。

③ 町田俊昭（1971），p.20（引者译）。

性质内容的字称为后字，那么早期外语辞书中常用的“字”、“語”、“辞”这3个前字与“彙”、“典”这两个后字的搭配分别有：“字彙”、“語彙”、“辞彙”和“字典”、“語典”、“辞典”。其中，《語彙》即《语汇》是日本第一部官撰辞书，但半途夭折，在现代日语中“語彙”一般只作词的集合即词汇的意思讲。“語典”除了辞书的意思外，还有语法书的意思，但用得不多。“辞彙”亦然，如有《袖珍独和辞汇》，实际用得不多。1879年《独和辞汇》问世，1885年日本同时出版了《独和字典》和《独和辞书》。“字彙”原本是指中国明朝梅膺祚编纂的一部辞书名，后来渐渐地变成对辞书的一种称呼，用作泛称。还有就是“字書”，来自于中国古代对辞书的称呼，包括了字典（如《说文解字》）、训诂辞典（如《尔雅》）和韵书（如《广韵》）。“字書”在中国南北朝时就已通用。传到日本以后，它就成为辞书的代名词。如前所述，恐怕是由于发音相同的缘故，所以才有了词语上的分化：“字典”（字）→“辞典”（语词）→“事典”（事项）。这虽然是后人对辞典种类的具体划分（甚至还有“事汇”，如《日本社会事汇》），但从宏观和逻辑上看，这是由模糊意识到理智定名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折射出近代日本辞书演变发展的一个历程。

综上所述，“辞典”这个名称的产生和普及是在几种因素的作用下，几个名称相互竞争淘汰所形成的结果。日本人在江户时期刚刚开始接触外语时，对字和词的区别不甚敏感，故兰学时期的辞书都是“字彙”之类的名称（包括沿用“英華字典”的名字，照搬其名称）。到了明治时代，在翻译外语辞书时率先使用了“辞典”的名称，特别是明治后期，日本英语研究水平和词典编纂水平显著提高，其表现之一就是在对辞书名称的命名上，意识到了“字”与“词”的分别，辞书的名称也随之从“字典”、“字彙”一类的名称改为“辞典”。“典”是为了标榜其学术性和权威性。前面提到，《言海》中没有出现“辞

典”的条目，可是至晚在 1871 年就已有了《佛和辞典》的用法，尽管此时仍处在对译词典的阶段。在《言海》问世的同年即 1889 年，高桥五郎编的《和汉雅俗いろは対照辞典》①问世，前一年 1888 年高桥五郎还出版了《汉英对照いろは辞典》。但这些仍然属于一种对照式的初期辞典雏形，不是纯粹的、成熟的语文词典。所以，前述《日本小辞典》恐怕是近代日本用于所谓“国语辞书”正式名的首例，直到 1896 年影响较大的《帝国大辞典》以及伴随着日本英和、和英辞典的日臻完善和成熟，辞典的名称才逐渐固定。受其影响，国语辞典后来也开始多用“辞典”作名称，特别是小型辞典和双语词典，之后进一步扩展开来。随着人们需求的增大和承载信息量的扩充，辞典和事典的界限模糊起来，甚至连作为后者的百科全书也都变成了辞典。

日本中型国语辞典现在主要有四部：《广辞苑》、《大辞林》、《大辞泉》、《彩色版日本语大辞典》。它们的名称也很有意思。下面仍采用演绎的方法作一分析。前三种的前后字搭配有：“辞苑”、“辞林”、“辞泉”，说明这种包容诸多的百科词条的辞书其名称用“辞”已经固定下来了。我们就将前字“言”、“语”、“辞”同后字“苑”、“林”、“泉”搭配一下看。前面述及，“语”、“辞”指“词语”，“言”同样是这样，落合直文编的《语言之泉》（ことばの泉）后来修订后改成了《言泉》，即为证据。“泉”姑且不论，“苑”、“林”为同义，在古代汉语里，“词林”和“词苑”相同，意思皆为：①指汇集在一处的文词；②词坛；③（翰林或）翰林院的别称。②通过组合，可以发现“言苑”、“言林”、“言泉”、“辞苑”、“辞林”、“辞泉”、“语林”这几种搭

① 这里的“いろは”是古代日语假名识字歌“伊吕波歌”的头三个假名（音节），也代指《伊吕波歌》。在古代常用来作排序依据，好比是现代日语中的五十音图顺序，以下同。

② 参看《汉语大词典》相关条目。

配皆有，至于“语苑”，幸田露伴①于明治 18 年写了由 52 篇短文组成的题为“语苑”的随笔，其中有一篇叫“辞书”，针对《言海》的不足提出了自己的见解。那么，就独缺“语泉”了。1949 年新村出编纂出版了《言林》(京都书房)，战后作为中型国语辞典，曾起到了一定的填补空白的作用。新村出还编过一部叫《言苑》（博文馆，1938）的辞典。《言泉》除了上面提到的以外，还有一部同名辞典(林大编)。“辞林”一词汉语中亦有。“著述之林。指诗文的总汇。”(《汉语大词典》)，用例如：“历观文囿，泛览辞林”（南朝梁萧统《〈文选〉序》)，但意义有所不同。三省堂出版过带有“辞林”二字的系列国语辞典，主要有《小辞林》、《广辞林》、《大辞林》、《辞林21》。“语林”在汉语中也出现过，“东晋裴启有古小说集《语林》(原书已佚)，后遂用作笔记小说的代称。”(《汉语大词典》)，但和日语辞书的意思无关。顺便提及，在《辞苑》改订后，改由岩波书店出版，新村出遂想取一个新名。本想用《辞海》这个名字，金田一京助②已用了，他仍执着于《言洋》、《辞洋》，即与海洋相关的名字。他建议用“言洋”，同已出的“言苑、言林”形成一个都带“言”字的系列，这样很有意思。最后他采用了《广辞苑》的名字。至今，“语泉”和带有“洋”字的“言洋”、“辞洋”仍空缺。“语”字的少用恐怕是因为现代日语词汇中“语”所充当的语素多不是指“词语”，而是指“语言”。

在中国，由于近代中日间人员和文化的交流，不但引进了“辞书”这个词，也引进了“辞典”这个词的新义，但在使用上稍有不同。日语中的“辞书”既是泛称，也可以当书名（特别是在从前)，

① 幸田露伴（1867—1947)，日本小说家，于汉文、佛学颇有造诣，著有小说《风流佛像》、《五层塔》等。

② 金田一京助（1882—1971)，日本语言学家，东京大学教授，是阿依努语和阿依努文学研究的开拓者，著有《关于 Yukar 的研究》、《国语音韵论》等。

汉语中则只作为类称使用。不过，汉语中还有“词典”这个词，恐怕“词典”也是从“辞典”这个词中分化而来的，用来专指语文辞书。可作为旁证的是，在中国，“辞书”就有被人称为“词书”的例子，虽然为数较少，如《辞源》（修订本）中的“出版说明”中有“现代词书”，但《辞源》、《辞海》、《现代汉语词典》等辞书均未收“词书”这个词条，这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书名“不稳定”现象在中国也存在过。日本也同样如此，如《辞書漫步》一书所述，当初的汉和辞典名称在“字典”、“辞典”的使用上并不严格。出于同样道理，日本还有“辞引（じびき）”的用法，尽管很多辞典不收这个词（标记）。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字书、类书问世。因为中国古代是以字为词，字书无异词书（《辞源》作者的原话），后虽有复音词，但是以字组词，释字义也等于释词义，所以只有字典的概念，没有字典和辞典的分别，虽有《尔雅》之类的以词为单位的辞书，但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被统称为“字书”。之后，随着复音词的不断增多，许多辞书在收录单字条目时，也注意收复音词。1915 年《中华大字典》和《辞源》出版，使古代字典、词典不分的局面发生了变化，各有各的分工[①]。据《辞书学辞典》，在中国“20 世纪 50 年代末以前多用‘辞典’，其后多用‘词典’；80 年代初起，语文词典多用‘词典’，专科辞典则既有用‘词典’的也有用‘辞典’的，其中大型的多用‘辞典’”。大型词典多冠名“辞典”，其理由也是显然易见的，因为篇幅一大，里面收的语词就不会单纯是语文词条了，还包括百科词条等，这样就有些名不副实了。

---

① 《辞源》主编陆尔奎在《辞源》第一次提出“辞书”（当时的意义相当于辞典，非泛称）一词，谓：“积点画以成形体，有音有义者，谓之字。用以标识事物，可名可言者，谓之辞。……辞书与字书体用虽异，非二物也。”

然而，我们在介绍或提及日本的语文词典时，始终面临着书写上的尴尬，如《新明解国语辞典》一般不译成《新明解国语词典》。可是在中国，如《现代汉语词典》之类，通常写成词典。另外，像《广辞苑》一般也不翻成《广词苑》，固然里面也收录了不少百科词条，但《现代汉语词典》里也并非没有，只是比例大小的问题，关键是日语中没有区别它们的专有词，就好比日语中有“事典”的称呼，而汉语中没有这样一个特称词一样。还有一个原因，可能是来自尽量遵从日语书写习惯的心理。一切科学的研究都是以概念的确立为根本前提的。对语词的梳理可以帮助我们澄清很多模糊的问题，这是学术研究的基础之基础，应该引起我们重视。

参考文献

1. 町田俊昭（1971），《三代の辞書——英和・和英辞書百年小史》，三省堂。
2. 井田好治（1980）“日本における英和辞書の発達小史”，《横浜国立大学人文紀要　第二類　語学・文学》，(27 輯)。
3. 惣郷正明（1987），《辞書漫步》，東京堂出版。
4. 紀田順一郎（1996），“「辞書」の辞書——辞典の類語を探求する”，《日本の辞書の歩み》(辞典協会編)。
5. 沖森卓也ほか（1996），《日本辞書辞典》，おうふう。
6. 杨祖希、徐庆凯（1992）《辞书学辞典》，学林出版社。
7. 林玉山主编（1995），《辞书学概论》，海峡文艺出版社。

日本辞书的定义和分类

如前所述，“辞书”一词来自日本，“辞典”这个词的词形虽古已有之，但用于辞书（辞典）之意也是源自近代日本。因此，了解和研究日本辞书首先应该从其定义和分类入手。现在，日本通行的关于辞书的定义主要有以下几种：

据《国语学大辞典》(1980，东京堂）的定义：“对按事先设定的标准搜集来的所有词汇条目进行解释，以便于检索为宗旨、按照一定顺序编排的书的总称”。[①]又据权威性更强的《国语学研究事典》(1977年，明治书院）的定义：“将词语按照一定的顺序编排，对其标记法、发音、声调、词类名称、词源、词义、用法、用例等进行说明的书。但这些条件不必全部满足，（这样的书）也叫辞书。也称为辞典”（小松英雄执笔）。[②]在现代日语中，“辞典”一词的近义词有很多，先简单地作一下区别和梳理。

据1995年出版的《大辞泉》所示，“辭書”的近义词有“辭典”、“字引”、“字典”、“字書”、“辭彙”、“語典”、“字彙”等。“辭書”可

① 原文为“ある定められた基準のもとに蒐集された語彙項目のすべてについて解説を加え、検索に便利なように一定順序に排列した書物の総称”。

② 原文为“語を一定の順序で並べて、その表記法・発音・アクセント・品詞名・語源・意味・用法・用例などを説明したもの。ただし、その全部がそろっていなくとも辞書と呼ぶ。辞典ともいわれる”。

看作对所有辞书类工具书的总称（或泛称）。根据收录词语对象不同，对“辞書”还可作进一步下位分类，即原则上“辞書”可大致分为“辞典（ことばてん）”、“事典（ことてん）”、“字典（もじてん）”。如，飞田良文在《日本语百科大事典》（1988，大修馆书店）中分为“辞典（ことば典）”、“事典（こと典）”、“字典（もぢ典）”三种。不过，实际使用以上名称，有时却不作如此明确、严格的区分，特别是前二者区分暧昧。一般说来，“字典”包括在“辞典”之内（如“漢和辞典”原则上应归入“字典”之列，却被冠以“辞典”之名）。另外，据《大辞林》第二版（1995，三省堂）中的“辞書”条目，“辞書”可进一步细分为“国語辞書”、“漢和辞書”、“外国語辞書”、“百科辞書”及其他“特殊辞書”、“専門辞書”等，在这里，“辞書”基本上可与“辞典”互换。

日本的语文辞书、即“国語辞書”（即“国語辞典”）①原则上理应包括“古語辞書”（即“古語辞典”），有的甚至将“漢和辞書”（即“漢和辞典”）也归作“国語辞書”的一个门类。但是日本冠以《××国語辞典》之名的辞书一般多面向中小学生及社会上的普通读者，故以记录描写现代语词为主，不收或少收古语（另有专门的“古語辞典”）。因此，严格说来，所谓“国語辞典”实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国語辞書”是与“古語辞書”、“漢和辞書”相并行的一个部类，如《三省堂国語辞典》（1960年初版，三省堂）等，广义的则将古语、现代日语合二为一、共同容纳于一部辞典中，但仍冠以《××国語辞典》之名，大型国语辞书《日本国語大辞典》（1972年始刊，小学馆）即是。另一部极具代表性的是《新潮国語辞典》（1965年初版，新潮社），它的副标题为“現代語・古語”，以小字体列在书名

① 本书所谓“国语”，乃借用日本人称本国语即日语的说法，而非中国人所谓“国语”。

旁，格外醒目，由此透射出其鲜明的特色——兼收古语条目。

“辞典（じてん）”又可训读成“ことばてん”，顾名思义，原则上指以罗列语词条目，对其意义用法作说明的辞书。如“国語辞典”、“漢和辞典”等，但亦可用于泛称所有种类的辞书（包括理应作为“字典”的“漢和辞典”和理应作为“事典”的“百科事典”）。这里“辞典”与“辞書”同义（见《大辞泉》的“辞典”条目）。“字引”则可视作对一切种类的辞书的俗称，它可以等同于“辞書”、“辞典”、“字典”等概念，用途最广。

“字典（じてん）”又可训读成“もじてん”，显然其收录对象为“字”，且必须为担负实际语义功能的“漢字”（非标记用字）。如“漢和辞典”、“漢字辞典”等。另有“字書”的称呼，它与“字典”大致同义，但亦用于泛称，即等同于“辞典”。“辞彙”和“字彙”则用得较少，前者大致与“辞典”、“辞書”通用，后者大致与“字書”、“字典”和“字引”通用。“語典”则包含两方面的意义，其一为“辞書”和“辞典”的近义词，即可用于泛称；其二则是“文法書、文典”的别称，即描写解释语法的书的意思。

这里需特别说明的是，以上涉及各种与辞书（辞典）相关的名称皆为类称。所谓“类称”至少包括以下两层含义：①有的名称之下还可以有更具体的下位分类；②有些辞典名称尽管不甚相同，但根据某些条件（或要素）来划分皆可归纳到上述某一类称之下。例如“漢和辞典”类。此类辞典的名称多以《××漢和辞典》的形式出现（多为面向初高中学生的小型“漢和辞典”），但有的则不然，如《角川大字源》（1992 年初版，角川书店）、《新大字典》（1991，讲谈社）等。其名称虽然互异，但同属“漢和辞典”。当然，如果从各自使用目的之不同的角度出发，还可进一步下位分类。

“事典”则是以汇集表示各类事物、事项名称的各种专有名词、

术语等条目，并加以说明为目的而编纂的辞书，如“百科事典”、“人名事典”、“戦後史大事典”、“宗教事典”等等。“事典”是日本独创的名称，具体说是日本著名出版社平凡社创始人下中弥三郎首先用于百科类辞典的称呼。

我们日常接触较多的是本文前面谈到的狭义的“国語辞典”（“国語辞書”）。所谓“国語辞典”，据《大辞泉》，乃“汇集日语单词、短语，按照一定顺序编排，用日语就各自的标记、词义、用例、词源等进行解释的书。”①从这个定义中至少可以窥知日本的“国語辞典”的两大基本要素：(1) 收词（日语单词、短语）；(2) 释义（用日语就各自的标记、词义、用例、词源等进行解释）。(1) 和 (2) 是决定各类国语辞典性质和各自特色的主要因素，而它们又与辞典的针对性相紧密联系。若再具体一点说：(1) 选什么词（收为词条）和 (2) 列什么义项？怎样释义？换言之，(1) 涉及收词立目，(2) 涉及体例设计。各类辞典间的差异或者说它们各自的特色即主要取决于这些方面，而 (1) 和 (2) 又是受各国语辞典的编纂目的即针对性所支配。下面引用仓岛节尚著《辞書は生きている——国語辞典の最前線》一书中有关“国語辞典”的分类，以供参考。

- 国語辞典
  - 普通辞典
    - 語を扱うもの（辞典）
    - 文字を扱うもの（字典）
  - 特殊辞典
    - 見出し語に限定のあるもの
    - 記述・用途に限定のあるもの

如图所示，作者从内容出发将“国語辞典”分为两类：(1) 普通辞典和 (2) 特殊辞典。后者又可细分为两小类：①对词条特性有所

① 原文为“日本語の単語や句を集めて、一定の順序で並べて、それぞれの表記・語義・用例・語源などを日本語で説明した書物。”

限定的辞典，如“外来語辞典”、“江戸語辞典”及其他断代语辞典等；②在描写、用途上有所限定的辞典，如“表記辞典”、“擬声擬態語辞典”、“逆引き辞典”（倒序辞典）等。不过，如从严格的专业角度梳理辞书的概念，日本的辞书分类主要有以下几种：

根据《国语学辞典》（1955，东京堂）的“辞書”条，有以下分类：“单字词目”、“单字/词语词目”、“以假名为词条，下面注以汉字”、“以罗马字为词目，注以汉字”。前田富祺在《国语学研究事典》（1977年，明治书院）“辞書”条目中认为分类标准基于“编排的基准”、“词目和用以释义的语言是否一致”、“收录词汇所具有的特点”、“查辞典的目的”、“时代和资料”等。前者注重形式，后者更照顾内容上的特点。日本著名辞书学家山田忠雄在《三代の辞書》（1967，三省堂）中将辞书分为“从内容上分类”和“从组织编排上分类”。他在《近代国語辞書の歩み》（1981，三省堂）中说，可“根据词目的排列方式”和“根据词目的种类及被赋予的信息”进行详细分类。

桥本进吉是日本著名的语言学家，在其所著《古本節用集の研究》（1916，勉诚社1968年出复刻版）中根据使用目的将辞书分为：（一）读的辞书，可细分为：（甲）通过文字来检索其读法和意义；（乙）通过文字的读法（即词语）来检索其意义。（二）写的辞书，可细分为：（丙）通过意义来检索词语及文字；（丁）通过词语（从文字角度说即读法）来检索应该用哪些文字。著名学者筑岛裕1953年在“国語学入門講座　古辞書入門”一文中认为，日本历史上编纂的辞书有三类：①为了读写汉字编的辞书；②为了达成理解古语、歌语[①]的辞书；③以及基于此服务于创作诗文目的的辞书。二者都是将辞书编纂的目的视为分类的首要依据。

① 专指用于和歌的词语或表达形式。

从内容上看，日本的古辞书主要可以分为 4 类：“（一）辞書；（二）字書；（三）韻書；（四）類書”。在前引桥本进吉的分类中，桥本认为，作为“从形式（原文作‘体裁’）上看汉字辞书的分类”又可分为 3 种：“字形引辞書”①、“分類体辞書”和“音引辞書”，即“通过字形查的辞书”、“分类体辞书”和“通过读音查的辞书”。至于“从目的上看辞书的分类”与所谓“从形式上看汉字辞书的分类”之间的关系，可认为：甲“字形”；乙“音引”；丙“分類体”；丁“音引”。由此可知，依然是形式和目的构成了辞书分类的主要标准和依据。

综上所述，日本的辞书分类具有比较鲜明的国别特色。同中国相比，在现代辞书方面，日本创造了“事典”这一名称用来指称百科辞典，可谓比较清楚地勾勒出该类辞典的特征。在语文辞书分类上，日本辞书界则基于日语以及日语历史发展的具体特征。简言之，就是形式、目的或者内容构成日本辞书分类的核心标准。上引日本辞书学界各大家的视点不同，因而分类标准也不尽相同，但可以看出，辞书的用途和体系（编排方式）是他们进行分类的根本出发点和依据。

参考文献

1. 橋本進吉（1916），《古本節用集の研究》，復刻版 1968 勉誠社。
2. 佐藤喜代治編（1977），《国語学研究事典》，明治書院。
3. 倉島節尚（1995），《辞書は生きている——国語辞典の最前線》，ほるぷ出版。
4. 西崎亨（1995），《日本古辞書を学ぶ人のために》，世界思想社。
5. 沖森卓也ほか（1996），《日本辞書辞典》，おうふう。

① 此处的“引（ひく）”是查字典的意思。“字形引”和“音引”分别是“用字形查”和“用音查”的意思。

日本辞书的种类

日本是现当代世界辞书编纂和出版业比较发达的国家之一。尽管近代之前日本的辞书编纂明显落后于西方，但随着社会经济和教育文化水平的迅速提高，全社会对辞书的期待值一直很高，实际需求也越来越大，加上日本近现代资本主义工商业文化的高度发达，新事物、新现象和新词语层出不穷，出版媒介手段的日益现代化，使得包括辞书在内的出版业百年来出现了如火如荼的局面。

说起日本辞书的种类，笔者想就目前所掌握的资料，简单地介绍一下日本近现代一些辞典的情况。由于普通的语文词典（所谓“国语辞典”）、汉和辞典以及百科辞典已在本书其他部分有所涉及，这里仅就其他辞典作一介绍，以为我国日本辞书研究者提供一些信息和启示。

据冲森卓也等人编《日本辞書辞典》（1996，おうふう）的目录，在“第一部　書名・事項解説篇”中作为“事項項目”分类，罗列了以下五类辞书：

A. 国语辞典、汉和辞典、古语辞典、新词辞典、俗语辞典、隐语辞典、流行语辞典、方言辞典、女性语辞典、外来语辞典、片假名词辞典、词源辞典、歌语辞典、雅语辞典、岁时记、佛教辞典、类语类义语辞典、反义词辞典、表达辞典、

拟声拟态词辞典、熟语辞典、谚语故事成句辞典、语言游戏辞典、发音辞典、声调辞典、标记辞典、用字用语辞典、文字辞典、非语言交流辞典、百科事典辞典、术语辞典。

B. 英和辞典、和英辞典、英英辞典、英语特殊辞典、佛和辞典、和佛辞典、法语特殊辞典、独和辞典、和独辞典、德语特殊辞典、俄语辞典、中国语辞典、朝鲜语辞典、阿依努语辞典、荷兰语辞典。

C. 文学辞典、风俗辞典、人名事典、绅士录、兴信录、人事兴信录、著作权台帐、地名事典、事物起源辞典、基尼斯大全、手册。

D. 音义、类书、字书、韵书、本草书、重宝记、假名遣书、往来物、梵语辞书。

E. 计算机辞书、机器可读辞书、机器处理辞书、专门用语辞书……

该辞典对之所以如此编排的理由语焉不详，估计只是一种基于编者大致标准的辞书分类。仔细看，A 类是语言方面的辞典，涉及语言体系、语言知识和语言应用各个方面。B 类是对译词典。有意思的是，“俄语辞典、中国语辞典、朝鲜语辞典、阿依努语辞典、荷兰语辞典”这 5 类辞典虽说从名称上看属于双语词典范畴，但在类别名称上没有如同法日、德日辞典那样采用“×和辞典”或“和×辞典”的形式。C 类是用来满足一部分读者特殊需求的辞典，也就是说读者面带有一定局限性。D 类是日本古代辞书史上出现的一些特殊辞书类别的名称。E 类是新兴的计算机辞书方面的分类。这里主要介绍一下 C 类辞书，再简单涉及一下 D 类中属于日本特有的辞书种类。

C 类中的文学辞典、风俗辞典、人名事典三类属于一般为读者所

熟知的辞书类别，不烦赘述。而所谓“绅士录”系一种人名录，它选取政界、财界、法律界、宗教界、金融界、艺术家、作家、文化人、演艺人、体育界、学者、医生等社会各界名流为收录对象，所载信息包括了姓氏、生日、出生地、籍贯、住宅、电话、单位、学历、职衔、经历、著作、论文、研究业绩、学位等等，甚至还包括兴趣、宗教、家庭关系、婚姻关系、血型等。此外，还有处世训条、人生训诫或者留给子孙的话等。刊载时要取得当事人的同意。稿件由本人来写，或提供资料委托别人写。需要每年或定期改订。有的还需要收费，还有的留下广告空间，可刊载企业或个人广告。这类辞典最古老的有《日本绅士录》，从1889年初版到1994年出了第73版。《人事兴信录》是一种很有代表性的人名录，初版于1903年，至1988年已出第36版了。所谓“兴信”就是“信用を興す”（树立信用）的意思。

《著作权台帐》也属于人名录的一种，因其副标题为《文化人名录》，所以常常就以后者称呼。1951年初版发行，到1993年出到了第22版。有本册和别册各1册。所谓台帐是指著作者个人的名簿。本册第1部收录著作者名簿（健在的人），第2部收录逝世了的著作者名簿（故去50年内著作权尚存的人），第3部收录的是已逝世50年以上的著作者名簿（一般来说著作权已经消失），别册收有索引和各种相关资料。

所谓“事物起源辞典”，顾名思义就是一种用来解释事物起源的工具书，滥觞于江户时代，如《嬉游笑览》（1830）、《守贞漫稿》（1853年完成）。在名称上冠以“事物起源”之名的辞典是明治以后才出现的，如石井研堂编的《明治事物起原》（1907）即是。它是一部三千页的巨制，载有大量的逸话及各种话题，是研究日本明治时代风物不可或缺的资料。1944年出改订增补版。此后还有《社会/事物起源与珍闻》（社会/事物起源と珍聞）（植原路郎编）、《博学事典》

(ものしり事典)(日置昌一编)、《日本/文化事物起源辞典》(速见浅男编)、《专栏飨宴》(コラムの饗宴)(纪田顺一郎编)等问世。

中国古代把研究包括长生不老及其他药物在内的学问叫做“本草学”，这方面的书就叫“本草书”，涉及对象以植物为主、特别是药用植物，故称。也包括动物、矿物等。奈良时代传至日本并普及，江户时代臻于鼎盛。日本最早的本草书是深根辅仁的《本草和名》(2卷)，记载了1025种药物，用万叶假名标出和名(日本的称呼)。此外还有《康赖本草》(依托平安时代著名医生丹波康赖之名，大约13世纪成书)、《香字抄》(3卷)、《药字抄》(2卷)、《香要抄》(2卷)、《药种抄》(2卷)，中世有《本草色叶》、《本草色叶抄》、《药种调味抄》，江户时代有《本草食鉴》(人见必大，1697年刊)、《大和本草》(贝原益轩，1708年刊)、《本草纲目启蒙》(小野兰山，1803年刊)。

“重宝记”是对江户时代题为“××重宝记”的一类工具书的通称，内容是将日常生活中的必备知识收集到一起，带有准百科事典的性质。另有别称，如“调法记”、“重法记”、“调方记”①等。据记载，这一类书在日本近世元禄时代前后得到广泛应用。主要有《家内重宝记》(1689年刊)、《重宝记大全》(1691年刊)、《世话重宝记》(1692年刊)、《女重宝记》(1692年刊)、《男重宝记》(1693年刊)、《武家重宝记》(1694年刊)等。

“假名遣书”是有关日语假名拼写规则方面的辞典。“往来物”②是平安后期到明治初期专门收集书简文体文章范例的工具书，是一种初级的语文教科书，就像我国的“尺牍”。“往来”本来是指“消息”

① 日语中“调法、重法、调方”与“重宝”发音相同，均为方便、宝物、珍视之类的意思。

② 详细参看冲森卓也等编《日本辞書辞典》中相关条目。

（书简）的一来一往，这个名称在平安时代就已经与“消息”有所区别，特指有来有往的一对书信作为模范文章被选入的事例。这些范文具实用性，文体上有一定的套路和规律，可供学习、效仿。自镰仓时代中期，那些专门收集消息、公文等题材中常用词语、短句、短文的集子被称为“××往来”。后来，“往来”的范畴扩大，包括习字字帖在内的编纂于庆长年间（1596—1615）的往来物被统称为“古往来”，约为 40 种，以区别于其后编纂的同类性质的往来物。据推测，江户时期的往来物总数达 7000 种。

佃实夫和稻田彻元合编的《辞典の辞典》（1975，文和书房）号称日本第一部“辞典的辞典”。收录辞典目录如下：

1. 孩子的辞典

   百科事典　社会科目　数学/理科　音乐/体育　国语/英语

2. 百科事典

3. 杂学方面事典

   杂学/记录/风俗/年中行事　图书/出版

4. 语言方面辞典

   日语　汉和　英美语　西欧诸国语　东洋诸国语及其他　外来语/多国语

5. 人名/人物方面辞典

   综合性人名　日本人名　姓氏　外国人名

6. 历史/地理/地名方面辞典

   历史　日本

7. 自然科学与理工科方面事典（附）产业与医学方面事典

   自然科学　生物/植物/动物　工业/工学　土木/建筑/机械/原子能/公害

电子/电子通信工学　运输/化学工业/金属/纤维工业及产业

医学/药学/护理学

8. 家庭/育儿/烹调方面事典

9. 哲学/宗教/伦理学/心理学方面事典

10. 法律方面辞典

法学辞典　六法全书　外国法/判例等

11. 经济/经营方面事典

12. 社会一般/时事问题与教育方面事典

教育

13. 文学方面辞典

世界文学　日本文学

14. 电影/戏剧/美术/音乐及其他各种技艺方面事典

15. 旅行/兴趣/体育方面事典

这部辞典是由当时11名图书馆管理员花费一年时间选出的。他们组成了“辞典会”，精心挑选。据辞典序中说，1975年日本各书店出售的辞典的数目大概有2500种左右。据《辞典・事典総合目録74》(1974)载，共有2144种，最多的为语言类辞典，约有800种，外语辞典约350种，国语辞典约130种，汉和辞典约40种，除此之外还有关于古语、新词、外来语、用字用语、方言、发音等方面的辞典。他们估算还有不少早先出版而已绝版的辞典，这样加起来日本出版的辞典大概为3500种。他们从这3500种中选了辞典和事典360种加以解释。有意思的是，选择的标准是站在使用者的角度，努力尊重他们的需求，这同前述冲森卓也等人编的《日本辞書辞典》不同，后者主要是从学术的角度选择。也就是说，这部辞典的立足点是从一个人成长及实际生活工作所需要的角度，更重要

的是从利用辞典是为了驯养辞典、使之为自己服务这个独特视角出发的①。

惣乡正明是日本近现代辞典的收藏家和研究家，生于1912年(大正元年)，担任过《朝日新闻》记者、杂志总编，对洋学和日本近现代辞书颇有研究，著有《辞書の風物誌》(1973)、《辞書漫步》(1987)和《目で見る明治の辞書》(1989)等书。据《辞書漫步》后记，在长期的记者和编辑生涯中，他自觉受惠于辞书的地方很多。从学生时代起，就已开始注意搜集辞书，40多年间搜集了超过5000册辞书，② 出版年代集中在江户末期以后。他还和朝仓治彦合编了《辞书解题辞典》(1978)，囊括了4300种辞书，因此他对近代辞书的诸般情况是非常熟悉的。他认为辞书是记录语言的博物馆，是逝去语言的密封容器。《辞書漫步》一书是将此前每周1次共分两年半连载在各种报纸上的短文结集出版的文集。他在《辞書の風物誌》和《辞書漫步》分别讲述了近现代日本辞书发展历程中的诸种掌故乃至各种趣闻轶事。在《辞書の風物誌》中，作者在“第一章　辞典的变种”、“第四章　珍奇的辞书”中分别介绍了一些稀奇的辞典；在《辞書漫步》“第四章　所有的领域都有辞书”和“第五章　各种辞典变种”中作者也介绍了很多个性鲜明的辞典。惣乡正明研究洋学，著有《洋学の系譜》、《日本語開化物語》。因此，在他的书里列举得比较多的是在近代西方文化、制度大举流入日本的大背景之下，日本明治政府打出文明开化、殖产兴业、富国强兵的政策，由此出现了很多介绍、学习或者模仿来自西方新事物的辞书。这与前述惣乡正明的辞书记录历史的观点是分不开的。

---

① 参看本书“近代日本辞书编纂的思想”部分。

② 在写《辞書の風物詩》时还只搜集了2500册，短短5年就增加了一倍。

比如，关于文明开化。明治初年日本全国各地出现了以教授妇女裁缝等手艺以及读书的学校，名为“女红场”，在京都的叫“祇园女红场”，当时采用福泽谕吉编的《西洋事情①》和山本与助所著《世界妇女往来》作教材。《世界妇女往来》包括了世界地理、各国妇女特征、津田梅子②等人的美国留学、京都12女学生俊杰、京都女子职业培训公司图、和英单词150余条、官颁汉语词略解等内容，是一种专以妇女为读者对象的小读物，因包罗内容繁杂，可视为百科全书性质的读物。全书按照五十音图编排。日本中世有藤原公贤编的《拾芥抄》，后世曾以此作为女子的陪嫁品。同一功能的辞书近世也有，如江户时期出版了面向妇女的《女节用》，还有《女用智惠鉴　宝锦》、《大宝百人一首　红叶锦》、《女用百人一首　教袋》等。它们内容丰富，开本很大，有三四个手指头叠起来的厚度。书里百人一首的每一位作者的画像及其所作和歌各占1页。除了风俗画好看以外，书法还可作习字帖用。里面还有彩色套印的有关京都名胜等的卷首插图，另有关于裁缝、染色、生育、教子、生病须知、烹调、送礼、一年的大事、男女投缘、解梦等内容。当时曾作为商家和庶民女子的陪嫁辞典。日本近代公立女校最早是1872年分别在东京和京都开设的，接着又在四个地方县开设，1889年才在全国铺开。以此为背景当时关于家务家政的教科书和手册大量涌现。日俄战争后，家庭辞书出现，如《家庭辞书》（1905，郁文舍编辑部）和《日本家庭辞书》（1906，弘道馆）相继出版，形成竞争态势。前者收5000条目，重点放在实用技术上，尤为注重烹调技艺；后者收1000条目，笔墨主要

① 日语的“事情”是情况、内情的意思。“西洋事情”就相当于“西洋概况”。
② 津田梅子（1864—1929），日本女性教育家。8岁随岩仓具视使节团赴美留学。1900年创办女子英学塾（后来的津田塾大学）。

放在家庭教育和道德上。

明治时期因受西方影响和出于启蒙开智的需要，演说形式一度非常盛行，这在当时属于新事物。讲谈社创始人野间清治①成立了“大日本雄辩会”，1910 年创办了月刊《雄辩》，并且出版了《明治雄辩集》、《青年雄辩集》、《泰西雄辩集》。1921 年有《式辞演说　雄辩辞典》（日本雄辩会编），1930 年有《现代雄辩学大辞典》（大日本雄辩学会编），1937 年有《现代祝辞吊祭　演说辞典》（国际雄辩会编）等相继问世。这些都是将演说的书证例子和创作例子编排在一起的辞典。1931 年《政治演说辞典》出版。后来由于战争原因言论自由被封杀。战后 1951 年东京雄辩研究会出版了《雄辩百科辞典》（鹭之宫书房），这里面甚至收录了毛泽东的演说词。

再如富国强兵。惣乡正明认为，日本的洋学是从医学和国防开始的。幕末日本大力向西方列强学习。军事上主要向法国学习，如海军、步兵、炮兵、骑兵。可是萨摩派掌握新政府主导权之后，又延揽英国海军教官主持训练。陆军方面先学习法国，后转向德国。幕末各藩为了扩充军备，又向荷、美、法、英、德等各国采购枪支。1844 年明治政府为统一和规范术语，下令陆军翻译课编纂“兵语字书”。曾受政府派遣赴荷兰莱顿大学留学的西周②担任此工作。7 年后，1881 年完成《五国对照　兵语字书》。据说为编好这部辞典总共参考了 500 部书。西周本人曾经创造了诸如“哲学”、“意識”、“直觉”、“概念”、“定義”、“帰納”等心理学、逻辑学术语，为了完成这部兵书倾注了大量心血。这部辞典的蓝本是荷兰一个陆军步兵大尉 1867

① 野间清治（1878—1938），出版家。1909 年成立“大日本雄辩会”，1911 年创办讲谈社，出版发行了《キング》、《講談倶楽部》、《少年倶楽部》等大众杂志。

② 西周（1829—1897），启蒙思想家，创立明六社。

年编纂的包括法、德、英、荷兰语对照的四国语言对照的军事用语辞典，西周等人加上了日语译词，遂成了“五国对照”。由于此前日本人译词不统一，所以西周花费了很大精力确定和创造新译词。此后出版的《佛和对译兵语字类》(1887)、《独和兵语辞书》(1899)、《英和陆军用语》(1902) 都承袭了这部辞典。

1932 年问世的《性行辞典》(武扬堂) 是由陆军教授友田宜刚编纂。这部辞典是当时日本陆军考评部下用来参考的蓝本，可谓汇集当时勤务评定时所用词语的辞典。因此全部词条分成“性質”、“志操”、“才智”、“品行”、“修養”、“勤怠”六个类别，分别再分成“善”与“悪”两个方面。如，在“性質”(性格的意思) 这个大分类下关于“善”的词语有：“寡然、簡用、気を好む、任侠、木訥”；关于“悪”的词语有：“巧佞、豪放、愚直、苛察”，分别有对这些词的简单的解释。如此一来上级在写评语时就有所依据了。这部辞典的蓝本是 1902 年出版的《性行字类》。

日本人第一次在正式场合听西方音乐、即所谓洋乐的现场演奏是叩开日本大门的美国培利舰队①军乐队的演奏。3 年后即 1856 年《西洋行军乐鼓谱》便出版了，这是因为当时日本全力学习西方，德川幕府的很多藩在进行队列训练时都需要有笛鼓队演奏，从而催生了这部辞典。

明治时代是一个新事物、新见闻、新知识层出不穷的时代。人们对来自异域的文化充满了好奇和向往。《日用舶来语便览》(1912 年，光玉馆) 是日本第一部外来语辞典，由棚桥一郎、铃木诚一合编。编者在序言中说：“本书是作者在过去数年里从社会各方面收集而来的词语中，汇集其中最普通的 1500 余语，按五十音图编排，对其进行

① 1853 年 7 月，美国人培利率领东印度舰队来到浦贺，向幕府提交美国总统的亲笔信，要求日本打开国门。

从原词国别及转讹等情况直至一般性解释，且作为附录，载录国民必要条目20余件（略）”。[1]所谓“国民必要条目20余件”附录是指字母书体、会话、书简文例、棒球/飞机/汽车等用语和英语写的招牌/广告，以及世界各国名和首都一览表、穿西服时的注意事项、出席西餐宴席时的注意事项等，分成21章。如关于出席西餐宴席时的礼仪，书中写道：“用餐完毕后，会有人端出放在盘子上的洗手盘。把洗手盘放在盘子的左侧，然后服务员劝你进水果。‘中略’。食毕，稍洗一下手，仅轻轻拿餐巾的一角润一下嘴边。”[2]讲解可谓十分周到细致。

日本还有不少今人看来比较稀奇的辞典。一个人死去也有辞典，如《法名戒名大字典》（释庆严编，1977）。关于人名还有《绰号辞典》（あだ名の辞典）（冈田光雄著，日本经营出版会），它分成实例和起名方法，具体登载了对于不同类型的人，如眼珠大的人、个子高的人或不同名字的人，分别给他们起绰号的方法。还有奇姓珍名辞典，如1931年由岐阜县地方法院检察官槙田麟二编的《珍名奇姓录》中收集了很多古怪的姓名。有名字博士称号的牙科医生佐久间英博士根据来往的明信片以及在接诊过程中实际搜集到的例子编纂了《瞻仰大名》（1964，早川书房）和《珍姓奇名》（1965，早川书房）。此外，收集奇姓珍名的还有小儿科医生平岛裕正的《日本的姓名》（日本の姓名）（1964，六月社）和同志社大学图书馆长荒木良造编的《姓名的研究》（姓名の研究）（1965，麻田书店）、《姓名辞典—附录难训姓氏辞典》（名乗辞典—付録難訓姓氏辞典）（1959，东京堂）。说起名字，日本还有《人名医语字典》（三宅秀，1894），是将解剖学名、病名、药名、手术、检查等领域中凡带有人名的医学术语1500条按照

---

① 引自吉泽典男（1993），p.164（引者译）。

② 同上，p.165（引者译）。

ABC顺序编排起来的一部辞典。1933年日本还出版了《冠名临床用语集》（上田春治郎），较前者收词增加了2倍多，达5000词。这些人名辞典的编纂者均为从事接触人或人名机会较多的职业的人，如法官、医生或图书馆长。

如上所示，作者惣乡正明用来判断属于辞书范畴书的标准显然比较宽松，有的在今人看来不应该归入辞书。但不管怎么说，如果说辞书能够反映一个国家一个时代的文化，那么以上这些辞典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日本社会特别是明治以来处于大变革时期日本社会的种种时相风貌及风土人情，是投射日本社会的百科全书，对研究近代日本历史和社会文化变迁具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参考文献

1. 惣郷正明（1973），《辞書の風物誌》，朝日新聞社。
2. 佃実夫・稲村徹元（1975），《辞典の辞典》，文和書房。
3. 惣郷正明・朝倉治彦（1978），《辞書解題辞典》，東京堂。
4. 惣郷正明（1987），《辞書漫歩》，東京堂。
5. 惣郷正明（1989），《目で見る明治の辞書》，辞典協会。
6. 沖森卓也ほか（1996），《日本辞書辞典》，おうふう。
7. 吉沢典男（1993），“舶来品辞典を読む”，《辞書のはなし》，三省堂。

近现代日本辞书的编纂思想

日本近代辞书的概念、理念以及编纂思想和方法皆来自于西方，这是毋庸置疑的。虽然日本辞书编纂具有比较悠久的历史，但日本人并不避讳他们近代辞书编纂历史之短暂以及由此表现在各方面的不成熟。当然，这是与西方近代辞书发展历史状况相比较得出的结论。明治时代日本辞书主要向英美等西方辞书发达国家学习，从大槻文彦编纂的《言海》、《大言海》，直至新村出主编的《广辞苑》、松井简治编纂的《大日本国语辞典》，乃至战后小学馆组织编纂的《日本国语大辞典》等无不如此，一如古代日本辞书的编纂一边倒地向文化发达的中国学习。

《言海》的编纂者大槻文彦（1847—1928）的初衷是要编出堪与美国韦伯斯特英语辞典相匹敌的现代语文词典。从宏观角度看，这一方面也是当时刚刚成立不久的明治政府国家意志的具体体现①。大槻文彦是在特殊历史时刻接受当时文部省的命令，将它作为国家的事业进行编纂的。他个人身上的洋、和、汉三学的深厚造诣为他在关键时刻完成日本辞书的转型准备了条件。此前，日本政府曾动员10名学者编纂《语汇》，但以失败告终，它象征着旧的编纂思想已不适应新时代对语文词典的需要。《广辞苑》主编新村出（1876—1967）本人

① 参看本书“置身于‘语言之海’——记日本近代辞书之父大槻文彦”部分。

曾多次考察过英国和牛津大学，他一生都坚持要以英国的NED①为典范编纂辞典。他曾建议国家承担完成如同NED那样规模的大辞典，哪怕倾50年之力，也在所不辞。这当然与他毕生主要的研究方向是历史语言学不无关系。与之相对，当时著名的文学家山田美妙则不同，他花了一年半时间，采用一种堪称奇特的方法编成《日本大辞书》，共12分册，计1400页。所谓奇特，就是山田自己叙述词义等内容，由速记员帮他写下来。但这毕竟是近代辞书编纂史上的一个小音符，或者说是一个变调，与整个社会的大潮不相干。而到了战后，小学馆在松井简治编《大日本国语辞典》的基础上组织编纂的20卷本《日本国语大辞典》的完成和出版，表明日本近代辞书的编纂至此结束了单纯模仿和摸索期，进入了成熟期。

下面拟对近代日本辞书编纂的思想作一些钩沉和扫描，为我们理解和认识日本辞书的发展脉络提供一点线索。

一、关于“规范”与“描写”

关于辞书的定位问题，即要坚持规范主义还是描写主义的问题，一直是近现代世界辞书学界争论不休的问题，就此当代日本辞书学界常举辞书编纂家见坊豪纪和他的著名的“镜鉴”理论为代表。见坊豪纪倡导“辞书镜鉴论”(辞書かがみ論)，他在《三省堂国语辞典》序文中这样写道：

> 辞书是“かがみ”——这是本书作者不变的信条。辞书是描

① 《牛津英语辞典》的原名是 *A New Enghish Dictionary on Historical Principles*，故简称NED，1895年改称 *The Oxford Enghish Dictionary*（简称OED）。

> 摹语言的“鏡”。同时辞书还是照射语言的“鑑”。究竟将重点放在“鏡”和“鑑”的哪一方、如何相互配合，这恐怕要取决于辞书的性质吧。①

这里讲的其实就是“习惯用法”和“规范用法”两种思想之间的对立，或者说是国广哲弥（2000）所说的“記述主義”与“規範主義”间的对立，也就是世界辞书史上常常提到的所谓描写主义和历史主义之间的对立。但细细一想，二者又不是完全非此即彼、全然没有调和余地的。因为所谓规范也是相对而言的，尽管关于规范有很多标准。例如，据国广哲弥（2000）所述，所谓规范有 4 点：①对最近过去的继承；②是否合乎逻辑；③作为习惯用法得到广泛承认；④有文化的人在使用。但这些原则归结起来，无非就是有文化的人作为习惯使用的那种用法，然而它不见得就是正确的；它是一种共时性的概念，是那些喜欢追求规范语言使用的人的一种本能。在一定条件下，两者可以合一，如所谓规范，换一种说法就是社会上广泛使用、固定下来的一种惯用。约翰逊的英语辞典是一部典型的规范性质辞典，这是早期语文词典编纂一般遵循的共同原则，而牛津英语辞典（OED②）则是历史主义和描写主义并重的辞典，其结合是在一个大前提下，即用历史来为现在的语言找到依据。韦伯斯特 W3 更被视为描写主义的典型代表。顺便提及，规范主义和描写主义的本质分别被比喻为梳子效应（comb effect）和镜子效应（mirror effect），喻体略有不同，但实质上是一回事。

见坊豪纪（1977）认为，NED 的历史主义原则（historical princi-

---

① 引者译。

② 为 *The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的简称。

ples）同《言海》以及《大日本国语辞典》中所反映出来的不同，可普通人对此却不甚了了。他说 NED 的重点其实是放在现代语言上，这从词的释义放在现代词形的部分、古代词形则是放在参见条目中，并且一般不出现特别古旧的词形等事实中便可得知。NED 是为了便于使用者对现代语言的由来进行历史性追溯，为此才描写其意义词形变迁的状态。《大言海》和《大日本国语辞典》本质上都是为人们了解文语（古代日语书面语）的辞典，记录描写的都是关于古语如何变迁的内容。因此，可以说 NED 和《大言海》的主旨正好相反。

NED 是近代以来日本有识之士孜孜以求的编纂现代语文辞书的范例。上田万年（1867—1937）和新村出是提出日本近代辞书理论方面的代表人物，他们又都是语言学家。上田早年留学德国，学习西方近代语言学，接触到西方辞书发展的状况。他的辞书思想凝缩在“关于编纂日本大辞书”（日本大辞書編纂に就きて）一文中。1889 年 2 月他受 NED 的刺激，于刚逾弱冠之年的 23 岁，就在日本东洋学会上作了题为“日本大辞書編纂に就きて”的演讲。演讲中他列举了当时已出版的高桥五郎编《和汉对译字书いろは字典》（和漢対訳字書いろは字典）和物集高见编《语言之林》（ことばのはやし），之后他还点到了即将问世显然他已有所了解的《言海》（出版于 3 个月后的 1989 年 5 月）。他对《言海》予以褒奖，说：“想来一国倘无好辞书，在外是暴露一国之无学者、即一国人民知识之匮乏，在内则对学生修业造成一大障碍，进而妨碍学术的发达，故苟有顾及国家之名誉、图谋国家之利益者，则不得不以此为鉴。”①可见他将辞书编纂水平的高低看作与学术之发达乃至国家名誉紧密相关的重大事情了。上田的演讲内容是围绕以下 3 个题目展开的：

---

① 转引自仓岛长正（1997）（上），p. 12（引者译）。

Ⅰ，明确标示词的体形意义；Ⅱ，搜集各种词语；Ⅲ，确定辞书的体裁。

第一，关于词：

1. 对词的体形[①]（即词和标记该词的文字），他认为就发音而言应明确标示语音和声调，甚至有必要将各个时代发音方法的变迁标示出来。
2. 标示词的语法性质，即应该标出词类（品词）、活用形、自他动词的区别等。
3. 对专业用语要标示出区别，如用“诗”、“音”等符号表示其为诗学、音乐专业用语等。
4. 应标示词语的历史，即像西方辞书那样标出词的系统，即词的起源和变化。
5. 关于释义，应避免使用同义词或汉语词来解释，避免用难懂的词语来释义。
6. 插入恰当的例子。
7. 插入同义词。
8. 插入图画。
9. 插入复合词及提醒词句。

第二，关于词的搜集方法：

上田认为首先要从对浩瀚文献的分类这个大事业开始做起。他说：“对经过分类的书籍应根据著作年代分门别类，考证一下这个词何时以某种词形（体形）出现在某种书籍当中，这是辞典编纂家对学术界的一大义务。举出引用书目，可以巩固这个词的价值”[②]，不能

---

① 据《广辞苑》，“かたち。形態”。

② 转引自仓岛长正（1997）（上），p.15（引者译）。

用别人一引再引过的例子或单凭记忆。但普通语词，不论谁都知道的词语可不受此限。附带上这个条件，表明他和纯粹的历史主义有所不同。关于文献中不见的词语，他认为不管见诸于文献与否，都要悉数收录进去。这与英国语言学会的一切皆从文献摘取词语的原则不同。关于专业用语，鉴于日本当时没有专业辞典，他建议尽快委托专家们编这样的辞书，以适应编纂大型辞书的需要。

第三，关于辞书的体裁（形式）：

他主张词目应该用罗马字来标记，理由是“因为罗马字用 23 个字母拼合就足以代表千万个词，且可以采用如同欧美辞书一样的方法检索，所以会给后人带来莫大的方便。”[①]这是基于他坚定的信念。1915 年出版了由他编纂的《用罗马字查的国语辞典》（ローマ字びき国語辞典），说明他的思想是一以贯之的。对于排版方式，采用横排还是竖排，上田没有明确的结论。对于活字书体，他认为这关系到检索方便与否。受西方辞书的影响，他认为活字至少需要有大小七八种，他甚至认为“说辞书的命运与活字的命运相伴也未尝不可”。[②]

另一位辞书理论大家是新村出。新村出毕业于东京大学，继承上田万年衣钵，一生致力于引进西方语言学理论和做有关词源和南蛮典籍[③]的研究。新村出年轻时造访过英国牛津，亲临西方近代辞书编纂的现场。他的辞书理论集中体现在他学问大成即担任京都大学教授的 58 岁以后发表的演讲“日本辞书的现实和理想”（日本辞書の現実と理想）。当时他正在帮助修订《大言海》，有很多来自实际修订工作中的感受和体会。其实早在 1912 年，新村出就通过上田万年向学士院

---

① 转引自仓岛长正（1997）（上），p. 16（引者译）。

② 同上书，p. 18（引者译）。

③ 在日语中，“南蛮”这个词在室町和近世用来指葡萄牙、西班牙。新村出主要研究中世的吉利支丹文献，即当时来日葡萄牙传教士留下来的文献。

提出过编纂大辞典的提案，认为大辞典应出现在50年之后，但最终没有实现。他还认为辞典的理想模式是“从大辞典到小辞典”，但没有实现。1921年在他第三次访欧之际，他访问了牛津大学，参观了那里以印刷出版NED而著名的克拉伦顿出版社。1932年他再度访问牛津大学，其目的如他在《大言海》序文中写道：“予今年渡欧之际，欲为吾邦将来国语大辞典编纂之大举作准备，首先稽查新英辞典之来历。”[①] 1933年，新村出在信浓教育会东筑摩部会主办的国语学讲习会上发表了著名演讲“日本辞書の現実と理想”。演讲内容分为辞书的种类、词的选择、字形及其拼写、发音符、词源及其语史、释义、插图、同义词和反义词、熟语、成语、其他、用例及出典。

1. 辞书的种类

他认为先有特殊辞书的发达，然后才会有国语辞书。所谓特殊辞书，他列举的有专门性的、学术性的、各个领域的辞书/搜集山村语汇、渔村语汇、水上语汇的辞书/百科辞书、地名辞书、专业辞书/古语辞书/现代语辞书/方言辞书/外来语辞书/分类体辞书/对译辞书。他认为，应该从以上所谓特殊辞书中选择应纳入国语辞书中的词语。至于标准，用他的话说，就是“在日语（国语）中长期扎下了根的词语”[②]、“根据适者生存的原理，能够保持永恒的词语”。[③] 选择词语的另一个标准是“实用的”、“美的”、“照顾到传统”的词语。新村还谈到了辞书性质的两种类别：“規範的、標準的なもの”和“説明解釈的なもの”，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规范辞书”和“描写辞书”的对立。

2. 词语的选择

他认为此前的辞典偏重于收录上代词语，不太注重现代日语，而

① 引者译。这里的“新英辞典”就是指NED，即《牛津英语辞典》。

②③ 引自仓岛长正（1997）（上），p.224（引者译）。

且只重视城市语言。对此，他感到不满，认为这带有阶级偏见，因为庶民受到了冷落。例如，关于古语词，有时候很偏僻的书里出现的某个词都收录了进去，而小地方的词却不收，这样有失公平。关于现代语、流行语，他认为过去的辞书太尊重古典，新词却收得太少，应借鉴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做法，由于新闻记者率先使用而将其收入。关于（日语）汉语词，他认为只有汉学家才懂的词语可以考虑淘汰。关于方言，为了丰富国语，可尝试从地方语言宝库中择取。他坦言，在“規範的、標準的なもの”和“説明解釈的なもの”，即规范辞书和描写辞书之间的平衡尺度不好掌握。

3. 字形及其拼写法

新村介绍了 NED 的做法，认为除了标准的假名拼写之外，还应根据需要将过去有过的各种假名拼写方式以及从前名词等标记文字的各种写法（有的今天已不用）全部罗列出来。他 1932 年第二次访问牛津大学时，心中就已有了编纂日本国语大辞典的打算。

4. 发音符号

新村认为，应该使用国际音标（IPA），但在日本语音学研究还不发达的当时，这么做不免有些过早，但声调还是标出来为好。

5. 词源及其语史

“词源（語源）”和“语史（語史）”是其辞典理论的核心部分。“語歴”一词是新村独创的术语，包括词源和词的经历两个意思。“語源”有宽窄两个用法，在表示词语历史的意思时也可以说“語史”、“語歴”，即广义上的词源。窄义的词源有两个：“学者的語源”和“民衆的語源”。他以为，词的真正历史在多数时候是无法搞清的，但也不能据此认为，辞书就可以舍弃词源解释。将来的大辞典，即便不能把真正正确的词源标注进去，但也应该把自己的解释写入。这里作者用了“一通りの語源説”（大概的词源解释）的说法。他强调，虽说如

此，但也须是学者经过一番研究考证之后得出的结论。考证中，他认为需要留意的是：a）不完全依赖文献；b）不停留在窄义的词源上，要研究其历史。新村出倾向对外来语词源的考证，这是他兴趣之所在。

6. 释义

辞典最重要的是对词的释义，科学的释义甚至还可以成为该词的定义。他认为释义有两种方法：从一个词的最古的意义开始追溯起，然后逐渐展开，直至描写新的词义。还有一种方法：先描写现在被认为标准的那个通用词义，然后再向古代追溯。前者即遵循标榜历史主义原则的 NED 的方法，后者则为重在（揭示语言）标准规范的实用辞书的方法。他主编《广辞苑》采用的就是前者。①

7. 插图

8. 同义词和反义词

9. 复合词，成语及其他

10. 例证及其出典

新村认为，迄今日本编纂的国语辞书在举出例证及出典方面极为粗糙。他提出他的理想是：a）标示前后句子、整体上的语气；b）详细标明出典，引用卷章节，使读者可以追本溯源。他说，大部分文献都被一引再引，像《源氏物语》、《万叶集》、《史纪》、《汉书》等皆是。他羡慕 NED 编纂时可以动用大量人力和物力，认为今后的大辞书"必须大规模地搜罗新旧各个时代的文献，如古文献、德川时代和现代的文献，上古的词语归上古的专家，中世的归中世方面的专家分别处理，或其下配置人员协助专家工作；另外，文献之外的方言也要请这方面的专家处理。这样各司其职，努力做好每一个环节。"②

① 之后三省堂出版的《大辞林》和小学馆出版的《大辞泉》是后一个原则的具体体现。

② 转引自仓岛长正（1997）（上），pp. 233—234（引者译）。

在阐述以上10条的基础上，新村出得到的结论是，今后日本大辞书要臻于完备的基础是：对各个时代的典籍作绵密的研究整理，引进所有的学术成果，对外来语和方言等也须从语言学的角度进行考察，“借助各个领域的专家且有语言根底的人的力量”。[①]他最后甚至还预测，英国的大辞书花费了40年才完成，日本则50年以后恐怕就能问世了吧。1936年，当他耳闻平凡社著名的《大辞典》出版后，既嫉妒又着急，但后来发现《大辞典》距离他心目中理想的辞典还很远。虽然他的理想最终也没有完全实现，但很大程度上体现在由他担任顾问的《日本国语大辞典》里。《日本国语大辞典》序言说：“国语大辞典的生命首先在于所引例句。应搜集从上代直至现代的实际用例，在此基础之上记录描写其意义用法”。[②]1967年新村出去世，高龄92岁，是8个顾问中最年长的。

在日本，研究日语的国语学家参与语文词典的编纂不乏其例。据说富山房在1937年就曾委托著名国语学家桥本进吉编纂国语辞典，但他认为太难，而且还不得不放弃自己的研究，所以拒绝了。1942年岩波书店找桥本编国语辞典，他认为自己的研究领域不是词汇，故坚决拒绝了，但后来他又答应了，因为听说这部辞典规模不大，而且可尽量把自己的学说容纳进去，加上像西尾实、白石大二、汤泽幸吉郎等知名学者也愿意参加。据说，为此召开的编纂会议就达12次之多。1945年桥本去世，编写工作遂停顿下来。战后，岩波书店再次筹划，委托西尾实和桥本弟子岩渊悦太郎编纂，这就是1963年出版的著名的《岩波国语辞典》的缘起。桥本由于早逝，未留下他编纂的国语辞典和反映在其中的他的编纂思

① 转引自仓岛长正（1997）（上），p.234（引者译）。
② 引者译。

想，让人遗憾。顺便提及，岩渊作为日本国立国语研究所第二任所长，并不喜欢编纂辞典，以为这会影响研究，看低其价值，这可能是日本学界的普遍现象。这种鄙视辞书编纂的风气直到林大主持编纂《言泉》之后才有所改变。

时枝诚记是同时代的另一位国语学家，他有基于其著名的“语言过程说”的辞书理论，还亲自编纂过著名的《例解国语辞典》(1957，中教出版)。他在前言中指出，此前的日本没有能起到诸如告诉读者“如何表达语言和如何用文字表达出来的”作用的辞典。为此就有必要引用大量例子，这是他编写例解辞典之初衷所在。《例解国语辞典》对后来日本小型国语辞典的释义有很大影响，即重视观察一个词在具体场合或语境下使用的状况，然后归纳其意义。这部例解辞典及时枝的思想在日本语文辞书发展史上具有独特和重要的地位。

二、辞书的编纂方法

关于辞书编纂的具体方法，见豪坊纪在“最近の辞書論”中认为，水谷静夫的论文“語釈（释义)”(《国語学》47集，1961) 水准显然提升了自上田万年、藤冈胜二①、新村出以来的日本辞书理论的水平，流露出溢美之词。水谷的论文是围绕辞典释义的方法展开的。他的观点主要是：

(1) 辞书释义上的循环本质上不可避免；

(2) 基础词语的释义不可能满足所有站在各自立场上的人的需求；

---

① 藤冈胜二（1872—1935)，语言学家，东大教授，因指出日语同乌拉尔阿尔泰语系语言的相似之处而著名。

（3）在把释义分成本义和适用范围两部分考虑时，在本义部分撰写方面，撰稿人的思想观念（人生观、世界观等）立场上的差别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克服；

（4）词的意义上的区分不能依靠用其他词语替代的方式实现。

大野晋是日本著名的国语学家，他在编纂著名的《岩波古语辞典》时选择类义语（即近义词）为线索，他认为查阅辞典有一个目的是，要感受生活中使用这些语言的人的喜怒哀乐。要以辨别类义语为突破口，这样才能逼近原貌。他说："必须感知使用那些语言生活的人对生的欢喜、苦恼、痛苦。怎么才能做到这一点呢？我想到一个方法是：比对相似的语言，细味其差别。也就是说，以类义语意义上的辨别为主导，来做这项工作。"①这不仅反映在他的古语辞典中，还充分体现他参与编纂的类义语辞典以及对其他人的影响。

大野晋编纂《岩波古语辞典》花费了 20 年时间，对辞书编纂的甘苦感触极深。他在"この人間臭いものの内側——小学館発行『日本国語大辞典』"一文中认为，辞书能够反映撰稿人的性情、资质。他有几次机会审读别人撰写的辞典稿，只要看一下词目和撰稿人就知道大概写得如何了。人的性格千差万别，如有的人温和，有的人细腻，有的人虽善于发现问题但过于拘泥于细节，有的人性急，有的人则一丝不苟，这些差别必然会给辞书带来主观色彩。另外，在给辞书配译文时，他说："辞书的译词是人写出来的，绝不是神的声音的记录。译者的学术积累、作为人的资质、出版社的富有耐心的持久力，辞书是这些因素的结晶。"②他对《日本国语大辞典》的评价很高，说："假定一个拥有优秀的大辞书的民族是一个拥有相应的积累和持

① 引自《日本語について》（岩波書店），p.40（引者译）。
② 同上书，p.82（引者译）。

久力的民族的话，那么小学馆的《大辞典》恐怕就只能是现代日本这些因素的反映吧。"[①]他的结论虽不免有些绝对化，但的确是一个比较独特的视角。

关于辞书与文化的关系，一般日本学者都认为，辞书是衡量一个国家水平的一种尺度。这在《日本国语大辞典》中表现得尤其突出。该书序言说："'国语大辞典'是一国文化的象征",[②]《日本辞書辞典》序言开篇第一句即是"辞书甚至堪称一国文化的晴雨表"。[③]关于辞书所反映的文化、即辞书中的文化因素应如何体现的问题，国广哲弥（1984）认为，应该同其他语言进行对照，加入所谓"文化内涵"（文化的含み）。如英英辞典中，很早就有因为对文化上的描述而著名的辞典，如 Pocket Oxford Dictionary（POD）（第 6 版，1978）却做了大幅度删除)。

就国语辞典的文化描述，国广哲弥以《岩波国语辞典》为例作了说明。让国广感动的是"食用になる。美味。"的释义，包含这个释义的词条有很多，他认为能透射出该辞典"以人为本"的思想。他十分欣赏该辞典中关于药、汉方药（中药的日本称呼）功效的描述，认为这是日本乃至东洋文化的特征，为英英辞典所没有的。如：

あかね　根はだいだい色で。染料にし、漢方で止血薬にする。

いたどり　若い茎は食用ともなり、すっぱい。……根は漢方薬用。

いちじく　花托の成育したものは食用、干しものは緩下剤とする葉は薬用。

还有关于植物的生态和动物习性方面的描述，反映出撰稿人所倾

① 引自《日本語について》（岩波書店），p. 82（引者译）。

②③ 引者译。

注的关心焦点。

いのしし　走ると容易に曲がれないという。

いるか　　群れをなして泳ぎ、しばしば船について走る。

うつぼ　　歯が鋭くて、かみつく。

此外，还有最接近一般意义上的有关文化的描述，如包含传说、民间信仰、风俗之类的内容。

いずものかみ　②男女の縁結びの神。▽出雲大社の神が結婚のなかだちをするという俗信から。

いだてん　　よく走るという俗信がある。

いちはつ　　火災を防ぐという俗信から、わら屋根のむねに植える所がある。

国广认为，这里所说的“文化内涵”不同于百科事典式的记述描写。比较二者，后者主要针对事实叙述，专业性强，包含有超出常人记忆范围的数值等；而这里说的“文化内涵”带有一定主观性，仅限于常识范围以内的知识。如涉及地名，只要交待地理位置、气候特征、物产、历史上有名的事件、有关人物就可以了，至于何时建市、面积、人口、年平均气温/雨量等则属于百科事典的记述范围。

三、日本辞书的评论

金田一春彦在他主编的《学研国语大辞典》序言中指出：“日本在国语词典方面依然是三流国家”，①究其原因，在于：1）初期多借用中国辞书，起步晚；2）辞典编纂作为国家事业始于明治维新之后，

① 引自谢联发“日本语文词典综述”（黄建华编《英俄德法西日语文词典研究》，1987，商务印书馆），p. 364。

比欧美国家晚；3）词源考证上不如西欧；4）类义辞典、例解辞典缺乏。[①]但实际成因还有很多；并且，作为学术性强的辞典同普通的国语辞典也有很大的区别，学者需要的辞典与普通人需要的辞典自然不可同日而语。

当然，另一方面还应该看到，日本辞书历史的发展同日语及其接受汉字文化的性质特点紧密相关。然而，上述结论皆是以西方辞书发展为参照背景得出的，不甚客观。山田俊雄在“日本の辞書の沿革と将来”（《みすず》，1961 年）中认为，日本辞书发展从历史上看主要有三个源流：一个是汉和字书，认为忽视此类辞典不对，[②]是汉和字书构成日本辞书史的一大源流（和训的载体）；第二个是国语辞书，即《色叶字类抄》、《节用集》等（平假名标训促使辞书平民化）；第三个是与以上相对的“第三种势力”，即“古典文学辞典”，包括歌语辞书、连歌辞书和俳谐辞书。山田俊雄高度评价此类辞典，认为其中充满了编者对语言的学术反省和自觉，是以归纳的方式对用例进行整理的产物。反之，他认为，从中世以来逐渐处于上升趋势的国语辞书第三种势力的观点看，现代日本辞书趋于颓废，没有理想，反映了日本辞书事业的窘困和贫瘠，具有学术价值的日语 NED 之路还远未打开。在此意义上，他认为日本国语辞书的发展走入了闭塞状态。

山田俊雄不久后发表了“現代国語辞書の閉塞について”（《文学》，1962，2）一文。所谓“現代国語辞書”不是指“现代日语”本位的实用型辞书，而是现代的具有代表性的“国語辞書”的意思。山田认为现代国语辞典只是在如何容易检索上动脑筋，属于学习型，商

① 引自谢联发“日本语文词典综述”（黄建华编《英俄德法西日语文词典研究》，1987，商务印书馆），p. 364。

② 山田俊雄的长兄山田忠雄也如此定位。

品气味很重，对读者只投其所好。为了打开前述闭塞状态，他认为理想的辞典需坚持历史主义的原则，加入和训及汉字词，以反映国语过去的实际，为此他主张编纂断代辞典。在论文中他以日本近代国语辞书代表《言海》为例。他说，《言海》共收词 39103 个，其中和语词有 21817 个，汉语词有 13546 个，和汉熟语有 2724 个，其他的外来语以及各种混种语有 1016 个。整部辞典汉语词只占三分之一，并且选择词目的标准如何也不得而知。后来甚至连编者大槻文彦自己都意识到了，在将《言海》改成《大言海》时有意增加了汉语词。山田认为，即便是后来的国语辞书，像《广辞林》、《广辞苑》等也只注意到明治初中期以后的新汉语词，明治以前的汉语词却涉及不多。为了证明这一点，山田对于《色叶字类抄》（三卷本）中的汉语词，用《言海》、《广辞林》、《广辞苑》，并参考《大言海》、《大日本国语辞典》的内容进行验证，目的是调查明治之前的汉语词在这些辞典中的分布情况。结果发现，现有辞书中作为词目出现的汉语词十分有限，这至少证明在汉语词的处理上，历史上的国语状态没有得到如实反映。因此，山田的结论是，当务之急并非立刻编一部同以往汉和辞典不同的以作为国语中的汉语词集大成者的辞典（虽有此打算），而是建议对过去业已编成的古语辞典进行改编，使之成为断代性质的“词汇”集或“字汇”集（包括和训和汉字标记词），以作资料，便于将来从方法上反省国语辞书所应包罗的范围、记录描写的范围，就像龟井孝、高羽五郎所编的《五本对照改编节用集》那样。这样一点点地逐步积累，最终形成包括全部古辞书的集大成之作。山田认为，应充分利用辞书史直接给予我们的对不同时代辞书的定位，并且在此基础上尝试利用好这些古辞书。①

① 这方面例子可参看山田俊雄著《日本語と辞書》（1978，中央公论社）。

关于近代辞书，早期有竹村锻等人的评论。竹村锻毕业于东京大学国文学科，英年早逝。他生前感叹日本国语辞书的不完备，说他的一生献给了编写完善的国语辞典。他对辞书的评论不是泛泛而论，而是就具体的辞书展开。他的评论多直言不讳，可谓痛快淋漓。当时具有代表性的有 6 种辞典：高桥五郎的《和汉雅俗いろは对照辞典》、大槻文彦的《言海》、山田美妙的《日本大辞书》、大和田建树《日本大辞典》、物集高见的《日本大辞林》和藤井乙男与草野清民编的《帝国大辞典》。他评论这些辞书的目的在于揭示：它们虽以大辞书自居，但皆名不副实。如《和汉雅俗いろは对照辞典》在选词立目上没有确定的标准，释义不过是采用替代法，较之《节用集》只稍有进步而已。《日本大辞书》中古语稍微多收了一些，除此之外就是释义不明、术语欠缺、整理不充分等，远不及《言海》好。《帝国大辞典》是以《日本大辞书》为蓝本的。[①]他对《言海》评价很高，说："其体裁完整，多数释义具有逻辑性且精确，根据意义的变化，添加诸如一、二、三等符号示以区别，在词的一旁标示发音符号，词语古、雅、俗等各类皆示以不同的符号。外来语收录很多，这些作为本书的特质值得称颂。"[②] "如果拿这些特点同高桥氏的いろは辞典、物集氏的大辞林相比，言海看上去宛若小儿群中屹立一巨人。"[③]但在他看来，《言海》也并非没有缺点，如古语雅语收得少，不利于中学语文教材的学习；第二，近松[④]、西鹤[⑤]等近世作品的用语有遗漏；第三，

---

① 只不过将其口语释义改成了书面语。

②③ 见坊豪纪（1977），p. 334。

④ 近松门左卫门（1653—1724），江户前期的净琉璃、歌舞伎脚本作家。有《国姓爷合战》、《心中天网岛》等作品。

⑤ 井原西鹤（1642—1693），江户前期的浮世草子作家、俳人。有《好色一代男》、《日本永代藏》等作品。

报纸杂志中出现的日常汉语词漏掉大半。竹村认为，这些缺点当时普遍存在，但在《言海》中尤甚，为此他还列举了 33 个词。关于大辞书的评论除了前面举出的上田万年之外，还有藤冈胜二在《帝国文学》上登载的论文。竹村之后，还有高楠顺次郎①等的评论以及著名的新村出的辞书评论。

见坊豪记 1977 年发表论文对当时著名的大型辞书作了短评。②他一生都奉献给了辞书编纂事业上，虽然没有编过大辞书，但其观点还是很有见地的。他比较《大言海》、《大日本国语辞典》虽是同一家出版社富山房出的，但截然不同。从释义看，前者精细、带有直译特点，可谓朴实无华；后者稍带有意译特点，有辞书特有的洗练。对动植物名的解释，《大言海》没有采用百科事典的方法。在词目的选择上，《大日本国语辞典》对法律、制度、职业（职务）名称、专业术语的收录表现出了很大热忱，而《大言海》致力于词源解释。《广辞苑》在词目方面，犹如《大日本国语辞典》加上现代日语以及专有名词，集语文和百科条目于一册，这是它获得读者支持的主要原因。《日本国语大辞典》充分继承了《大日本国语辞典》，又作了根本性的革新和扩充。之前大型辞书普遍欠缺的江户、明治时代的用例有了划时代的大幅增加，还从大正、昭和时代的文学作品中补充了例子。由于词目丰富，词义、词形类似的词从语言历史角度比较成为可能，得以向研究者提供大量的用于事先调查的信息。音韵方面，除了发音之外，还单独标示出东京京都的重音、音韵/重音的变迁、地方口音等，所承载的方言信息也很大。超大型的《大辞典》方言收录很多，释义引用了《日葡辞书》，在当时具有新意。

① 高楠顺次郎（1866—1945），东京大学教授，佛学家，曾任东京外语校长。
② 以下短评内容出自见坊豪纪（1977），pp. 356—358。

四、什么是理想的辞书

何谓“理想的辞书”？惣乡正明曾在《辞書の風物誌》（1973，朝日新闻社）中举出早稻田大学图书馆目录编辑主任深井人诗提出的“衡量辞典好坏的20条标准”，虽然带有一些个性化的东西，但仍不乏参考价值。具体标准如下：①

(1) 编纂的经过＝该出版社有无编纂辞典的经验，撰稿人的选定。
(2) 从初版到改订版，该辞书迄今为止的历史。
(3) 内容的构成，目录的顺序有无特征。
(4) 是大条目主义还是小条目主义。
(5) 编纂的样态＝体系上、分类上、编排上。
(6) 条目选定＝包罗一切、包容力强、严格筛选、有重点、有无关联条目？
(7) 条目选定是否平衡？有无偏颇？
(8) 条目编排＝五十音图序、イロハ序、ABC序（黑本式、训令式）、笔画、四角。
(9) 一个条目中的内容是否平衡？重要条目和不重要条目。
(10) 正文中的描写释义是平实还是难解？旧汉字、当用汉字、旧新假名的采用。
(11) 正文描写释义具有主观性还是客观性？正确与否？
(12) 正文有无引用其他文献？有无举出参考文献？

① 引者译。

(13) 各个条目的撰稿人在每一个条目后都写上吗?

(14) 撰稿人和著作人在学术界的地位、著作人的简历。

(15) 使用对象＝职业、家庭、学生、学者、兴趣、儿童、年龄、性别。

(16) 有无统计表、插图、地图、照片、图版、彩色和版式。

(17) 正文以外的＝序、跋、附录及种类、索引及种类、功用。

(18) 索引的编排和对正文有用性的评价。

(19) 装帧漂亮吗? 还可以吗? 列出负责装帧者的名字吗?

(20) 开本、页数妥当否? 好拿否? 较之于内容的价格比如何?

关于理想的辞书的标准，如前所述，新村出列出了10条，这里深井人诗的见解使之有了更为具体的内涵，但小松英雄在《国语学大辞典》中却认为："辞书是根据某种具体的需求编纂的，并且又是依照编纂的方针使用的，所以为了遵循这种需要，每部辞书在采录词汇的范围、释义的繁简程度上都互有差异，在检索的方式、体裁上也受到束缚，因此实际上编纂出来的辞书多种多样。为此，即便对国语辞典限定为只收现代日语，但很难去设定其所必需具备的共通条件，对何谓理想的辞书进行抽象的规定，实际上没有什么意义。"①

飞田良文在《日本语百科大事典》(1988，大修馆书店)中举出"当今国语辞典所包含的信息"，包括以下15个内容：

① 发音/重音　② 词的种类（和语词、汉语词、外来语词）
③ 语法　④ 假名拼写　⑤ 词构成　⑥ 标记、尤其是汉字的用法
⑦ 送假名　⑧ 词源/由来　⑨ 位相（使用人、使用场面、品位等）
⑩ 意义　⑪ 习语　⑫ 派生形　⑬ 对应词形（自动词↔他动词）

---

① 引自西崎亨（1995），p. 9（引者译）。

⑭ 使用上的注意点　⑮ 其他

西崎亨（1995）认为，飞田所举出的关于国语辞典的条件不一定是充分必要的。因为，“从辞书（辞典）的使命这一点来看，不能仅仅对所收录词加以释义便以为大功告成，每一个词作为一个‘词语’具有其意义还有以下因素，即我们不能忘记要对这个‘词语’所表现的同时代人们的生活、文化现象予以正确理解。”①

国广哲弥是著名的语义学研究专家，他提出过理想国语辞典的标准。国广（1997）认为一部辞典的描写项目应包括“語彙的位置”，即列为词目的那个词在该语言词汇体系中占有什么样的位置。即要标出该词语的“上位词、下位词、同位词、反义词、类义语（近义词)”，这方面知识对于解释这个词的词义有很大帮助，特别是用计算机检索时非常有用。如果想找出所有表示“穀物”的词，那么只要找辞典中标注有“上位語は穀物である”的词就可以了。再如，“火山”必须标注它属于“山”的一种，或者标注它的上位词是“山”，否则用计算机无法找到它。在《角川必携国语辞典》中是这样解释的：“**かざん**　地下のマグマやガスなどが地表にふきだして積もり、できた<u>山</u>。”而《大辞泉》和《大辞林》则分别为“地下のマグマその生成物が地表に噴出して生じた<u>地形</u>”和“地下のマグマおよびそれに由来する岩石・ガスなどが地表に噴出する<u>地点</u>、およびその結果として生ずる特徴ある<u>構造</u>”。从头至尾看不出“火山”同“山”有何联系。因此，国广建议在辞典中可以标注如下：

穀物　[上]「農産物」。
　　　　[下]「稲、麦、粟、とうもろこし、豆、米、……」。

---

① 引自西崎亨（1995），p. 10（引者译）。

[同]「野菜」。

染井吉野 [上]「桜」

[同]「山桜、八重桜、しだれ桜、……」。

話す [類]「いう、しゃべる、語る、のべる」。

他还提出一个很有创意的项目“連想”，分为“語連想”和“事物連想”。所谓“語連想”，就是把出现有这个词的著名俳句、小说的题名/文章、电影/戏剧的题名/台词等举出来，有点类似于“もじり”（谐模文）这种修辞手段。如：

吾輩（わがはい）は新生党である。反省はまだない。過去をどう清算したらいいのか頓（とん）と見当がつかぬ。(朝日新聞，1993・6・24 夕刊，「素粒子」)

【原典】吾輩は猫である。名前はまだ無い。どこで生まれたか頓と見当がつかぬ。——漱石『吾輩は猫である』の冒頭。

对于动词活用型的处理，国广建议采用“动词词干形”方式，用罗马字标出。这样就不必对活用形进行分类了。如：

「いきる」(上一段) →iki

「たべる」(下一段) →tabe

「かく」(五段) →kak

「よむ」(五段) →yom

「とる」(五段) →tor

如此处理还有一个好处就是，无论哪一个活用型都可直接“る”、“た”、“させ”、“られ”、“れば”，而不必区分“せ～させ”、“れ～られ”、“ば～れば”。

另外，对动词自他性的标示方法，国广也有其独到之处，他设定

了像“越す”这样的界于自动词和他动词之间的中间状态的动词，这是基于认知语义学原理分析的结果。如：

(1)「話を終える」他動詞

(2)「話を終わる」中動詞

(3)「会が終わる」自動詞

(4)「机を窓際に寄せる」他動詞

(5)「波が岸に寄せる」中動詞

(6)「病室を移る」自動詞

在国广所著的《理想の国語辞典》之末，作者将自己理想中的辞典记述样本呈现给读者，供研究和参考。在日本，就什么是理想的辞典迄今已有很多人提出自己的设想或建议。除国广哲弥以外，在日语的教育辞典方面，原同志社大学教授玉村文郎有诸多论述，值得参考借鉴。①

五、关于辞书的功能

如前所述，辞书是衡量一个国家水平的一种尺度，“‘国语大辞典’是一国文化的象征”②（《日本国语大辞典》序言），“辞书甚至堪称一国文化的晴雨表”③（《日本辞書辞典》序言）。惣乡正明认为辞书是记录语言的博物馆，是逝去语言的密封容器。总之，对于国家，对于历史和文化，辞书具有记录与衡量的功能。而对于普通人来说，自不待言是学习研究的工具。佃实夫和稻田彻元合编的《辞典の辞典》前言部分提出“辞典驯养法”命题，即立足于鼓励读者善于利用辞典为自己服务。前言开首写道：

---

① 参看本书“日本的教育辞典”和“日本辞书发展的新动向”部分。

②③ 引者译。

> 辞典、事典应该是人不断地加以驯养的用来参考的图书。驯养技巧的好坏，或者适当不适当，这决定一个人在人生旅途中包括学习、社会生活等方面的损益。
>
> 辞典驯养法的基础在于，掌握有人编过什么样的辞典的知识，了解在什么场合应该使用什么样的辞典。

虽然上述文字是用来说明《辞典的辞典》这部辞典的意义，但仍然能给予我们有益的启示。它不仅揭示了正确使用辞书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而且强调读者对辞书要有足够的了解，就像驯养动物一样，要讲究方法技巧，摸透其习性、性情。

总之，不论大到国家、历史、文化，小至个人的学习生活，辞书的作用或功能都是不可低估的。关于这一点，还是“日本における辞典の歴史”（改订版，1969）后记说得好：

> 辞典是文化人的妻子，学生的母亲。离开了辞典，文化人也好，学生也罢，一天都无法生存。哪个地方有好的辞典，那个地方就有可能获得学术的进步和提高。

参考文献

1. 藤岡勝二（1896），“辞書編纂方并に日本辞書の沿革”，《帝国文学》。
2. 竹村鍛（1898），“辞書編集業の進歩及び吾が国現時の辞書”，《帝国文学》10 号。
3. 新村猛（1970），《「広辞苑」物語》，芸術生活社。
4. 酒井忠雄（1976），“日本における辞典の思想と歴史”，《思想の

科学》(臨時増刊号),(6),64号。

5. 見坊豪紀(1977),“日本語の辞書(2)”,《岩波講座　日本語9 語彙と意味》,岩波書店。
6. 国広哲弥(1984),“辞書の中の文化”,《言語生活》,(4) 388号。
7. 吉田金彦(1984),“辞書の文化史”,《言語生活》,(4)筑摩書房。
8. 西崎亨(1995),《日本古辞書を学ぶ人のために》,世界思想社。
9. 倉島長正(1997),《「国語」と「国語辞典」の時代——その歴史》(上下),小学館。
10. 国広哲弥(1997),《理想の国語辞典》,大修館書店。
11. 国広哲弥(2000),“規範主義と記述主義”,(特集)辞書をめぐる七つの闘い,《言語》(5)。
12. 倉島長正(2003),《日本語百年の鼓動—日本人なら知っておきたい国語辞典誕生のいきさつ》,小学館。

日本辞典的编纂方法

明治时期为近代日本辞书的草创期，辞典编纂作为国家谋划的事业，有像《语汇》那样由国家官费组织编写的，也有像《言海》那样委托一人独力编纂的。山田美妙个人谋划并且身体力行亲自编纂了《日本大辞书》。但后来，一般辞书的编纂往往由出版社发起，组织多人编纂，或者一些人事先有计划，然后建议出版社进行编纂。日本辞典的编纂方法当然随辞典的种类、出版社等各要素的不同而存有差异。这里主要以笔者比较熟悉的语文词典为核心，从时间、修订、撰稿、校对 4 个方面来介绍一下日本辞典的编纂方法。

一、编 纂 时 间

编纂一部好的经得起时间考验的辞典是需要花费一定时间的。《例解新国语辞典》从筹划到出版历经 8 年，一般携带版辞典也要 5 到 7 年，稍大一些就要花 10 年以上，改订也至少需要 3 年。据岩波书店的增井元说，《岩波国语辞典》从筹划到出版花费了近 10 年，可见小型辞典也要花上近 10 年。后来改版虽说只有三分之一的内容要动，但工作量仍然很大。第三版改订花费了大约 8 年，[1]而中型辞典

① 参看石川岩男、高桥昭、增井元（1984）。

的编纂至少要10年以上。小学馆《古语大辞典》总共编了20年。小学馆《新选国语辞典》则较快，编了5年，第1、2、3、4版修订间隔分别为3、4、8年。《大辞林》的编纂则耗费漫长的28年。原计划是7年，其间经历了包括三省堂破产的厄运以及世界石油危机在内的诸多变故。小学馆《大辞泉》也花费了近30年，而从《辞苑》到《广辞苑》的出版，其间足足过了38年。由此可见，想编纂一部像样的辞书，一般都要有至少10年的思想准备。如物集高见编的《语言之林》（ことばのはやし）（1888）用了10余年，时枝诚记和吉田精一编的《角川国语中辞典》（1973）也花费了10年。甚至小型的辞典，如《新潮国语辞典》和《集英社国语辞典》也是10年。

编写周期长的还有《佛教语大辞典》（32年）、《大汉和辞典》（37年）、《角川古语大辞典》（40年）。《时代别国语大辞典》从策划到5卷本"室町时代篇"完成花费了近60年时间。左右周期长短的因素主要有资金筹集、词语搜集、词条撰写和定稿工作等。

二、筹划和改订

一部辞典的筹划动机以及过程可能十分具有个性，但终究不外乎这样一种模式：编者自己编纂完成以后找出版社，或出版社物色编写人员。在明治时代如荣田猛猪编汉和辞典《大字典》就是先编纂后找出版社的。而现代一般情况是后者，即由出版社找主编，然后再组班子进行编纂作业。辞书研究家山田忠雄对此图示如下[①]：

编者→推荐者→书店

书店→主编→编者

① 引自山田忠雄（1967），p.9。

如《广辞苑》的前身《辞苑》就是新村出受其好友冈茂雄之邀编纂，后来促使修订《辞苑》使之成为《广辞苑》的也是冈茂雄。在知识、辞书更新周期不断缩小的现代，这种以出版社主导编纂的模式成为主流。

编纂辞书是一种总会让人留下遗憾的事业。一般辞典出版以后很快便进入修订阶段，如《大汉和辞典》即是。据增井元看来，一般说辞典改订的理由主要有：1）追求理想化；2）适应社会生活的变化；3）源于使用该辞典的人的意见或疑问，即来自读者的反馈，如需要什么样的信息，释义上需要如何更容易明白一些，等等。分为全面改订和部分改订。

以《新明解国语辞典》为例，在《三省堂国语辞典》出版后，即开始了由编纂人员参加的定期会。《新明解国语辞典》特色在于，重视基本词语，并对其进行重点解说。据武藤康史（2001），研究会成员有山田忠雄、见坊豪纪、柴田武、金田一春彦。从 1961 年 4 月开始，4 个人每周 1 次在新宿或池袋碰面，每次 3 至 4 个小时，开始对基本词语进行研究，一共坚持了 10 年，大概举行了 500 次碰头会，讨论涉及约 3000 个词语。出版社三省堂为它起名“基本词研究会”。这种定期开碰头会的形式客观上锻炼了队伍，增加了默契，为其后的修订等工作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随着市场竞争的日益激烈，从上世纪 60 年代以来，日本各种市场旺销的小型国语辞典的修订周期越来越短，如《旺文社国语辞典》1、2、3 版修订相隔 5 年，3、4 版只隔 3 年。小学馆《新选国语辞典》1、2、3、4 版修订间隔分别为 3 、4、8 年。《讲谈社国语辞典》最短，2 版和 3 版之间只隔 1 年。

三、撰　　稿

据曾任三省堂国语辞书出版部部长的高桥昭说，策划立项一般要

1年或更长的时间，其间要反复研究酝酿，不断完善。接下来确定具体的承担者。然后再撰写样稿，就读者对象、目标等进行讨论，包括要设定版面等细节问题，确定主编人。之后尽快把主编请来，向他说明辞典的目标等。再花约1年时间确定编写方针。之后选定条目，搜集资料，这时候才算真正进入了辞书编纂阶段。

实际撰写条目的撰稿人员因辞典而异。具体说，像《广辞苑》那样的中型辞典，需要增加很多撰稿人，特别是含有百科条目的辞典，光靠语言学、国语学或国文学的人远远不够。若是大辞典的话，则有时候甚至需要动员三四百人。国语辞典一般不署名，所以他们的稿子都要经过修改之后才能用。携带版的小型辞典一般撰稿人不需要过多，这是为了确保有一个统一的理念、统一的方针和团队精神。但人太少又会影响进度，所以一般有3人左右的核心人物，负责基本理念的确定和执笔大纲等。然后，再分别执笔（通常有十几个人参加）。另外，撰稿人写的稿子不会是定稿，还要经过数次的审稿和讨论研究。这时候就要具体分工，有人看例子，有人看语法，有人则对约定俗成的事项进行确认等。

四、校　对

据高桥昭说，从前一般是6校，后来一般是4校。每一次校对需要很多人分工看，内容包括核对和通读原稿等，各个部门负责人也要对该辞典是否在内容和形式上符合出版社的要求进行检查。编写人员除了执笔外，还要对基础原稿进行仔细推敲，有时还要逐条详细讨论。当然，不可能所有的条目都花同样的时间看，但有的条目甚至要花1周以上时间。最后的决定权掌握在主编那里。编辑的工作主要是对版面配置、统稿、制作插图等负责。另外，编辑是第一个读者，所

以还要对内容解释是否能让读者明白进行检查。还有就是文体的问题。校对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校对，有的问题必须等到校对阶段才能处理。

大约10年前笔者曾亲身体验在日本某大型出版社参与一部《中日辞典》的校对工作。该部门平时组织日方工作人员多名参加，他们一般都以打工者身份来出版社工作，有很多人几乎每天都来，也有人（学生或另有工作的较多）隔一段时间来接取任务，这样报酬就按照工作量算，其他固定来出版社工作的人则按照工作时间算。出版社一般都备有相关的各种辞典及其他工具书，大家在一起可以讨论，交换意见。在日语中，校对一词写成“校正”，很大程度上还伴有改正错误、力求完善的语感。

五、国语辞典的编纂方法

日本第一部有组织编纂的辞典是落合直文主编的《语言之泉》（ことばの泉）。1888年落合直文在第一高等学校教授国语，当时众多辞典纷纷问世，如近藤真琴的《语言之园》（ことばのその）、高桥五郎的《汉英对照いろは辞典》等出版，大槻文彦的《言海》脱稿，物集高见领宫内省之命编纂《日本大辞林》。落合认为，这些辞典虽有个性，但所收条目不全，于是他决心自己编一部国语辞典。他先从搜集古语着手。到1894年他已编写了直到镰仓时代的语言草稿30卷。落合组织了专门编写队伍，从1894年9月开始对草稿进行大增补。编写人员上午进行释义，下午分别采集词语，如读谣曲、小说、军记、俳书，甚至还读新闻杂志，确定分工。他们每周开一次辞书批评会，进行讨论。他们按照俗语辞典、方言辞典、地名辞典、人名辞典、神社佛阁等类别来编辑。然后打乱，再按照五十音图顺序编

排。这样就成为带有百科全书性质的国语辞典了。先后有16人参与编纂，总共用2年编成，甚至还做了出版广告。但由于草野清民《帝国大辞典》和大和田建树《日本大辞典》先后出版，落合不愿意与它们竞争，这部辞典拖后2年，于1898年由大仓书店出版。

现代日本辞典编纂的组织化、系统化当然较之100多年前大大进步了。下面以国语辞典的编纂为例。仓岛节尚1990年之前曾担任《大辞林》（初版）总编辑，三省堂出版局局长等要职，对辞典编纂出版情况十分熟悉。他认为，辞典编纂一般需要以下6个步骤:①

1. 基本构想和基础调查
2. 制订计划草案
3. 确定编写方针（到开始执笔前）
4. 开始执笔（到校对）
5. 印刷、送检
6. 出版、发行

以下具体说一下。

1. 基本构想和基础调查

可分两种情况：出版社组织编写和出版社接受外部的建议组织编写。

首先要设定辞典的对象、内容、规模及价格等。此外，还要考虑这部辞典的特点和特色，这就必须了解此前出版的辞书有何不足。为此，必须进行调查，这可以从已有辞典的内容分析、市场占有率的调查、读者卡片、问卷调查上获得相关信息。

读者卡片是日本出版社普遍使用的一种类似“读者调查”式的卡片，一般为邮资已付的明信片形式，插在每一本新书中间，让读者填

① 参看仓岛节尚（1997）。

写。内容包括：如何知道这本书的？有何评价？有什么建议等等。这样可以及时为出版机构提供反馈以及其他相关信息。

2. 制订计划草案

在对以下各个事项进行调查和准备的基础上制定计划。

① 对象/目的/规模/收词。

② 体裁/开本、页数、活字大小、套印否、横排或竖排。

③ 定价/同其他出版社竞争价格和对今后动向的预测，本社的价格体系及调整。

④ 内容的独特性/辞典的创意在哪里？是否有用？是否有利于质量的提高，对有竞争力的其他辞典其优势何在？

⑤ 编写人员/编委/执笔者（撰稿人）。

⑥ 编辑部的应对。

⑦ 编写时间/从准备阶段到出版的年头数。

⑧ 开发费用/对必要的费用的总额估价。

⑨ 制作进度计划表。

3. 从确定编写方针到开始执笔

(1) 确定编写方针

编写方针非常重要，常常会写在辞典的序言和体例中，编委会和编辑部要不断讨论完善，在编写过程中则须严格遵守。

(2) 拟定编写大纲

编写大纲的内容是有关为贯彻编写方针中所定事项的具体工作和实施办法。

以词条为例，包括：

① 所录条目数。

② 所收词汇范围/含不含谚语、熟语、古语、专业语、术语、专有名词等？

③ 词汇搜集的范围/从报纸、杂志、单行本、教科书，已出各种辞典中采集，从所持有的词汇（卡片目录）中选定，以及其他根据条目计划的性质选出的必要词汇。

④ 词汇的搜集和整理方法/卡片化、目录化、录入计算机等。

⑤ 立目的标准/设定立目条件。

⑥ 是否将汉字作单字立目？

对构成词条的每一个要素逐一细致讨论。从词条开始，对编排、历史假名拼写法、语法信息、声调、标记方面的标识、语志、语义解说（语义分类、描写顺序）、用例、互有关联的词（同义词、近义语、反义词、派生词等）、参考内容、插图、图表等都要研究。

(3) 拟定执笔大纲

根据编写大纲，就每一个词条如何撰写提供具体例子，以使撰稿人有所依据。同时给出字数限制。

(4) 撰写样稿

当所要承载的内容确定之后，在对样稿形式上的要求进行整合之后，对作为样稿的条目进行选择，然后按照实际面貌尝试撰写。选择的依据是基本条目、普通条目、助词、助动词、各词类、外来语、百科词等。

(5) 做样张（版面）

样稿讨论之后，开始排版，做成样本页（版面），再按照预定的尺寸制版和印刷。之后，要对纸面上的实际效果进行讨论，重点看的是：活字符号等的选择、字距、行距、活字大小、可读性如何、插图、表格等。

4. 从执笔开始到校对——立目、撰写、校阅、整理、校对

(1) 立目

根据编写大纲和执笔大纲立目。首先要收集词汇，一般做法是根

据辞典性质，对既往辞典的词汇进行追加。从前是卡片形式，现在一般采用计算机处理的方式。

设定符合立目标准的词语的条件，从所收集词汇中选定满足条件的条目。一般从最基础的词语开始，之后再扩展开。

(2) 委托撰写

委托撰写人撰写条目。要让撰写人充分理解编写方针，根据执笔方针执笔。有时候，需要在撰写人的专长与撰写条目之间进行调整。

(3) 审稿

撰写好的稿子回到编写者（编委）手里，进行审稿。检查项目包括：与编写方针、执笔方针有无冲突？释义是否明白易懂？义项分类如何？用例是否贴切？是否比其他辞典解释得要好？

审阅完毕的稿子还要送到编辑部，由编辑部的人再通读一遍，看看在形式上或描写上有没有不合乎规则的地方？用词上有没有不恰当的地方或疏忽之处？有关联的条目之间有没有矛盾？等等。总之，从各个角度出发逐一把关。编辑部如发现问题，还要同编写人员或撰写人协商解决。

(4) 用例的确认

用例有自撰例和书证之分。二者都要推敲一下是否贴切。另外，书证还要对出处进行认真核对。

(5) 整理稿子、指定、送稿（交印刷厂）

统一、整理标记，对振假名用法做指示，指定活字符号的种类和大小。一切结束后，再确认条目的编排，然后送印刷厂。现在一般由电脑排版（CTI），可在最后再作调整（如重新编排条目）。

(6) 校对

排版结束后，编辑部的工作转移到以校对为核心。辞典的校对都要 5 校、6 校。一般至少必须两个人看。每一次校对的内容和侧重都

会有所不同。如，一校、二校主要是和原稿核对，有时再追加新的内容稿。在作大的调整之后，三校由作者校，要核实一下红笔改过的地方和有疑问的地方，还要作图版指示、分量的调整。四校是核实红笔改过的地方，页码的确定。五校是责任校对。

近年来主要用电子排版，所以校对的重点也会有所不同。

(7) 背后的努力

从整理稿子到校对阶段，有各种各样的工作。除了文字校对以外，还有保证辞典功能可以得到正常发挥的作业。如：(a) 排列的确认；(b) 义项划分；(c) 标记用语的统一；(d) 参考条目的确认。

排列顺序上，尽管现在实现电子自动排版，但细微处还需要由人进行核对。义项划分方面，因为在审稿校对阶段，顺序有时候会出错。标记用语要根据各种标准，如“常用漢字表”、“現代仮名遣い”等谋求统一。参考条目的确认也是很有必要的，还要顾及前后照应的问题。

以上这些工作虽然不见得有多难，但确是不可或缺的，特别是工作量很繁重，所以需要耐心和细心。这些工作都完成之后，就可以说基本上完成了校对工作。

5. 印刷、送检

校对完毕之后，若为活字版要印出清样，电子排版则要输出到相纸上。这些都要经过编辑部的最后检查，方可予以照相。

印刷一般以 8 页为一个单位，每次印其倍数的 16 页、32 页，小型辞书印 64 页。这叫“一折”、“一台”。编辑部要对所有的事项检查一遍，如包括序言、体例在内的“前付け”、正文和包括附录、后记、版权页在内的“後付け”，然后书面指定从哪一页到哪一页为一个开本（“折丁”、“台割り”），把它交给印刷厂。制版部门按照预定的大小，将清样或相纸摄影，做成制版用的胶片。用胶片再做 BP（青焼き、藍焼き），检查有无缺字、针眼、涂盖墨错误（胶片修正错误）。

在需要的时候，还要对胶片本身检查。完毕后，根据折贴（折丁）上的指示，以折页（开本）为单位进行排列（面付け），把它印在印刷用的印版上。最后，将印版安装在印刷机上，开始印刷。

印刷时，编辑部的人也在场。印刷开始后，样本以折为单位被送到编辑部，进行检查。全部印刷完毕之后，进入装订工序，然后包上封面，这样一部辞典就算完成了。之后，样本送到编辑部，进行送检前最后的检查。

6. 出版、发行

编辑部全力以赴校对的同时，出版的准备也在同步进行。这项工作以营业部门为中心，同宣传部门合作，有计划地实施为该辞典发售日那天做准备的一系列工作，具体有：①设定发售时间；②在业界公布；③事前宣传；④对特色进行再确认；⑤对营业部门的说明会；⑥获得预约；⑦面向媒体的宣传活动；⑧发送样本；等等。

出版的书一般先交给代销书店，由那里向全国发行。

六、《大辞林》编纂始末

1955 年岩波书店的《广辞苑》出版，一举成功。素以辞书和教科书出版闻名的三省堂不甘落后，随即出版了《新版广辞林》，但难以挽回颓局，于是筹划出版新的国语辞典。三省堂内部设有辞书课和编修所，前者负责辞书出版，编修所则是与编写人员合作，负责稿子的编写和定稿，代表出版社一方，《广辞林》和《明解国语辞典》都是编修所编纂的辞典。这部新策划的国语辞典的编纂事宜被委托给了编修所。

首先，编修所分析了《广辞苑》，就它的内容、为读者所提供服务的满意度以及它所欠缺的地方进行精心的调查。另一方面，还进行

市场调查。当时《广辞苑》几乎垄断市场，中型辞典除此之外还有《新版广辞林》和《辞海》，因此编修所人员就想知道：大型国语辞典的市场到底有多大？能够和《广辞苑》分庭抗礼的国语辞典的规模应该是多大？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是有没有编辑力量，包括须建立强有力的编辑体制，筹措所需资金。

1960 年，编号为＃231（后来改成了＃284）、项目名为“大国语”的编纂计划开始启动。计划包括如下内容：

对象＝高中生、大学生、普通社会人

目的＝编纂一部收录现代人现代生活所必需的语文词汇百科词汇的综合国语辞典。目标是与《广辞苑》正面决一胜负的辞典。

规模＝20 万条目以上

体裁＝收容量超过《广辞苑》一成，大概在 A5 和 B5 之间

定价＝根据出版时状况而定，在该计划启动之时与《广辞苑》定价相同

编纂时间＝7 年

三省堂成立了编委会，以时任御茶水大学副教授的松村明为核心成员。编委会开会制定了编写方针和编写大纲，接下是准备卡片。当时三省堂已在进行语词卡片的搜集，已累计有 20 万张以上。编委会决定利用这些卡片。卡片主要从先前出版的国语辞典、和英辞典和家庭用百科事典中选择词汇。上面详细注明什么辞典收录了这个词。可是由于作业方法或作业人注意力等因素的影响，在精确度上会有问题，不能完全相信。而且要编 20 万词条以上的辞典，就必须有 35 万个词条。因此还必须追加 10 万以上的词汇卡片。

接着是词条的选定，要抽出符合编写大纲设定条件的卡片。仓岛计算过，35万张卡片每张卡片平均看10秒，全部看完要972个小时，一日看7小时，需要连续看139天。当时周六上午还要上班，即便6天满打满算，也需要23周，历时5个半月。当然，实际操作起来还有很多变数。另外，还要第二次选定，总之至少需要2年多时间。完成后，就等于做成了条目表。当时这些都是靠手工完成的。

然后是制定执笔要领。这个工作很重要，为的是之后的统稿工作容易一些。三省堂共请了500多人执笔，为此就要做出样本。这以后便进入执笔阶段。中间管理工作非常重要。60年代后半期，进入委托撰写人撰稿的阶段。据当时的记录，大概1年之中，有3到4万个条目完成。

三省堂曾一度破产，原因是当时纸张、塑料等材料价格上涨，不得不提高书价，以致销售不振。1974年11月末三省堂申请破产（更生法），负债50亿元。10年后，由于律师上野久德的努力，公司获得了再生。在困难时期三省堂一度想出售已完成的10万张辞典稿，连编辑人员一起转让，但最后终于免除了被出售的厄运。

接下来进入审阅阶段。专家写的条目不一定符合要求，特别是在量的把握方面。还要确认用例。为编该辞典，所涉及的文献计有1600部古典作品、260部明治时期文艺作品，所搜集到的用例恐怕远远超过10万个。为此要核对原文，共校对3次，当时是请大学国语国文科的研究生和年轻讲师来帮忙。还要整理稿子，对排版提出具体要求，确认编排顺序，然后送工厂，与工厂方面协调出校等事宜。

1977年出版社的再建步入正轨，每当财政紧张时，出版社内便能听到这部辞典将要下马的说法。终于坚持到排版阶段，摆脱了最大的危机。当时参与人员的信念是："三省堂要想重整旗鼓，在此找回'辞书言必称三省堂'般的信用，则必须设法完成大国语辞典。这部

辞典必须压倒《广辞苑》，为三省堂的未来作出贡献。大国语辞典必须由我们来完成，只有我们才能完成。"①

1984 年再生计划终于完成，三省堂作为普通公司实现了回归社会的目标。当年末初校完成，出版社召开了主要负责人会，最终决定用整个公司的命运相搏。1985 年 1 月三省堂设置了"国语辞书编修所"，是专门为这个项目设置的。本来准备在 1987 年秋天出版，但由于预算、编纂体制等问题，需延后 2 年出版，最终只被允许延后 1 年。经过努力，编修所扩充到了 10 人，临时编辑、校对则超过了 50 人。

初校后，编纂人员发现篇幅超过预定 200 多页。另外还要留出 2500张插图，150 张图表，24 个特别页的容量，也就是说，必须削减全部初校稿的 8%—10%。为此，三省堂的编辑人员付出了很大的努力。

关于校对。构成一页的一段内容，叫"棒"。开始校对就是以这个单位进行，日语叫"棒組"。初校和二校对原稿，同时委托撰稿人以内容为中心看。在编辑部，安排追加新词等，进行初步分量调整。三校，确认前面几校中的红笔画过的地方是否已被改正过来。再进行通读（素読），检查疑问点。对小插图和图表等的指示也是在这个阶段完成。分量的最终调整也在该阶段进行。四校，以页的形式，对红、通读，确认小插图等是否按照规定落实了。五校，照理说几乎没有红字了，可是很多时候还是有红。包含有交给工厂去修改和确认的意思，故叫做"責任校对"，或叫"責了"。返还给工厂。各校次都必须由两人承担，加起来需要有 10 个以上校对者过目。理想的情况是五校即可，可是往往要进行到六七校。

---

① 引自仓岛节尚（1995），p. 154（引者译）。

在出版之前，三省堂制定了严格的日程表。每一个编辑部成员都有严格的细到每天工作的具体规定。为确保管理，还从制作部调人来。他的任务就是严格管理，哪怕人人痛恨也在所不惜。每天工作14小时。1988年2月辞典正式定名为《大辞林》。7月8日三省堂当着代销店、出版界等同行的面，宣布将在文化日即11月3日发售《大辞林》。临近发售期，三省堂动员公司全体职员支持《大辞林》的出版，实施了动员体制。

9月末校对终于完成，10月20日当装订好的第一本辞典送到编辑部的时候，仓岛回忆道："长年来一直通过校样和《大辞林》接触，现在它被穿上了封面放在了面前，就好像是看着成人仪式上身着漂亮成人服的自己的孩子一样，平日里那样熟悉，现在却有一种异样的感觉，让我不知为什么感到难为情，不好意思直盯着它。"①

为了出版这部大辞典，许许多多人付出了巨大努力。除了前面提到的以外，负责排版的工匠们的努力也不可低估，因为当时人工排版技术还没有达到能够排大型辞典的水平。另外，当时三省堂想使用属于自己的活字，用自家工厂制造的铅活字大约有1500万个。每一个23毫米，叠加起来是富士山高度的91倍。这些活字都是工人们一个一个地用手拿起来认真排好的。

参考文献

1. 山田忠雄（1967），《三代の辞書——国語辞書百年小史》，三省堂。
2. 石川岩男、高橋昭、増井元（1984），"国語辞書の出来るまで"，

① 引自仓岛节尚（1995），p.164（引者译）。

《言語生活》4。

3. 倉島節尚（1995），《辞書と日本語——国語辞書を解剖する》，光文社。

4. 倉島節尚（1997），“（解説二）国語辞典の編集”，《辞書（新ことばシリーズ5)》，文化庁。

5. 辞書をめぐる七つの闘い（特集）《月刊言語》，2000，29卷5号。

6. 武藤康史（2001），《明解物語》（柴田武監修），三省堂。

7. 林申清（1997），“日本国语辞书的编纂出版现状与特点”，《出版发行研究》1。

8. 林申清（1998），“当代日本国语辞书的编纂策划与出版现状”，《出版发行研究》2。

日本辞书的历史

上

关于日本辞书发展的历史，在日本学术界已有不少成熟的研究成果。笔者看来，考察日本辞书发展的历史，须把握好两个基本的视角：首先，日本辞书的产生同世界大多数国家是一样的，来源于实际的需要；第二，日本辞书又有其特殊的一面，特别是早期，它是在中国文化包括语言、辞书文化的影响下产生的，并且在很长一段时期内这种对辞书的需求一直存在着。就第二点而言，日本本无文字，由于接触汉字、引进和学习中国典籍，才有了日本文化的勃兴。因此，对一个本属于外国的文字和语言进行学习、研究和掌握，当然离不开工具书，特别是在交通不便、人员来往稀少的古代。由此，就和第一点挂上了钩。也就是说，古代日本辞书的产生有很多是源于学习汉文汉字的实际需要，这种情况到了中世才有了一些改变。辞书研究家川濑一马在《古辞書概説》(1977，雄松堂书店）一书中说：

> 本来，日本一切都是从正确学习大陆汉文学的发音和意义开始的。之后仍一直尊重本家本元，致力于理解它们，所以彼土新编纂的大小辞典几乎全部迅速被输入日本。而且，我国有识之士中有很多人就直接将它们用于汉字汉语生活。

> 包括印度文化（佛教）在内，必须过如同汉民族那样的文化生活的民族，在学习期间最视为依靠的毋庸说是辞典。尤其在大陆文化输入初期更是如此。唐代以前的辞书几乎全部很早就传入我国，其中最能说明问题的是——如顾野王的《玉篇》那样——在彼土已佚，仅仅残存于我国，这样的事实绝非偶然。在我国被当作对方最为古老的基本依据的辞书，不管何时都被作为同一目的而为人所需。①

日本人学习汉文汉字首先是通过汉文训读实现的。所谓汉文训读，就是日本人按照其特有方式读解汉文，换言之就是将汉文翻译成日本本国语言即日语。所以对汉字音义的解读成了辞书最早的形式。中国古代语言的最小单位是字，所以在古代中国，对字的音、形、义的关注成为辞书形成的基本动力。中国古代有根据部首分类的字书（如《说文解字》、《玉篇》），有根据音韵分类的韵书（如《切韵》、《广韵》）和根据意义分类的义书（如《尔雅》）。日本古代辞书的产生和发展也大致循着这条路走来的，特别是在辞书的草创和形成时期，直到中世这一局面才有所改变。

前田富祺（1997）认为，“辞书是一个国家文化的脸面”。辞书不仅自身构成文化，它也能反映其他文化，考察辞书的历史就等于考察历史文化的变迁。基于这个观点，他把日本辞书发展的历史分为下面五个时期：

> 第一，中国文化的接受与日本辞书；
>
> 第二，日本文化的自立与国语辞书的滥觞；

① 转引自西崎亨（1995），p.18（引者译）。

第三，日本文化的确立与辞书的多样化；

第四，出版文化的兴盛与辞书的大众化；

第五，西洋文化的接受与新日本辞书。

而比较早的吉田金彦（1971）的分类则把日本辞书的发展历史分为：

第一期，草创期（奈良时代到平安初期）（602年前后—900年前后）；

第二期，形成期（平安中期到院政时代）（901年前后—1183年前后）；

第三期，展开期（镰仓时代到室町时代）（1184年前后—1602年前后）；

第四期，普及期（江户时代）（1604年前后—1867年前后）；

第五期，跃进期（近代明治维新到现代）（1868年前后—1970年）。

这个分期基本上与日语史的分期重合，得到了学术界的普遍认同①。将它与前田的分类相对照，可以发现分歧主要表现在：这里的第三期即展开期（镰仓时代到室町时代）为一般日本史书上所说的中世，在前田的分类里中世被一分为二，即中世前期被划到“第二，日本文化的自立与国语辞书的滥觞”中，中世后期归于“第三，日本文化的确立与辞书的多样化”。迄今为止学术界对日本历史、文化乃至日语本身历史的考察结果证明，中世后期是一个承前启后的转折期，

① 本书附录中的“日本辞书简略年表”采用此分类。

是处于日本古代文化转型、近现代文化确立和展开的历史时期，应该说前田的分类还是具有很大合理性的。

下面主要以吉田金彦的分类为主线，描述一下日本辞书的发展历史。

1. 草创期（古代前期）

从接受古代汉字文化开启日语的历史开始，直到僧昌住编《新撰字镜》为止的这一段时期为日本辞书发展的草创期。古代日本人出于学习汉文化的需要，努力获取中国辞书以学习和模仿，如《说文》、《玉篇》、《尔雅》、《切韵》、《一切经音义》等。现存最早由日本人编的辞书是空海编纂的《篆隶万象名义》（835），它原是中国梁顾野王撰《玉篇》的简约本，先举篆书，再标示隶书，然后对汉字的音义进行说明。在此之前据说有《新字》，但具体情况不十分清楚，还有《辨色立成》、《杨氏汉语抄》，均亡佚。从《篆隶万象名义》到以《一切经音义》、《切韵》、《玉篇》为核心编纂的《新撰字镜》都是以中国辞书为蓝本的。虽然有的辞典也对和语、和音注有万叶假名，但比较随意，且多带有辅助色彩，作为双语词典还只是处于萌芽阶段，当时的辞典多数还仅仅停留在汉字辞典阶段上。

奈良朝惟一的辞书是《新译华严经音义私记》（—794），日本人在唐朝《新译华严经》基础上，进行补订，再加以和训，是最早的日本人编纂的音义类辞书。平安时代僧人昌住编的《新撰字镜》（892）将汉字分成 160 个部首，标出字音和字义，还有很多异体字和国字，从性质上看是一部汉和辞典。作为对译词典，共载有 3700 余个用万叶假名标注的和训。此外，当时还有一部属于类书即百科全书性质的滋野贞主撰的《秘府略》（831），主要引用中国汉籍编纂而成，千卷仅剩两卷。属于韵书性质的辞书有据说是由菅原是善编的《东宫切韵》（—880），但除了引用古书的部分，大部分已经散佚。

2. 形成期（古代后期）

进入平安时代，由于脱胎于万叶假名的平片假名的发明，使以文字手段记录日本国语变得更为容易，遂促成对译词典的发达，是为日本辞书发展的形成期。此时出现了古辞书中的两大对译词典：《类聚名义抄》（—1100）和《字镜》[①]（1227）。另外，还出现了两大百科全书性质的辞书：《和名类聚抄》（934）和《色叶字类抄》（1180），标志着日语辞书的真正形成。这个时期仍受中国影响，包括音义类在内的各种辞书不断涌现，给后人的日语史研究提供了方便，如出现了以《法华经》、《大般若经》为中心的佛典音义类辞典，还有假名本《玉篇》和《字镜》等，故被称为古辞书编纂的黄金时期。

《和名类聚抄》（又名《和名抄》《倭名类聚抄》）为源顺所编，属于意义分类性质的辞书，有十卷本和二十卷本两种。十卷本在形式上有中国辞书的特色，二十卷本则增加了有关日本的“职官部”、“国郡部”，体现了一种倾向于日本化的过渡。体裁上虽仍属于汉和辞典，但较《新撰字镜》更为彻底，根缘在于时代背景不同，当时日本正处于锁国时期，民族意识开始觉醒。《和名类聚抄》将汉字、汉语的物名、事项按照意义分类，标示出汉文出典，加上万叶假名和训。由于标出和名，又带有国语辞典的特点。《类聚名义抄》（又名《名义抄》）是当时所谓字书即汉和辞典的代表作，有图书寮本（原撰本）和观智院本（增补本）两种版本。特别是后者，将万叶假名改为片假名，删去了原撰本中的汉文注、出典名，增加了汉字以及汉文训读资料中的和训，还收了一些熟字即词，使之同一般字书相比，国语辞典的性质特征更为明显，用于当时人训读日本汉文或撰写所谓变体汉文时作

① 关于《字镜》，也有成书于院政时代之前的说法（《广辞苑》第5版）。

参考。

橘忠兼编《色叶字类抄》（又名《字类抄》）才是日本国语辞典的雏形，因为此前的辞典都是模仿中国辞书的分类标准，而该辞典把汉字的和训以及日语汉语词的字音头音按照“イロハ”的顺序编排，是日本第一部同类辞典，然后再按照意义分为如“天象、地仪”等21类。该辞典里收的熟字（包括字音词和字训词）很多，是一部以国语为线索，找出与之相对应的汉字词的辞典，是撰写日常应用文时用来查检的辞典。之后不久，还有经过大幅度改编增补的《伊吕波字类抄》，所使用增补的资料主要有《本草和名》和《和名类聚抄》等。

现在日本学术界一般认为，世尊寺本《字镜》成书于镰仓时代，但在源流、系统等方面与形成期的汉和辞典相接的特征更为明显，如此看前述前田的分类更具合理性。《字镜》以《新撰字镜》为核心，参照了《类聚名义抄》编成。它用片假名标出和训，显示了从汉和辞典向国语辞典过渡的倾向。此外，类似的还有《字镜集》、《字镜抄》等。《字镜集》较《字镜》更注重收载和训。吉田金彦（1971）认为，从日本汉和辞典的发展脉络来看，《新撰字镜》是萌芽，《类聚名义抄》犹如开花，到《字镜》就等于结果了。

3. 展开期（中世）

展开期即中世，包括镰仓、室町时期。中世是一个过渡的时代，语言上向近代日语转化，文化方面正值所谓“下克上”风潮盛行，辞书也是处于新旧混杂并存的时代。这段时期虽然时间跨度很长，但没有出现大的辞书，在此意义上堪称旧时代向新时代蜕变前的低迷期。《字镜》类辞书后来终于发展成为《倭玉篇》，产生了辞书《下学集》，后来发展成为《节用集》。这标志着旧辞书时代、即贵族垄断辞书时代的终结，日本人独立编纂为本国人服务的时代已经到来。这个时期虽然还受中国南宋、元、明的影响，但较之前代已不甚深。《节用集》、

《聚分韵略》等都是为文学和语言生活方便而使用的，非专业性书籍，辞书的性质由此发生了转变。印刷术的进步改变了先前手抄本的做法，更加促使面向普通百姓的大众辞书的产生。至此，从内容、目的到形式都呈现出转型和变化的特征，是为日本辞书发展的展开期。

中世是一个辞书多样化的时代，辞书的种类和样式十分丰富。中世前期有所谓“歌论书”，即习作和歌的工具书。如上觉编《和歌色叶》（1198）、顺德天皇《八云御抄》（1234）。还有《仙源抄》（1381），它是按“イロハ”顺序编排的古语辞典，堪称源氏物语辞典。还有日本第一部记录词源的经尊编《名语记》(1275)。当时比较盛行向留学中国的禅僧学习作汉诗文，遂有改编中国韵书以适合日本人作汉诗参考用的辞书问世，如《平他字韵抄》(—1299)，最完整的韵书要数《聚分韵略》（1307）了，在当时流布甚广。中世后期出现三大辞书《下学集》(1444)、《节用集》(1474)、《倭玉篇》(1440)。《下学集》是在《聚分韵略》的影响下，从所谓往来物①的书信等中搜集例子，按照意义分类编纂而成的。《节用集》是以《下学集》的词汇为基础，继承《色叶字类抄》的分类法在文明年间（1469—1487）编纂的。词头按照“イロハ”顺序编排，各部再按意义分类法分成天地、时节等十几个部门。《倭玉篇》（又叫《和玉篇》）是字书的代表，借鉴《字镜》源流，有的模仿北宋陈彭年《大广益会玉篇》，有的模仿行均《龙龛手鉴》，但以字体为经纬这一点不变。直到明治时期，它仍然是汉和辞典的代表。

辞书多样化的特点还表现在百科辞典编纂上。中世前期有《尘袋》（1284）、行尊编《壒囊抄》（1446）以及将两者合二为一的《尘添壒囊抄》(1532)。里面收集了见之于汉籍佛典里的有关事物

① 参看本书“日本辞书的种类”部分。

起源、词源以及词义的解说内容，包含了中国文化和日本文化的内容，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特征。《运步色叶集》（1547）兼具百科辞典的性质。中世后期有《温故知新书》（1484），它是采用五十音图作为编排顺序的日本辞书史上最古老的辞典。另外，还有关于假名用法的辞书，如藤原定家《下官集》（1204—）和行阿的《假名文字遣》（1363—）。

中世后期，葡萄牙人来到日本，编纂了用以学习日语的《落叶集》（1598），体系性很强。还有著名的《日葡辞书》（1603—1604）等。此前日本辞书编纂的目的主要为了了解汉字的和训和读法，而《日葡辞书》不仅收词多，而且作为国语辞书在辞书的形式上也相当完备。

4. 普及期（近世）

进入近世、即江户时期，由于下层阶级的觉醒和町人文化的抬头，学问普及，辞书进一步实现大众化，是为日本辞书发展的普及期。通俗辞书主要有《下学集》、《节用集》、《倭玉篇》、《聚分韵略》这四种。由于出版业的发达，辞书的流布对生活带来巨大的影响。当时中国明、清的辞典也能在日本制版出版，没有出现新的汉和辞典，取而代之的是外国人编纂的对译词典。从上一个时期末就已出现了外国人编纂的辞书，如《日葡辞书》。及至近世，洋语对译词典更加发达，成为这个时期的重要特征。1630 年《日葡辞书》的西班牙语版《日西辞书》问世，1868 年法语版《日佛辞书》出版。江户后期随着兰学的兴盛还出现了荷兰语同日语的对译词典。《谙厄利亚语林大成》（1814）为日本第一部英和辞典。

江户时期还有一个特征是出现了一些纯粹的国语辞典。受中国影响的主要是百科全书类书方面，这同当时所谓文人杂学的发达有关。这个时期的辞书以《多识编》、《鹦鹉抄》、《倭训栞》、《雅言集览》、

《俚言集览》、《和尔雅》、《类聚名物考》等为代表。《鹦鹉抄》被认为江户时期新的《和名类聚抄》。《倭训栞》(1777—1887) 是将和语词按照五十音图编排并释义，成为近代日本国语辞书的滥觞，它影响到后来的官撰《语汇》的编纂。太田全斋的《俚言集览》(1817) 是在其编的《谚苑》基础上增补了俗语、汉语词和方言等而成的。《俚言集览》是用现代日语解释词义的最早一部辞典。石川雅望的《雅言集览》(1849) 收的几乎都是古语，给出用例，明示出典，但对词义的解释很少。这是近代以前日本国语辞典的通病。《倭训栞》、《雅言集览》、《俚言集览》被认为是近世三大国语辞典。这三部辞典都没有在近世完成出版，一直拖到了明治时期，但对后世国语辞典编纂产生了很大影响。

江户时期方言意识越发显著，记录方言的有安原贞室编的《片言》(1650)、《志不可起》(1727)，各地的方言辞书有《滨荻》，但最著名的是越谷吾山编《物类称呼》(1775)，它是日本近世唯一记录全国方言的集子。本草系列的辞书有林罗山编的《多识编》(1630)、人见必大编的《本草食鉴》(1697) 和小野兰山编的《本草纲目启蒙》(1803)。此外，作为带有百科全书性质的有寺岛良安仿照中国明王圻《三才图会》编纂的《和汉三才图会》(1713)。还有其他一些专门辞书，如关于假名拼写法①方面的辞书有契冲的《和字正滥抄》(1695) 和橘成员编《倭字古今通例全书》(1696)，词源辞典有贝原益轩编《日本释名》(1699) 和新井白石编《东雅》(1719)。近世日本引进了中国的白话小说，因此近代汉语的研究十分兴盛，有人开始编纂唐话辞书。"唐话"就是

① 用假名记录语言的方法或叫规则。平安中期日语音韵发生变化，语音和文字(假名) 发生脱节，遂产生诸多问题。

指宋元以后的近代白话词语。著名的有秋水园主人的《画引小说字汇》(1791)。将这些词汇引入的辞书有柴野栗山编的《杂字类编》(1786)。

到了近世，《节用集》适应了各种需要更加多样化了。出版文化的发达促使《节用集》的普及。易林本《节用集》(也称乾本)成为近世《节用集》的主流。日本学术界把《节用集》分为古本节用集(近世以前)和近世节用集两大类。两者的差异不仅表现在古本节用集多为手抄本，而近世节用集制版大量印刷，使用人群也大大增加，更主要的区别在于，很多近世节用集在古本节用集的基础上作大规模的内容改订，带上各自的特色。由此《节用集》在这个时期普及很快，甚至发展成为辞书的代名词。其中一个标志是，古本节用集名称一般就叫《节用集》，但到了江户时期往往只要辞书名称中包含“节用集”即可，换言之“节用集”这三个字成为当时辞书的总称和品牌。

江户时期是日本国学兴起的时期，伴随而来的有一个倾向就是对传统的重视，当时的学问家开始了对古辞书的研究和索引制作。

5. 跃进期(近代)

日本历史一般把近代看作从明治维新到 1945 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如前所示，在吉田金彦的分类中，他把近代划到了他写作当时即 1970 年，这里不妨把范围扩大一些，当代日本辞书的编纂出版尽管出现了很多新趋势、新动向，但仍可以划入到这个时期。

进入明治时期以后，日本出现了很多英语及其他各国语言同日语的对译词典。前期曾由政府组织、即采取官撰辞典的形式编纂国语辞典《语汇》，但最终失败。而带有近代特点、富有个性和科学性的鸿篇巨制的相继问世，如《言海》(1889)、《大日本国语辞典》(1915)和《大汉和辞典》(1960)等，则使日本辞书发展进入跃进

期。诸桥辙次的《大汉和辞典》标志着日本始自上代的向中国学习模仿的阶段彻底结束。但是，前期仍有中国的《五车韵府》、《康熙字典》、《佩文韵府》输入日本，对日本近代新译词（新汉语词）产生很大影响。

近代日本的辞书人为了满足人们多样化的需求，不断地在辞书的功能和编纂出版的现代化上付出努力。一方面，辞书在题材内容上更加细化，出现了像《近世上方语辞典》、《时代别国语大辞典》这样的专门用于研究的辞典。另一方面，辞书出版技术上出现了专业化、组织化和大型化的趋势，像《日本国语大辞典》等即是其产物。由于教育的普及和文化的提高，战后日本的百科全书得到空前发展，普通家庭也可以拥有百科辞典。

肇自江户的辞书研究到了近代进一步深入，不仅仅囿于校勘、索引制作，而且还从书志学、文献学的角度进行研究，特别是辞书研究作为国语学研究的一个领域被导入学术界，成为昭和时代辞书发展的一个显著特色。

综上所述，据西崎亨（1995），日本古代辞书的发展有两个基本线索：（1）从音义书到字书；（2）从类书到国语辞典。就（1）而言，音义书一般有三种：卷音义；音别音义；篇音义。音义书本来是基于特定文本产生的意义上的对应，但后来随着以单字为词目，性质逐渐发生了改变。最初是卷音义，后来发展成为音别音义和篇音义，这样就越发可以脱离具体的语境，其字书的性质也就越发明显了。《新撰字镜》就是以《一切经音义》为基础编纂成的。就（2）而言，所谓类书是中国古代对根据意义分类的一种辞书的称呼，具有百科辞典的性质，中国最早的类书以《尔雅》为代表。日本最早的类书有《秘府略》，《和名类聚抄》也是类书，它不仅从中国、而且还从日本古代典

籍里找寻例子。它秉承前代《汉语抄》的做法，又不像《秘府略》那样详细地标明出处，体现了一种过渡的倾向。

那么，从性质为类书的《和名类聚抄》过渡到堪称语文词典滥觞的《色叶字类抄》的契机是什么？这可从使用辞书的目的着手寻找促成这种转型的契机。镰仓时期日本出现了很多排序为“イロハ”的辞典。此前辞典使用的主要目的是检索汉字怎么读，而从中世开始，辞书目的发生了很大变化，即使用辞典的人关心的是什么样的词语可以用什么样的汉字去标记表达，也就是需要为日本人撰写汉文训读文或变体汉文提供服务的辞典。这种变化本质上的区别就是原来汉和辞典系统的辞书目的是为了学而查，中世国语辞典系统的辞书是为了写而查。要达成这种转变其前提必须是标记比较固定，另一方面中世以后词汇增加，覆盖语义繁杂，不容易采用传统的意义分类法。一般来说，辞典词汇收得越多，越不好分类，这也是促使辞书编排向“イロハ”转变的一个契机。

其实，描写辞书史还可以以作者、读者、检索方式等其他参数的变迁为线索。作者方面，起初编纂者多是僧侣，目的为了解读佛经，后来才有了变化，直至江户时期庶民成为辞书使用的主角。特别是近世以后，读者多设定为普通百姓，检索手段的简化变成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节用集》由《下学集》而来，但较后者流布更广，主要理由就是因为检索方便。从检索方式看，由部首检索到意义分类检索，然后是“イロハ”检索和“五十音图”。部首检索显然是中国辞书及《新撰字镜》、《类聚名义抄》那样以解字为主要目的的辞典的模式，《和名类聚抄》采用的是意义分类检索，虽然承袭了中国辞书的分类标准，但其编纂初衷是将同汉字相对应的所谓和名汇集到一起，而且不以字为单位，而以“ことば・こと”为线索串连词汇，在这一点上同此前的汉和辞典有所区别。《色叶字类抄》才是采用“イロハ”编

排的日本第一部国语辞典，最终实现了以语词为核心编排条目的方法，既方便检索查阅，更重要的是它成为日本辞书摆脱中国辞书影响的一部里程碑式的辞典。《下学集》采用的是意义分类，而《节用集》按照“イロハ”的顺序将所收词语分成44部，然后各部按照意义分类，从而大大提高了检索效率。《温故知新书》是日本辞书历史上第一部采用五十音图顺序编排的辞典。它也分成50部，然后再按照意义分类，分成12门。之所以采用五十音图，据说是编者参考了韵书《聚分韵略》，然后采用更符合音韵体系的五十音图顺序进行编排，但这并未对当时的辞书产生多大影响。直到江户时期，五十音图排序法才得到广泛应用，如贺茂真渊的《冠辞考》（1757）和楫取舟彦的《古言梯》(1764）等。

下

明治维新是日本历史的转折点，也是促成西风东渐、整个社会和历史文化发生巨变和实现转型的重要契机。明治时代日本国门大开，教育普及，新生事物不断涌现，加上时人求知欲和好奇心的高度膨胀，这些因素使得江户时期业已普及并已取得很大发展的辞书文化获得了进一步的拓展和提高，为今天日本辞书出版文化的繁荣奠定了坚实基础。

从日语历史上看，明治初期是一个汉语词流行的时代，大量应时的专收汉语词的小辞典涌现出来，其中有不少规模上只相当于词语手册。日本近代报纸虽诞生于幕末，但大量报纸创刊则是在明治时期。当时日本在处于文明开化的浪潮之中，领导日本的政治家、知识人大多喜欢使用汉语词，加上报纸杂志等媒体的发达，使汉语词的使用陡增，特别是在所谓上奏文、请愿文、译文、论说文等文体中这一倾向

尤为明显。《节用集》中虽收入一些汉语词，但不敷应用。近代日本标以"汉和辞典"的辞典是在1903年才有的。另外，对汉语词这样的所谓"熟語（词）"当时人都是通过拆字方法理解的，市面上一般只有光收单字的字典，不收词。普通百姓在阅读明治政府颁布的禁令、布告牌、瓦版印刷品时需要了解这些词汇的意思，并且当时没有专门收汉语词的辞典，所以为迎合这种需要社会上出现了大量的"漢語辞書"。这里的"漢語"是指日语中的汉语词。当时出版的《内外新报》还将难解的汉语词解释之后，作为附录登在版面上，题为"字类"。这些所谓"漢語辞書"主要有《新令字解》、《布令字辩》、《汉语字类》、《音训新闻字引》。据调查，《新令字解》中的汉语词有八成是旧汉语词，其余是新汉语词（多为译词）。也就是说，此前只为武士、学者、僧侣们掌握的旧汉语词一下子渗透进了普通百姓的生活当中。1877年"漢語辞書"的出版达到了顶峰，之后逐渐衰微，汉语词逐渐被吸收到国语辞典中去了。据统计，整个明治时期"漢語辞書"大约有百种以上。大空社从1995年到1996年出版了"明治时期汉语词辞书大系（明治期漢語辞書大系）"，全部65卷，另加别卷3册。

但是，明治时期真正有影响的不是这些辞典，而是日本辞书史上第一部具有近代意义的国语辞典《言海》的诞生。所谓近代意义，是指摆脱了过去将百科和普通词语条目混杂在一起的做法，专门收录后者，并且在体例上参照了西方语文词典的编纂方法，比如加入了词类、词源等信息注记，为后世国语辞典的编纂树立了榜样。在此意义上，它是一部划时代的语文词典。在日本辞书的草创期，日本辞书是在中国辞书的影响下产生的。而到了近代，辞书特别是国语辞书即语文词典则是在西方文化、特别是西方语文辞书的影响下产生的。明治政府意识到，不仅技术产业制度，辞书编纂上也要向西方诸国学习，遂谋划以官撰形式编纂一部类似西方语文辞书的辞典，并且实施了这

一计划，名字就叫《语汇》。但当时条件不成熟，半途而废，最后只好委托民间人士大槻文彦完成。大槻一个人倾17年时间独力完成了这部辞典。编纂过程中，他历经艰辛，克服了重重困难。关于这方面的情况，高见宏在《语言之海》中有详细的刻画描写。1904年《言海》缩印版出版，其后又出版了《大言海》，目的在于向西方国语辞典看齐。直至昭和年代，它一直是当时国语辞书的楷模，甚至成为国语辞书的代名词。文学家山田美妙也独自编纂了《日本大辞书》(1893)，目的是想同《大言海》抗衡，其特色在于用口语体释义，还附以声调。但是，由于时间短促、匆忙上阵等因素，不能不承认是失败之作。不过，研究近代日语变迁历史时常常要用到这部辞典。明治末年还有一部《大辞典》(山田美妙编，嵩山堂)，也是速成之作。

此后，日本又出现了带有百科辞书特征的由落合直义编的《语言之泉》和由金泽庄三郎编的《辞林》，后者还是仅次于《言海》的第二部古语辞典，受到欢迎，后来发展成为《广辞林》(1925)。在大正和昭和初期，作为语文词典《言海》的地位一度让位于《广辞林》。辞书研究家山田忠雄认为，明治维新到大正初期，是近代辞书的摇篮期，后来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为止是日本大型辞书的完成期。前期由于出版了《大言海》和《大日本国语辞典》受到注目。松井简治以36年左右时间编纂的《大日本国语辞典》(富山房) 于1928年出版，包括四卷分册和一册索引。《大言海》特色在于对词源的描写很详备，而《大日本国语辞典》则倾力于词的历史描述，罗列了很多惯用语，总共有5980页，收词22万。二者被誉为日本近代“国语辞书的双璧”。新村出说，如果说《大言海》是日本的韦伯斯特辞典的话，那么《大日本国语辞典》则可以比作《世纪辞典》(*The Century Dictionary*)。《言海》和《大日本国语辞典》相比，前者带有强烈的个性，而在其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大言海》是日本唯一可用来读的语文

词典。后者则更具实用性，山田忠雄曾以中世史书《愚管抄》来测试，表明《大日本国语辞典》的实用之处。

大正到昭和10年，先后诞生了百余种反映当时鲜明时代特色的辞典，主要包括："新语辞典"、"外来语辞典"、"社会思想辞典"、"隐语辞典"、"流行语辞典"、"文艺用语辞典"、"新闻语辞典"等。这里面有很多不见于普通国语辞典的、展现当时世态人情及各种时相的词语。收载的不仅是语言，还有透过语言窥伺到的当时日本的社会文化，是一部百科全书般的集大成之作。大正到昭和10年是日本社会剧烈变动的时代，诞生了很多新事物、新现象，有的仅昙花一现，但毕竟是那个时代的产物。通过研究该时代特殊的语词，可以弥补其他辞典不收的缺憾。1994年到1996年，日本大空社出版了"近代用语辞典集成"，共41卷，加上别卷解说书，所收录辞典超过100种。

《辞苑》是新村出主持编纂的，博文馆1935年出版，6年间先后有352次印刷，其受欢迎程度可见一斑。新村出本想立即出改订版，但没有成功。1955年出版了修正版，即是著名的《广辞苑》。在此之前的1949年，新村出曾出版过《言林》（京都书房），战后作为中型国语辞典，曾起到了一定的填补空白的作用。新村出还有一部叫《言苑》（1938，博文馆）的辞典，是一部学习用的中型辞典。《广辞苑》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是他将百科条目融入了语文辞书中，适应了不同人的实际需要。1952年三省堂出版了金田一京助编的《辞海》。它收词13万，有关于声调的标记，还收录了不少外来语，其最大特色在于没有将百科辞典的要素放在里面，是一部纯粹语言学类型的国语辞典。如关于"いぬ"、"ねこ"的解释，没有见于《大言海》、《大日本国语辞典》、《广辞苑》等中的动物学方面的描述，这一特点同他作为国语学家的身份是十分相称的。

平凡社出版的《大辞典》（1934）是一部非常特殊的辞典。它是

平凡社出版的《大百科事典》的姊妹篇。该辞典采取集体编纂形式，执笔人的名字不公开。共收词 70 余万，范围涵盖室町、近世时期的词语和《日葡辞书》中的词语，还有训点、抄物、方言、隐语以及专门辞书所收词语、学术用语等等，可谓无所不包。正因为如此，据说当时给这部辞典命名时曾犹豫再三，先后考虑叫“广日本语典”、“广国语辞典”、“广综合辞典”等，但最后干脆取名为《大辞典》。两年就编讫，分为 26 卷出版，同时还出了 3 册缩印版。

汉和辞典方面，开创近代汉和辞典类型的是三省堂的《汉和大字典》(1903)，由重野安绎、三岛毅、服部宇之吉等编。这是日本辞书史上第一部冠以“汉和”之名的辞典，为现代汉和辞典的雏形，其在汉和辞书史上的价值可以和《言海》之于国语辞书相媲美。代表大正时代的汉和辞典要数《大字典》(1917)。荣田猛猪用了 11 年完成，索引上开发了笔画索引、音训索引和总笔画索引。由于它检索方便和内容上重点突出，受到了广泛欢迎，战后讲谈社继续再版。此外，还有简野道明编的《字源》(1923) 等。进入昭和时期，最有代表性的就是诸桥辙次编的《大汉和辞典》。该辞典为鸿篇巨制，共分 13 卷，达到了迄今为止日本汉和辞典的最高峰。《大汉和辞典》的出版改变了过去日本一味模仿中国辞书的局面，尽管在文字释义上仍然参考中国辞书，但在整体方针的确立方面却有着独立和创新的一面。

百科全书是近现代日本辞书出版的新亮点。明治维新以后，政府基于广求知识于寰宇，推动启蒙事业的初衷，开始筹划百科全书的编纂。首先由文部省在组织国语辞典《语汇》编纂的同时进行编纂，但结果却做成了好比是外国百科辞典翻译版性质的东西。箕作麟祥翻译了英国的百科辞典，先完成了 10 编，获得了好评。1878 年丸善书店出版了全译本，定名为《百科全书》，影响很大，奠定了当时的学术基础。正文 12 册，索引 1 册，共 4540 页。时任文部省编纂课长的西

村茂树的功劳很大。西村的又一大功劳还在于他积极促成了另一部百科辞典《古事类苑》的出版。《古事类苑》由佐藤诚实编纂，从开始计划到完成共花费了 35 年，总共 1000 卷，内容上模仿中国的类书，由神宫司厅编，是日本唯一官撰百科全书。在此之前，日本最初的堪称具有近代百科全书雏形的是田口卯吉编纂的《日本社会事汇》。《古事类苑》承袭旧有中国类书的模式，而这部辞典则具有西方新式辞典的特性。这些百科辞典的不断出现导源于西周开设的“百学连环”之学。三省堂的《日本百科大辞典》被誉为是当时最高水平的百科辞典。由于编纂过于精心，成本太大，三省堂曾一度为之破产，但最后终于克服困难，完成出版。

现在最为人所知的是平凡社出版的一系列百科辞典，如木村久一主编的《大百科事典》（28 卷，1931—1934），是日本第一部用“事典”命名的百科辞典，其特点是重要条目描写精密，一般条目较为简洁，加之书价比较低廉，一举获得了成功。林达夫主编的《世界大百科事典》（32 卷，1955—1959）仍然是大条目中心主义，配有很多照片和图片。此外，主要的还有《国民百科事典》（平凡社，7 卷，1961—1962）、《日本百科大事典》（小学馆，13 卷，1962—1964）、《现代百科事典》（保育社，1 册，1963）、《世界原色百科事典》（小学馆，8 卷，1965—1967）、《现代新百科事典》（学习研究社，7 卷，1965—1966）、《原色现代新百科事典》（学习研究社，8 卷，1968）、《大日本百科事典ジャポニカ》（小学馆，18 卷，1962—）。此外，还出了不少面向儿童的百科全书。战后随着日本经济的振兴，百科全书出版进入了全盛期。

盛世才会产生好的辞典。古代的《和名抄》、《类聚名义抄》、《节用集》等无不如此。战后，国语辞典方面的一大盛事就是《日本国语大辞典》的编纂和出版。它是以前述松井简治编《大日本国语辞典》

为基础，动员了 400 名专家费时 10 年完成的。共收普通词目 50 万条，专有名词和专业术语计 15 万条。该辞典利用战后日语研究的成果，从 500 万例子中选取出 200 万个。它不仅是综合性的语文词典，也融入了百科全书的性质，部分地实现了新村出希望日本也有像 OED 那样的历史辞典的梦想。

战后直至今天，日本小型国语辞典的竞争非常激烈。这主要由来于战后学制的改变、教育的普及以及日益激烈的商业竞争。《明解国语辞典》(1943) 在此方面开了先河。山田忠雄在《三代の辞書——国語辞書百年小史》(1967) 中对近现代日本国语辞典进行了简明的扫描。他提出的三代是指明治到他著写《三代の辞書——国語辞書百年小史》间的 100 年间，具体是指：1) 明治维新前后到大正初年——近代辞书的摇篮期 (还残存一些中世的遗风)；2) 第一次世界大战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大型辞书终于问世；3) 战败到现在 (1967) ——作为现代语辞书的学习用小型辞典涌现。关于 3)，他认为《明解国语辞典》的诞生标志着学习用小型辞典的出现，其重要特色之一是使用了口语体。现在的小型国语辞典尽管彼此非常相似甚至雷同，但也是十分需要的，意义有三：1) 有助于把辞书推向年轻人甚至各个家庭，这有赖于战后教育体制的改革；2) 大型辞书一般都偏向于古语、雅语，并不把重点放在近、现代语词上。中型辞典因为有与百科辞书折衷的地方，现代语词也很有限。可是，学习辞典和小型辞典收词量虽不多，但以教科书、报纸杂志中所见词汇为主，弥补了前两种辞典的不足。3) 学习小型辞典虽然承袭大型辞书的地方很多，但进行大胆的尝试和突破往往是前者。如时枝诚记编纂的《例解国语辞典》就是这样。此时期还有一个特点是，大量专业化辞典问世。

2000 年《日本国语大辞典》第二版问世，这是时隔近 30 年后的修订改版。由于这部辞典本身的知名度和修订时间跨度长以及出版社

小学馆的大力宣传，一时间在日本学术界成为普遍热议的话题。2002年其网络版问世，小学馆还成立了“日国友の会”，旨在动员全社会力量参与到辞书编纂中来。

另一方面，随着电子计算机的迅速发展，从上世纪80年代起日本进入了电子出版的时代。据统计，到1996年前后日本出版物的电子排版率已经达到80%，辞典更达到100%。1983年《广辞苑》仅仅用了3年就完成了第三版的修订，这不得不归功于电子排版。1983年8 cm可插入电子图书机的CD-ROM辞典问世，随即得到了迅猛发展，几乎涵盖了日本出版的主要辞典。此后DVD辞典、网络辞典以及各种电子辞书软件相继被开发出来。在因特网日益普及的今天，网络也成为辞书的媒介平台，用户可借助电脑甚至手机来享用网络辞书资源，也叫“在线辞书”，如《英辞郎》、《大辞林》、《大辞泉》等。袖珍电子辞典由于具有价位低、使用方便等优点，销售势头非常强劲。据最新卡西欧公司调查结果显示，2006年度日本电子辞书全年销量约为340万台，销售额可达655亿日元。

1993年大修馆出版的《月刊言語》杂志特集《辞書　新時代》中有一篇井上永幸写的题为“辞書と辞書学のいま”的文章。作者指出，由于计算机和因特网的普及给辞书和辞书编纂带来了很大变化，特别是用户和编纂者的关系也正在发生变化。如用户不仅可以利用各种辞书开设的网站，而且可以搜集到很多最新的语料，还可以通过搜索引擎将网络当作拟似语料库来使用，利用服务器还可以把自己做成的辞典提供给他人，真正实现因特网所特有的双向性，也就是互动。换言之，用户自己就可以参与到编纂辞典中来，如投稿人可将自己看到的、听到的词语的意义用法向因特网上的辞书网站投稿。《英辞郎》是作者们倾20多年之力做成的英语和日语对译数据库，是受到好评的网络辞典。它随时记录新词或引起人们关注的新的表达形式，另外

用户的意见能够作为条目反映到辞书上。《英辞郎》中所收的词语可谓日日更新、时时更新，所以非常实用。

吉田金彦（1984）在归纳日本古代辞书的特色时说，古代辞书是在有限的封闭的社会中的特定的人——僧侣或博士家的人，少数人为使后人继承自己的学问或学统，个人描写编纂而成的。第二个特色是不像近代辞书那样是经过完整的组织化的东西。不严格地描写意义或用法，而是单纯罗列词语。古辞书的特色就在于汉和对照。第三个特色是一切都服从于谋求与汉字、汉语词的对照这个前提。第四个特色是不管编者有名无名，都属于个人行为。而与之相对的是，近代辞书有以下不足：第一，带有机械的企业性质。大批执笔者分担条目，进行机械性操作；出版就是为了出售。企业性要优先于学术性；第二，辞书编者是谁，以及如何编纂，这些都须公开。一旦面世，读者可以购买或阅读。因为要赚读者的钱，就不得不接受读者的批评，读者有权提出各种要求。为此，就应该接受包括国语学家在内的针对编者、执笔者以及出版社的批评。吉田认为，一方面有必要导入近代辞书的计划性和组织化，但也期待出现专门从事编纂辞书的人，而不仅仅当作副业。辞书编纂既是组织化的产物，水平高低也决定于人的因素。

参考文献

1. 吉田金彦（1971），“辞書の歴史”《講座国語史 3・語彙史》，大修館書店。
2. 山田忠雄（1967），《三代の辞書——国語辞書百年小史》，三省堂。
3. 山田忠雄編（1967），《本邦辞書史論叢》，三省堂。

4. 山田忠雄（1971），《近代国語辞書の歩み——その模倣と創意》，三省堂。
5. 吉田金彦（1984），“辞書の文化史”《言語生活》(4)，筑摩書房。
6. 西崎亨（1995），“日本古辞書を学ぶ人のために”，世界思想社。
7. 前田富祺（1997），“（解説）一日本の辞書の歩み——古辞書から現代辞書まで——”，《新しいことばシリーズ5　辞書》，文化庁。
8. 黄一波（1981），“日本辞书小史”，《辞书研究》2。
9. 林申清（1998），“日本辞书发展史要略”，《辞书研究》1。

日本的古辞书

汉字、汉文典籍传入日本以后，日本古代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吸收汉文化的基础上确立和发展起来的，这一点从日本辞书的编纂历程也可以看出。汉字来自中国，学习中国文化首先要从汉字的学习开始，而在交通不便的古代，通过间接的渠道也即利用中国业已编纂好的辞书便成了一件非常自然、方便，更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如《尔雅》、《说文解字》、《玉篇》、《切韵》、《干禄字书》等皆东渡扶桑，为当时的日本人所利用。“音义”是古代中国辞书的一种类型，是对佛经汉文典籍里的难解的字词的注音和训释。日本最早学习汉语汉文就是靠这种音义书来进行的。

日本最早的辞书据说有《新字》、《杨氏汉语抄》、《辨色立成》，但只存在于文献中。现存最早的辞书是《篆隶万象名义》，为汉字辞书（汉汉辞书），影响很大，成书于9世纪前半期，空海撰。该书收1.6万余字，按部首分类，给汉字加注。在分类编排上基于中国梁顾野王撰的《玉篇》，但有些出入。其注也是对《玉篇》（被认为是《玉篇》的抄录本）进行节录，抄出其中的音注和义注。因为中国没有完整的《玉篇》存世，所以《篆隶万象名义》保留下了不少宝贵的资料，贡献很大。据研究，上代日本人常常置于座右以备查。但该书没有收录和训，所以从性质上看仍是一部汉汉辞典。

汉和辞典是双语词典，特别是在早期。①最早的汉和辞典是《新撰字镜》。僧昌注（昌泰年间的898—901年）撰，12卷本，初为3卷，以唐玄应《一切经音义》为基础，后参照《玉篇》、《切韵》进行增补。《新撰字镜》按部首分类，分为160部，据说部首的排列与意义分类相关，分类上大致涵盖了“天象、人事、动植物”等。共收词目汉字约2.1万字，包括注音（反切）和训注（汉文）。有的注音与和训是用万叶假名标记的，是最早载有和训的辞典。其中“小学篇”所收400汉字中含有很多“国字”和“国训”，对研究日本早期如何利用汉字问题的参考价值很大。该辞典主要用于读佛经，性质为“字书”。和训中“コ”这个音节里反映出上代特殊假名拼写规则。作为上代到平安初期的国语资料（含有9世纪末的和训），《新撰字镜》有很大的价值。所载和训里有来自《文选》、《游仙窟》、《日本灵异记》等的训。据说该辞典“音查辞典”的特点很强，是在日本停止派遣“遣唐使”进入锁国时期编写的，表明了一种积极姿态。

进入锁国时代即官僚政治时代以后，日本社会开始以藤原氏的摄关政治为轴心。这时有人产生了将同国语（和语词）相对应的汉语词收集在一起的想法，分类便出现了日本第一部具有国语辞典特色的辞书《和名类聚抄》。《和名类聚抄》受命于皇女勤子内亲王，由汉学者源顺撰述，成书于承平四年（934）。书名里有“类聚”之辞，便可知属于事典性质，以事项的意义分类。较之《新撰字镜》，其汉和辞典的色彩更浓。体例上，以汉语词为词目，标明出典与和名（即日本名称）。编排上据说以中国的《艺文类聚》为典范，按意义分类，采用

① 至近现代已发展为日本国语辞典的一个分支，详细参看本书“汉和辞典的性质、种类以及发展方向”一文。

“部”（天地部、草木部），隶以“类”的分类方式。出典、音注、训注等均以汉文写成。用万叶假名标出和训。《和名类聚抄》有 10 卷本和 20 卷本两种版本。20 卷本有“地名”、“官职”部分，与《延喜式》同为了解平安时代地名的重要资料。出典有国书、汉文典籍、佛经，但以汉籍居多，逐一标明新旧。引用的书不少于 290 种。和书方面，如《杨氏汉语抄》、《本草和名》、《日本书纪私记》等；汉典籍方面，有《玉篇》、《文选》到内典。佚文留下来很多，如，《四声字苑》、《辨色立成》、《文字集略》等，均成为辑佚的宝库。很多词语都附上声点，对研究日语声调的价值很高。其对假名拼写规则、字音的开合以及词的清浊都有简单明了的描写记录。

书中的和名作为平安时代的国语资料，特别是名物资料保留下来的有很多，其中有《文选》、《游仙窟》、《日本灵异记》的和训，可以追溯到上代。有的与《源氏物语》、《荣华物语》一致，也有的颇为牵强。还分“俗云”、“和名”之分，出现了最早的位相①问题。《和名类聚抄》较之以前的辞典，虽然不是“字书”，而是以“ことば・こと”为核心编纂的事典，而其词目毕竟是汉语词（以汉文典籍中的汉语为主，也有日本古典作品里的日本汉语词），所以仍非所谓国语辞典。作者是《后撰和歌集》撰写者，也为《万叶集》加了训点。

至平安时代，假名被发明出来。随着书道与和歌的兴盛，假名越来越得到人们的亲近。当时人身处锁国年代，意识上开始关心汉字与和语（可以用假名书写）的对应。这时候便出现了《类聚名义抄》、《色叶字类抄》。

① 日语语言学术语，指随着性别、年龄、身份、职业、场景等不同，采用不同的语言表达形式，主要指词汇的各种变体。

《类聚名义抄》成书于12世纪前半期，承袭了《新撰字镜》的做法，属于汉和辞典。“类聚”的名称来自《和名类聚抄》，“名义”来自“篆隶万象名义”，由此便可大致了解其主旨——类同于《新撰字镜》，是在其基础上进一步发展的结果。《类聚名义抄》为汉字和训的集大成者，也叫“三宝类字集”。据推断，乃法相宗僧编纂。有原撰本和增补本（也叫改编本）两种版本。前者又称图书寮本，后者以观智院本为代表。体例上，根据汉字的字形即偏旁部首分类，参照《玉篇》分成120部首。标上字形、音注和训释。标注文字一改之前的万叶假名，而使用片假名。引用文也很多，包括中国古典和日本古典，多达120种。图书寮本忠实地标示出文献名，以“熟語（词）”为词目，音义书的特点仍保留着。观智院本则汉和辞典色彩浓一些。词目仅仅是单个字，汉文注释减少了，引用文不见了，和训改用片假名。并且，和训数量大大增加，约3500个，成为古语的宝库。同《和名类聚抄》一样，和训附有声点标记（声调和清浊），日本声调史的研究曾藉以取得突破性的进展。本书的和训在读古代到中世的作品时极为重要。但是这些训是在进行汉文训读时得到的，对上下语境的依赖很大。所以，当时人用汉字写文章的时候不能轻易使用这些和训。也正因此，《和名类聚抄》的价值才越发突出。

《字镜》成书恐怕在镰仓初期，作者据推断是僧侣，保留下来的为残本，只有收有63部首的2分册，一般称为《世尊寺（本）字镜》，原本恐怕是3卷本。《字镜集》同《色叶字类抄》一样，也是以《诗苑韵集》为典范。通过字形查检，其部首编排同《新撰字镜》有关联。用片假名注了很多和训。另外，尽管同《类聚名义抄》很相像，但没有汉文注，只有音训（片假名），还使用了《和名抄》，更让人体悟到其向国语辞典方向过渡的意味。个别和训也用万叶假名，显系引自《新撰字镜》、《和名类聚抄》。所载和训中，有古代和训，也

有比较新的和训。据说，《字镜集》同《字镜》没有关系，是菅原为长所著。本书在汉和辞典发展的历史中，上承《新撰字镜》、《名义抄》，后来又发展成为《字镜集》、《倭玉篇》，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

《色叶字类抄》为日本历史上第一部采用“イロハ”顺序分类编排的国语辞典，予后来的国语辞典以很大影响。编者是橘忠兼，体例按照和训头音“イロハ”47部分类，再以“天象、地仪、植物、动物、人伦、……，名字”等意义分成21部。据说，这么做不是根据《和名抄》，而是《诗苑韵集》，原形本《世俗字类抄》为2卷。《伊吕波字类抄》是在《色叶字类抄》的基础上增补而成的。关于《色叶字类抄》的用途即其定位有很多种说法：通过“よみ”检出汉字的假名检索辞典（桥本进吉）；属于一种语文词典，相当于后世的作文辞典（山田孝雄、时枝诚记）；收录当时用来写记录体文章、日记等的汉字汉语词辞典（川濑一马、山田俊雄、吉田金彦）；甚至还有学者认为系文人作汉诗用的辞书等。

《倭玉篇》，顾名思义，是“倭”即“日本玉篇”的意思。编者不明，原本推断为镰仓时期的作品，现存本为室町初期版本。系仿造《大广益会玉篇》、《龙龛手鉴》的部首编排方式，按照字形编排。词目是给汉字单字标注片假名的音注、和训，也有汉字注。内容上也有根据《大广益会玉篇》的，但反切、训注有和译倾向。有很多古抄本和古版本，书名不同，有的异本有万叶假名注和训，有的给和训加声点。是贯穿室町、江户时代的十分流行的汉和辞典，甚至到了《倭玉篇》等同于汉和辞典本身的程度。

《下学集》起到了室町时代通俗辞典先驱的作用，编者为东麓破衲。收录了当时的流行语约3000词，按照意义分成18个门类（天地、时节、神祇、叠字等），分别标注用字、词源、异名、类义语。《下学集》分类上参照了《聚分韵略》。书名来自于“下学而上达”

(《论语·宪政》)。词不按照“イロハ”编排，而是按照意义直接检索。这种方法当时非常流行，恐怕是从“往来物”发展而来的吧。《节用集》是对《下学集》的改变，更凸显其价值。《运步色叶集》则反之，只能按照发音检索，没有意义分类。当时深受重视，甚至超出《节用集》。

由于《下学集》存在不便检索的缺点，《节用集》应运而生。该辞典将室町时期的词语按照“イロハ”顺序分类成44部，然后各部再按照意义分类（天地、家屋、时节等），可根据发音寻找合适的汉字，还有关于词源词义的记载。《节用集》有很多古抄本和古版本，还有“印度本”、“伊势本”、“乾本”。“节用集”的名字来自于“折々用ゐる書”(《俚言集览》一说)。“节用而爱人”(《论语·学而》)。《节用集》同《倭玉篇》、《下学集》、《聚分韵略》被并称为中世四大辞书。《节用集》是最晚出的，所以受到前3部的影响。易林本《节用集》光江户时代就有180种，风靡一时。与《下学集》一样，《节用集》是研究室町时代词汇、音韵、清浊甚至俗语的资料。《温故知新书》是《节用集》的一种，是五十音图编排的第一部辞典。

《倭训栞》93卷82册。编者为谷川士清，分前篇、中篇、后篇，收录词汇按照五十音图顺序编排，分别收古语（前篇）、雅语（中篇）、口语、方言（后篇）。给出出典，加以注释，堪称第一部像样的国语辞典，还收录了葡萄牙语、荷兰语以及朝鲜语。这和江户时代的国学兴盛有关。“栞”是“枝折（しおり）”，这里是指南、导引、入门书的意思。

《雅言集览》，堪称“古语用例集”，作者石川雅望，以平安时代的文学作品为主，收集了像《古事记》、《万叶集》、《今昔物语集》等书里的词汇，按照“イロハ”的顺序编排，注释简明。本意在为作和歌提供古语雅言的参考，但因为有出典用例等，成为研究古语的参

考。与之相对，《俚言集览》是收集当时口语和谚语的辞典。作者为太田全斋，共 26 卷，以收俗语为主，按照“イロハ”顺序编排的《谚苑》为其本源，因之发展而来。当时，敢于出版为大家所不齿的俗语辞典，不得不说是一有远见的大胆举动。

《日葡辞书》（*Vocaburrario de lingoa de Japan com adeclaracao em Portugue*，耶稣会，1603 年，长崎刊）。虽说不是国语辞典，但是一部对译词典，在了解室町时代的日语方面有很大的参考价值。词数有 3.3 万个，有当时的口语、书面语、女房词、歌词、方言、卑语、敬语。除了词义解释外，还具备词的用例、发音、语法，甚至根据需要罗列同义词、反义词。初步具备了近代语文词典的形式。后来，此辞典有西班牙译本（1630，马尼拉）和法语译本（1862—1868，巴黎)。《日葡辞书》超越了时代，是前卫性的创作，达到了那个时代的高峰。可惜处于锁国时代而停滞不前。过去的日本辞典主要目的是为了供读者理解单字汉字或词语，或者确认一下所写汉字是否正确，而对词义的解释等不大在意，而《日葡辞书》则是编给外国人看的，所以在对词语词义的描写上非常忠实可靠。这正是其价值所在，为研究中世日语的实际情况提供了宝贵资料。据说《日本国语大辞典》用例采用最多的是《日葡辞书》，因其特征在于“它与日本古辞书不同，收入的词语多，出版年代明确，并且用罗马字标记，其读法十分明确，释义详细，所收用例也很丰富”。①

同属所谓“吉利支丹资料”的还有《落叶集》。这部辞典不用片假名，而用日语标记的方式记录日语，其特征在于它的编排系统。即“本篇”是根据字音词的读法编排单音节词或双音节词，即所谓“音

① 引自松井荣一《出逢った日本語・50 万語—辞書作り三代の軌跡》（2002 年，小学馆）（引者译）。

别いろは”。接着是用和语词检索的“色叶字集”，即所谓国语辞典的方法，这同“本篇”大相径庭。其原因不外乎，它不以构成词语（熟语）的和训为线，而是选择单字和语词，把常用多训读法的和训列在该条目下，并且后面还罗列了民间流行所谓“世话字”的词（包括“あて字”和地名）。它还有第三部，就是单汉字部首篇，即以汉和辞典的方法编排，收集难以用音训检索的单字。这样，等于把三种辞书的形式统一到一部辞典中，这种独特的编排法不可不谓独具匠心。

江户时期兴起了所谓“唐话学”，就是以近代汉语的学习和研究为中心的学问。在长崎等地，以唐通事为主。近代汉语同日本人训读唐以前的汉文文本时所接触的古代汉语相差很大，于是就出现了专门解说“唐话词汇”的辞典和对译词典。主要有冈岛冠山《唐话纂要》(1716)、秋水园主人《小说字汇》(1792) 等为代表。《小说字汇》里的“援引书目”包括了《金瓶梅》、《三国志演义》、《肉蒲团》、《俗语杂字》、《平妖传》。此时还出现了翻译语辞典，如伊藤东涯的《名物六贴》(1735)、柴野栗山的《杂字类编》(1788) 等。《名物六贴》30卷，没有最终完成。《杂字类编》先按“イロハ”顺序分类，然后再按意义分类。江户时期的荷兰语辞典的编纂也参照了唐话辞典。这些辞典在研究日本近代词汇的形成上具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日本的古辞书是了解不同时期语言发展状况的生动资料，它与方言一道成为研究日语历史演变的重要依据。当然，由于编者的学识、编纂目的等客观条件的限制，每一部辞典所呈现的内容不尽相同，但不影响其价值，可以根据需要，分别利用之。当然，在对每一部辞书的具体性质、特点了解的基础上去利用则效果更佳。

参考文献

1. 川瀬一馬（1977），《古辞書の研究》，雄松堂書店。
2. 杉本つとむ（1979），《日本語講座3　辞典・事典の世界》，桜楓社。
3. 西崎亨（1995），《日本古辞書を学ぶ人のために》，世界思想社。
4. 谢婵娟（1981），"日本的一些古辞书"，《辞书研究》2。
5. 陆尊梧（1986），"日本古辞书与中国古辞书的渊源"，《辞书研究》4。

日本“国语辞典”面面观

无论从数量或质量上说，日本皆可称得上工具书出版大国。每年各家出版社发行的辞书类工具书形形色色，层出不穷。仅就其中“国语辞典”而论，花样之多、品种之全自不待言，即便同一出版社出版的同一种辞典，每次推出后不久，出版社便开始组织力量接受市场和读者的反馈，着手对词条内容进行修订和增订，或在较短时期内继而又推出改订版，或对原有条目进行大规模增删、调整后推出新版（第二版、第三版），有的甚至干脆另起炉灶，在媒体的介入和帮助下推出新的辞典品种。

就“国语辞典”出版而言，1995 年是颇为不平凡的一年。10 月底拥有 115 年历史的辞书出版大家三省堂隆重推出《大辞林》第 2 版（初版刊行于 1988 年 11 月）①。紧跟着，11 月 1 日由出版大户小学馆筹划费时 30 年的《大辞泉》也终于面世了（三省堂原定于 11 月 3 日发售《大辞林》，然而迫于《大辞泉》即将刊出之压力，故将发售日期提前到 10 月 26 日）。其收词规模、语义描写体例、版式等均与《大辞林》看齐，编写阵容不十分强大，总之，在诸方面与《大辞林》难分伯仲；特别是这两部国语辞典均以东京大学教授国语学家松村明为主编，而刊行日期又如此接近，加之辞典的名称又如此相似，仅一

① 2006 年 10 月，历经 11 年，三省堂推出《大辞林》第 3 版。

字之差，况且又在日本经济持续萧条这一大背景之下出版，自然引起世人的格外瞩目。另外，另一出版大户讲谈社于6年前刊出的《彩色版日本语大辞典》（1989）的第二版也已于当年即1995年7月问世，这三部收词皆在20万以上的中型国语辞典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相继出版固然有其偶然性，但亦有必然的一面。这三家的辞书接连问世这一事实客观上在辞书出版界造成了一种咄咄逼人的紧张氛围，明眼人一看便知它们三者齐头并进、大有与昔日名牌《广辞苑》分庭抗礼甚至凌驾其上之势。其实，早在7年前《大辞林》问世之初，这种对《广辞苑》来说岌岌可危的局面已经初露端倪，其最直接的结果便是导致《广辞苑》第四版的早产。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这虽是老话，却一言道出了“利器”之于“事”的重要性。对日本国语辞典的了解和运用即是“利器”，是日语学习过程中必须掌握的重要一环。

一

总的来说，日本辞书出版业之繁荣乃不争之事实。据权威的《優良辞典・六法目録 NO. 46》（辞典协会，1995），截至1994年底，日本出版的主要“国語辞典”（指市场上出售且为人们普遍使用的辞典，非累计数，而是选本数）的种类达到88种。此外，顺便提及，“古語辞典”有27种，“漢和辞典”有68种，而所谓“特殊国語辞典”则达到138种。

当然，日本国语辞典的编辑和出版发展到今天的规模和水平绝非一日之功。日本出版史上第一部近代意义上的国语辞典是大槻文彦编纂的《言海》。系编者奉文部省之命，耗费11年（1875—1886）的心血精心编成，刊行于1889—1891年（有的认为1891年才正式出版）。

《言海》分 4 册，共收有3.9万个词，按五十音图顺序编排；词条全部以假名形式出现。在体例编排上，对每一个条目从词的发音、词类到词源、释义、出典等均作了说明。《大言海》是大槻生前对《言海》大幅度增补和修订而成的，刊布于大槻殁后的 1932—1937 年间，共分 4 册，另加一册索引和一部《语法指南》(即著名的《广日本文典》的前身)，共收录约 10 万个词条。①其特色还在于：较之《言海》，不仅大大增加了词条，丰富了用例，还刻意充实了词源部分的描写内容。直至今日，《大言海》的权威性仍然为世人公认和推崇，被冠以“不朽的名著”之美称。特别是在学术界和出版界，可谓“言必称《言海》”，视《言海》、《大言海》为日本近代国语辞典之滥觞。富山房亦以出版《大言海》而显名。1956 年富山房出版《新订大言海》(四册合订本)，1982 年继而又推出《大言海新编》全本，其“新”不仅体现在四册合为一册，还表现在将原辞典中的词条全部换成现代假名拼写法（現代仮名遣い)，从而大大方便了读者。

《言海》面世以后，日本辞书出版业取得了长足进步。战前比较有影响具有代表性的国语辞典主要有《日本大辞书》(山田美妙编，1892—1893)、《辞林》(金泽庄三郎编，1907，三省堂书店)、《大日本国语辞典》(上田万年、松井简治编，1915—1919，富山房)、《广辞林》(金泽庄三郎编，1925，三省堂)、《辞苑》(新村出编，1935，博文馆)、《大辞典》(下中弥三郎编，1934—1936，平凡社)、《明解国语辞典》(金田一京助编，1943，三省堂）等。《日本大辞书》是日本辞书史上第一部标有重音（アクセント）的国语辞典，它至今仍为研究明治时期语言的重要资料。《大日本国语辞典》共分四册，另附索引一册。1939—1941 年间富士房推出其修订本；1952 年又推出单

① 有人认为 8 万条。

卷缩印本。该辞典共收录自古至今的20余万词条，除普通词目外，还兼收外来语、学术用语及“漢語”词条，另收有不少“成句”、“熟語”，但不收方言及人名、地名等百科词条。该辞典释义详实，几乎每一条目都附以出典和用例。作为早期两部出色的国语辞典，它和《大言海》一并被誉为日本近代辞书史上的“双璧”，对后人有很大的影响。平凡社《大辞典》出版之初计有26卷，共收录72万词条，古语、方言、外来语、隐语、“漢語”、书名、地名等无所不包，可谓集大成之作，具有百科辞典之性质，至今仍有一定影响。1953—1954年间，平凡社出版其缩印增补版，共13卷。1974年又推出二卷本缩印复刻本。《广辞林》是在对《辞林》大幅度修订的基础上编成的，1983年出第6版，补充了许多新词、外来语和其他百科事项，是一部带有百科辞典色彩的国语辞典。

二

一如前述，进入上世纪90年代，虽然日本经济不景气，可是国语辞典出版业及市场营销却依然保持着并不疲软的势头，尤其进入1994年下半年，这种势头有增无减，各个出版社之间的竞争（实际上是编纂者、出版者之间的竞争）不啻为不见硝烟无止境的战争。然而，与日本辞书出版业繁荣景象形成鲜明的反差的是：一方面辞典林林总总，让人目不暇接；另一方面，迄今出版界还没有一个通行的关于普通国语辞典分类的明确标准或定义，包括那些长年在辞典编纂、出版最前沿工作的人对此也不甚了了。在实际使用上，各家出版社充其量至多只是根据一个约定俗成的模糊笼统的标准。据笔者的观察和了解，姑且可以分为四类，其依据主要是词条的数目，同时根据需要亦参照开本大小等其他要素。理由在于：词条的取舍标准和词条量的

限定本身就是相互联系的。这二者大致反映一部辞典的针对性和其他特色。再者，词条数目的多少直接与辞典的开本、页数等参数相联系，在一定意义上它是最直观的分类依据。

笔者分类如下：1. 大型国语辞典；2. 中型国语辞典；3. 小型国语辞典；4. 微型国语辞典（袖珍版）。

1. 大型。以小学馆出版的《日本国语大辞典》为代表（以下简称《日国》）。《日国》刊行于1972年12月至1976年3月，共20卷。收有近45万个词条，其特点首先在于：用例极为丰富，全部来自古今各种历史文献和文学作品（上自“记纪”、万叶集，下迄包括森鸥外、夏目漱石在内的近现代作家的文学作品），其引用文献种类达数千种。除普通语词外，还收有各类专有名词、专业术语（百科辞典条目）15万条。它融“国語”、古语、“漢語”、词源、重音、外来语等辞典的功能于一体，是一部真正广义上的大型国语辞典。总之，《日国》卷帙浩瀚，篇幅达20卷，用于解说的文字达8000万字，释义翔实，功能多样，用例丰富，且皆为书证，用例达200万条，代表了到当时为止日本国语辞典编纂的最高水平。《日国》自出版之日起就一直被学界内外奉为国语辞典的至高权威。1974年小学馆继而推出缩印版，共10卷。2000年11月小学馆隆重推出了《日国》第二版。①

2. 中型（仅仅就1996年前后日本刊行销售及被广泛使用者而言）。主要有以下10种（按初版先后排列）：①《广辞林》（三省堂）；②《广辞苑》（岩波书店）；③《学研国语大辞典》（学习研究社）；④《国语大辞典》（小学馆）；⑤《角川国语大辞典》（角川书店）；⑥《言泉》（小学馆）；⑦《大辞林》（三省堂）；⑧《彩色版日本语大辞典》（讲谈社）；⑨《辞林21》（三省堂）；⑩《大辞泉》（小学馆）。

① 关于第二版情况可参看本书“《日本国语大辞典》的诞生”部分。

其中，《国语大辞典》是对《日国》的浓缩。B5 开本 1 册，收词约 24 万 8 千，为单行本中收词量最大的，初版于 1981 年，现有新装版（1988）。金田一春彦、池上弥三郎编的《学研国语大辞典》是一部很有特色的中型国语辞典，初版于 1978 年，1988 年又出第二版，在初版基础上增加了许多新词汇条目和用例。收词不很多，约 10 万 2 千条，与下面将要介绍的小型国语辞典的平均收词数相近，但具有鲜明特色的是以现代语为主，兼收部分现代仍在使用的古语；语义解说非常详尽，配有极为丰富、贴切的用例。这些用例全部采自明治以来重要的小说、戏曲、诗、和歌、俳句等，且标明出处。这部辞典的最大特色或谓最大优势即在于用例丰富，与详实的释义相配，可谓相得益彰。尤其对中国读者来讲使用起来极为方便。不仅便于正确理解把握语义，而且还便于根据需要集辞典所载之用例。因为这些例子皆为“实例”（书证），非“自撰例”，很适合论文集例之用。《辞林21》，一般将其归入“国语辞典”之列，但严格来说，其百科事典的色彩浓重。共收词 15 万条，系利用为编纂《大辞林》所做的数据库编成。《角川国语大辞典》和《言泉》分别收词 15 万 5 千和 15 万 1 千，分别出版于 1982 年和 1986 年，亦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其他几种后文将重点介绍。

3. 小型。小型国语辞典的种类、花样最多，比较著名的估计至少有 30 种上下，比较常用的具有代表性的主要有以下几种：①《三省堂国语辞典》（简称“三国”）；②《新明解国语辞典》（三省堂，简称“新明解”）；③《岩波国语辞典》（简称“岩波”）；④《现代国语例解辞典》（小学馆）；⑤《例解新国语辞典》（三省堂）；⑥《新潮国语辞典》（新潮社，简称“新潮”）；⑦《集英社国语辞典》（集英社，简称“集英”）。其中，前三种在小型国语辞典中具有权威性，称得上享有盛誉，畅销不衰。④和⑤以用例见长。⑥和⑦则是两部极具特

色、可谓个性鲜明的国语辞典。下面分别择要介绍。

《三国》初版于 1960 年，1982 年 2 月出第 2 版；1992 年又推出第 4 版，所收词语从第 2 版的 6.5 万条增加到 7.3 万条。这部辞典以初中生为基本读者，其显著特点在于选词精当，释义浅显、简洁、明快、客观，因而也较适合初学日语的人使用。《新明解》初版于 1972 年，1979 年刊出第 4 版，收词 7.3 万，这部辞典在中国亦受到普遍欢迎，究其原因大致有二：1）释义简明、灵活、生动，可谓别具一格。2）标有重音记号，便于初学者掌握，这一点尤为中国日语学习者所看重。不过，正因为它释义灵活，带有说明性，有时难免失之于主观，似多少将编者的臆断带入释义之中。总之，《新明解》是一部个性色彩非常鲜明的国语辞典。瑕不掩瑜，它的优点是主要的，应当予以充分肯定，特别日语掌握到一定程度后再去翻翻《新明解》，一般能读出趣味来。《岩波》亦是一部极为突出的小型国语辞典，初版于 1963 年，1994 年 11 月又推出第 5 版，较第 4 版增加了 1200 个词，共收词 6.2 万。其特点为释义严谨、准确、客观，具有权威性，特别为作家及其他从事文字工作者所青睐，因为从中可以找到基准和规范性，但略微让人感到遗憾的是，该辞典持重有余，带一些学究气味。《岩波》还有一个特点是，只要知道汉字的音读，就可以方便地查到训读，为解决日语汉字难读的问题提供了很大方便。

《三国》、《新明解》、《岩波》三者间的差别，归根结底皆源于各自不同的编辑方针。假若援用《三国》主编见坊豪纪所倡导的“辞書かがみ論”（姑且译为“辞书镜鉴论”）来解释，则三者的区别一目了然。简言之，编纂辞书可以有两种基本的指导性态度：即记录（描写）的态度和规范的态度。前者指对语言的实际使用状态进行如实描写，后者指编纂辞书的最终目的在于努力揭示语言的正确语义和标准用法，以供读者遵循，即追求语言使用的规范性。它们根据一部辞书

的编纂方针和编写者判断的不同而有所差异。有的辞书侧重于前者，有的偏重于后者，有的则谋求于两者的折中和调和。从总体上看，《岩波》所贯穿的规范意识最强，《新明解》次之，《三国》则最具有描写性，即客观性。《三国》和《新明解》虽皆脱胎于《明解国语辞典》，风格却如此迥然不同。当然，注重规范性还是注重描写性，这不仅表现在词条的选定和释义上，同时也表现在用例的选择上。见坊豪纪生前曾极力主张用例是国语辞典的生命，并身体力行。他集毕生心血，靠个人力量独立做成 150 万张用例卡片，其敬业精神令人钦佩。这些卡片对于保证《三国》的质量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现代国语例解辞典》初版于 1985 年底，受到读者好评。继而于 1992 年推出第二版，主编为林巨树。该辞典面向学生及社会一般读者，共收 6.6 万个词，全部是日常生活和学习中必不可少的基础词汇。其特色不仅在于以丰富、确切、简洁的用例对词的用法作立体的说明，而且尤为可贵的是编者精心配置了 1000 余张表格（类义语表，词例表），让人一目了然。另外，在标记、同音词、重音标识等项目的处理上也颇具特色。总之，无不处处为读者着想，可谓煞费苦心。它具备许多其他国语辞典所无法替代的功能，尤其适合初学者，使用极为方便。笔者曾经在东京新宿南口的纪伊国屋书店看到，在摆放辞典的一角，工作人员在三部最畅销的辞典加上了标签。根据笔者留存的记录（1997 年 3 月 20 日），当时热销的小型国语辞典为：《现代国语例解辞典》、《岩波》和《新明解》。

《例解新国语辞典》初版于 1984 年，1994 年刊出第 4 版，由林四郎担任主编。这部辞典主要面向中学生，较上一部所设定读者文化程度略低，共收词 4.8 万个。上世纪 90 年代由三省堂和北京出版社合作出版的《例解日中辞典》（中文版名《例解日汉辞典》）在两国同时出版，大体上以《例解新国语辞典》为底本，由中方组织翻译而成，

亦可供初学者参考（两种文字互为参照）。

小型国语辞典是中国日语学习者特别是大中学生及其他初学者主要利用的参考工具书，建议初学者在初步掌握一定数量的日语单词和初级语法后，首先学会使用《三国》（程度低，客观性强），然后再兼用《新明解》或《岩波》。如果需要参照用例加深对词义的理解或对类义语存有疑惑，可参阅前述两种例解国语辞典。这样，经过一段时间的积累，对词的理解就可以初步做到由浅入深、由抽象到具体、由平板到立体，直至逐步积累起比较可靠的语感来。

《集英》刊行于 1993 年 2 月，是一部比较新且很有特色的国语辞典，收词达 9.2 万条。编者有森冈健一、德川宗贤、川端善明、中村明和星野晃一，阵容齐整，各有所长，涵盖词汇史、方言、语法、表达修辞等诸多领域。辞典最显著的特色表现在：a. 着力在词的用法说明上下功夫，即重视语言的表达功能的描写，而且还使之担负起为使用者的语言表达提供可靠、丰富素材之功能。这一功能上的转型符合现代国语辞典发展之趋势；b. 语法解说精当、实用，且有许多不为其他国语辞典所见的独到之处，很有参考价值。另外，《集英》还是日本国语辞书史上第一部横排的国语辞典，后来者纷纷仿效。对于《集英》，中国读者可能了解不多，日语专业高年级学生若能多查阅此辞典，对提高日语表达能力必定大有裨益。

《新潮》初版于 1965 年，1995 年 11 月推出第 2 版，编者有山田俊雄、筑岛裕、小林芳规、白藤礼幸。收词逾 14 万，其特色有三：a. 如前所述，融现代语与古语于一身，收词量大，涵盖面广；b. 词条的标记以“现代假名拼写法”为主，根据需要再附以“历史假名拼写法”。此外，凡“和語”，皆以平假名标出；凡“漢語”（字音語），则以片假名标出；凡“和語”与“漢語”或“和語”与“外来語”或“漢語”与“外来語”的复合词（混種語），则分别根据它们每一个词

中的各个构成要素之属性用不同文字标出，即“和語”部分用平假名，“漢語”或“外来語”部分用片假名标出来。如“ジュウばこ(重箱)”；“はなキャベツ（花キャベツ)”；“キンペン（金ペン)”。这样大大方便了读者，因为从标记上就能大致知其来源、词构成等方面的信息；c.对词源有详细、可靠的描写，并且尽最大可能从已知最早的出典中选例，即坚持历史追溯主义的方法，使读者对这个词的由来有清晰的了解。这也是一部极有特色、个性鲜明的国语辞典，特别是对于那些对日语史、古语感兴趣的人很有参考价值。

另外，顺便提及，前述《学研国语大辞典》词条数只有10.8万，较《新潮》少近50%，但不论从开本大小还是从其他要素看，前者都要“大”于后者。因此，如前所述，所收词条数的多少并不是判定国语辞典大小的唯一依据。小型国语辞典的平均收词量在5万至7万之间，另有稍稍破格的，如《旺文社国语辞典》（1992年第8版）收词8万，小学馆《新选国语辞典》(1994年第7版）收词约8.3万，后者号称此类辞典中收词量最大者。《集英》和《新潮》的收词量分别为9.2万和14万余，特别是后者，与中型国语辞典的收词量相差无几，故也有人将它视为中型，但二者的开本分别为A5和B6，姑且称之为小型中的特大号。另外，1995年出版的由大野晋、田中章夫编的《角川必携国语辞典》也已经受到瞩目和好评，借用作家井上ひさし的话，这部辞典的个性在于“平实”、“准确”，亦可用以参考。

4．微型。这一类比较特殊，可根据标准的不同分为两类：a.以所收词条数目为基准，大多以小学生为对象的各种冠以《××学习国语辞典》、《××小学国语辞典》之名的国语辞典可归入此类，收词一般在1万至3万之间。另有专门面向初中生的国语辞典，收词在4万至6万之间，亦可划入此类。而小型国语辞典基本上面向高

中生及社会一般读者，收词大体在6万以上。当然，由于读者层次不同，收词量小的辞典释义一般相应地也会更浅显和简洁。b.以辞典开本大小为基准，三省堂出版的由佐竹秀雄主编的《每日简明国语辞典》（デイリーコンサイス国語辞典）可视为此类国语辞典的代表（开本为B7）。其特征在于收词数量虽不少，但字体小，释义极为简洁，多为横排版，体积小，分量轻，便于随身携带，随时查阅。此类袖珍版1995年前后在国语辞典中还不多见。由于三省堂的这部袖珍辞典在市场上很畅销，其他各大出版社也纷纷出版同样类型国语辞典的袖珍版（或称携带版）。

三

下面重点谈谈四种最主要的中型国语辞典，它们分别是：①《广辞苑》；②《彩色版日本语大辞典》；③《大辞林》；④《大辞泉》。其中，《广辞苑》刊行最早，已先后出满五版，在日本国内外一直享有极高的声誉，亦为中国读者所熟悉，而后三种则较新，且皆以《广辞苑》为主要的竞争对手，为赶超《广辞苑》可谓煞费苦心。它们同《广辞苑》间的竞争以及它们之间的竞争可视作当今日本国语辞典激烈竞争的一个缩影。笔者以为，与其分别介绍它们各自的特点或特色，不如将它们进行对比和比较。有比较才有鉴别，这样也许更有助于把握日本四种国语辞典的特色和现代国语辞典发展的某些趋势。先谈一下它们各自的特色。

《广辞苑》初版于1955年，是在1935年博文馆出版的新村出编《辞苑》的基础上由编者全面修订、增补而成的。修订、增补工作共历时7年有余，新增补了许多专有名词、百科条目等，使《辞苑》的面目焕然一新，故取名为《广辞苑》。刊行当初并未引起社会的特别

瞩目。然而不久其知名度及公众评价就急剧攀升，最终一跃而为中型国语辞典中最具有权威性者，几乎成了辞书的代名词，被誉为“国民的辞书”，从而垄断了中型国语辞典市场达30余年之久。《广辞苑》前三版（不含1994年第4版）累计发行900万部，若将它们叠加起来，其高度为富士山的190倍。《广辞苑》之所以能够一炮打响，取得巨大成功的原因固然有很多，但其中最根本的一条在于集普通国语辞典与百科辞典的功能于一身。这种功能的扩大或者说转换顺应了时代发展的趋势；更重要的是它适应了社会各层次、各类型读者的不同需要，拉近了国语辞典与读者间的距离，最大限度地赢得社会各方面广大读者。所谓“国民的辞书”，即此之谓也。换言之，服务于国民（不是服务于少数学者），为国民所用，就是《广辞苑》的成功秘诀。1955年《广辞苑》问世当初，这种编纂思想确实可以说走在了时代的最前沿，与时代的发展同步。此前出版的中型国语辞典中，也有集此两功能于一书的，但不论量上抑或质上，《广辞苑》都远远胜过它们，是一个质的飞跃。简而言之，《广辞苑》的出版具有划时代意义，它给国语辞书出版界带来了变革。

中型国语辞书第二次质的变革可以说是由《大辞林》实现的。三省堂创立于1881年，素以出版教科书、辞书和学习参考书著名。自1922年出版《袖珍简明英和辞典》（袖珍コンサイス英和辞典）以来，三省堂以“辞書の三省堂”、“コンサイスの三省堂”（参看本书《日本的英语辞典》部分）之美名在世人面前逐渐拥有牢固的权威地位。早在《广辞苑》问世之前，三省堂出版的两部中型辞典《广辞林》、《辞海》就曾一直保持畅销势头。《广辞林》如前所述，以多载百科条目见长，共收16万条目；《辞海》（金田一京助编，初版于1952年）则是纯粹的国语辞典，收词12万。可是，《广辞苑》问世不久即就对这两部国语辞典的销售及三省堂造成巨大冲击。岩波书店并不

以出版辞书著称，然而这次却因《广辞苑》一鸣惊人，遽然走到三省堂前面。对此，身为辞书大家的三省堂自然不会无动于衷。岂止如此，用仓岛节尚的话说，可谓有“切齿扼腕”之痛。三省堂遂急忙着手修订《广辞林》，于《广辞林》刊出后的第三年即1958年推出《新版广辞林》，以期挽回颓势，却收效甚微。三省堂的最高局决策层在《新版广辞林》刊出一二年后即认识到这一点。于是便筹划出版一部以《广辞苑》为竞争对手的兼收国语词汇和百科条目的综合性国语辞典，原计划7年内完成。然而，当时谁也没有料到，这部国语辞典（即《大辞林》）从筹划、立目到编纂、出版最终竟花去了三省堂28年时间。

特色是辞典的生命，没有特色的辞典是注定没有销路。为了同《广辞苑》竞争，这部新国语辞典势必要拿出与《广辞苑》迥异的、鲜明的特色才能同《广辞苑》抗衡。以当时还是御茶水大学副教授的松村明为首的编委们在1960年提出的目标是要编一部“立足于现代的为现代人服务的综合性国语辞典”。这一思想不仅贯穿在兼收国语词汇和百科条目的词条项目上（与《广辞苑》相仿），更主要的是体现在语义描写顺序的编排上（与《广辞苑》迥异，是为特色），即立足于现代人对现代词汇、事项的求知需要上，力争对现代语言生活有一个具体、准确的记录和把握。具体做法是：就国语词汇条目而言，凡是古今一直被使用的词汇，先着力描写其作为现代日语的语义，现在已废弃不用的古义或极为褊狭的用法则放在其后再作描写（仅限于现代语，古语叙述则仍按历史顺序，先本义，再引申义，再比喻义）。简言之，即采取“现代语义优先”的描写办法，因为历来国语辞典的语义都是按自古至今顺序编排的。这一做法当时可算一个破天荒的尝试，甚至可以说是冒着很大风险的。不过，1988年10月《大辞林》一经刊出，即受到舆论的首肯和好评。至1995年为止已销出125万部强，约7成是刊出后1年内实现的。如此强劲的销售势头是编委、

撰稿人及所有参与《大辞林》编纂、出版的人所始料不及的，令他们大喜过望。这些数字无可辩驳地证明了“现代语义优先”思想的前瞻性。今天看来，松村明和他的同仁们在60年代提出这一思想的确具有远见卓识。假如说《广辞苑》是以“集国语辞典与百科辞典于一身”这一特色赢得读者、给国语辞书界带来了变革（可谓走综合国语辞典之路）的话，那么《大辞林》则是以“现代语义优先”这一指导思想而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的，较《广辞苑》更前进了一步。《大辞林》的成功亦具有划时代意义，它同样是一场变革。在某种意义上，《大辞林》与《广辞苑》间的竞争与其说是出版社和出版社、编纂者与编纂者之间的竞争，毋宁说是两种指导思想的较量。《大辞林》以“现代语义优先”思想胜，从而赢得市场和读者。说到底，这一思想同《三省堂国语辞典》所贯彻的“记录（描写）主义”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大辞泉》的具体筹划始末不详，但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它亦是以《广辞苑》为竞争对手（筹划要比《大辞林》晚5年）。《大辞泉》在很多方面具备了现代国语辞典的某些特征。在语义描写顺序的编排上，《大辞泉》同《大辞林》基本一致，即坚持现代语义优先的方针，亦可谓走在时代前列。除此之外，《大辞泉》还具备诸多其他国语辞典所不见的特色，有些可以说是非常前卫的，代表了将来国语辞典发展的方向。例如，与《大辞林》相比，《大辞泉》在释义方面不见得有什么高明之处，但在词的用法的描写、解说上确实有高人一筹的地方，即突出加强国语辞典的表达功能。具体说，《大辞泉》专门为读者精心设计了“用法”、“下接語”、“下接句”、“類語”四个栏目，以备查。其中“用法”栏用于辨析类义语，指出它们语义、用法上的差异；“下接語（句）”里罗列所有以这个词条为最后一个语素（词素）的词或词组。“いき（息）”这个条目下配置的“下接語”栏共列有以

下13个词（词组）：“青息吐息、大息、風の息、片息、酒息、死に息、溜息、吐息、寝息、鼻息、一息、太息、虫の息”。再如，“える（得る）”条目下配置的“下接句”栏共列有以下15个词组（短语）：“簡にして要を得る、九死に一生を得る、御意を得る、志を得る、事なきを得る、力を得る、時を得る、所を得る、名を得る、万死の中に一生を得る、要領を得ない、我が意を得る、蛟竜雲雨を得る、虎穴に入らずんば虎子を得ず、二兎を追う者は人兎をも得ず”。“類語”栏则是将所有语义、用法相近的表达形式（不同词类、文体等要素）集中罗列在一起，供读者参考。例如，词条“いそがしい（忙しい）”中的“類語”：“せわしい、せわしない、気ぜわしい、あわただしい、多忙、繁忙、繁多、繁劇、多事多端（忙しい状態・様子を表わす語句）、多用、繁用、忽忙、倥忽、怱々、てんてこ舞い、きりきり舞い、席の暖まる暇もない、猫の手も借りたい。”此外，在“季語”描写上历来中型国语辞典都只是单纯以“季春”等形式标出季节，而不附例。《大辞泉》则对那些很有代表性的“季語”附以著名的俳句例子，它们均采自芭蕉、芜村、子规、虚子等近现代名家的作品。是为另一新颖的特色。另外，《大辞泉》还配有6000余张彩色照片和图表，从而大大增强了国语辞典的可读性，为读者从视觉角度认识、把握词条（以百科条目为主）内容提供了可能性。其实最早开国语辞典附彩色照片之先河的应是讲谈社的《彩色版日本语大辞典》。

1989年11月，即在《大辞林》刊出后1年，《彩色版日本语大辞典》面世，其收词量、开本及篇幅等均与《广辞苑》、《大辞林》不相上下，是一部典型的中型国语辞典，但它附有6500余张彩色照片。整部辞典制版精致，装帧华美，可谓流光溢彩，这都为后两部辞典所不及。特别是那一张张彩色照片印刷精美、清晰，衬以雪白的页纸，

让人赏心悦目，爱不释手。此前各类辞典附有彩色照片、图表的虽不鲜见，但从种类上讲也仅限于百科辞典和有限的一些专门辞典。讲谈社这部《彩色版日本语大辞典》在国语辞典中属于首创，令人耳目一新，出版之初就收到世人和舆论的注目和欢迎。当然，也有人对国语辞典是否有必要配置彩色照片持有异议，但不管怎样，晚于《彩色版》（简称）6 年出版的《大辞泉》亦全面采用彩色照片、图表的事实至少说明，国语辞典附彩色照片的尝试已经收到大多数读者的认可。从根本上讲，《彩色版》的出现一方面是国语辞典相互竞争的必然结果（以新奇制胜），另一方面也必须看到，它的问世是以强大经济实力作后盾的。以每年销售额论，讲谈社可谓日本第一大出版社，拥有雄厚的出版实力，小学馆仅次于讲谈社。早在 1984 年 10 月，讲谈社出版的《大图典 view》就已经让世人大开眼界了，这部辞典开本与《彩色版》相仿，页数仅为《彩色版》的三分之一，却惊人地附有 3.2 万张彩色照片，且印刷精美考究，讲谈社自诩这是世界上第一部全面采用彩色照片与图解的百科辞典。

《彩色版》另一显著特色是配有英文对照，即对所有可能找到英语对译词或译句（包括词组）的词条尽最大可能附以对译词或译句，使国语辞典增加一新的、即和英辞典的功能，特别方便了英语圈读者，为他们理解词条词义提供了一个新的参照系数。不过，有些对译词或译句与原文不尽吻合，失于牵强、生硬，为此受到一些非议，认为国语辞典没有必要配附英语对译。其实，这也在情理之中，两种语言的词单位之间很难找到语义对等的对应词，因为这涉及不同语言和文化间存在着的语言差异性和文化特殊性。不过，如果换一个角度看，最近几年来日本政府及舆论界一直在倡导国际化，整个社会也正朝向这一目标努力。《彩色版》配附英语的尝试是这一努力在辞书界的反映。笔者以为，作为时尚的反映，作为满足日益增多的外国日语

学习者对新型辞书需求的一种手段，作为本辞典的特色之一，《彩色版》的这一尝试值得肯定，关键是今后还应在对译词或对译句的准确程度上再下些功夫。国语辞典是否有必要配附英语，现在下结论似乎还为时过早。《彩色版》总共配有 12 万个英语词汇，编写者用心之良苦由此可见一斑。

总之，《彩色版》以其两大显著特色赢得了众多读者的青睐。到 1995 年为止，《彩色版》（初版）已经销出至少 100 万部以上，基本上获得了成功。其实《彩色版》的全称《彩色版日本语大辞典》已经清楚地昭示了其鲜明的特色——面向国际化社会（冠以“日本语”之名的大型国语辞典此前日本辞书史上可谓绝无仅有）。

以上用较长篇幅介绍了四部主要中型国语辞典各自鲜明的特色。下面拟简要地将这四部国语辞典作一比较，从见诸它们之间的共性中，亦可捕捉到现代国语辞典发展的某些新趋向和新特点。

四

笔者将从收词、功能、装帧三个方面比较。为节省篇幅，下文以简称。即，《苑》（《广辞苑》）、《林》（《大辞林》）、《泉》（《大辞泉》）、《彩》（《彩色版日本语大辞典》）指代。

1. 收词。

多、全、新是这四部国语辞典的共同点。首先，从收词量上讲，四部收词均在 20 万以上。其中《彩》最少，约为 20 万，但它另配有 12 万条英语词汇，从它所囊括的信息总量来说实不下其他三种。收词最多的是《林》（第二版），达到 23.3 万条。《苑》1991 年出第 4 版时达到 22 万余条，当时这是最多的。《林》（初版）和刚出版的《泉》皆为 22 万余。其次，从收词范围看，四部皆为综合性国语辞典，即

兼收“国语”和“百科”条目，收词包括现代语（含俗语、惯用语、谚语）、古语、方言、外来语、人名、地名、动植物名、新词、流行词、社会事件名称等，涵盖社会文化各个领域。当然，词条选定上各部辞典的收词原则、方法上皆有所不同。另外，一部辞典收词得当与否，还取决于它对于新词、流行词的态度如何。收录多少新词、流行词，怎样记录描写它们，这是判定一部辞典是否具有反映时代和社会生活的“晴雨表”之功能。为了跟上时代步伐，《苑》每次新版都要删掉一些古语和死语，补充大量新词和流行词。《林》和《彩》的第2版的增删更是不遗余力。新版序中二书都无一例外地将出新版的原因直接归结为这七八年来日本乃至世界局势的巨大变化（如昭和时代结束、东西德统一、海湾战争、苏联解体等）。可见它们时刻把握时代脉搏，做时代、社会、生活发展变化的“晴雨表”。此外，在对“らぬき言葉”的处理上亦体现了一部辞典是否紧贴现实生活，1991年第4版《苑》并未收入，1995年《彩》（第二版）亦未提及，唯独《林》和《泉》都收有“らぬき言葉”词条，《泉》立目有5个词“見れる”、“来れる”、“着れる”、“出れる”、“寝れる”。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林》第2版还将“らぬき言葉”本身作为一个词条，这在日本辞书史上尚属首次。

2. 功能。功能的多元化是这四部国语辞典的共性。其中，《泉》最新出版，功能也最多，号称兼具18种功能。《彩》其次，有14种功能，《林》最少，但也具备12种功能。当然，它们各自的标准不尽相同，但大致说来，这几种辞典共有的功能有以下几种：①现代语；②古语；③外来语；④汉语词；⑤地名；⑥人名；⑦动植物名；⑧ABC缩略语等。《林》标有重音，在第2版中还增加了颜色名和日本地图/世界地图。《彩》配有英文，《泉》则兼具类义语（近义词）辞典的功能。功能的多元化不仅表现在词条的记录描写上，亦体现在

辞典的附录中。最典型的莫过于《彩》,《彩》正文之末以“特集”形式将以下四类内容纳入其中，非常实用：①“ことばのきまり”；②“ことばの使い方”；③“ことばの資料便覧”；④“アルファベット略語集”。共占篇幅162页。仅就“ことばの使い方”来说，就有以下内容：①“手紙の書き方”；②“英文手紙の書き方”；③“英文カードの書き方”；④“英文あて名の書き方”；⑤“包みの表書き”；⑥“原稿用紙の書き方”；⑦“校正のしかた”；⑧“スピーチのしかた”；⑨“敬語の使い方”。

3. 装帧。如上所述，收录了彩色照片、彩色套印图表使读者赏心悦目，这是商业竞争以及科技进步导致印刷出版手段进步之必然结果。《彩》、《泉》自不待言，就连《林》这次也略施淡妆呈现在读者面前。另外，各家在竞争手段上各不相同。《泉》为新版辞典，其显著的特色是天头留得很宽，文中字体为同类辞典中最大的，以便阅读。《林》第2版较初版增加了224页，但实际内容的增加量却不止这一比例。因为版面作过调整，每一页字数增加了。《泉》和《林》皆近3000页，特别是《泉》的纸张厚，到了装订的极限。这四部辞典中最轻要数《苑》第4版，最重的要数《彩》。总之，怎样在有限的空间里承载最大的文字信息量，而且分量又不很重，是每一部辞典的编者、版式设计者最伤脑筋的地方。

以上简要地介绍了四部中型国语辞典各自的鲜明特色和表现在它们身上的某些特性。这些特色以及共性的形成一方面是日趋激烈的商业竞争的产物，另一方面也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使然，具体说来就是：①时代前进的步伐加快，促使语言变化加快；②新时代人们对新型国语辞典的需要日益迫切，呼唤有注重表达功能的新型国语辞典问世；③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特别是印刷出版手段的现代化为新型国语辞典的出版提供了可能性和技术保障。

五

近代国语辞典自《言海》算起迄今已历经了100余年。国语辞书的编纂、出版也已逐步趋向成熟。现代社会是一个瞬息万变信息泛滥国语辞典需求多元化的社会。现代及将来的国语辞典发展方向或者说发展趋势会是怎样的呢？岩波书店的增井元曾经于1993年11月在日本“词汇辞书研究会”上做出过预测：①“読解のための受信型辞典から表現のための発信型辞典へ”；②“国語辞典から日本語辞典へ”。前者即是由“受动型”向“表达型”转化（如《集英社国语辞典》、《大辞泉》），后者即是面向国际化社会（如《彩色版日本语大辞典》）。尽管还有许多理论问题需要阐述，但作为主流、大的方向，笔者认为这样的预测还是准确的。

参考文献

1. 山田忠雄（1967），《三代の辞書——国語辞書百年小史》，三省堂。
2. 倉島節尚（1995），《辞書は生きている——国語辞典の最前線》，ほるぷ出版。
3. 辞典協会（1995），《優良辞典　六法目録》，No. 46。
4. 三省堂（1995），《ぶっくれっと》，No. 117。
5. 小学館（1995），《本の窓》，増刊号。
6. 沖森卓也ほか（1996），《日本辞書辞典》，おうふう。
7. 武藤康史（2001），《明解物語》，三省堂。

《日本国语大辞典》的诞生

2000年11月，世人期盼已久的《日本国语大辞典》（以下简称为《日国》）第2版隆重登场。《日国》初版于1972年，第2版问世距初版已过了近30年。在此期间，日本国内对日语的研究、特别是对日语历史的研究已取得了长足进步，并且现代日语本身发生了很大变化，读者对这部历史辞典的需求也发生了变化。为此，从约10余年前，小学馆就已开始筹划第2版的出版。

谈起《日国》，就不得不说起其前身——由上田万年和松井简治二人合编的《大日本国语辞典》。虽说是两人合编，但彼此见解不完全一致，并且据说主要是由松井简治一人承担，上田万年只是挂了个名，这一点从松井简治在修订版的自序中也能得到证实。上田万年虽比松井小几岁，但留洋回来，又是当时日本语言学界的泰斗级人物，在当时学术界的地位比松井简治要高。他主要负责和出版社富士房商谈出版事宜。总而言之，松井简治负责编纂这部辞典，与富士房发生关系则是上田万年的努力，还得力于芳贺矢一。①

松井简治1886年独自来到东京，学习英语和德语，时年23岁。3年后作为帝国大学文科大学教育学科特约生入学。翌年7月成为帝国大学国文学科选科生。1901年就任学习院教授。据说他编《大日本国

① 芳贺矢一（1867—1927），日本国文学家。

语辞典》的背景，是因为NED的出版给予他很大刺激；还有一个促使他下决心的因素是《言海》的问世，但这些都不过是后人猜测。据惣乡正明《辞書漫步》中说，松简的朋友国语学家芳贺矢一到美国访问时曾参观韦伯斯特故居，他将照片赠送给了松井简治以示激励。

松井简治为编《大日本国语辞典》所作的准备是非常周全的。他先详细搜集资料，完成索引便览的编制等工作，然后再动手编纂。这种设计模式源于他受NED所收例子十分丰富的刺激。松井是把《言海》当作反面教材看待的，他的目标是编一部贯穿历史主义的国语辞典。搜集资料总共花去约6年时间。据《松井本静嘉堂国书分类目录》，他个人藏有“和书”5902部，共17016册。他认为校订“国书”和“制作索引”是非常必要的，是编写历史辞典的基础。这些观点反映在他的论文“国书的索引”（收入《国学院杂志》）里。他编的索引包括从“日本书纪索引”到“佩文韵府”，甚至还包括像“源氏物语索引”、“近松全集索引”这样大部头作品的索引。后来又花约5年时间为主要文献制作便览索引。可见他的工作是非常细致和扎实的，这与山田美妙匆忙编《日本大辞书》形成了鲜明对比。他一共搜集了40万个词语，但嫌太多，最后选定20万个。

据富士房五十年史上刊登的题为“《大日本国语辞典》从着手编纂到完成”的编年作业记录。松井的作业步骤是这样的：

1892年　从这一年开始大约花6年涉猎收集参考书；

1898年4月　从这一年开始大约花5年制作参考书的便览索引；①

① 松井论文刊载于明治31年，而其开始编制可能在此之前。但富士房负责人长谷川福平的回忆录认为，松井从明治18年开始动手到1915年印刷，总共准备了30年。未免夸大。

1903 年 7 月　开始编纂。此后直到第一卷出版为止一直同步进行校对；

1914 年 10 月　稿子几乎全部完成。

[着手印刷后]　1915 年 10 月　发行第 1 卷/1916 年 10 月　发行第 2 卷/1917 年 10 月　发行第 3 卷/1919 年 12 月　发行第 4 卷/1920 年 2 月　着手编制索引/1928 年 4 月　索引校对完毕/1928 年 9 月　发行索引。——前后一共花费 36 年。

自从 1915 年初第一卷问世之后，几乎以每年一卷的速度出书，作者付出了巨大的努力，这种努力用富士房老板坂本嘉治马在“追怀七十年”里的话说就是“人力の最善”（达到人力的极致）。而且每一卷都是超过千页的大部头辞典，简直令人难以置信。第 4 卷之所以晚了一些，是因为篇幅为 1642 页，较前三卷 1200多页要多。

松井简治编纂《大日本国语辞典》时，正同时兼任学习院教授。过了 30 岁，可谓正当年。那个年代，人生是以 50 岁为单位的。这意味着，他把余生 20 年用在了这部辞典的编纂上。1903 年他正式开始编纂已经 40 岁了。该辞典收录有 20 万词，计划是以 1 年完成 1 万词的解释为依据的。惣乡正明《辞書漫步》提到，一年工作以 300 日计，1 日就要完成 33 个词，他在学校还有工作（兼任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还担任评议员，为指导学生还要四处奔波），用于辞典的时间只有早上。每天早上他 3 点起床，上班前的 5 个小时，他以 1 小时 6 个词的进度工作。只要 1 天偷懒，第二天就要做 66 词，三天就是 99 词，不得有丝毫懈怠。为了弥补就只能利用暑假，从早到晚干 10 个小时。他说：“母亲抚育孩子时，是非常疼爱、非常高兴地去做。我也是如此，觉得很有意思，很愉快，一点也没有

感到痛苦。"[1]松井在东京女子师范学院，当有人问起他编辞典的苦衷时，他只是轻描淡写地说，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只是一天坚持编写33页，共持续了20年；我乘电车时，或访问别人等人时，或上厕所时，我都不忘校对。因为用红墨水的缘故，手指头一直都是红红的。

《大日本国语辞典》出版后立即引起社会各界极大反响，被誉为"国宝般的大辞典"（时事新报）。当时广告词称之为："大正学海的超弩级舰"。1915年10月18日《东京朝日新闻》称其"辞书界的狮子王"，对其规模之巨的赞叹溢于言表。在《大日本国语辞典》出版会上，大隈重信[2]列席致辞，著名汉学家服部宇之吉[3]在序文中也对作者完成这部著作所付出的巨大劳动大加赞赏。

从《言海》到《大日本国语辞典》时隔30年，将两者对比，发现很多有意思的地方，分别代表辞典两种风格和两个方向。简单地说，从条目上的差距和出典的有无，就能看出二者的巨大差别。首先，辞典的收词规模就大不一样：《言海》收4万词目，《大日本国语辞典》是前者的5.5倍，达到22万个条目。如对五十音图的"あ"的说明文字在《言海》中只用了6行，但《大日本国语辞典》则花费了百行的笔墨，二者差别可见一斑。其次，《大日本国语辞典》是日本近代产生的真正意义上的历史辞典鼻祖。松井曾经回忆："《大言海》的大槻博士生前见到我时，说'想找机会与君好好切磋一下编辞书的甘苦。这种甘苦只有编过辞典的人才明白，我很佩服你的国语辞典对词语出典的记录，我一直想以词源为中心'。但后来由于种种原

---

① 引自惣乡正明著《辞書漫步》（1987，东京堂出版），p.140（引者译）。

② 大隈重信（1838—1922），政治家，1888年任外相，早稻田大学的创立者。

③ 服部宇之吉（1867—1939），汉学家，曾留学中国，致力于运用西方哲学理论研究中国思想。

因，我们没有能够得到充分交换各自甘苦的机会，现在想起来也都非常遗憾。"[①]而《言海》尽管古语色彩很浓，但一般仍然把它看作现代国语辞典的开端。

1972年小学馆推出的《日本国语大辞典》是《大日本国语辞典》的发展，很大程度上继承了前者，这一点从松井的孙子松井荣一主要参与了这部辞典也可以象征性反映出来。《日国》的筹备工作始自1961年，正式对外公布则在1964年。筹划之初语言学家金田一京助出席了会议，编辑顾问有金田一京助、佐伯梅友[②]、新村出、时枝诚记、西尾实[③]、久松潜一[④]、诸桥辙次、山岸德平[⑤]等诸位国语学大家，编委有松井荣一等人。中间曾一度停止，原计划出30卷，为时80年。从结果看，撰稿合作者达2000人，耗费10余年的时光。

《日国》发售当天的11月15日，报纸刊载广告："传达日本文化与民族之魂的真正的国语辞典诞生了"。著名作家井上靖写了推荐文章，认为出版《日国》是"昭和文化史上的一个大的事件"，寥寥数语便作出基本定位。可见"文化"是深入理解《日国》的关键词。出版之初打出这样的口号："日本<u>文化</u>之集大成，永远的<u>文化</u>遗产。"在辞典的序言中，编者也说："国语辞典象征着一国之<u>文化</u>。可以说（一国）有无真正的国语辞典，或者在该辞典的性格中即反映了该国的<u>文化</u>水准，在思考<u>文化</u>和语言的关系时，国语辞典在继承一国的<u>文化</u>、将它传至将来的过程中所承担的作用极为巨大。"[⑥]不长的一段话里竟

---

① 转引自仓岛长正（1997）（上），p. 163（引者译）。
② 佐伯梅友（1899—1994），国语学家，国文学家。
③ 西尾实（1889—1979），国文学家，国语教育学家。国立国语研究所第一任所长。
④ 久松潜一（1894—1976），国文学家。
⑤ 山岸德平（1893—1987），国文学家，主要研究源氏物语、五山文化、江户汉诗等。
⑥ 引者译。

四次出现“文化”一词。

辞典如何体现文化？这就要涉及国语辞典的包括收词、词例以及释义等在内的模式问题。近代日本辞书人总有一种情结，就是没有像西方传统的类似OED那样追溯语言历史的辞典，《日国》出版的意义首先就在于它成了日本第一部OED。在辞典出版之际，4个编委召开了题为“《日本国语大辞典》的编纂及其意义”的座谈会，他们是见坊豪纪、林大、松井荣一、山田严。山田认为，《日国》接近于新村出的辞书理想，比新村设想的50年完成日本的NED早了10年。而时任《日本国语大辞典》总编辑的仓岛长正则认为，至少在发音、词源、方言等的描写上是这样的，但不论体裁、分量都不能不承认《日国》并没有取得飞跃性的进步。会上，林大和见坊豪纪都谈到羡慕西方采用计算机编纂，①预想日本下个世纪也会出现计算机编纂的更大规模的历史辞典。前者早已实现，计算机技术突飞猛进，电子排版早已普及；而后者即大规模历史辞典却一直遥遥无期。幸好出了第2版，多少向着理想又前进了一步。

《大汉和辞典》编者诸桥辙次也对《日国》问世给予高度赞赏。问世前夕的1972年10月16日《朝日新闻》上有诸桥辙次的推荐：“本书是学界众多的精锐之士常年艰苦劳动编纂而成的作品。词语解释上贴切简明自不待言，资料丰富，引例精密，在所有方面都接近完美，诚可谓国语辞典中的金字塔。”②小学馆在刊登这篇推荐文时使用了“日本辞典界的金字塔”。诸桥辙次意识到他自己编的是汉和辞典，才选择了“国语辞典”这个辞。他还欣喜地说：“我的大汉和兄弟出生了，我真高兴。”③诸桥辙次对编辑始终十分关心，作为顾问，编纂

---

① 当时法国正在用计算机编《法语宝典辞典》。
② 转引自仓岛长正（1997下），p.38（引者译）。
③ 同上书，p.39（引者译）。

期间他两次造访编辑部，要求对日本"汉语词"予以特别的关注，如"これはさておき（閑話休題）"。这是他的《大汉和辞典》所无力完成的。山岸德平建议加入江户时期的地方词汇。金田一京助则主张对语音、声调加上标记。时枝诚记认为，辞书应该是用来"读"的，所以提出要重视日语标记的多样性。佐伯梅友和久松潜一都对《日国》出典详细、例子丰富、有关出典的解说详尽的特点大加赞赏。如《日国》对一个词目的平均解说词是146个字，而《大日本国语辞典》仅为其半，约73个字。从总字数来说，《大日本国语辞典》篇幅为1600万字，《日国》全文字数达到了6700万，是前者的4倍。

《日国》非常具有特色的是关于词目的附属性描写，如"方言""词源说""发音""古辞书"等栏目。以下是各栏目所涉及的条目数量。

词源说		8500
方言		34500
发音	标准声调	244200
	现代京都声调	69600
	声调史	4830
	语音史	534
古辞书		37537

《日国》第2版正式着手改订于1990年，是OED第2版（20卷）出版的次年。在发音标注上进一步充实了。上代特殊假名拼写规则中的甲乙区别也标注上了。还添加了索引别卷，收"汉字索引"、"方言索引"和"出典一览"。就"出典一览"而言，第2版从3万多种文献中搜集用例，其中约6000种文献提供了书志信息。第2版先

后动用了3000名专家合作。从开始筹划第1版算起，整个过程达40年。从第1版出版算起（1972—1976年）也有25年了。《日国》初版和第2版问世之间30年里，日本社会、语言等方面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比如JIS（日本工业规格）的制定，计算机文字处理技术的发展，常用汉字表、人名汉字、现代假名拼写法等的颁布，便携式电话、电子邮件等信息化方面的动向等。

改版后的《日国》有以下特色：

1. 充实了用例。

重点放在特定领域和特定时代的词条扩充上，其总条目数达到了50万（45万）条。具体说，增收了约3.5万个中世到明治时期的汉语词、近世近代的口语和复合词等，5000个方言词和2万个新词、百科词。如果把方言条目里的异形词也算进去，收词总数则达到约60万个。用例数目则达到了100万（75万）。新收集的50万个例子，第2版采撷其半，即25万个。

所引用的文献总数达到3万种。第2版还特别注意从以下文献中采集用例：平安时代到明治时期的日本汉文、汉语词资料，从奈良时代到江户时代的历史文献史料，中世到近世的口语资料，近世初期的俳谐，明治时期的报纸杂志、翻译词资料，大正到昭和初期的流行词新词辞典以及近现代文学作品。

2. 对用例的出典，第2版标出文献成书年代或出版年代。

这被称为“壮举”，堪与OED比肩。这是日本国语辞典采用此方法的第一部，具有划时代意义，可藉以对日语语言历史和时代变迁一目了然，然而其不完善处也一直是日本人自愧不如的心病。

3. 第1版里有“词源说”栏目，第2版加上了“语志”、“辞书”、“标记”、“同训异字”栏目。

“语志”栏，由全国350名国语、国文学者执笔，涉及5000个条

目，关于词语的变迁、同类义语之间的关系，以及日本人接受一个词时对其印象的历史，这基于最新研究成果。

又充实了以下几个栏目，即“词源说”、“发音”和“辞书”栏。辞书栏将收录该词的辞书名一一标示。第1版该栏目名为“古辞书”，因为只收古代各种汉和字书、《节用集》等，此次把范围扩大到《日葡辞书》、《和英语林集成》、《言海》，故栏名改为“辞书”。

以下栏目是新增加的，即“上假名”、“标记”、“同训异字”栏。“上假名”栏，将“上代假名特殊拼写法”中有甲乙两种假名区别的标示出来。“标记”栏，把古代自平安时代开始到明治时期有代表性的辞书中的标记罗列出来，并且告诉出处。“同训异字”栏，涉及550个词，标示出汉字的词义、复合词及古训。

4. 吸收了小学馆之后很多辞典（30部左右）的既有成果。特别是《故事谚语大辞典》（故事ことわざ大辞典）的索引和各种国语辞典。《日本方言大辞典》为第2版的计算机化铺平了道路。大幅度增加了方言条目，约10万个（异形的包括在内）。这是将《日本方言大辞典》（小学馆）纳入其中的结果。1000多个方言集。

5. 亦可作为百科事典使用。因为第2版增补了大量包含各领域的百科条目，可当作“人名事典”、“地名事典”、“植物事典”、“动物事典”、“书名事典”来用。特别是动植物例子增加很多，还增添了很多图版。

《日国》第2版在“后记”里还对未来的第3版做了设想。在“面向下次改订”一文中，提出“将来同书版辞典一样，要下功夫搜集词汇和用例，进一步推行电子化，在此基础上谋求更加准确系统的词义用法的解释，同时还要比以往更进一步地进行扎实、仔细的核对工作。”

日本近代上田万年和新村出的辞典理论均为深受NED刺激的产

物，松井也受到NED的刺激。广告词中有和英国OED一比的流露，这是日本人挥之不去的情结。在《日国》问世之前，有平凡社出版的日本现代辞书史上收词最大的辞典《大辞典》。昭和时代日本出版行业正值“元本”①时代。借此东风，平凡社出版了《现代大众文学全集》60卷，一举获得成功。继而平凡社又策划出版了《世界美术全集》36卷。但后来由于经营不善，加之“元本”时代已处下风，开始入不敷出。尽管如此，社长下中仍计划以每月1册的速度出版《大百科事典》。这部辞典获得了很大成功，使平凡社起死回生，仅以半年准备便于1931年11月推出了第1卷。在此成功的激励下，《大辞典》又匆忙上马。社长下中本人曾长期担任中学国文教师，从自身的经验出发，他认为“国语辞典＋百科条目”才是最好的语文词典。《大辞典》以《大百科事典》几乎一样的速度于1934年9月推出了第1卷，旋即得到了包括上田万年和新村出等人的大力赞赏。原计划只出24卷，后来出了26卷。尽管曾一度中断，但仍然坚持到最后。中断时，下中不得不辞退三分之一职员以节省开支。下中为之心力交瘁，连头发都愁白了。从结果上看，《大辞典》虽然很粗糙，但仅用了两年便告完成，这种惊人的努力和速度即使在今人看来仍令人惊讶。

该辞典的特色在于内容上囊括了百科词语、动植物、方言等所有领域的词语，达到70万个条目。词目采用表音式，全部用片假名，还用了长音符“—”。新村出对此有很大期待。《大辞典》早于他编纂的《辞苑》半年问世。他一直期望日本能有一本和英国OED（NED）相媲美的大型国语辞典。在这部《大辞典》编纂过程中，他受委托负责采录《日葡辞书》里的例子。尽管和自己的理想有出入，但他仍然

① 一日元一本。

持肯定态度。这种穷尽资料的做法为以后日本国语辞典的发展奠定了有益的基础。

2002年5月《日国》网络版问世，还成立了“日国友の会”，旨在呼唤和动员社会力量，尝试在网上呼吁搜集用例，这在日本辞书编纂史上堪称一大进步。在动员社会力量这一点上，《日国》比OED晚了2个世纪，但毕竟迈出了一步。1976年《日国》获得了“每日出版文化奖特别奖”。

明治时期第一部官撰国语辞书《语汇》失败后，日本政府一直不忘由官方出面组织辞典编纂。这一产物即《大语志》。1948年国立国语研究所成立之后，为编纂国语大辞典，开始着手基础研究工作。1977年国语辞典编纂委员会成立，1979年又建立了“准备室”。但进展不大，计划没有如期进行。1983年第6期《日本语学》杂志刊载了“关于‘日本大语志’的设想”一文。鉴于日本国语辞书中例证不足的缺点，当时负责准备国语辞典编纂的飞田良文提出分三阶段实施的构想，分别完成：1）分领域的用例集（不同资料的用例集）；2）日本大语志（用例辞典，即综合用例集）；3）辞典。总之，国研打算把《大语志》编成例句丰富的集大成之作。首先计划完成两个“总览”的编纂。第一个是《国定读本用语总览》，副标题《国语辞典编辑资料Ⅰ》，于1985年出版。余下的在1996年之前陆续出齐。加上1997年的总集，一共有12卷（6期）。该《总览》涵盖了（1904年到1949年）日本文部省编纂的小学国语教科书（6种）中所有的用语（3.2万个词）和用例（60万个），构成了从明治到战后的语言使用资料宝库。这是一项基础性工作，利用价值很高。1997年三省堂还出了全12卷CD-ROM版。第二个总览是近现代和当代文艺作品报刊杂志中的《用语总览》。据说，光编这两个就要花费100年。

1985年12月，日本国立国语研究所正式向公众宣布，要花100

年时间编纂例解式国语辞典，以期超越欧美。1988 年国研成立了国语辞典编辑室。现在国研已经部分完成了明治时期曾产生过广泛影响的《太阳》杂志的语料库建设，这也是为了解日语百年来书面语变迁情况而进行的工作。但由于工作量过于庞大及其他因素，现在国研对这部曾受到人们关注的超级《大语志》闭口不谈，似已偃旗息鼓，至少已淡出了人们的视野。但不管怎样，随着计算机技术的进步、语料库建设以及网络的普及，超过《日国》并且更便于人们利用的新型历史描写辞典一定会问世的。

参考文献

1. 山田忠雄（1967），《三代の辞書——国語辞書百年小史》，三省堂。
2. 倉島長正（1997），《「国語」と「国語辞典」の時代（上下)》，小学館。
3. 松井栄一（2002），《出逢った日本語・50 万語—辞書作り三代の軌跡》，小学館。
4. 倉島長正（2003），《日本語百年の鼓動—日本人なら知っておきたい国語辞典誕生のいきさつ》，小学館。
5. 陆尊梧译述（1981），“日本国语大辞典编辑座谈会”，《国外语言学》3。

汉和辞典的性质、种类及发展方向

一

顾名思义，所谓汉和辞典，即是沟通“漢”与“和”这两种语言或语词或语言要素间信息的辞典。这里的“漢”是指日语中的“漢字”或“漢語”,[①]大多数情况是二者皆包括在内，即“漢字”和以汉字为要素构成（或形成）的“漢語”词。有不少初学者以为汉和辞典是双语词典，就是中日辞典。这是误解，不准确。至少在现代，除了极个别汉和辞典[②]外，大多数汉和辞典主要着眼于日语中的汉字、汉语词而编纂的。

同“英和辞典”、“独和辞典”相比，汉和辞典虽也冠以“×和辞典”之名，但不同于普通双语词典，因为它是以日语中的汉字为经纬编织起来的。并且，现有大多数汉和辞典还收有以这个字为词头[③]的汉语词（日语作“熟語”），其中包括所谓“和製漢語”词，并且一般不收和语词。可见汉和辞典与双语词典不同，与普通国语辞典亦有所区别。

追溯日本辞书发展史，近代以前日本辞书编纂是在中国辞书影响

① 这里的“漢語”是指日语中的音读汉字词（包括“和製漢語”等），即“字音語”。

② 如后面将要提到的《用于读汉语文章的汉字典》等。

③ 如后面将要提到的《汉和大字典》等。

下发展起来的。特别是“镰仓幕府（建立于 1192 年）以前的几百年中，以传入的中国辞书为蓝本，编制汉字辞书是这一时期辞书的主要形式”。①日本辞书史上是先有汉和辞典，然后才有国语辞典，②直至近代受西方影响才出现像《言海》这样的近代国语辞典。对于古代日本人来说，接受汉文化影响最大也是最直接的障碍便是汉字、汉语词，因而对汉字、汉语词的学习和研究始终被摆在非常重要的地位。即使到了近代，情况依然如此。

另一方面，反过来也应该看到，原产于中国的汉字、汉语词汇对日语的形成、发展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这种作用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是再塑造作用。③在长期吸收、融入的过程中，汉字、汉语词逐渐被和化，有不少与汉语中的汉字、汉语词汇已经有所不同。最初的汉和辞典基本等同于双语词典，因为它仅仅涉及两种互不干涉语言间的对译，但随着汉字、汉语词的逐渐融入、和化，汉和辞典逐渐失去了它作为双语词典的固有性质，转而成为国语辞典。因为汉字、汉语词已经成为日语中的一部分，在一定意义上，对汉字、汉语词作解释、说明就是对日语作解释和说明。再则，在文化方面，汉字、汉语词汇以及以它们为媒介的中国文化对日本文化的影响也是非常巨大的。

这些因素决定了汉和辞典产生的必要性。特殊的需要决定了特殊的形式。汉和辞典的侧重点在于“字”，采取以字带词的形式，因而它在性质、构造上与普通的国语辞典不同。不能简单地认为，抽掉国

---

① 引自陈炳迢“原文《玉篇》及其与中日文化交流”，《辞书论集——上海市辞书学学会论文选》，1982 年，知识出版社，p. 136。

② 院政期成立的《色叶字类抄》为第一部。

③ 参看拙文“浅谈汉字、汉语词汇对日语的再塑造作用”，《日语学习与研究》，1998 年第 4 期。

语辞典中的和语词条目，剩下的部分就是汉和辞典了。汉和辞典有自己的特点。比如，同国语辞典中的汉字条目相比，收字量上就有很大差别。国语辞典中单字一般最多收约2500个，而汉和辞典就要多得多，即便是小型辞典也收1万字左右；其次，汉和辞典在有关字的信息处理上也要较国语辞典更为详细。举例来说，一般含有关于汉字的部首、笔画的信息，对于有数个字音的汉字给出应如何区别其不同字音的信息，以及关于这个字的成立始末、即字源方面的信息。

二

日本最早的辞书据载为《新字》(682)，但仅见载于《日本书纪》，迄今未发现其真本。现存最早的辞书为《篆隶万象名义》，空海撰，系以中国《玉篇》为基础而成，是为字典。性质上与其说是汉和辞典，莫如说是“汉汉辞典”更妥，即以汉字注汉字。最早的严格意义上的汉和辞典肇始于冠以“漢語抄”之名的一系列辞书，如《杨氏汉语抄》，现已不存，仅见于其他辞书、典籍之引用，[1]成书时间要早于《篆隶万象名义》。“汉语抄”编纂目的在于标示出与汉字对应的“和训”。尽管这类辞书的收词量、排检法、体例等皆不得而知，但因载有和训，姑且算作汉和辞典的雏形。早期汉字传入日本时，意义、用语变化不大，所以它们基本上可归入对译词典范畴。

完成于平安时代中期的《新撰字镜》才是现存最早初步具备了汉和辞典特征的一部重要辞典，共12卷，由南都奈良之僧昌住撰述而成。这部辞典最初由作者将注释佛经词汇意义和发音的唐玄应撰《一切经音义》按便于日本人使用的原则重新编排组合，并且糅入了《玉

[1] 如《和名类聚抄》中有200余处引“汉语抄”。

篇》、《切韵》等中国辞书部分内容，于昌泰年间（898—901）完成的。所收字数约为2.1万个，字头主要按部首分类，其中也有按意义分类的部分。虽然它基本承袭了中国字书的形式，但它用真假名即万叶假名标示出和训，这一点上与《篆隶万象名义》有根本不同，也是其所以被当作现存最早汉和辞典的重要依据。

《新撰字镜》的核心部分照搬了中国辞书，并且其最初编纂目的主要是为了供僧侣读经之用，故所录词汇较偏。从总体上讲，尽管载有和训，但它作为一部专门面向僧侣这一特定读者群的“汉汉辞典”的色彩更浓。《新撰字镜》的另一大特点是收录了大量国字，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汉字在日语中的融入在量和质上均已达到比较高的层次。较晚了约40年的《和名类聚抄》是真正面向普通读者的称得上标准汉和辞典的辞典。其版本有10卷和20卷本两种。该辞典引用众多的汉籍、佛典，对汉字的发音、意义或用法进行说明，最后用真假名标出“和名”。像这样以“和名”为主要内容之一的辞典的出现在日本辞书史乃至日语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另外，从体例上看，该辞典所收词按照“天部、地部、水部、岁时部”等意义项目分类；“部”之下再进一步分出“景宿类、风雨类、神灵类”（10卷本）等小类。从分类方法中可以窥知，它既有从中国辞书借鉴的一面，又有独创的一面。类名上的特点还可窥伺到它已经具备百科辞典的某些要素。此外，从所收词目分布来看，尽管儒学经书、佛经中的词汇占压倒多数，但另外还收录了日本独有的官职名、日本的地名等百科词条，由此可推知当时日本人的确把它当作百科辞典来利用。正是在此意义上，可以说《和名类聚抄》已具备了现代汉和辞典的主要性质特征，真正实现了汉和辞典由对译词典向“汉和”辞典的转型。从日语史上看，至此汉字、汉语词汇已经初步完成了和化，成为日语以及日本人语言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从《和名类聚抄》中可以看到这种和化

或者说本土化的痕迹，以及编者为适应这种本土化要求而做的努力。

如上所示，在中国辞书的直接影响下，日本人自平安时代起就已编纂辞书。一开始是模仿，编纂所谓音义类字书，然后逐渐向兼顾日本的汉字、汉语词意义用法的方向发展。他们引用参考最多的中国辞书恐怕就是《玉篇》（在中国已佚）了。中世乃至近世，冠以“××玉篇”之名的辞典很多，这不仅标榜其权威性，更重要的一点在于《玉篇》是他们编写辞典的基本蓝本和依据。著名的比如中世的《倭玉篇》、《玉篇略》。特别是前者，“江户时代（1603—1867）《倭玉篇》经补充修订重新刊行，成为汉和词典的代表作。至于《玉篇》在日本编制汉和词典中的间接影响，更是十分广泛。”①除前面提到的《和名类聚抄》外，还有《字镜》、《典钞》、《三部经音义》等。即便近代即明治时期，《玉篇》这种示范、蓝本般的作用，或者说影响依然存在，此类辞书仍然占据汉和辞典的压倒多数，如《新增字林玉篇》等。除此之外，近代还出现了专为满足日常查检需要的普及型汉和辞典，如《汉语二重字引》等。为便于文化水平低的人使用，编者还将汉和辞典的排列方法改为按“イロハ”顺序编排。

然而，今天看到的大多数汉和辞典在收词、释义、体例上都不同于上举各种汉和辞典。这是因为明治时期出现了在收词、释义以及体例等诸方面均以中国《康熙字典》、《佩文韵府》为蓝本的汉和辞典，借鉴前者的尤多，从而摒弃《玉篇》的旧框架，成为当时直至今日汉和辞典的主流模式。是为明治时期汉和辞典编纂上的另一重要特点。

《康熙字典》传入日本不久，由于仅靠进口远远不能满足需要，故而日本也开始了《康熙字典》的出版。早在1775年就已有和刻本问世，距《康熙字典》问世仅仅隔了约60年。在以《康熙字典》为

① 同前引陈炳迢文，p.137。

蓝本的汉和辞典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03年三省堂出版的由重野安绎、三岛毅、服部宇之吉监修（主编）的《汉和大字典》，这也是日本辞书史上的第一部以“汉和”命名的汉和辞典。它收字完全依据《康熙字典》，收词则参考了《佩文韵府》。《汉和大字典》为日本现代汉和辞典的编纂、出版树立了榜样，在形式和内容的确定上开了先河。此后，日本出现了大量优秀的汉和辞典，其中著名的有《大字典》、《字源》、《明解汉和辞典》、《学研汉和大字典》和超大规模的《大汉和辞典》等。

三

汉和辞典的分类可以有不同的标准。从针对性来讲，有专门用于学生的（即“学习汉和”类辞典），也有针对社会一般读者的；从收词性质上看，有偏重于中国古典文献中汉字、汉语词的辞典（反映在收词、释义上），也有比较周全地考虑到了日语中汉字、汉语词性质特点的辞典；从形式上看，有仅收汉字的纯粹的“字典”，也有字、词并收的普通汉和辞典。此外，还有更广义上的汉和辞典，如所谓“语源辞典”等。总之，花样繁多，不一而足。

前举1903年三省堂出版的《汉和大字典》收字1.3万，附有字音、反切和四声等信息。在释义上，从古义到转义都作了说明。当时日本做旧诗（汉诗）的人还很多，故在词目的编排上沿用了《佩文韵府》的做法，即出于检索同韵字（押韵上）的需要，全部词按照以词或短语最后一个字为字头的顺序编排。此外，卷末还附有部首检引和总笔画索引以便检索。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它还对异体字进行解说，在卷尾附了国训、国字、篆义等。1915年出修正增补版还增加了“字音系统汉字便览”，从字音角度对所收汉字进行分类和编排。现在日

本汉和辞典的检索一般都至少有音训两种，但从前不是，一直采用康熙字典以来的查部首①的方法。《汉和大字典》加入字音检索手段属于首创。总之，这部汉和辞典尽管存在种种缺陷，但毕竟开创了现代大多数汉和辞典的共有模式，功不可没。

1917 年由启成社推出的《大字典》是大正时代问世的一部颇具代表性的汉和辞典，由上田万年、冈田正人、饭岛忠夫、荣田猛猪、饭田传一五人共同编纂，实际工作系由荣田一人担当，费时两年。②在字和词的收录标准上不囿于古代汉语，而且范围广及和文中的汉字、汉语词汇，使这部辞典的使用范围大大拓宽了。《大字典》还是当时同类辞典中收字最多的，达 14924 个，所收词目也达到 11 万之多。它的突出实用性的优点还表现在为方便检索颇费了一番苦心。即除部首、笔画索引外，还增加了音训索引。这一办法为以后各种汉和辞典所普遍采用。此外，它还在每一个字的字头处附设“字源の解积”小栏。后来许多辞典，特别是“学习汉和辞典”，如藤堂明保编的《学研汉和大字典》等都采用了这一做法。《大字典》一经问世便立刻受到社会普遍欢迎，多次重版。据说，从 1927 年到 1942 年的 15 年里销售了 200 多万部，影响甚大。1963 年讲谈社推出复刻本，两年后又出缩印本。可以说，在 1950 年《大汉和辞典》问世之前的 40 余年里，这部辞典一直是最受欢迎的汉和辞典。1993 年讲谈社隆重推出它的改订增补版，易名《新大字典》，所收字数增加到 21094 个，收词也有相应增加。

大正时代另一部重要的汉和辞典是 1923 年由北辰馆出版发行的

① 为便于检索，长泽规矩也在《新撰汉和辞典》（1937 年，三省堂）中对部首进行了整理，还创造了新的部首。

② 据吉田金彦（1971 年），实际荣田猛猪一人做了 11 年。

《字源》，为简野道明历时 20 载独力编成，收字约 1.1 万。收录范围不囿于《康熙字典》，除了古书中没有引用或今天已经失去用例的字不收外，反之，所谓俗字、伪字、国字等，只要日常生活中使用的皆收。它的特色还表现在收有不少百科条目，如书名、人名、地名等。这部辞典于 1925 年又出缩印版。无论原版还是缩印版，都是发行后两天内即告售罄，其受欢迎程度于此可见。这部辞典至今仍在发行，得到广泛使用，其秘诀恐怕在于它的实用性，并且另一个不可低估的因素是它由一人倾 20 年之力编纂而成，在质量上有保证，一如《言海》。

有“漢和辞典の金字塔”之目的汉和辞典是诸桥辙次编的《大汉和辞典》。大修馆书店于 1956 年出第 1 册，直至 1960 年出齐，共 12 卷加 1 卷索引。1984—1986 年又出缩写版；1990 年大修馆书店继之又推出《大汉和辞典语汇索引》（改成“新字体”、“新假名遣い”）。《大汉和辞典》收字近 5 万，从《康熙字典》到《中华大字典》，所有中国出版的字典及学术书籍都成为其采录字词的对象。出版后中国政府曾购进 500 部以为参考。作者青年时期曾受文部省委派赴中国留学，痛感读书治学最大的不足在于资料的匮乏。鉴于中国的《康熙字典》和《佩文韵府》，二者各具一种特色，前者收字多，后者收词全。作者遂萌生一个念头，若将二者合二为一，同时网罗古往今来汉籍中所有人名、地名、书名、职官名、动植物名等百科条目，以包罗万象。这样就能弥补以往的汉和辞典收字、收词等的缺憾，有助于汉字，汉文化的深入研究。他凭着执著的精神和坚忍不拔的毅力，倾 35 年之力完成了这部巨著，收词达 52 万。据说，前后参与此项工作的人有 27.8 万之多。[①]《大汉和辞典》问世后立刻受到了来自学术界

① 一说（精确到）258347 人。

和社会各方面的高度评价，它标志着一项非常有意义的文化工程的完成。《大汉和辞典》也是日本学者对世界汉字、汉文化研究作出的巨大贡献。在中国《汉语大词典》问世前，它也是中国学者研究汉字、汉语词汇经常参阅的一部工具书。

在《大汉和辞典》的基础上，1963 年，大修馆书店推出了《新汉和辞典》。这部辞典面向学生，选用学生在汉文学习中容易接触到的汉字、汉语词，并将辞典中的字体和假名拼写法全部改成“新字体”、“新假名拼写法”。1982 年大修馆出版了《广汉和辞典》，共 3 册，另加 1 册索引，收字 2 万余，收词约 12 万，系《大汉和辞典》的简编本，抽取前者的精华和实用部分选编而成。不过，在某些方面亦有所创新。比如进一步充实了百科条目；在汉字排检上，编者对部分部首进行改造或新增部首。另外，总共设计有 6 种索引（总笔画、字音、字训、中国语音、四角号码、词按五十音图顺序编排），另设有 7 种附录。

《新汉和辞典》系所谓“学习汉和辞典”。谈到这类辞典，藤堂明保任主编的《学研汉和大字典》堪称比较有代表性的一种。该辞典前后费时 16 年，于 1978 年出版。其最大特色在于每一个字都附设有“解字栏”，对字源作了说明。其方法是从音韵、字形入手，上溯本义，再逐次推及派生义，即采用说文的方法。[①]为说明词义，该辞典还引用了诸多中国典籍，另配有“汉文训读文（よみくだし）”式的译文以便理解。该辞典卷末还附有包括“中国名著”在内的 6 种附录，有助于读者了解有关背景知识。

此外，出版实力雄厚的讲谈社也曾酝酿出版一部大型汉和辞典，

---

① 同为汉和辞书，白川静《字统》等采用的是民俗学的方法，形成所谓“白川汉字学”。

并为此耗费了30余年时间。然而由于种种原因不得不中途下马，令人惋惜。最初编纂人员构想编一部1卷本中型汉和辞典，后来计划不断调整和补充，特别是中国《汉语大字典》出版后，又据以补充，根据估算其规模甚至要超过《大汉和辞典》。虽然最终没有编成，但其编辑上的特色仍然能给予诸多有益启示。下面仅举两点：①列举和训的出处。前述《学研汉和大字典》只标示汉字的“古训”，而下面将要提到的《角川大字源》则前进了一步，还标出汉字和训的时代，如“中世训”、“近世训”等。讲谈社这部中途夭折的汉和辞典更进一步，指出古代出现这种和训的典籍名，这将大大方便读者；②尽量列出异体字的全部字形，使读者对异体字有一直观把握，从而充分发挥汉和辞典以字为中心的特点和长处。可以想像，如果它编成将是一部包罗万象能够肩负起总结以往汉字、汉语词研究成果并总结以往全部汉和辞典得失的非常有个性的巨型辞典，只可惜功败垂成。

《角川大字源》是1992年由角川书店推出的比较新的一册本中型汉和辞典，收字1.23万，收词10万。不仅涵盖几乎所有汉籍文献所见汉字，而且由于国语学者的参与，使之比较周全地考虑到了和化汉字、汉语词的特殊性和特点。该辞典另一显著特点是采用双色套印，将面向普通读者的基本信息与其他信息区分开来，读者可根据需要择取有用信息。并且，它也是最后一部活字排印的汉和辞典。

另外，还有一部比较有特色的汉和辞典，从严格意义上说不能算是现代意义上的汉和辞典，而是比较接近于早期汉和辞典的双语（或对译）辞典。1935年中国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由陆尔奎、方毅编的《学生字典》。松村茂夫受田中庆太郎委托，将《学生字典》正文译成日语，并参照出版不久的《辞源》、《中华大字典》加以增补，另加上反切、诗韵等信息，配上说文部首顺序，1940年由文求堂出版，书名《用于读汉语文章的汉字典》。该辞典至1962年已出第4版。这一

版编者对正文做了若干修订。辞典收字不多，约 8000 个，正文只有约 650 页，既无和训也不收词，是一部小型字典。但这些字都是经过作者严格筛选，字义只收中国古典义，因此无法作为国语辞典使用，但对日本那些中国古典文学、语言研究者来说却仍不失为一部十分有用的参考工具书。

四

汉和辞典自《新撰字镜》问世起至今已有千余年的发展历史，总的趋势是向实用化方向发展，逐渐趋于成熟。到今天作为国语辞典的一个特殊品种，汉和辞典的出版已经形成一定的规模。下面拟对汉和辞典所存在的问题和未来发展趋势作一探讨。

首先，学者们议论的焦点在于本文开头谈及的“汉和辞典”中的“汉”的定位问题。众所周知，日本学术界有关汉字、汉语词的研究素有汉文学界和国语学界之分。反映在汉和辞典编纂上同样也存在这种分歧。日语文语（文言文）当中有一半是“汉文”或“和制汉文”(又名变体汉文)。从这个意义上讲，对汉和辞典的需要程度至少不低于对国语辞典需求的一半。如前所述，由于汉和辞典、国语辞典的针对性及性质上的不同，其反映的收词标准、释义等也存在差异。即便同为汉和辞典，每一部都会与其他辞典有这样或那样的不同。笼统讲，《大汉和辞典》、《学研汉和大字典》是针对普通人学习汉文之用，故主要偏重对中国典籍中的汉字、汉语词进行解释、说明。而《大字典》、《新大字典》等则将字和词的收录范围扩展到日语中的汉字、汉语词。但尽管如此，其主要资料仍是汉籍；并且在日本，对于日语中的汉字、汉语研究相对滞后的局面仍未得到大的改观。所以，短期内汉和辞典的这种带有偏向性的构造体系恐怕不会有太大变化。《广汉

和辞典》的编者为改变这一局面作了可贵的努力。他们从《懐風藻》、《勅撰文集》、《菅家文集及び後草》中采集4000个词补充了进去，加以解说、释义。但根据编者之一镰田正的意见，仍嫌不足。他认为如果把《六国史》、五山文学作品和江户时代的史书、旧诗文也网罗进去，那么将能搜集到更多的词汇。①

如前所述，汉字、汉语词汇传入日本后经过和化发生了种种变化。现代汉和辞典应该反映这种变化，承担起描述这种变化以及变化过程（和训）并揭示它们特性的任务（通过分列义项等办法）。不过，有的学者如仓石武四郎认为，正是因为汉和辞典的这种性质导致对汉和辞典定性非常困难。例如《大汉和辞典》收词、释义上的确存在着这种词汇、词义上芜杂不清的矛盾，但这正是日本语言历史和现实的反映，是无法回避的。不仅见于《大汉和辞典》，其他辞典也有不同程度的反映。退一步讲，岂止辞典，现代日语的语言本身不也存在这种矛盾吗？同样一个汉语词在“汉文”中出现是一种语义、语感，在普通日语文章中出现则又是另一种语义、语感。所以，矛盾不能避免，也毋须刻意回避，关键在于怎样在编纂体例上，如分列义项、释义等上下功夫。古语和近代语、古代汉语和现代日语中的汉语词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不能简单割裂，并且既然承认汉和辞典不同于中日辞典，是国语辞典的一种，那么将来总的发展方向恐怕依然是：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和完备，进一步充实和完善和化的汉字、汉语词方面的信息，包括用例、释义等内容。前述《角川大字源》编纂中由于国语学者与汉文学者携手合作，在许多方面取得了突破，并为今后汉和辞典的发展做了可贵的尝试。在现已出版的小型汉和辞典中也有一种倾向于描写日语中汉字、汉语词定义、用法的辞典，这也得力于国语

① 参看镰田正“《大漢和辞典》の特色と課題”（《日本語学》，1994年第6期）。

学者和汉文学者的合作，其中就有《岩波新汉语辞典》（山口明穗、竹田晃主编）和《五十音图查汉和辞典》（冲森卓也、三省堂编修所编）。

另外，有的学者如林大认为汉和辞典除了收汉字、汉语词以外，还应包括那些历史上习惯用汉字作标记的和语词及外来语。①这种着眼于汉字标记的看法亦有其道理，不失为一家之言，但操作起来似乎仍有些困难。

还有，从前的汉和辞典检索不便一直是困扰大多数普通读者的一大难题。随着电子辞书的日益普及，这一问题得到消解，为更多的人便捷有效地利用汉和辞典提供了可能。在日本明治时期曾经有人提出废除汉字，其后又出现过数次所谓“国语国字运动”。但经过百余年的探索，日本又出现了对汉字重新估计、认识的新动向。特别是汉字的造词能力、视觉效果以及其他为假名文字所不及的优越性愈益受到瞩目，它决定了汉字必将长期存在下去。因此，汉和辞典也会愈来愈受到重视。汉字是要发展的，汉和辞典也应该适应这种变化和要求而发展。有学者认为，如果说过去的汉和辞典重在吸收旧有的文化遗产，那么将来的汉和辞典不仅要重视文化遗产的继承和保护，而且还应该为将来汉字的发展确立一个可资参考的指针。②

实际上，对现在普通日本人（中国日语学习者亦然）来说，对汉和辞典的利用至多是国语辞典的十分之一，一来部首检索麻烦，不好查。二来所获信息与付出的劳动不成比例（起名字时可用）。从前日本人查汉和辞典是为了做汉诗、汉文，所以重点在于查字，但查现代

① 参看林大“字書雑談”（《言語生活》，1984年第4期）。

② 参看阿つじ哲次“漢和辞典の歴史”（《日本の辞書の歩み》，1996，辞典协会编）。

日语中所谓“熟语”（即字音词）的作用不及国语辞典。最近日本出版的名为“漢語辞典”类的汉和辞典则作了很多有益尝试，特别是在便于查阅和提高实用性上提高了一步。冲森卓也、三省堂编修所编《五十音图查汉和辞典》（2004，三省堂）如书名所示，编排主要采用五十音图顺序（另有传统的音训索引和总笔画索引）。与之相配合的是书后作为附录，为读者提供的汉语拼音索引和朝鲜语汉字音索引，以适应汉字文化圈中日韩三国交流日益密切的形势。应该说这是一个可贵的尝试。

汉和辞典向国语辞典渗透、或者说二者的相互渗透是当今汉和辞典的一个趋势。在现今不少的国语辞典里，中型如《大辞泉》，小型如《旺文社国语辞典》中已经可以看出这种趋势。这可以看作不断追求汉和辞典本土化、实用化的一个反映，恐怕也是将来汉和辞典发展的主流。换言之，汉和辞典和国语辞典都有些互相“侵犯”对方领域的趋势。有了国语辞典，日常生活中汉和辞典就不需要了，且多由日本汉学家所编，所以不太注意日本化了的汉语词的意义用法。此外，还有人担心，检索手段的简化固然能带来诸多好处，但却使人们愈来愈远离汉字的固有特点——表词（表意文字），不利于学习和研究。这也是需要进一步探讨的。

顺便提及，日本汉字研究方面，著名文字学者白川静有三部均由平凡社出版的重要著作，《字统》（1984）考察了有代表性的汉字的字源和字形；《字训》（1987）对作为日语标记文字汉字的创制过程进行了探索；《字通》（1996）则对汉字作系统上的把握，整体上对日语汉字标记法进行研究，故谓之字“通”，为白川汉字学的集大成者。在编排上采用汉和辞典的形式，即采用常用字音五十音图顺序排列。

参考文献

1. 鎌田正 (1994), “《大漢和辞典》の特色と課題”, 《日本語学》(6), 明治書院。
2. 木村睦子、藤原浩史, “大型辞書の現状と課題”, (同上)。
3. 沖森卓也ほか (1996), 《日本辞書辞典》おうふう。
4. 辞典協会编 (1996), 《日本の辞書の歩み》。

日本版中日辞典及其主要特色

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特别是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日本学习汉语的人数猛增。现在，仅从学习人数看，汉语已发展成为除英语之外的日本最大外语选学语种。日本是一个出版大国，为适应这一需求，日本辞书界也作出了积极反应。1998 年 11 月，继小学馆《中日辞典》（1992）问世之后，另一个大出版社讲谈社也推出了积 20 年之功编纂的中型中日辞典，不啻为这一学汉语热潮又注入了一针强心剂。

回顾历史，研究编写现代汉语辞典日本要早于中国，早在大正初年就有石山福治的《中国语辞典》（1912）的问世，比中国周铭三的《国语辞典》（1922，商务印书馆）早了近 10 年。战前，在日本汉语学界影响最大的中日辞典当推井上翠编写的一系列辞典。1928 年《井上汉语辞典》问世；1941 年在对此加以增补的基础上文求堂又推出了《井上汉语中辞典》。该辞典以当时“北京话”词汇为主，适当加入文言和古语词汇，是一部较好的记录北京口语的辞典。1954 年由江南书院推出的《井上中国语新辞典》是在《井上汉语中辞典》基础上进一步整理和增补而成的，被誉为 60 年代之前的“最高水平的中日辞典”。在没有起规范现代汉语作用的中国版辞书为参考的年代里，这部辞典发挥了巨大的历史作用，功不可没，包括中国早期日语学习者也大多受惠于井上编的一系列中日、日中辞典。

反观中国，解放以前虽然先后有《王云五大辞典》（1930，商务印书馆）、《标准语大辞典》（1935，商务印书馆）、《国语辞典》（黎锦熙主编，1936，商务印书馆）等出版，但这些辞典均以古汉语为中心收词和释义，称不上严格意义上的现代汉语辞典，对日本人学习汉语用处不大。也正因为如此，包括以上所举石山福治、井上翠等早期汉语辞典编纂家们苦于没有现成的中国出版的现代汉语辞典为依据，只得白手起家，多方收集第一手资料，据以归纳义项和释义。他们的这种筚路蓝缕的奋斗精神着实让人钦佩。拿爱知大学《中日大辞典》为例，编写者们早在 20 世纪 40 年代中期就已收集到约 14 万张卡片，共约七八万个词条。这部辞典真正开始编写是在 1955 年，历时 13 年，1968 年始告完成。编写过程中还先后借鉴了解放以后中国出版的一些语文词典和日本 60 年代初出版的几部中日辞典。较之战前出版的中日辞典，这部辞典可以说大大前进了一步。不过，该辞典收录近代词汇偏多，还包括许多方言词汇，例子多取自书证。在没有规范的现代汉语辞典问世作参考且人员交流稀少的当时，恐怕这是唯一可取的方式。并且收词和书证选例多采自名人、名家之笔，因此个性有余，普遍性、一般性不足，有不少词语或义项现已舍弃不用。客观地说，全以至于偏是它的最大优点，也是它的最大缺点。另外，义项归纳和释义上也存在不少问题，且说明性语言过多，不简练，缺乏客观性。但是，不管怎样，在当时条件下，一切从零开始，能够做到这样程度已属难能可贵，今天看来仍不失为一部比较出色的有代表性的中日辞典。1986 年大修馆书店又推出增订版，在小学馆《中日辞典》问世之前，这恐怕是一部最佳的中日辞典了吧。①

从总体上看，日本出版的中日辞典的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1)

① 《中日大辞典》编纂始末可参看周道喜（2003 年）。

战前到60年代之前，以井上翠编写的一系列中日辞典为代表；（2）60年代到1978年商务印书馆版《现代汉语词典》（以下简称《现汉》）问世之前，在语言的规范性和准确性上略欠水准；（3）《现汉》问世的1978年至今，日本出现了出版中日辞典的高峰，以小学馆的《中日辞典》和角川书店的《中国语大辞典》为代表，讲谈社新推出的《中日辞典》也应列其中。

1961年，即第二阶段期间，由香坂顺一和太田辰夫合编的《现代中日辞典》（光生馆）问世。之所以冠以“现代”二字恐怕意在昭示其新，即体现与此前日本出版的旧式中日辞典划清界限的原则立场；另一方面，客观上它也的确吸收了解放以后中国汉语学界取得的一系列研究成果。解放后中国积极推行言文一致的语文政策，从而促成了一系列起规范语言作用的语文词典的问世，如《学文化辞典》、《同音辞典》、《新华字典》、《学生字典》等。1961年日本钟江信光著《中国语辞典》问世，由大学书林出版。两年后即1963年，仓石武四郎的名著《岩波中国语辞典》也出版了。它以基本语汇的语法解释较为详实为特色，适合初学者使用，但收词量偏少，而且过多地收录了北方方言，是为其欠缺之处，但仍不失为一部非常优秀的中日辞典。即使今天看来，它选词精审，释义准确，例子妥帖，仍然是一部十分实用的辞典。遗憾的是出版迄今40余年仍未作过大规模修订，略显陈旧。1990年12月岩波书店推出了简体字版。

1970年，编过《现代中日辞典》的香坂顺一又开始着手编写新的中日辞典。《新华字典》日译本出自香坂之手，加之1973—1975年间他在北京大学作研究的机会为他提供了潜心钻研现代汉语的良好条件。1982年作为这一成果的《现代中国语辞典》出版了，这是他在《现代中日辞典》基础上参考了《现汉》（试用本）和其他诸如《汉语辞典》、《新华字典》等编写而成的。在此须强调的是《现汉》对这部

辞典的影响很大，该辞典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归功于《现汉》。另外，作为学习辞典，香坂顺一还为全部单字条目和多字条目标注上词性，从而大大方便了日本读者。当然，这部辞典也存在不少缺点，包括将一些《现汉》未收的生僻条目也收了进去。

第三阶段中日辞典的代表作是小学馆的《中日辞典》。1981 年小学馆与商务印书馆签订同时在中日两国发行《中日辞典》的出版合同，项目完成是在 1992 年，中文版则为尚永清主编的《新汉日词典》。小学馆出的日文版在此基础上作了不少加工和新的尝试，以适应日本读者的需要，其中有不少地方值得中国辞书界同行借鉴和学习。这部辞典截止到 1996 年底发行量在 15 万左右。对于一部外语辞典来说，这在日本已是相当可观的数字，可以说是创纪录的。它还获得了日本翻译出版文化奖，受到社会和学术界的一致好评。

小学馆《中日辞典》的出版成功主要归因于几点。首先，是以《现汉》为依据。小学馆曾明确指出该部辞典是以中国最具权威的语文词典《现汉》为底本，另外还补充了日本读者所需的生活词汇和近年来出现的新词。它收单字条目 1.3 万，多字条目达 8.5 万之多。《现汉》的单字条目和多字条目全部收录。补编本的单字条目和大约 8000 条多字条目也都收录在内。除此之外，还同时参考了商务印书馆已出的《新华字典》、《国语辞典》、《现代汉语八百词》等，并补充了新词、成语和一些科技条目及常用方言等。

在具体的编辑加工方面的技术处理上，小学馆也煞费苦心。鉴于《现汉》例子不足的缺点又增加了不少典型的例句，使整部辞典的例子达到 8 万个。还有，他们将吕叔湘先生的《现代汉语八百词》中的内容也有机地纳入辞典中。虚词是日本人学习汉语的一大难点，并且它跟汉语句法紧密相关，这样处理不仅使读者了解其义，而且还能知道如何使用，从而真正增强了辞典的实用性。在检索上，这部辞典也

有不少创新。如《现汉》倒序本的倒序词语也大都附在单字条目下。每个音节的前面设有一个同音字速查栏，把这一音节的同音字集中在一起。每个字后注明该字所在页码。此外，小学馆还为读者精心设计了被称为“囲み記事”（方框栏）的栏目，内容涉及相关词语、语言背景、文化基础知识等，范围很广，非常实用。

毋庸讳言，小学馆《中日辞典》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如受《现汉》补编影响太大，收入的多字条目有些较偏，有些很生僻的词或不够稳定的新词也被收入。另外，例句上有些略嫌生硬牵强，还需斟酌和推敲。该辞典于2003年推出了第2版。

讲谈社《中日辞典》最早是1980年由燎原书店制定编写出版计划的。1989年由于种种原因编写工作转至讲谈社，其间多次调整编写计划，特别是1992年小学馆《中日辞典》出版获得成功后，促使讲谈社的编写人员迅速做出反应，此后他们处处以小学馆《中日辞典》为潜在竞争对手，努力向其水准看齐，并力争超过它。现在从结果上看，在开本、定价和收词、释义等很多方面，两部辞典都非常相像，一般读者恐怕不谙其差别，下面拟作一简略比较。

首先，讲谈社《中日辞典》最大的特色在于标注词类，不光是单字条目中区别词与词素，对每一个多字条目也作了词类标注（香坂顺一编《现代中国语辞典》也标注词类，但不准确），并且在词类分类上大胆尝试，从日本人学汉语的实际出发，特别注重实用性，有不少地方突破了现有的词类学说。当然，这么处理毕竟是一种尝试，成功与否尚待时间鉴定，但成年人学外语词类标注为其一大依靠。过去乃至现在，就是在中国辞书界标注词类也被视为畏途，更何况双语辞书。不管怎么说，敢于冒险和尝试，这是应该肯定的。

收词上，起初讲谈社仿照小学馆做法，将《现汉》补编中的条目悉数收入，但后来在中国编写人员建议下删去了许多不适当的词条，

又新加入了一些补编未收的词，从而使这部辞典所载内容更趋规范和实用，在整体上达到平衡。总的来看，单字条目收了 1.3 万个，与小学馆的《中日辞典》一样，但多字条目收了 7.3 万条，比小学馆《中日辞典》的 8.3 万条少了 1 万条。笔者未详细统计，但感觉讲谈社《中日辞典》收词更倾向于那些日常生活中的常用词语，生僻少用的不收或少收，而小学馆将补编中的 8000 条多字条目悉数收录，影响了它的平衡性。

讲谈社《中日辞典》中的栏目设置也颇具特色。共有三类："文法コラム"、"類義語コラム"、"いろいろな～"。小学馆《中日辞典》的栏目内容包括从生活到文化、艺术等各个方面，涉及范围广。而讲谈社《中日辞典》则将重点放在语法内容的充实上。当然，小学馆《中日辞典》也有涉及语法内容的栏目，但少且没有跳出《现代汉语八百词》的框架。讲谈社《中日辞典》则不囿于此，而是从语法范畴等大的视角出发梳理汉语语法现象以及中日语言差别。另外，"類義語コラム"的设置不仅对于初学汉语的人，甚至对于我们中国读者来说参考价值也很大，总共有 300 组以上。"いろいろな～"则专门用于罗列倒序词语。

另外，对于重点词语的标示二者也不同。由于讲谈社《中日辞典》后出，故选定标准依据《汉语水平词汇与汉字等级大纲》(HSK) 中的《词汇等级大纲》，最重要词和重要词分别达到 3000 和 5800 个，多于小学馆《中日辞典》，后者分别为 2000 和 4000 个。

附录设置上，讲谈社《中日辞典》比较有特色的是"量詞一覧表"和"親族関係一覧表"。量词是连中国人都很难掌握的一个词类，更何况外国人。归纳于一个表中便于查找，一目了然。中国宗法社会在语言上的反映之一就是关于亲属的称谓繁多、复杂。鉴于此，将亲属称谓词整理、归纳于一张表中无疑是一种值得肯定的做法，这样方

便了读者。当然，不同之处还有很多，不一一述及。需指出的是《现汉》增补本于1996年推出后，讲谈社《中日辞典》立即作出反应，将基本成稿的校样又重新对照着增补本修改了一遍。因此，它反映了《现汉》增补本、也就是中国汉语学界比较新的研究成果。

角川书店的《中国语大辞典》是迄今为止最大规模的一部中日辞典，于1994年问世，由日本大东文化大学中文系编纂，香坂顺一任主编。该辞典分上下两册，收单字1.5万，多字条目达26万。收词极丰富，顾及时代性和地域性，例子也多取书证，但略显复杂冗赘，某种程度上同爱知大学《中日大辞典》有相似之处。但作为日本出版的收词最多例证最丰富的最大型的中日辞典，受到学术界和社会的广泛关注。它也是日本学汉语热潮的一个见证。其编纂出版汇集了大量中方合作人员，包括中科院语言研究所、中山大学、北京语言学院等。1999年北京大学出版社购得版权，影印出版，更名为《现代汉日辞海》(上下)。

此外，还有两部比较有特色的中日辞典。一为1996年版上野惠司著《标准中国语辞典》(第2版，白帝社)。特色在于编排条目以拼音为主，而不是通常所用的先排字再到词的做法。只要知道拼音就能很快查到词，适合初学者。另一为讲谈社的《50音图序基础中国语辞典》(北浦哲郎、苏英哲、郑正治编，1991)。特色在于检索手段上有所创新。它排列单字条目不是按照汉语拼音，而是根据日语中这些汉字的音读以五十音图顺序编排，大大方便了日本读者，一经面世就非常畅销。

比较新的中日辞典有白水社的《中国语辞典》(2001)，由伊地智善继担任主编，但伊地已于当年4月去世。伊地智善继是一位资深汉语学者，1954年出版的江南书院版《井上中国语新辞典》的编纂人员当中就有他的名字，1958年江南书院版《简约中日辞典》也让人

感觉到他在编写团队中处于核心位置。他的辞典编纂生涯长达50年。2000年12月他获得中国政府颁发的“中国语言文化友谊奖”，表彰他在海外汉语教育上的贡献。他获奖有一个理由就是他参与了诸多辞典的编纂。据说，早在1965年他就在自己的研究室里放了一个大卡片箱，里面已经存放着几万张卡片，常有人看到他往卡片里写些什么。因此可以说从那时起他已经在为这部辞典做准备工作了。后来他担任大阪外国语大学的学生部长和校长。因为战争的缘故，卡片收集工作受到影响，但50年里，他一直扑在辞典编纂事业上的事实则是不容置疑的。这部辞典1982年决定由白水社出版。为了保证质量，出版日期一推再推，伊地甚至打算完成这部辞典后，将它献给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吕叔湘先生。可是，没等到亲眼看到该辞典出版他便已驾鹤西去，成为一桩憾事。作家司马辽太郎曾答应写推荐文的，可也已仙逝了。这一次是请陈舜臣、史有为两位先生推荐的。该辞典所收字头为1.1万个，词目达6.5万项，用例11万条。字头和词目都标示词类，对能够成词的字也都一一明确标示。另外，采用句型方式表示动词和形容词的功能。还精心设计了很多附录，都是不见于其他中日辞书中的独创。检索上，设计了部首、笔画和音训三种检索手段。卷首附有“文法概说”，是整理主编生前演讲提纲和笔记而成。

2004年由相原茂、荒川清秀、大川完三郎主编的《东方中国语辞典》(东方书店）出版。这部辞典的缘起是1986年日本东方书店与商务印书馆达成共同编写新的中日辞典的意向。该辞典的目标不仅要体现传统意义上的词汇、语法，还要能够反映汉语使用的文化背景，用编者们的话来说就是应“将普通中国人头脑里的语言信息以辞典的形式反映出来”。是为该辞典的编写理念。此后，从1987年至2003年，东方书店的月刊杂志《东方》辟出“近义词的语感”（類義語の

ニュアンス）栏目，文章连载持续 16 年，前后共有 204 人执笔，为辞典的编纂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此外，例子是辞典的生命。基于此理念，编者给每一个词配上 2 到 3 个例子，特别在意所谓离合词，例子用红色套印，非常醒目。2001 年商务印书馆《应用汉语辞典》问世，日方加快了编纂速度，进行了一些有益于日本读者的改进。还参考了中国出版的辞典补充了不少新词和流行词。

2006 年 3 月，相原茂主编的讲谈社《日中辞典》出版，该辞典所收条目不多，主要是最基本词汇，但具有以下一些特点。1)附有 CD-ROM;2)设置近义词栏；3)归纳主要的翻译规则，以代码形式供读者套用。所谓近义词栏就是近义词集合，如表示“膨らむ”（充胀）意的集合包括了“充满，发，鼓，鼓绷绷，鼓鼓囊囊，隆起，膨胀，胀，涨”这 9 个词。在这个栏里对每一个词简单地进行释义，配上用例。

以上简略介绍了日本出版的中日辞典的历史和现状，并重点介绍了几部比较有特色、有代表性的辞典。我们知道，任何一部辞典都有其相对性，并且都有其长处和短处，不可能尽善尽美，所以应充分利用其长处，回避其短处。最好的办法是同时拥有二三部辞典。另外，我们还可以从中受到不少启示。首先，《现汉》的问世是日本中日辞典编写的基础。没有中国人对母语的充分研究，日本人是很难把握汉语、编好中日辞典的。其次，编写外语辞书，最难能可贵的是不能仅停留在翻译或抄袭上，而是需要根据本国读者的需求进行加工、调整甚至再创造，使之更适合本国读者。如抓住该语言与母语的差别（语法、语言习惯等）进行编写等。最后一点，就是要同外国编写人员紧密合作，这也是编好双语词典的重要保证，而这在今天已非难事。编写汉日或其他双语词典如能参照以上经验，经过一定努力，一定能够编出高水平来。

参考文献

1. 刘向军（1997），“《现代汉语词典》在日本”，《〈现代汉语词典〉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商务印书馆。
2. 周德喜（2003），“《中日大辞典》与中日文化交流”，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编：《日本研究论集 2003》，天津人民出版社。
3. 松冈荣志（1999），“中国語辞典”条目，《日本辞書辞典》おうふう。

日本的古语辞典

“文语”是日本对古代文言的称呼。追本溯源，文语就是文章语，即书面语的意思。由于在明治时期之前，日语的书面语和实际生活用语、即所谓口语（白话）是严重脱节的，所以才有这种语体上的对立。研究古典文学，继承古代文化遗产，势必接触古代语言文字，因此，对古代语言解释和描写的古语辞典便成为学习日语的重要工具书之一。

现在日本出版的古语辞典虽不及国语辞典种类繁多，但对于日本中学生来说，学习古文是他们的必修课，所以仍然拥有很大市场。《明解古语辞典》问世之前，日本几乎没有现在那一类古语辞典。显然，对古语辞典的需求增加是随着古语和现代日语之间距离逐渐拉大以及战后教育的迅速普及而产生的。1950 年以后，日本各家出版社开始陆续出版小型古语辞典。因为日本学制进行了改革，上高中的人增多了，古文学习成为语文（国语）教育的重要一环。加之，历史假名改成了现代假名，与古文的距离愈益拉大了。另外，战前日本出版的古语辞典主要是为了读和用，战后则主要是为了供学生阅读时查阅、即为了理解古文而编的，这种差异在古语辞典的编纂方针等方面也有所反映。

《明解古语辞典》由金田一京助主编，由金田一春彦、石垣谦二、大野晋、永野贤、吉泽典男等数位学者编纂，出版于 1953 年，它的

问世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此前普通国语辞典所收录的古语词汇偏少，当时除了《大日本国语辞典》、《大言海》等大型辞书之外，就连《广辞林》、《辞苑》也都不敷应用。故该辞典问世堪称著时代先鞭，为普及古典文学和文化作出了贡献。但它只对现代日语中没有的词义进行解说，有的词语古今意义没有太大改变，就不收录。这样一来，有时容易造成误读。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当时很多古语辞典都以《大言海》为蓝本，选择其中的一些词语，按一定体例编纂而成。《明解古语辞典》以历史假名为词条标记形式，释义简明，对词例的上下语境进行说明，标示其读法。该辞典后来成为日本同类学习型古语辞典的范本。每次修订都在加入近世词语、语法设计以及引录著名和歌俳句的佳句等方面下功夫。1972 年该辞典进一步发展成为《新明解古语辞典》。

《岩波古语辞典》是另一部很有特色的古语辞典，由著名国语学家大野晋以及佐竹昭广、前田五太郎编纂，初版于 1974 年，1990 年出补订版，前后费时近 20 年，原计划用罗马字标出“上代假名拼写法”（上代特殊仮名遣い），并且甚至连平安末期的重音也标示出来，但限于篇幅，只好中途作罢。据大野晋讲，编这部辞典的契机源于他早年承接撰写《广辞苑》初版中 1000 条基础语词条目。与其他同类辞典相比较，这部辞典至少有以下特色：1)以连用形立词目。这样做的好处在于：①提高实用性。因为在古典文献中，连用形出现的机会远大于终止形；②便于对照。因为同现代日语的连用形在词形上是一样的；③便于检索。如：“アソビ”这个词。对于学习现代语法的人来讲属于名词，有时还可以视为连用形，有所区别，但在文语中它们的区别不甚明显。而且，过去一般辞典都按 50 音图顺序，先出现“アソビマワル”、“アソビクルウ”等，然后再出现“アソブ”，总让人觉得有些别扭。此外，文语中除了“行く”以外，终止形词形为“いく”的词至少有三个，它们分别是四段活用动词（行く）、上二段

活用动词（生く）和下二段活用动词（生く），所以它们的连用形分别是“いき”、“いき”、“いけ”。这样，作为下二段活用变化的最后那个词，同其他两个分别为四段活用和上二段活用的动词在词形上就有了区分。2)对词源的考证十分详细。3)在词义的诠释上，该辞典贯穿了比较类义语的做法。如同样的汉字，往往用它们所标记的词却不同。因此，编者在分配条目、归纳义项时，先找出一组意义相关的词，然后相互进行比较和鉴别，从中找出差别。如“すく-このむ，ほれた-すきだ，かえる-もどる”。这样，就便于从整体系统上把握好词义，还可以防止和避免循环论证。这一做法是非常难得的，也是这部古语辞典独创性的保证。

在大野晋看来，编纂一部好的古语辞典，还要兼顾古语词和现代语词的联系。他认为，以往古文教学有一种不好的倾向，就是将精力过多地放在了简单的古今词语的替换上，以为只要用现代日语替换古语就算万事大吉了。而应该着眼于古代和现代的联系，能够有给予读者启发的例子的古语辞典才是好辞典。因此，他认为古语辞典不等于死语（废弃不用的词语）辞典。他还认为通过对古语的考察，可以摸清古代日本人把握世界的方式。他的《日本語をさかのぼる》（追溯日语）一书，就是此方面有益探索的结果。这部辞典中还有一些援用朝鲜语的例子，以说明上代日语的状况，读来很有意思。《岩波古语辞典》虽是小型辞典，但从立目方式、词源和释义上看，不能算学习型古语辞典，同其他开本相同的小型古语辞典有所不同。

现在，日本出版古语辞典的出版社除岩波书店外，主要还有小学馆、三省堂以及旺文社、福武书店（今改名“ベネッセコーポレーション”）等。所出的辞典主要有：

旺文社：《旺文社古语辞典（改订新版）》（松村明、山口明穗、

和田利政编，4.3万），《旺文社全译古语辞典》（樱井满、宫腰贤编，1.5万），《旺文社标准古语辞典》（铃木一雄，8000），《旺文社学习古语辞典》（铃木一雄，1.4万）

三省堂：《新明解古语辞典（第3版）》（金田一春彦等，4.5万），《三省堂古语辞典（修订版）》（佐伯梅友、小松英雄，1.8万），《例解古语辞典（第三版）》（佐伯梅友、小松英雄、铃木丹士郎、土井洋一、林史典、森野宗明编，2万），《三省堂全译基本古语辞典》（铃木一雄等编），《精选古语辞典》《セレクト古語辞典》（桑原博史等编）

小学馆：《古语大辞典》（中田祝夫、和田利政、北原保雄编，5.5万），《古语辞典》（中田祝夫），《全译古语例解辞典（第2版）》（北原保雄编，1.2万），《新撰古语辞典（新版）》（中田祝夫编，4.4万）

角　川：《角川必携古语辞典》（山田俊雄、吉川泰雄编），《角川最新古语辞典》（佐藤谦三、山田俊雄编，1.1万），《角川古语辞典（新版）》（久松潜一、佐藤谦三编，4.1万）

讲谈社：《讲谈社古语辞典》（佐伯梅友、马渊和夫编，4.5万）

福　武：《福武古语辞典（新装版）》（井上宗雄、中村幸弘编），《福武小型古语辞典（新装版）》（福武コンパクト古語辞典）（中村幸弘编）

学研社：《学研古语辞典》（吉泽典男编，3.1万），《要语全译必修古语辞典》（平田喜信编，1.2万），《学研新古语辞典》（市古贞次编，4.3万）

明治书院：《最新详解古语辞典》（佐藤定义编，2万）

（以上括号里数字表示辞典收词量）

随着竞争加剧和市场进一步扩大，日本近年出现了标题带有“例解”二字的古语辞典，这同普通国语辞典的流变是一脉相承的，即向着学习型古语辞典方向迈进了一步。主要有《例解古语辞典》、《高校[①]基本古语辞典》、《全译古语例解辞典》（这三部辞典被称为古语辞典“三杰”）等。《福武古语辞典》还设计了很多图表，便于检索。如有“語系”、“語群図”，包括像“賢愚をあらわす語群”、“訪問を表わす三語系列”、“「みる」の諸相”等栏目，即更注重实用性和直观效果。顺便提及，现在很多古语辞典纷纷仿照国语辞典的做法，不仅在内容方面加以充实，如增加附录，在装帧上也十分注意和读者拉近距离，如采用彩色套印等手段。采用双色套印的古语辞典有《旺文社全译古语辞典》、《精选古语辞典》（セレクト古語辞典）等。

在这一类辞典中，比较新的古语辞典有三省堂的《详说古语辞典》，系渡边实和秋山虔合编之作。一位是语法专家，另一位是文学研究大家，二人联手可谓珠联璧合。该辞典标榜“迄今高级古语辞典中所没有的周到热心的重点解说”。特色在于：①收词充分，达 4.4 万词；②收词上按照重要程度设计成三个层次：“最重要词”、“次重要词”、“一般词”；③对最重要词进行详细解说；④以“表览表解”的形式对 79 个助词、助动词进行了整理；⑤附有词构成表（复合词和词组）。所设栏目还有“古语深耕”和“古典世界”。前者是关于有类义语的重要词语的辨别，后者则用来专门介绍包括所谓“有職故実”[②]、

① 日语“高校”指高中，即“高等学校”的简称。

② 研究古代宫廷或武家的礼仪、典故、职官、法令、装束、武器等的学问（《大辞林》第 2 版）。

生活、装束、风俗、习惯、信仰等在内的有助于理解古文的背景知识。

随着古文学习的深入，读者可以选择收词比较全面、释义比较精当深入的古语辞典。由中田祝夫、和田利政、北原保雄编的《古语大辞典》（小学馆）是一卷本辞典当中规模最大的，收词达 5.5 万个，1983 年出版，囊括了从上代直至江户的文言词汇，其中比较有特色的是设置了“语志栏”，便于读者对古语的历史（包括词源和变迁）有一个概括的了解。

收词最多的《角川古语大辞典》（8 万，全 5 卷）是中村幸彦、冈见正雄、阪仓笃义编纂的，为古语辞典中规模最大的，1959 年开始编纂，起初计划编成一卷本，仅收一些最重要的词。后来改变计划，决定编一本正规的大型古语辞典。最初计划 4 卷。1982 年 6 月出版第 1 卷。1984 年第 2 卷问世以后，遂加快刊行速度，最后编成五卷（1999 年3 月）。此时，3 名编者全部去世，从开始编纂到完成历时 40 年，从第一卷问世算起也有 17 年。该辞典撰稿人的个性化考证和释义很有特色，特别是作为大型辞书，在对基本语词的释义和用例的选择方面下了很大功夫，尤其是对重点名词的文化背景的说明十分详实。

从古语辞典的发展史看，之所以有这两种大部头辞典出现主要是因为面向中学生的小型古语辞典所收词汇量毕竟有限，不能满足普通读者的需要，不足以作为语史辞典使用。1973 年三省堂曾出版过《新明解古语辞典（补注版）》，虽然聊解一时之急，但毕竟仍嫌不足。

此外，日本还出版了一些颇有特色的古语辞典，如三省堂出过一部《可从现代语查古语的古语类语辞典》（現代語から古語が引ける古語類語辞典）（芹生公男编，1995 年）。即以现代日语词为词目，并以之为经纬排列出相关的类义语（近义词），共收 4 万词。即顺序同普通国语辞典相逆，从现代语到古语，继而到类义语，开一类新型

古语辞典的先河。这样编排可使读者学习研究古典作品时产生联想，举一反三。这一尝试值得肯定。另外，该辞典还收有不少动植物别名。日本国语学大家金田一春彦为之作序。

吉泽典男编的《学研古语辞典》(1968) 将基本古语约 3300 个词粗分为 7 大类："自然/ものの性質・状態/人や物の動き・変化/心の働き・心身の状態/人物/社会と文化/物品・調度"，然后再进一步细分，做成"有系统的古语分类词汇集"。这不失为一有益尝试，因为可以同现代日语的分类词汇表对照起来看。谈及分类词汇表，值得一提的是宫岛达夫编的《古典对照词汇表》，它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古语辞典，但也是研究古代日语非常有用的参考工具书。此书以诸如《万叶集总索引》等索引为基本资料，将古典作品中出现的词语及其使用频率以表格形式显示出来。附表有"品詞別統計"、"語種別統計"、"上位 20 語の表"等，从中可以了解古代日语很多具有趋向性的特征，如"歌語"、"和語"、"訓読語"等位相特征。

还有一部值得一提的个性特征比较明显的古语辞典为《日本古语大辞典》(刀江书院)，作者是松冈静雄（柳田国男之弟），他原是一名海军大佐，退役后自学成才。他的编纂速度可谓惊人，上卷"语志"篇，下卷"训诂"篇。上卷序文的日期是 1929 年 3 月，下卷跋文的日期是 1929 年 9 月。据他本人讲，从开始起草上卷到编好下卷，总共只用了 2 年即 730 日。辞典稿叠加起来是身高的 2 倍，共 1.8 万张稿纸，1 日平均要完成 25 张。原计划只编上卷，后来又增加下卷。幸田露伴称赞编者对古代日语有着执著的爱，新村出则夸奖其词源考证十分精当，两人分别为之撰写了推荐文章。这部辞典以上代语为中心，共收词 1.2 万条。在上卷"语志"篇中，出典全部采自古事记、日本书纪、万叶集、风土记等上代文献，堪称上代语辞典。下卷"训诂"篇的内容则带有研究性质，是对前述上代作品中的训法考察的成

果，还包括对助词和助动词的研究。

迄今日本编纂出版的最为详细的古语辞典是《时代别国语大辞典》，顾名思义它是一部断代国语辞典，筹划于 1941 年，1942 年开始编纂，计划达 6000 页之巨，1947 年出版。但受战争影响，1944 年被迫中断。1955 年再次开始编纂，“上代篇” 1967 年出版，“室町篇”共 5 卷，分别出版于 1985 年（第 1 卷）、1989 年（第 2 卷）、1994 年（第 3 卷）、2000 年 3 月（第 4 卷）、2000 年 12 月（第 5 卷）。从筹划开始算起，共跨越 59 年，从另起炉灶重新编纂算起，也长达 44 年。

中世是日语发展历史上一个转换期，《日葡辞书》也是一部十分有价值的参考书。它最初是葡萄牙人编纂的日语辞典，原本是用葡萄牙语进行词义解释的，后来被土井忠实、森田武、长南实编译成日语，1980 年由岩波书店出版。在收词上甚至还包括了庶民口语，武士特有的词汇也列入其中，解释相当细致。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其词头是用罗马字标记的，这对于了解当时的音韵状态有很大的帮助。

除覆盖范围包括整个日本古代语言的综合性古语辞典之外，如果想更加进一步了解各个时代日语原貌的话，那么除了《日葡辞书》外，还可以利用《江户语大辞典》、《近世上方语辞典》、《近松语汇》、《川柳词汇》等断代语辞典或其他专业辞典。此类辞典还有《上代语辞典》（丸山林平编，1967 年，明治书院）、《近松语汇》（上田万年、樋口庆千代编，1930 年，富山房）、《万叶集事典》（佐佐目信纲编，1956 年，平凡社）、《源氏物语辞典》（北山谿太编，1957 年，平凡社）、《源氏物语事典》（池田龟鉴编，1960 年，东京堂）、《杂俳语辞典》（铃木胜忠编，1968 年，东京堂）、《芭蕉语汇》（宇田零雨编，1984 年，青土社）等。这些辞典皆附有索引，使用十分方便。

在古文基本过关等条件具备的前提下，还可以参考一些日本的古辞书。如《仙源抄》是长庆天皇（1343—1394）所著，它将源氏物语

中的词语按“いろは”顺序编排加以注释。近世出现了历时性质的古语辞典，如《鹦鹉抄》(1685)，共100卷，是荒木田盛员编的。以歌语为中心，搜集了22860词，以“いろは”顺序编排，该辞典从和歌中收集了很多用例。此外，涉及古语的辞典还有《雅言集览》(石川雅望编，1849)、《古言译通》(鹿持雅澄编，1837)、《古言梯》(楫取鱼彦编，1764)、《语林类叶》(清水滨臣编，年代未详)。

要了解明治时代日语词汇变迁状况，《和英语林集成》是一部重要的参考辞典，它是黑本式罗马字标记的发明人美国人黑本费时9年完成的，为日本第一部英和辞典，但该辞典的意义并不在于其为英和辞典，而在于从一个侧面反映与当时生活贴近的日常词汇分布状况。初版收词20772个，配有英语索引，后来又加了英和部分（收词10030)。之后，又出了第2版 (1872)、第3版 (1886)，分别收词22949个和35818个。几次版本的变化充分展现了明治时代语汇变化剧烈的历史。

如果手边没有古语辞典，或例子不多，需要确认的话，可查《日本国语大辞典》，因为它是日本战后编辑出版的收词最多、例子（书证）最丰富、释义最完备的大型国语辞典。2002年又推出新版，共13卷，同时还有电子版问世。另外，还有一部虽属国语辞典，但是将古语和现代语合而为一的辞典，就是《新潮国语辞典》(新潮社1965年初版)。其副标题为“現代語・古語”，格外醒目，标榜“一册在手，现代语、古语皆可查。是一部收录了包括从古事记、万叶集、源氏物语直到现代外来语、体育用语在内的14万条目的真正的国语辞典”。从中可以查到除《广辞苑》、《大辞林》这样的中型国语辞典之外一般辞典不收的词目。附录还收了“上代仮名遣い”。这除了《国语大辞典》(小学馆)之外一般辞典都不收，从而更突出了它重视历史的特点，是日本小型国语辞典中比较特殊的一个品种。

现代日语由古代日语发展而来，通过查阅古语的词义用法，往往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和把握现代日语。从这个角度认识，古语辞典是学习日语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书之一。在对一个词语的确切词义把握不定时，可以探溯其最初用法，必有助于理解。在此意义上，《广辞苑》的释义方针是由古至今，与《大辞林》、《大辞泉》等强调溯源有着很大不同。因此，在其他工具书缺乏的情况下，《广辞苑》可以帮助我们解决一些问题。

迄今日本版古语辞典皆以平安时代的假名和歌、物语（即国文学）为主，整体上涉及汉语词的辞典几乎没有，这是一个缺陷。另外，就今后日本古语辞典发展方向而言，目光不应只局限于文学作品，还要尽量加入历史文献中出现的语词，以便于读者更加客观真实地了解古代日语。此外，在语词的释义上，如大野晋所言，每一个古语词都应该放到当时那个时代背景下看，如此才能比较客观准确地把握好本义。因此，简单的一对一的古今替换的机械方式应该抛弃，而要从文化和时代背景的角度进行宏观上的理解和把握。

中国有些出版社现在正大力引进日本出版的国语辞典、汉和辞典，但几乎没有引进古语辞典的。随着中国日语教育规模和水平的提高，引进日本版古语辞典不会是遥不可及的事情。但重要的是在引进的同时进行适当的改造和完善，这才是我们应该研究的课题。

参考文献

1. 大野晋（1994），“『岩波古語辞典』編纂の二十年”，《日本語について》，岩波書店。
2. 沖森卓也ほか（1996），《日本辞書辞典》，おうふう。
3. 山口明穂（1996），“古語辞典のはなし”，《日本の辞書の歩み》，辞典協会編。

日本的教育辞典

近几年来，中国的日语教育事业获得长足的发展和进步，表现之一就是各种教科书、参考书以及辞书等工具书层出不穷。在编纂日汉辞书之类时，日本已出的各种国语辞典自然成为主要的参考资料，但除此之外，还可以利用日本已出版的日语教育辞典。因为国语辞典主要是面向日本人编纂的，针对性不强，教育辞典则不然。据《日本语教育事典》“第 4 章　語法各説”之“概説”部分的解释，对于日语学习者来说，理想的日语辞典应该是“単なる対訳辞書でない対照的記述的辞書”。这个解释可以分为两层意思理解：①非简单的对译词典；②属于对照性质的描写辞典。这是对日语教育辞典的基本定位。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随着日本经济影响力的增大以及日本政府积极的留学推进计划的实施，日本及世界各地出现了日语教育蓬勃发展的局面。换言之，日语教育开始走向了国际化。这就要求语文词典的编纂者不断推陈出新，结合外国人学习的实际情况，创造出适合外国人学习特点的新型语文词典。

日本有一类辞书叫“学習辞典”，这个名称起源较早，主要是指面向中小学生的各种参考类辞书，分为国语（包括古语）、汉和以及外语三类，一般由教师指定使用，发行量大，定价较低，最早的如《明解国语辞典》即是。除文学家、学者等特殊人群外，大多数成年人查阅辞典是为了确认词语的用法或提醒汉字写法等目的，很多出版社出的

所谓“用语用字辞典”或“标记辞典”之类的辞典就已基本够用。学习辞典和这里所说的教育辞典有所不同。日语教育辞典的性质既有外语辞典的一面，又有学习辞典的一面。日本版的日语教育辞典主要分为两种：1）面向包括日本人在内的学习者使用的辞典（如《学研国语大辞典》等都存在着这一倾向）；2）专门为外国人编纂的辞典。当然，这两种辞典的界限有时候也不是很明确的。如果按前面的定义，像《学研国语大辞典》这样的辞典本不该算作日语教育辞典（应视为面向成年人的学习辞典），但若不拘泥于此，并且从面向日语教学的角度看，那么将此类辞典看作教育辞典其实也未尝不可，况且大多数日语学习者在经过一段时间学习，就会直接接触日日辞典，即包括国语辞典之类带有学习性质的辞典。它们大多不同于一般的国语辞典，或提供大量实例，或给出类义语等附加信息。假如这样把握的话，那么判定教育辞典的关键就不在于它是否日语和其他语言之间的对译词典，而是看其编纂的体例、手法等方面是否有利于外国人（或日本人）学习日语。对大多数日本人来说，查阅辞典是为了确认、检索有关字或词及其他相关信息等，但也不排除对类义语等方面的知识有特殊的需求。

前一类教育辞典早在1978年就已问世了，其代表作是《学研国语大辞典》(1978，学习研究社)。尽管这部辞典是以日本读者为主，但对类义语、词构造方面也注意到了，这是针对先前普通国语辞典在词义描写、编排上的不足而产生的，是一种属于学习型的国语辞典。换一个角度，也可以看作国语辞典向着教育辞典方向转型的一个典型例子。还有《日本语基本动词用法辞典》(1989，大修馆书店)。从标题便可知，这部辞典冠以“日本语”之名，其寓意是要把日语看作是世界诸语言中的一支。[1]此后，涉及语言的各个分支领域，如关于日

---

① 著名的金田一春彦著《日本語》的修订版也是这一时期问世的。

语的动词、形容词、副词、拟声拟态词、复合辞方面的辞典也都纷纷出现。20 世纪 90 年代，真正的成系统的典型日语教育辞典，包括日英、英日、日日辞典等类型的教育辞典相继问世。截止到上世纪末，日本版的教育辞典主要有以下几种（按出版年代先后排列）：

70 年代主要有柴田武等编写的旨在辨析类义语的丛书《词语的意义 1-3》（ことばの意味 1-3）（1976—1982，平凡社）、森田良行的《基础日本语》（1977，角川书店）。特别是后者，反响很大，在中国也经常被引用。二者的共性在于对日语的词义系统进行了较为细致、客观的观察和描写。

80 年代是日本国内日语教育的兴盛期，主要有《日本语教育事典》（1982，大修馆书店）、《基础日本语学习辞典（英语版）》（1986，凡人社）、《例解新国语辞典》（1984，三省堂），之后还有《现代国语例解辞典》、《福武国语辞典》等。十多年前，三省堂和北京出版社合作出版了《例解日中辞典》，以《例解新国语辞典》为底本，由中方组织翻译而成，在两国同时出版，中文版名为《例解日汉辞典》，两国的日语或汉语初学者均可参考。《日本語基本動詞用法辞典》的中文版也已经问世了（1996，中文名《日本语基本动词辞典》，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另一部《日本語学習者のための副詞用例辞典》（1989，凡人社）也已有中文版（1989，中文名《为了学习日语的人副词例解辞典》）。此外，还有《現代形容詞用法辞典》（1991，东京堂）、《現代副詞用法辞典》（1994，东京堂）、《速查拟音词拟态词正确意义和用法辞典》（正しい意味と用法がすぐわかる擬音語擬態語使い方辞典）（1993，创拓社）、《日本语学习用法辞典》（日本語学習使い分け辞典）（1994，讲谈社）、《教師と学習者のための日本語文型辞典》（1998，黑潮出版社）等等。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已买

下《現代形容詞用法辞典》和《現代副詞用法辞典》的版权，其译本数年前已经在中国面世，名称分别叫《现代日语形容词用法辞典》和《现代日语副词用法辞典》。

《日本语教育事典》(1982) 是20世纪80年代日本语教育学会为纪念学会成立20周年而发起编纂的一部事典，即是一以“事项”为主线的辞典，尤以语法条目的描写最为精当和详细，早期的中国日语教学中，常常作为重要参考书被推荐或引用，其价值至今不减。1990年日本语教育学会又组织编纂出版了另一部《日本语教育手册》(日本語教育ハンドブック)(林大主编，大修馆书店)，也非常有参考价值。二者都是为日语教育者提供帮助的辞典，同其他为日语学习者服务的辞典有所不同。

进入90年代以后，教育辞典主要有《研究社日英辞典》(1992，研究社)、《日本语实用辞典》(1993)、《为了学习日语人的辞典》(日本語を学ぶ人の辞典) (1995，新潮社)、《日本语学习英日辞典》(1997，讲谈社) 等。2002年《教師と学習者のための日本語文型辞典》一书由黑潮出版社出了中译本，并且分为简体字和繁体字两个版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最近购买了版权，在中国出版。上述《为了学习日语人的辞典》是一部同时附上汉语和英语对译的辞典，体现了日语辞典国际化的新趋势，中文名称和英文名称分别是《易懂日语辞典》和 *Informative Japanese Dictionary*。

日本官方明确为外国人编纂的日语辞典主要有《外国人用的汉字字典》(外国人のための漢字字典)(第2版，1973，文化厅编，大藏省印刷局)、《外国人用的基本词用例辞典》(外国人のための基本語用例辞典) (1971，文化厅编，大藏省印刷局)、《基础日本语学习辞典》(1986，国际交流基金，凡人社)、《基础日本语活用辞典——印度尼西亚语版》 (基礎日本語活用辞典——インドネシア語版)

(1988，国立国语研究所)、《外国人用的罗马字日本语辞典》(外国人のためのローマ字日本語辞典)(1991，创拓社)。其中，《基础日本语学习辞典》被作为对译词典系列出版，共有英、韩、中等9国语言版本问世。《基础日本语活用辞典》是日本的国家项目，本打算出版泰语、葡萄牙语等对译本，但由于缺乏资金等原因，最终只有印度尼西亚版本一种问世。

在教育辞典的理论建设方面，日语学专家玉村文郎是日语教育辞典方面的身体力行者和积极倡导者。他不仅在很多场合撰文提出自己的设想，还亲自参与诸多教育辞典的编纂，如前面提到的《日本语学习英日辞典》等。他认为编纂教育辞典应该和普通国语辞典有所区别，在提供信息方面，例如日语中有“真冬”、“真夏”，却没有“真春”、“真秋”，这在日本人看来是不足为奇的，可是对外国人来讲，由于存在类推的心理，所以容易产生联想，教育辞典有必要给出这部分信息。词汇是否有系统性，这是学术界争论的焦点，但词汇与使用该语言的人的文化密切相关则是不争的事实。比如他主张词义在释义时不宜用拟态词，因为对拟态词的理解容易带上很强的主观性，此时可以找一个尽可能接近原词词义的对译词。他还建议日语教育辞典要给出词的“位相/語感”，这是基于日语中表示抽象的词语不多，导致语言暧昧以至难以把握的缘故。总之，他提出了很多有益的建议和意见，为日本教育辞典的体系化和进一步完善作出了贡献。

以上都针对外国人学习日语的难点，但更早的教育辞典多起源于对类义语（近义词）的辨析上。森田良行的《基础日本语》出版之初取得了很大成功，原为3分册，后来又合并为1册（1989），其成功的原因在于迎合了当时日语教育兴盛的大背景。此前的国语辞典一般都没有将词义当作一个有机的系统看待，只是简单地归纳义项，将其罗列出来而已，而潜在的相互之间的联系却被忽略了。森田认为应努

力从几个看似没有关联的义项中发现共同点和内在联系，从而把一个词的词义真正把握住。另外，他还对多义词进行了深入剖析，力争找出它们起源上的共性。森田还主张通过对“文型”即句型的处理来准确把握词义，这一点尤其富于开创性，即将动词的格支配原理导入教育辞典的编写模式。森田还认为，很多辞典仅仅把类义语作对比便了事，没有从所指事项的具体关联性方面，对这些差别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在相关必要信息的提供上略嫌不足。他的这些设想在自己编纂的《基础日本语》及后来出版的一些教育辞典中得到了实现。

柴田武等编的《词语的意义》（ことばの意味）带有一个副标题“辞書に書いてないこと”，是作者有感于普通语文词典的不足而编的。1976 年第一卷出版后，获得很大好评，到 1979 年第二卷出版为止，共印刷了 7 次。其中“ツツム・クルム・マク”、“アルキマワル・ブラツク・ウロツク”两篇还被收进国语教科书中。前两卷由柴田武主编，第三卷改由国广哲弥主编。前两卷仅涉及动词类义语的辨析，第 3 卷（1982）则把触角延伸到各个词类。最初这些文章连载在《月刊百科》上，属几个编者共同研究的成果，其初衷据说是为了编《日本语基础语辞典》作准备。这套丛书从体裁上说虽不是辞典，但最后一卷末尾登载了五位编者尝试做的辞典形式的样本，以表明他们对新形式国语辞典的设想，非常值得一读。

大野晋、滨西正人编的《类语新辞典》（1981，角川书店）也是一部不可多得的涉及类义语辨析的教育辞典。1981 年 1 月出版，到 1995 年 4 月为止，已经印刷了 26 次，号称日本第一部划时代的“シソーラス”，即分类词汇集性质的辞典。该辞典收词 6 万个，以日常生活中的常用词为主，按自然、行动、心情、人物等 10 个项目分类；然后，再分成 10 个项目；之后如法炮制，再分成 10 个项目，并用 2 位数码将词条编号。这种分类体的类语辞典当时是一种新的尝试。卷

末还附有50音图索引，便于检索。这是日本第一部将所谓类义语体系化的辞典。此前，日本虽然已有《分类词汇表》，但没有用例，因此这是一部很具有创意的辞典。

2002年11月由柴田武和山田进担任主编的《类语大辞典》由日本讲谈社隆重推出。共收7.9万个条目，号称日本最大的类义语辞典。它把类义语按意义和词类分类，然后再对每一个词进行意义分析。对于使用者来说，既可以查阅“受信”，也可以“発信”，即可同时用来学习和使用。该辞典对词语的分类，从对“用言”分类这一步入手，认为过去的类义语辞典多分出诸如“自然”、“抽象关系”、“空间”、“物理学”、“物事”、“感觉”、“知性”、“意志”、“爱情”等意义类别，但与语言本身没有直接的关联。于是，就尝试这种结合日语特点的独特分类方法。辞典发售时的宣传词是“超出（普通）国语辞典之上的理想新国语辞典”，乍看这种提法有些不准确，因为类义语辞典毕竟不等于普通语文词典，但仔细一想，此言不虚。因为如此一来，国语辞典似乎又回到了古代辞书意义分类的老路上，但分类的标准不再是“天地·人伦”，而是其内在的意义纽带。像这样一部收词达7.9万个上下的类义语辞典，普通语词应该基本上都包括在内了。这恐怕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国语辞典教育辞典化的一个趋势。

2003年辞书出版上名不见经传的日东书院先后推出了《日常中的日语用法辞典》（日常の日本語使い分け辞典）（日东书院编辑部）和《日常中的词语用法辞典》（日常のことば使い分け辞典）（日东书院编辑部）。前者把类义语分成237个关键词，按50音图排列。共收有5200个普通词，附以简明释义，用例标示其用法。还附有“分野別キーワード目次”，具体的“キーワード”有“人間関係”、“行動·態度”等。后者精选1300个词，以之组成561个词目。对其差异进行解说。这些词包括：①政治法律社会词汇；②经济经营产业词

汇；③高科技科学自然词汇；④语言艺术文化词汇；⑤日常生活/杂学词汇。所收主要是社会生活中经常接触到的专门性词汇，这样恰好与前者的普通词汇辨析辞典配成一套。

除了类义语，句型也是外国人学习日语的一大难点。日语学中“文型”即句型是一个伸缩性很大的概念，因人而异。由黑潮出版社出版的《教師と学習者のための日本語文型辞典》就是明确针对外国人学习日语的这一难点而编纂的一部辞典。该辞典瞄准作为日语能力考试1、2级出题标准的“文法的な機能語の類”中出现的所有句型，从报纸、杂志、小说、剧本中选取3000个表达形式，包罗了中上级所有句型。在立项上也进行了大胆尝试，将诸如“てはいけない”、“とする”这样的表达形式作为单独的条目列了出来，而普通的国语辞典一般只立“いけない”、“する”。另外，它还积极收录像“なんて言ったっけ”中的“っけ”，“できっこない”中的“っこない”之类口语中特有的表达形式，对句型的构造使用场景以及同类意义表达上的区别等方面进行具体和恰当的说明。为便于读者查阅，在检索手段设计上也煞费苦心，除了常见的“五十音順索引”，还编制了“末尾語逆引き索引”、“意味・機能別項目索引”。甚至设计装帧上也体现了编者的匠心，如书中有两页分别以蓝色和粉色纸为装饰，这样从形式到氛围都缩短了读者和辞书的距离，使人亲近。

国语辞典的教育辞典化很可能是今后日语国语辞典发展的一个大方向，典型的国语辞典如《三省堂国语辞典》第5版（2001年3月）序言谓：“在词目的标记上也融入了（我们）新的想法。（中略）对学习日语的外国人来说，他们也希望每个词的写法能够统一固定。”①这是针对日语中标记不稳定的现状提出的。2002年11月北原保雄主

① 引者译。

编的《明镜国语辞典》由大修馆书店推出，引起了不小的反响。其宣示的口号是“国語辞典が大きく変わる…”。作为尝试，它对像“夜が明ける/朝が明ける”、“ボールを打つ/ホームランを打つ”、“三割を打つ/四番を打つ”的差异作了区别，即注意词语的搭配以及其内在的语义关系，重视特定句型下的意义分析。这也是近几年来日本出版的很多教育辞典的流行做法，但如此全面地纳入国语辞典倒比较少见。对标记的重视也是该辞典的重要特色。例如它对不同的汉字标记所带来的语感差异进行了解释，还对时下因特网时代所必须掌握的有关标记方面的信息进行了详细解说。据说，中国出版界对此反应敏锐，也正在组织编译。2003 年 5 月北原保雄主编的又一部《岩波日语使用方法/思考方式辞典》(岩波　日本語使い方考え方辞典) 由岩波书店出版。该辞典主要面向小中学老师，是用来备查日常生活中有可能碰到的日语方面的问题，如关于汉字假名的标记符号的使用、词形和字形的细微差异等容易混淆的疑问点，例子丰富。当年 5 月还有一部新型教育辞典问世，它就是冲森卓也、中村幸弘编的《Benesse 表现读解国语辞典》(ベネッセ表現・読解国語辞典①)。顾名思义，这是一部注重语言表达和读解的辞典，由“辞典部、汉字部、机能部、敬语表现部”4 个部分组成。它将如何读解文章如何撰写小论文的一些关键词语展示给读者，还把意义相似的词语汇集起来，用图表“表現チャート”形式表示出来，以方便读者准确选择。

尽管日本迄今已经出版了不少教育辞典，但也并非尽善尽美，不论品种还是信息登载等方面都还有很大的改善余地。比如随着语用学和认知语言学研究的兴起和深入，可以在此方面开拓新路，力争把教

① “ベネッセ”系出版社名，原名福武书店，1990 年改为“Benesse”(日语读音为“ベネッセ”)。

育辞典的编纂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在内容上，迄今的教育辞典很少有专门以助词、助动词为对象的，这是一个盲点。不仅如此，随着中日两国人员交流的日益频繁，强强联合，优势互补，两国合作编纂高水平教育辞典的时机趋于成熟，这方面应该有所作为。

联想到我们中国，普通日汉辞典编纂过程中只是一味参考日本版的国语辞典，没有一个明确的指导思想，致使不论释义还是例子，都有千人一面的感觉。这方面应该学习日本版教育辞典的长处，针对中国人学习日语的实际，敢于创新，认真编写，以期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当然不应照搬日本版教育辞典，因为日本此类辞典不只是针对中国人的，而是非日本人的世界各国人，尤其是文化差异大的欧美人，所以未必处处适合中国读者。教育辞典是语文词典中一个新的类别，也是很有前景的一个门类。在中国汉语学界，特别是在对外汉语学界，已经有了很多尝试之作。中国日语学界也应该在此方面大胆地迈进一步，力争编出一部好的教育辞典来。从“受信”向“発信”转变，这是日本国语辞典的一个大趋势，这也适用于日语教育辞典性质的改变。虽然我们已有了一些教育辞典，但在内容上，它们一般只关注拟音拟态词、副词等具有日语特点的词汇以及像句型、惯用型等语法现象，没有或很少有对日语词语的搭配、使用场景等简明扼要解释的辞典，释义上也缺乏系统性和科学性。另外，有关两国文化差异的信息也没有引起中国日语辞书编纂者的足够注意。这方面国内英语学界做得比较出色，可以借鉴。我们应紧密结合日语教学实际，大胆拓宽辞典类型领域，努力使教育辞典成为学习和表达日语的好帮手。

教育辞典表现出来的是以读者为本位的思想，编纂普通的双语词典（日汉或汉日辞典）也可以不拘一格，尝试将一些在教育辞典中得到应用并且已被证明为可行的好的设计思路方法引进来。如日本的《大辞泉》、《集英社国语辞典》等都在方便学习者的使用方面下了不

少功夫。日语的普通国语辞典如《新明解国语辞典》第5版在显示格搭配和套色印刷便于阅读方面也做了一些改革。中国商务印书馆同日本小学馆合作出版的《现代日汉大词典》和《新汉日词典》日语版即小学馆《日中辞典》和《中日辞典》都分别进行了一些便于读者的处理，增加了一些必要的信息，在实用性上以及方便程度上都有创意，这些都值得借鉴和学习。

参考文献

1. 大岛中正（1999），“日本国内で刊行された日本語教育用辞書の概観”，综合文化研究所纪要第16卷。
2. 玉村文郎（1995），“外国人のための日本語辞書構想”，《月刊言語》6，大修館書店。
3. 森田良行（2000）“理想との闘い”，《月刊言語》5（特集——辞書をめぐる7つの闘い），大修館書店。

日本的类语辞典

"类语辞典"，又叫"类义语辞典"，渊源于近代之前很多辞典对词语不作词义解释，而以近义词作替代性说明的方法，这种方法编的辞典可以称作一种类型的类语辞典，如高桥五郎的《和汉雅俗いろは对照辞典》(和漢雅俗いろは対照辞典）和大和田建树《日本大辞典》即是，山田美妙在《日本大辞书》词语释义中也因提及与相关类义语的差异而引人瞩目。所谓类语辞典，顾名思义，就是近义词辞典，意义完全一致的词语叫同义词，但严格说来，世界上原本就不存在两个意义完全相同的词，只不过词义贴近程度的大小而已。而且，就算词义相同也还存在语感或用法上的细微区别。这里姑且沿用日语中的"类语辞典"的名称。

据北原保雄编《日本語使い方考え方辞典》一书，"类语辞典"属于国语辞典的下位分类，也称作"類義語辞典"或"シソーラス"。可粗分两大类：1）为写文章用的实用辞典（如"類義語辞典"、"同意語辞典"）；2）为描写词汇体系和构造的学术辞典（如"分類語彙表、日本語語彙大系"）。从历史上看，有像《尔雅》、《和名类聚抄》这样的属于意义分类的辞书，叫"義書"或"類書"。现代日本编纂出版的所谓类语辞典受近代英国罗瑞（P. M. Roget）编的英语辞书《罗氏类语辞典》①（也叫《罗氏词库》，1852）的影响很大。

---

①《罗氏类语辞典》将英语词汇分为 6 类 1000 个条目。

其实，除了这里所说的两类之外，类语辞典还应该有一个基本属性，就是具有学习辞典的功能。对于操母语者来说，类语辞典最重要的作用当然是可作为日常生活中的修辞辞典来用。因此，日本广义上的类语辞典的出现并不算很晚。山田忠雄认为，① 日本类语辞典的诞生最早同辞典的释义相关，如古代的“消息词”、中世的书牍范文就已有了这方面尝试，历史比较悠久，但均以实用为目的，一般只是阐述各个词随身份不同在使用上的限制，没有得到进一步发展。明治、大正时代以后的类语辞典一般也只注重词语的搜集，不对词义的具体区别作解释，同起源于西方的同义词辞典、分类词汇表（thesaurus）等相比要逊色。

就功能而言，类语辞典可以粗分为三类，② 简单地说就是（1）修辞需要（以汇集各种类义语为目的）；（2）防止用错（辨析词义）；（3）词汇体系（对词汇分类）。其雏形可以举江户时代出现的比较雅语和俗语的辞书。明治初年的《掌中汉语早引》（桥爪贯一编，1873）就是和语词与汉语词之间的对照辞典，《通言汉语引》（和田定节编，1879）为俗语词和汉语词之间的对照辞典。不久，就有写信或作诗时供措辞使用性质的辞书，如《词藻类纂》（芳贺矢一编，1907 年，启成社）。这部辞书广泛采集用例，且皆为书证，实用性很强。这三大类语辞典中数第一类数量最多。

日本近代类语辞典的集大成之作是志田义秀、佐伯常麻吕编的《日本类语大辞典》（1909，晴光馆），篇幅长达 1700 页，收词2.3万个，还包括了古语、俗语、方言中的类语。在序言中，编者自诩为日本第一部类语辞典。1974 年讲谈社复刻此辞典。1980 年还被收入了

① 参见山田忠雄《三代の辞書——国語辞書百年小史》（1967，三省堂）。
② 《日本語百科大事典》的分类。

讲谈社学术文库，以《類語の辞典（上下)》为名重新出版。另外，还有《同意语二十万辞典》(津村清史编，1910，北隆馆)，这部辞典是将《日本类语大辞典》稍作加工而成，篇幅缩减到原本三分之二。津村清史原为志田义秀的助手。1976 年国书刊行会将此书复刻出版。还有 1913 年出版的《国民必携类语大辞典》(博爱馆)，简约版于同年改名为《读书作文日本大辞典》(广文堂）出版。审阅人和编者就是《日本类语大辞典》原班人马。1974 年讲谈社复制了《国民必携类语大辞典》，国书刊行会复制了简约版。《国民必携类语大辞典》有 777 页，为志田义秀、佐伯常麻吕与元田修三、秋谷节太郎等中学教师合作编辑，芳贺矢一任主编。缘起于 1903 年大学毕业的志田立志于编一部堪与西方“synonym”相匹敌的辞典。于是，他开始搜集资料，采集词语，进行分类，倾听学者意见，费时 10 年才告完成。

第一类类语辞典还有《类语类例新词藻辞典》(加藤武雄、水守龟之助编，1937，东光社)、《类语活用必携》（三省堂编辑所，1940，三省堂)、《类语例句活用新辞典》（高须芳次郎、佐佐木久编，1942，双叶书院成光馆)、《类语辞典》(广田荣太郎、铃木棠三编，1955，东京堂出版)、《新修类语用例辞典》(吉田精一主编，药师寺章明、长尾勇合编，1973，集英社)。战后类语辞典与战前有很大不同，如广田荣太郎、铃木棠三编的《类语辞典》(1955，东京堂出版)。这部辞典作了新的尝试。从前一般做法是用一个简单的和语词来检索较难的汉语词。这部辞典则广泛立项，收词包括汉语词、俗语词等。写文章或书信参考用的类语辞典主要还有《文例类句文章大辞典》（集文馆编辑所编，1913，集文馆)、《类语文例书翰文大辞典》（大町桂月主编，文明堂编辑部编纂，1916，立川文明堂）等。

第二类辞典，即主要为了辨义的类语辞典可以德川宗贤、宫岛达夫编的《类义语辞典》(1972，东京堂出版）为例，这也是一部重要的类语辞典。从前类语辞典一般只列出类义语，这部辞典还分别说明不同的使用方法，即进行辨析，这是其最大的与众不同之处，为当时同类辞典中唯一的。卷首有“類義語の概説”，必要时还标示出关于文法、文体（日常语、文章语、俗语之别）、地域（方言）、参考（供参考）等方面的信息。

磯贝英夫、室山敏昭编的《类语活用辞典》(1989，东京堂出版）开头处有长达14页的解说文字“類語の世界”。作为条目的词是每一个类语集合中使用最广泛的那个词。在此下面，再描写这个词以及和其他词的差异和用法等，卷末附有索引。还有一部很有特色的《表现类语辞典》(藤原与一、础贝英夫、室山敏昭著，1985年，东京堂出版)，其特色在于收录了1232种类义语，共8361个词，从360部近代文学作品中采集例子。冲森卓也等人编的《日本辞書辞典》将它算作“表现辞典”，即表达辞典类的辞书。

小学馆《类语用法例解辞典》(使い方の分かる類語例解辞典)(远藤织枝等编，1994）也是一部比较有特色的类语辞典，收录了2.7万词目，附了1700张表格和大量例子，适当处还附上英语译词，将迄今教育辞典全部被证明为有效的手法都动用上了。采用表格形式比较类义语的做法，最早可溯源到《现代国语例解辞典》(1985，小学馆)。该辞典颇有特色的地方在于将意思相似的词语放在一起，组成一个类义语集合。然后，再在每一个集合里分析词语之间的细小差别，这样共得到了约6000组词。在每一个集合中，一般都设有4个小栏目“共通する意味”、“使い方の例”、“それぞれの意味と使い分け”、“関連語”。在“共通する意味”中，一般还附有英语对译词（与该集合中的主要词即作为词目列

出的那个词语相对应的译词）。辞典之末，为便于欧美人学习，还附上英语索引。

大野晋、滨西正人编的《类语新辞典》（1981，角川书店）则属于分类体类语辞典，即第三类类语辞典。1981 年 1 月出版，号称日本第一部划时代的“シソーラス”，即分类词汇集性质的辞典。这部辞典共收录词、复合词、词组、惯用句、谚语、故事成语等 6 万词语，分为“自然”、“性状”、“変動”、“行動”、“心情”、“人物”、“性向”、“社会”、“学芸”、“物品” 10 个集合。每一个集合又分为 10 个子集合，如“自然”中，就有“天文”、“暦日”、“気象”、“地勢”、“景観”、“植物”、“動物”、“生理”、“物質”、“物象”，这样就分成 100 个子集合。在检索设计上，正文是按意义分类的方式编排的，书尾索引则按 50 音图方式。有的词语可能兼跨几个类义集合，这样就给使用者以提示，告以相关有用信息。大野晋在编纂《岩波古语辞典》时，曾主张将类义语放在一起，以辨别其差异，从系统上予以把握。此书所体现的思想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大野晋。在大野晋建议下，还为每一个词添加了表示“位相”的标记，如“常”（日常語）“口”（口語）“文”（文語）“文章”（文章語）“雅”（雅語）等。从学习者的角度看，可以在与类义语即近义词和对义词的对比中加深对词义的理解。另外，在查阅学习一个词时，可以接触很多相近、相关的词，从而举一反三地扩大词汇量。这部辞典的好处还在于给读者提供了写文章选择词藻的机会，因为揭示它们之间的细微差别固然可贵，而将尽可能多的类义语罗列在一起，更能给读者以提示，使有所选择，不啻于为读者提供一丰富的词汇库，从而实际上成为一部文学修辞辞典。所以它既是学习辞典，又是一部有助于提高修辞水平的工具书。

作为学术性很强的第三类类语辞典，最著名也最典型的当属日本

国立国语研究所 1960 年编纂的《分类词汇表》。①它首先将 3.2 万多个词按"体の類（名詞類）""用の類（動詞類）""相の類（形容詞類）""その他"的语法类别进行分类；在"体の類"中再细分为"抽象的関係/人間活動の主体/人間活動一精神および行為/生産物および用具物品/自然物および自然現象等小类，并进一步细分，如「自然物および自然現象」又分为「刺激（光、色、音、におい、味、材質）/自然・物体・物質（化学成分、空気、水、天災、気象、物質の変化）"等。这种分类有助于在选定词汇、特别是基本词汇时，兼顾不同的面、不同类别的词，还能起到表达（修辞）辞典的作用，可供使用者在意义相近、相关的一组词语中选择最恰当的表达语汇，特别适合比较或对比不同国别（种类）的语言时使用，或者可应用于日语教学等目的。如利用该表进行不同语言间词汇词义比较，可凸显使用该语言的民族在语言、社会，甚至文化、精神构造上的某些特征，例如日语中"気象"方面关于"雨・雪"等自然物的词语很多，反映了日本自然的某些特点。光是和"雨"相关的词就有"雨、一雨、降雨、降り、本降り、吹き降り、大降り、小降り、大雨、小雨、豪雨、にわか雨、通り雨、夕立、村雨、時雨、初時雨、長雨、さみだれ、つゆ、梅雨、空梅雨、霖雨、春雨、霧雨、雷雨、慈雨、雨足"。

2001 年 6 月《速查类语联想辞典》（早引き類語連想辞典）（米谷春彦编，野元菊雄审定）出版了。它是 1994 年出版的《早引き連想語辞典》的改订本。此书对标题作了改动，加上"类语"二字。它是通过关联词语的联想组织编排的一部非常实用的辞典，将同义词、类义语、关联词语等罗列出来，例子十分丰富。

2002 年 11 月柴田武和山田进任主编的《类语大辞典》由日本讲

① 2004 年国立国语研究所时隔 40 年推出《分类词汇表》增补改订版。

谈社隆重推出，这是近年来日本出版的最大规模的类语辞典。讲谈社利用其雄厚的经济实力大肆宣传。该辞典从筹划到出版跨度为12年。共收7.9万条目，号称日本最大的类义语辞典。它把类义语按意义和词类分类，然后每词作意义上分析，原则上还附句例。对于使用者来说，既可查阅"受信"，也可"发信"即用来学习和使用。其编纂者期待将来日本语文词典也应该像类语辞典那样（江户时代"节用集"之类辞典就是一种类语辞典）。这也是一部分类体式的类语辞典，对词语的分类从"用言"分类下手，一反过去类语辞典多分为诸如"自然"、"抽象关系"、"空间"、"物理学"、"物事"、"感觉"、"知性"、"意志"、"爱情"等意义类别，而与语言本身没有直接的关联的老方法。这是一种结合日语特点的独特分类方法。首先把2000多个用言词分为诸如"生きる・死ぬ"、"生む・生まれる"等99个范畴（意义），其余的合为1个，共100个。接着是动词、形容词、形容动词、副词、名词等。据说，这是柴田武的创意，他过去研究过类义语，进行过深入探索，因此这种框架设计有其道理。具体说，先选出最基本的动词和形容词，根据它们之间意义上的相关性，划分为一个个小的集合。在执笔编辑阶段，这叫做"小项目"。然后，整合这些小项目；构成的大集合，称为"カテゴリー"，即"范畴"。设计编写过程中不断补充和调整，最后暂定为1450个集合和99个范畴，里面包含有基本词2700（2300个动词、400个形容词）。分类过程中还作了一些必要的调整。如有的打破过去对于词类划分的界限，根据词的功能重新分类，如"形容动词"。又比如在词目的处理上，把"永遠の眠りにつく"这样的词组也收了进去。有的一般不单用，原则上词目上只给出结合形。该辞典原计划1995年出版，因为有新的创意构想，然而增大了编写度，使得出版日期大大滞后。著名小说家井上ひさし为这部辞典写了推荐，称之为"魔法の辞書"。近十多年来，日本国语辞

典出现了新变化，其中之一就是同教育辞典的合流倾向明显。除了收录基本词汇以外，不少国语辞典还尝试设置类义语一角，如《学研现代新国语辞典》、《大辞泉》等。古语辞典也有这方面尝试，如《可从现代语查古语的古语类语辞典》（現代語から古語が引ける古語類語辞典）（芹生公男编，1995，三省堂）等。这样将两种辞书的功能集于一身，出版社获得了新卖点，读者则事半功倍，可谓双赢。

总之，类语辞典是一种非常实用应用面十分广的语文词典，将来还会有新品种问世。但另一方面，它又是一种难以创新、编纂难度很大的辞典，特别在适用性方面总不免局限性。语言诸要素中，词汇是最容易变化的，也是最缺乏系统性的，它和意义紧密相连。具体语境决定一个词的具体意思。辞典的释义归根结底都是抽象出来的，离开了语言环境便无意义。所以，任何近义或同义词都是相对的，甚至因人而异，在选择和把握上需要慎重。

参考文献

1. 飛田良文編（1988），“F. 類語辞典”，《日本語百科大事典》，金田一春彦、林大、柴田武編，大修館書店。
2. 大倉浩執筆（2003），“類語辞典”，《日本語使い方考え方辞典》，北原保雄編，岩波書店。

日本的外来语辞典

外来语多是现代日语词汇中的一个显著现象。关于外来语的定义，尽管有多种说法，但现在日本出版的外来语辞典一般不把明治以前进入日语中的汉语词收录在内，但早期的外来语辞典却不然。这里面涉及不同时代的人对外来语的认识有所不同的问题。

日语外来语辞典的出版主要有两个时期：大正昭和时期（二战前）和战后，均为外来语急剧增长的时期，分别被称为外来语“第一泛滥期”和“第二泛滥期”。近20年以来，外来语辞典出版发生了很大变化，可谓进入了新阶段，这里姑且称作为“现当代”。

1. 大正昭和时期外来语辞典

日本第一部外来语辞典是《日用舶来语便览》（1912，光玉馆），由棚桥一郎、铃木诚一合编。仅收1500个词，词头用片假名标记，这些词分别来自英、法、西、葡、德、荷、拉丁、俄、美等国语言。附有索引，按分布领域编排。此外，早期还有胜屋英造所编《外来语辞典》（1914，二松堂书店）。1916年出增补版，共收1万词。1922年第二次增补15版，收词达到1.5万个。

1915年三省堂出版了《日本外来语辞典》（上田万年、高楠顺次郎、白鸟库吉、村上直次郎、金泽庄三郎编），这是一部学术性很强的辞典，编者皆为著名语言学家和历史学家。据序言介绍，编纂工作还得到了小仓进平、金田一京助、前田太郎等学者的帮助。该辞典收

6800词，大多数是西方来的词，也有从汉语来的词（唐音、吴音词）和梵语词。其特色在于作了语言学意义上的尝试，如把“まめ（豆）”、“みず（水）”、“か（処）”、“め（女）”同东方其他诸语言对比。有的词描写得非常详细，至今仍然评价很高。据说当初为了方便上“国语演习”课而编纂的。

昭和初叶有两部有特色的辞典，一部是《外来语新辞典》（中目觉编，1932，博多成象堂），收词估计有2200个，释义十分准确，受得好评。另一部是《万国新语大辞典》（英文大阪每日学习号编辑局编，1935年，大阪出版社）。该辞典收词多，使用十分方便，共收2.3万个词，力图穷尽外来语。按“イロハ”顺序排列。也是由英文大阪每日学习号编辑局编的《产生于生活的现代语辞典》（生活から生まれた現代語辞典）（1924）1930年出了大增补改订87版，收词8000个，也是按“イロハ”顺序排列。顺便提及，《万国新语大辞典》是日本辞书史上最后一部采用“イロハ”顺序编排的辞典。而东京电话簿早在10年前的1925年就已从“イロハ”改为“50音图”了。可见，虽是外来语辞典，却仍有固守传统的一面。

荒川总兵卫编的《外来语辞典》（1941，富山房）是一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外来语辞典，他的目的是想编一部无论从语言学角度还是从国语学角度看都具有学术价值的真正意义上的外来语辞典。为此目标，他广泛采集用例。他在自序中说，披阅古今文献2—3万卷，从300万页以上的文献中搜集到外来语6—7万，引用文约100万以上。从中选词1万，引用文5—6万，并且还参照内外古今辞书，附上原词与解说。①该辞典是荒川独力完成的力作，其引用例的价值极高，主要收集明治到大正时代各种文学作品中的外来语词。该辞典标示所收词的

① 转引自冲森卓也等人编《日本辞書辞典》，p.49（引者译）。

意义领域、原词名、拼法等，还标明显示这个词进入日语中来的文献名，所涉及的外来语言种类达24个，卷末附有1250种文献。

2. 战后外来语辞典

战后由于社会稳定，经济取得了迅速发展，西方事物、概念等更如潮水般地涌入日本。这一时期外来语辞典的出版也显现出数量品种丰富、内容形式更趋多元化的倾向。比较著名的有《外来语辞典》(楳垣实编，1966，东京堂)，它系日本战后第一部成形的大型外来语辞典，还明确标示出年代。还有荒川总兵卫编的《角川外来语辞典》(1967年初版，角川书店)，它是对1941年版的辞典进行了补充，加入了新发现的例子和战后的用例，名副其实是一个扩充版。1977年出增补版，收词达到2.5万个，为当时日本最大规模的外来语辞典。1980年的第二版收词更是达到了2.7万个词。在序言中，荒川强调例子的重要性，否则该辞典"就不值一文了"。

三省堂在战后的外来语辞典出版中发挥了突出的作用。1972年，《简明外来语辞典》(コンサイス外来語辞典)(三省堂编修所编，第2版，1976)问世，它包含有地名、人名、百科全书式的解说，系由早期三省堂出版的上田万年等编《日本外来语辞典》改编而成，具体注明外来语进入日本的年代，受到广泛欢迎。至1987年已出到第4版。作为《简明外来语辞典》的改订版，1994年三省堂推出《简明片假名词辞典》(コンサイスカタカナ語辞典)，共收5万词，其中片假名词有4.3万个，字母缩略语有7000个。2005年1月三省堂推出了该辞典的第3版，收录条目约5.52万个，片假名词约4.74万个，字母缩略语约7800个。刊本更为小巧的三省堂编《每日简明外来语辞典》(デイリーコンサイス外来語辞典)(1987)收录了几乎所有领域的片假名词，包括生活中常见的8000个英、法词语，还包括高科技词，共计3万个，附录包括"ABC缩略语"、"世界语言一览"、

“片假名公司名一览”。1995 年 9 月作为《每日简明外来语辞典》的改订新版，三省堂推出《每日简明片假名词辞典》（ディリーコンサイスカタカナ語辞典），到 2006 年出了第 2 版。1994 年三省堂还出版了《简明 ABC 缩略语辞典》(コンサイスABC略語辞典)，收集了电视、报刊等常见字母词约 4500 个，每一个条目都给出原词拼法和简单释义，还有倒序索引。

内容和形式多元化的倾向还反映在适应读者个性化要求的一系列外来语辞典的问世。吉泽典男、石绵敏雄编的《外来语的词源》（外来語の語源）（1979，角川书店）和饭田隆昭、山本慧一合编的《成为日语的外语辞典》（日本語になった外国語辞典）（初版 1983 年，集英社）就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辞典。后者初版收了 3.85 万个词，1988 年第二版时增加了 4000 新词，还增收了像“光センサー”这样的始于日语的 200 个外来语词。现已有第 3 版问世。此外，比较有特色的还有《图解外来语辞典》和《宛字外来语辞典》。《图解外来语辞典》（角川书店）系吉泽典男所编，大泽泰夫插图，1979 年出版，收词 1.6 万个。其最大特点是按内容分为 9 大类，158 个细目，把互相关联的词排列在一起，便于查找。既标榜“图解”，书中插图多达 220 页，与词条相得益彰，卷末还附有索引。《宛字外来语辞典》（宛字外来语辞典编辑委员会编，1979 年，柏书房）也是一部很有特色的外来语辞典。在日本幕末明治时期，很多外国人名、地名等专有名词当时都用所谓“宛字”即假借字形式来书写的，如哥白尼写成“古伯爾尼弧（コペルニクス）”，伦敦写成“倫敦（ロンドン）”，乃时人通过汉字来吸收新知识。该外来语辞典搜罗当时用汉字书写的外来语词总共8000个条目，分人名、普通条目和地名编排。

此外，较著名的外来语辞典还有斎藤荣三郎编的《外国来的新词辞典》（外国から来た新語辞典，初版 1965 年，第 6 版 1989 年，集

英社)、冈美千雄编《常用外来语新辞典》(改订版 1988 年，梧桐书院)，同石绵敏雄编的《外来语的词源》(外来語の語源) 均为可读性很强的辞典。此外还有《基本外来语辞典》(石绵敏雄编，1990，东京堂出版)、《外来语词源辞典》(外来語語源辞典)(堀井令以知编，1994 年，东京堂出版) 等。

3. 现当代外来语辞典

近 20 年来日本的外来语辞典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表现为出现以下几个大趋势：第一，外来语 (词) 的称呼逐渐被“片假名词”所替代。另外，所谓新词也包含大量外来词，二者界限有时不是很清楚。有的干脆将二者并列，如《外来语新词辞典》(中村德次主编，2006，成美堂出版)，但更多的则不提外来语这个说法，而用“カタカナ語”和“新語”指称。因为传统的“外来语辞典”的称呼及这种形式已与收集包括新词和片假名词在内的实用词汇的辞典内容不甚符合了。因此对于当今日本出版的各种外来语辞典，不妨把它看作具有弹性的包容性很强的新概念辞典，它包含新词、外来语 (片假名词)，甚至还包括缩略语 (包括字母 ABC 缩略语)。如《片假名词・外来词/缩略语辞典》(カタカナ語・外来語/略語辞典)(全订版，2006 年 4 月，自由国民社)。反过来，要想了解最新的外来语必须到收集新词的辞典中去找。这种趋势也体现在辞典出版的各方面。著名的新词辞典《现代用语的基础知识》(現代用語の基礎知識)(自由国民社) 和《imidas (イミダス)》(集英社) 中的外来语部分每年都进行改订，是了解最新外来语状况的最佳晴雨表。《现代用语的基础知识》前身是《现代用语辞典》，本为新语辞典，由自由国民社出版。始于 1948 年编的新语小册子，每年厚厚一册，网罗一年间社会上出现的形形色色的新词，并分门别类简单释义。1948 年刚出版时开本只有现在一半，厚度为 80 页。第 10 年篇幅增加到 1000 页，为原来的 12 倍。到

1972年俨然已成收词3万条16开的大型辞典了，篇幅增加到1500页，开本也变成了电话簿大小，是了解每年新词的一部重要工具书。所收词目都是编辑部每天从报纸上搜集的，如果一个词一二个月持续使用固定下来，就将其放入目录中，撰稿人也从专业角度进行检查。其方针是为大众“廉价提供信息”，因涉及面很广，堪称是迷你百科事典。1986年集英社创办了《imidas（イミダス）》（中文意为“给出词义”），第二年发行90万部，超出《现代用语的基础知识》60万部的年发行量，势头十分强劲。1989年朝日新闻社推出《智惠藏》，与其他二者平分秋色。这三部以及其他众多的新语辞典中外来语占了很大比例。

第二个趋势是实例化，也就是提供实例以让读者在句例中理解词义。小学馆的《用例子来读的片假名辞典》（例文で読むカタカナ語の辞典）（初版，1989年11月）就是精选常见最新的2万个外来语词、片假名词，附上从报纸、杂志上摘录的实际用例，另收有5000个字母缩略语。第2版（1994年4月）收词增加了2000个；第3版（1998年11月）收录了2.7万个条目，囊括医学、经济、建筑、料理、体育、时装、计算机等用语，都是现代人不可不知的关键词。辞典还附有“字母缩略语集”。该辞典提供报纸杂志上的用例，使读者不仅明白其义，还知道如何使用这个词。此外还有丰富的补注栏目，告诉读者词的来由和本意。若有日本人造的英语词，辞典就告诉你英语中的用法以及原词同日语的差异。附录包括“世界语言一览”、“各国一览”。无独有偶，就连出书一向面向中小学学生的学习研究社也编辑出版了《通过用例来理解的片假名词新词辞典》（用例でわかるカタカナ新語辞典）（2003年3月初版），收有2.8万个词，2007年1月推出改订第2版，收录2.9万个词，并且双色套印。这两部辞典一重“读”，一重“理解”，但本质上是一样的。

第三个趋势是更加个性化，换言之即针对性更强。学习研究社的《媒体助读片假名新词辞典》（マスコミに強くなるカタカナ新語辞典）（改订新版，1989 年 3 月）① 主要从报纸杂志中搜集日常生活中新的片假名词语，涵盖商业、经济、社会、文化、体育等各领域，还采录和制片假名词语。初版收录 14200 词，改订新版增加到 15100 词。1992 年 11 月出第 3 版，1996 年 4 月出第 4 版，2000 年 4 月出第 5 版，2004 年 6 月出了第 6 版。不仅如此，日本还出现了更专业化收录范围更专一的辞典，如《用来读日经新闻的片假名词辞典》（日経新聞をよむためのカタカナ語辞典）（三省堂编集所，初版 2001 年 7 月,2005 年 5 月改订版）、《朝日新闻的片假名词辞典》（朝日新聞のカタカナ語辞典）（朝日新闻社，2006 年 8 月），《分类日美时事辞典》（項目別日米時事新語辞典）（石山宏一编，1987 年 10 月，自由国民社）等。

第四个趋势，出版周期短。由于外来语辞典和新词辞典的合流，日语词汇不断地推陈出新，反映最新外来语、新词变化状况的这类辞典必须适应当今时代高节奏、多变化的特点，不断地更新增补。前面所举《媒体助读片假名新词辞典》几乎每隔 4 年就要推出新版，这正因为它是用来帮助读者解决媒体文字中片假名词的难点的。每四五年媒体的关注点以及所用词（包括新词、流行词）肯定会有很大变化的。因此，现在日本出版的外来语新词辞典规模上越来越小，但版本的更替和内容的增删却越来越频繁。

回顾日本外来语研究和编纂历史时，必须要大书特书荒川总兵卫的贡献。荒川是日本外来语研究大家，在此方面作出了杰出贡献。他

① 之前的 1986 年学习研究社出版过田中好夫编的《最新マスコミに強くなるカタカナ新語辞典》。

任中学教师期间，1930年曾自费出版过《成为日语的英语》（日本語となった英語）一书，收词3000个。1931年研究社出版其改订版，收词达5000个。市河三喜在书评里曾说，希望该辞典能够加入更多的句例，以增加其价值。为此，荒川10年间锲而不舍，从总计3万册、篇幅达300万页的文献中搜集了外来语1万个，引用句例6万个。这就是后来著名的《外来语辞典》的资料基础。1941年他以《外来语辞典》获得冈仓奖，"他的《荒川外来语学》一书曾被誉为'语言学圣典'。他以毕生精力所作的《外来语词典》不仅词汇丰富、释义精确、考证详尽，而且体现了著者的杰出思想，实为日语外来语研究中的学术明珠，论者以为堪与英国《牛津大词典》媲美"。①1933—1938年间，他曾和楳垣实主编过季刊《外来语研究》，为推动日本外来语研究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参考文献

1. 荒川惣兵衛（1932），《外来語学序説—「モダン語」研究》。
2. 荒川惣兵衛（1943），《外来語概説》，三省堂。
3. 吉沢典男・石綿敏雄（1979），《外来語の語源》，角川書店。
4. 石野博史（1983），《現代外来語考》，大修館書店。

① 引自《日语外来语精义》（李视岐著，1993年，北京邮电学院出版社），p. 3。

日本百科辞书的发展及其源流

一、源　　流

在当今世界百科辞书出版史上，日本堪称大国，这与日本作为出版大国的大背景紧密相关。回顾日本百科辞书发展的历程，把握其源流及发展轨迹，总结其成败要因，以为中国的图书出版工作提供借鉴，无疑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近代西方百科全书的名称“encyclopedia”在词源上是古希腊语“广泛全面的教育（学习）”的意思，而日本近代接触西方近代百科全书之前，只有仿自中国类书性质的辞书，并且这种编纂传统一直延续到明治时期西方百科全书传入日本以后。所以，考察日本百科辞书须明确两个不同标准。若从辞书的内容来看，则近代之前日本就已经有了具备百科辞书特点和性质的辞书，如《和名类聚抄》；若以近代意义上的百科全书的标准，即从辞书的结构、体例乃至编纂思想等方面看，则是受西方影响之后才产生的。

下面拟分古代（明治以前）、近代（明治到战后）、现代（战后）、当代四个时期对日本百科辞书的历史和发展脉络作一粗线条的追溯和扫描。

二、古　　代

1. 江户以前

中国古代的百科辞书源于“类书”。所谓类书，就是将各种书籍中辑录的相关事项收集分类，编辑成属于资料汇编性质的工具书，内容偏重文史。著名的有《艺文类聚》(唐)、《太平御览》(宋)、《三才图会》(明)等。肇始于831年的《秘府略》(100卷)是第一部日本人自己编纂的类书。当时正值平安时代前期，汉诗文十分兴盛，作者滋野贞主①奉淳和天皇之命从宫廷秘库中抄录了大量中国典籍。约10世纪初成书的源顺撰《和名类聚抄》(934，有10卷本和20卷本两种)被看作日本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类书，带有百科辞书性质，其分类法参照中国的《艺文类聚》。成书于镰仓时代的《尘袋》(11卷，作者不详)则为较早时期出现的带有百科辞典性质的类书。由24分类和620条构成，系采用问答体形式，用汉文片假名混合体解释。镰仓末期还有主要收录所谓“有職故実”知识的汉文体类书《拾芥抄》(3卷，洞院公贤编)。室町时代的《壒囊抄》(行誉编，1446，古刊本15卷)，相当于汇集中国和日本的佛教与世俗事物知识的小百科，共载500多条目，广引日本和中国典籍，反映当时日本的风俗和中世日本知识界人士的趣味。成书于1548年的《运步色叶集》(作者不详)也具有百科辞典特点，卷末还罗列了鱼、鸟、兽、虫、花木、草花名等。除此之外，日本古代著名的语文辞书《下学集》(2卷，1444)、《节用集》均带有百科辞典内容。所谓带有百科辞典内容，主

---

① 滋野贞主(785—852)，平安前期的汉学学者，曾奉命编纂著名的汉诗集《经国集》。

要是指其编纂动机在便于查阅各种知识，或编纂方法上最初对语词和事项条目的区别意识并不十分清晰，只要需要就予以立目，特别是一些较为特殊的辞典，因此涉及事项广泛，以效果论自然就具有百科辞典性质了。

至于日本缘何没有独立产生类书，有一种说法是日本并没有像中国那样迫切需要类书性质的工具书，因为在日本奉儒学为官学肇始于江户时代，也没有科举制度，因此对类书没有直接的需要。[①]据“日本国见在书目录”，[②]其中有《物始》、《子抄》、《华林遍略》、《修文殿御览》等（中国已佚），平安初期它们与《艺文类聚》一起被使用，但皆属于文人个人喜好或做诗文备用。至江户时代，通过唐船输入的中国类书被一般学者称作“高嶺の花”，意为可望不可及，只有好学的人或爱书的富人才买，一般人所持的多为抄本。日本人自己编纂的百科辞书早期都是和歌“歌枕”或“名册子”，接近类书性质，但都十分简单。并且大多属于个人行为，很少得以出版，因此其特点五花八门。

2. 江户时代

江户时代社会比较安定，文化昌明，儒学兴起，特别是出版业的繁荣促成了各种知识性辞书的问世，当然这同幕末时期国学兴起也有着直接关联，这些因素构成百科辞书发展的基本条件。从内容上可分为三类，“汉学系”，就是中国传统类书的形式；另外一类是“国文系”，就是辑录日本特有事物的辞书；还有一类就是“兰学系”或叫“洋学系”。

“汉学系”属于中国类书系统，江户时代中村惕斋的《训蒙图汇》（20 卷，1666）是日本最早的附带插图的百科辞典。如书名所示，它

① 参看《百科事典の整理法》（弥吉光长，1972，竹内书店）。

② 藤原佐世编，成书于 891 年，是当时存在于日本的汉文典籍的总目录。

是一本带有启蒙意义的辞书。江户时代还出现了模仿中国明代《三才图会》（明王圻编）的由寺岛良安1712年编的《和汉三才图会》(105卷),共96类81册，堪称江户时代具有代表性的图说百科辞典。《三才图会》在日本流传甚广，一度甚至成为当时百科全书的代名词。[①]“国文系”百科辞书则有《类聚名物抄》(342卷)、《古今要览稿》(584卷）等。前者是国学家山冈浚明从各种典籍中搜罗与日本风物相关的资料编纂而成。《古今要览稿》是19世纪问世的具有近代百科意味的类书，是学者屋代弘贤奉幕府之命编纂的。原计划编1000卷，但在屋代弘贤去世前仅出了560卷就告中断。分类解说体，为江户时代最大的百科辞典。那时还出现了日本第一部全文翻译的欧洲百科全书，即《厚生新编》，由法国《家庭辞书》（一译《家政辞典》）荷兰语译本《日用类百科辞典》（*Huishoudelijk Woordenboek*）转译而来。1811年德川幕府命令马场贞由、大槻玄泽（大槻文彦的祖父）等8人翻译。1840年已告完成，却迟至1937年才印刷出版。它被看作“洋学系”百科辞书的代表。江户时代称百科知识为“智环”，故当时有“智环启蒙”的百科辞典。[②]关于百科全书的译名，据惣乡正明《日本語開化物語》（1988，朝日新闻社）一书考证，当时主要有“諸学問、淵鑑類函、万学字典、諸学全書、広事彙記、三才図会、学術字林、節用集、ショガクノゼンショ”等名称，而“百科全书”之名称则是明治后期确定的，并于20世纪传入中国。[③]

---

① 麦都思的《英华字典》(1847—1848年）和罗存德的《英华字典》(1866—1869年）就是如此翻译的。

② 罗存德《英华字典》就翻译成“智环总录”、“百智汇记”，《音韵集成》则翻译成“智环总录”。

③ 据考，最迟在1898年就已经传到中国，是康有为1898年在《日本书目志》中首次将“百科全书”一词带入中国（参看孙关龙“‘百科全书’一词何时在中国出现”)。

三、近　　代

1. 昭和以前

(1) 准备阶段

日本近代百科全书是随着日本近代启蒙主义思潮的诞生而产生的，明治维新前后正好处在这个阶段。明治政府出于达成“殖产兴业”和“文明开化”之目标的需要，作为国家事业，在筹划编纂国语辞书《语汇》的同时也组织编修百科辞典，这就是以箕作麟祥[①]为中心组织翻译出版英国的 *Chambers Information for the people* (91 篇)。该书于 1873 年问世，取名《百科全书》，出版于 1873—1884 年。后委托民间出版社出版，有邻堂版达 20 卷（1878—1886），丸善版为 3 卷（1883—1885）。因为是翻译之作，没有序文和凡例。这是英国第二部百科全书，据说费尔贝基[②]带着该书来日本，后又将其转让给箕作麟祥。据《明治事物起原》，箕作麟祥和其他人一起动手翻译，其中有西村茂树、[③]大槻文彦等人，他们都是日本的启蒙主义者，也叫洋学者。箕作麟祥负责教育学、自然神教、道德学领域，西村茂树负责天文学，大槻文彦则负责印刷、石版术。西周虽没有参加翻译，但提出了自己的百科全书思想，并在东京开办私塾“育英会”，开设百科辞典学课程。1870 年西周将自己的讲义即百科辞典理论称为“百学连环”。[④]他称得上是日本百科全书出版史

① 箕作麟祥（1846—1897），法学家，曾留学法国。

② 费尔贝基（1830—1898），美国传教士，曾执教于东京大学前身大学南校。

③ 西村茂树（1928—1902），伦理学家，参与明六社。

④ 据西周说，英国的 Encyclopaedia 来自于希腊，是把孩子放在圆圈里进行教育的意思，故把这种学问称为“百学连环”。Cyclo-与 cycle、circle 在词源上有关联，p(a)edia是“孩子”的意思。

上的重要人物。丸善版《百科全书》当时影响很大。关于“百科全书”名称的来历，据福镰达夫说，当初这部辞典正好100条目，故名，换言之，此处的“百”字并非虚指。[①]《百科全书》翻译过程并不顺利，当时就有人指出这不是真正的百科全书，特别是术语及其抽象概念的译词定名存在不少问题，但其筚路蓝缕之功不可没。

明治政府出于对西方近代知识的了解和开启民智之需要匆匆上马，一边命人翻译舶来辞典，一边还组织大型类书（国学集大成者）的编纂，因此传统类书性质的辞典仍在编辑出版。西村茂树建议仿照中国，由国家组织编纂类书。由他督阵编纂的《古事类苑》即系官书，模仿中国类书，1879年由小中村清矩主编。从1896年起，持续至大正时代即1914年始告完成。和装本350册，洋装本50册。附有日英文对照目录和索引1册。编修总裁是川田刚，编修长是佐藤诚实。这部书介绍日本古代典章制度、文物古籍和社会百态。全书内容从天部到金石部共分30部，[②]部下设篇，篇下设条，是日本最大的一部类书，号称“可与中国的《古今图书集成》媲美”。日本受中国类书的影响，从平安时代起就开始编纂类书，本书堪称日本类书之集大成者。它是日本最后一部类书，也是一部最接近现代百科性质的类书。

此后，日本的百科全书便由传统的“类书”形式转入现代百科全书的阶段。《广文库》（20册，1916）可能是最初一部，因为它既采用类书所用的“摘录群书”的方式编排，又按现代百科全书常用的字顺法排列（五十音图），所收条目来自日本和中国的辞书和佛经等，

---

① 参看《明治初期百科全書の研究》（福镰达夫，1968，风间书房）。

② 30门类分别为：天，岁时，地，神祇，帝王，官位，封禄，政治，法律，货泉称量，外交，兵事，兵技，方技，宗教，礼式，乐舞，人，姓名，产业，服饰、饮食，居处，器用，游戏，动物，植物，金石，索引总目录。

系物集高见①以 30 年独力编成，所用文献达 1 万部，但文献选得不精。《广文库》与《古事类苑》合称近代类书的双璧，是新旧、东西两种百科辞书转型期的产物。

不过，若从时间顺序看，此前西洋式近代百科辞典在日本就已经问世了，这就是田口卯吉编的《日本社会事汇》(1888—1890)。这是他继《泰西政事类典》(1882—1884，为翻译辞典，原作是 *political cyclopaeadia*) 和《大日本人名辞书》(1886—1888) 之后学习西方百科辞书所编的百科辞典。《日本社会事汇》是日本最早的西洋式近代百科辞典，共 2 卷，编者田口卯吉把江户时代属于类书性质的《嬉游笑览》(喜多村信节编，1830) 和《和汉三才图会》中的有关记载按 50 音图顺序编排成的，配有插图。1901 年出版第2 版，1907 年出版第 3 版，加入了增补的新条目，内容为初版的 3 倍，成为日本近代百科全书的起源，代表了明治时期百科辞典的最高水平。田口在《日本社会事汇》跋文中称，这三部加上文部省组织翻译出版的《百科全书》，就算完成了日本百科全书的全部。田口卯吉被称为“明治的新井白石”和“日本的亚当·斯密司”。他未及见其理想全部实现便离开人世。令人遗憾的是他和当时的启蒙思想家箕作麟祥、中村正直②、西周等人都没有留意到当时代表世界最高水平的法国狄得罗的《百科全书》。③田口卯吉堪称日本百科辞典的创始人，在近代日本百科辞典发展历史上是除西周以外的另一个重要人物。

(2) 百科辞典的草创

---

① 物集高见 (1847—1928)，国文学家，国语学家。

② 中村正直 (1832—1891)，号敬宇，洋学家和教育家。参加明六社，翻译了《西国立志编》等。

③ 真正对此予以注意并展开精细研究的是 1954 年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动员 25 名学者组成的研究班子，他们最终撰写了《法国百科全书研究》一书。

甲午战争后，日本近代资本主义工商业获得进一步扩张，中等教育得到充实，舶来的百科全书已不敷用，这时已需要由日本人自己编纂反映本国情况的百科全书，从而在客观上促进了百科辞书的全面发展。另外，经过翻译舶来百科辞典和编纂类书的准备阶段，知识界、出版界在百科辞书的编纂上也积累了一定的经验。明治末期和大正初期，富山房、三省堂、同文馆等三家出版社相继开始出版各种大小型百科辞典，其中第一部著名百科辞典就是三省堂的《日本百科大辞典》。

三省堂此前出版英语辞典获得很大成功，本想编纂术语辞典，以定其译名，但后来改变初衷。该辞典编纂花费 22 年。1908 年第 1 卷完成，1919 年第 10 卷完成。由斋藤精辅担纲主编，聘请了包括大隈重信等 8 名顾问、20 余名委员，总共动员 500 多名学者，并采用负责的署名制。书中还附有彩色插图，是第一部真正的大型百科辞典。三省堂在《日本百科大辞典》出到第 6 卷时一度破产，后又东山再起，组织了“日本百科大辞典完成会”，最终完成了第 7 卷到第 10 卷。《日本百科大辞典》的出版在日本百科辞书的编纂出版史上具有深远意义。三省堂《日本百科大辞典》和其后出版的平凡社《大百科事典》不同。前者乃所谓“大条目主义”写法，后者是既非大条目又非小条目，而折中于两者。三省堂百科辞典重点在于知识的系统性，而平凡社的更注重检索性，这种区别来自于日本近代百科辞书发展阶段上的差异。另有一家出版社同文馆也于 1901 年筹划出版包括由商业、医学、法律、哲学等数卷的《大日本百科辞书》。中途虽经历破产等种种变故，最终完成了《商业大辞书》、《医学大辞书》、《法律大辞书》、《教育大辞书》、《哲学大辞书》、《工业大辞书》、《经济大辞书》等 7 个领域的辞书，但《农业大辞书》没有完成。

说起百科全书，必须提及石井研堂的《明治事物起原》（1907

年)，洋洋 3000 页，载有大量逸话、话题，虽严格说来不算作百科辞典，但是被誉为“明治文化的百科辞典”、“明治年间的万宝全书”。①其出版年代是 1907 年，三省堂百科大辞典第 1 卷则在其后的 1908 年出版。

2. 昭和时期

与西方百科辞典看齐规模较大的百科全书则是进入昭和时代后始陆续出版，这是日本近代百科辞书出版的黄金期，最著名的就是众所周知的平凡社《大百科事典》(28 卷，1931—1935)，引人瞩目的是“事典”②(对百科辞典的认识上) 这个称呼。据说“事典”一词出自于平凡社的《大百科事典》(1931 年)，是日本特有的称呼。意为关于“事项”的辞典，即“ことてん (事典)”，而非“语辞”。也就是说百科全书是“知识之典”，而“百科事典”是因为《正译英和新辞典》(上田万年编) 中有这个词条，便一炮打响。《大百科事典》的缘起是社长下中弥三郎出于现代人可以通过自学来掌握知识的考虑，遂计划出版百科事典。每月出 1 卷，2 年共完成 24 卷。结果几乎按预定计划完成。《大百科事典》被认为代表日本战前知识界的最高水平。平凡社是下中弥三郎自己创立的出版社。他小学教员出身，实践家，创办过杂志。他说，我几乎没有受过学校教育，是依靠书本学习的。我离开课堂开始出版事业的动机也是源于我的靠书本掌握学问的经历。必须出版有助于世人成为文化推进力的百科事典，这是我一贯不动摇的动机。

---

① 据《私の辞書論》(福本和夫，1977，河出书房新社)。

② 日语中“百科全書”有两个意思，一个是法国著名的“百科全书”，是特称；还有一个等同于“百科事典”(百科辞典)，才是此处所谓百科辞典的意思，但“百科事典”更常用、更口语化一些。另有一个意思就是围绕一个专题的丛书之义，也就是分卷本百科全书的意思。

富山房1906年出版了《日本家庭百科事汇》(2卷)，1908年出版了一卷本《国民百科辞典》，受到欢迎。《日本家庭百科事汇》由芳贺矢一和下田次郎[①]编纂，契机是芳贺在下田到柏林视察女子教育时建议日本也应该有这样的辞典。它问世于社会对百科全书需求高涨时期，一时间非常畅销。受此销售业绩的激励，富山房继而出版了《日本家庭大百科事汇》(4卷，1927—1930）和《国民百科大辞典》(15卷，别卷，地图贴，1934—1938)。后者打破传统，采用横排方式。这部《国民百科大辞典》与平凡社《大百科事典》当时被誉为“日本百科辞典的双璧”(向德国《布洛克豪斯百科全书》看齐)。此外，一度破产了的三省堂经过重建，把英国的“I see all”变成了日本版，编成《图解现代百科辞典》(5卷，1931—1933)，其图解十分丰富。

四、现　　代

战后平凡社发展成为出版百科事典的大出版社。1948—1949年间先后出版了《社会科事典》、《理科事典》、《儿童百科事典》、《中学生百科事典》、《世界地名事典》、《世界历史事典》等。1953年平凡社宣布将动员4000人编纂《世界大百科事典》(33卷)，中间虽然一度面临危机，但终于在1959年完成。另外，经过50年代末的经济繁荣时期，以及美国百科全书等外国百科辞典的家庭访问出售阶段，60—70年代日本掀起了出版百科辞典的高潮。这是因为平凡社出版了《世界大百科事典》(33卷，1955—1959)、《国民百科事典》(7卷，1961—1962)、《大百科事典》(16卷，1984—1985)。

① 曾任东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教授。

平凡社的《世界大百科事典》几十年中一直在继续修订工作。1964—1968年出版修订新版26卷，1972年出版新版35卷本，1981年出版第4次修订本，增加第36卷“现代卷”，35卷“1981年百科年鉴”（33卷为索引，34卷为地图）。《大百科事典》是平凡社为纪念创业70周年，动员各领域500余编委、7000撰稿人以13年时间完成的，与1931版《大百科事典》同名。关于中国古代类书，这部《大百科事典》介绍得最为系统。[①]《大百科事典》还是唯一介绍《中国大百科全书》及其编纂背景情况的外国百科全书。《大百科事典》和《日本大百科全书》（25卷，小学馆）于1984年同时出版。具有象征意义的是狄德罗《法国百科全书图鉴》（4卷，平凡社）也同时问世。平凡社的《国民百科事典》当时的定位是相对于《世界大百科事典》，它是一部容易让人亲近的普通家庭使用的百科事典，也就是立足于国民生活的辞典。1976年新版17卷出版。这套辞典附有彩色照片，发售取得了惊人业绩，使其他出版社眼红，由此拉开60年代各家出版社竞相出版百科全书的序幕。此外，主要的还有《大日本百科事典》（19卷，小学馆，1967—1972）、《大现代百科事典》（グランド現代百科事典）（21卷，学习研究社，1970—1974）、TBS不列颠出版社的《不列颠国际百科事典》（ブリタニカ国際百科事典）（30卷，1974—1975）。1969年的市场调查发现，日本家庭百科事典保有率竟达到31.7%。据《辞典の辞典》（佃实夫、稻村彻元编，1975年，文和书房），有人做过市场调查，平凡社《世界大百科事典》销售了100万套，其他10多种百科辞典共500万套，这样拥有百科辞典的家庭占了约20%。

---

① 在介绍中国百科全书的部分，还分设“类书起源”、“类书世纪”、“类书与百科全书”等节，系统地介绍了中国类书的性质、渊源、种类和特点。

除了平凡社，大出版社小学馆后来居上，先后出版了《日本百科大事典》(14 卷，1963—1964)、《大日本百科事典》(19 卷，1967—1972) 和《万有百科大事典》(24 卷，1972)。《万有百科大事典》是出版社组织各个学科专家 4000 人执笔，有人名索引，可作人名辞典用。其对象从小学生到大学生，涵盖了日常生活全部。当时小学馆与百科辞典霸王级出版社平凡社竞争，在日本掀起了“百科事典热”。1965 年小学馆还出版了《世界原色百科事典》。随着彩色电视普及，周刊杂志也开始尝试以彩色套印，百科事典的全部套印进一步普及。这方面有代表性的有《世界原色百科事典》(8 卷，小学馆，1965)、《原色现代新百科事典》(8 卷，学习研究社，1968)。在《世界原色百科事典》成功的基础上，小学馆出版《大日本百科事典》时就以“全色套印和计算机制作的百科事典”为宣传口号，其中包含 20 万张插图、图版。这也是它与平凡社《世界大百科事典》相匹敌的武器。在积累了丰富经验之后，进入 80 年代，小学馆编纂大型百科全书的条件成熟了。于是组织大批专家学者 (编纂委员有 260 人)，编纂《日本大百科全书》(25 卷)，力图使之与世界各大国的百科全书相媲美。日本最大的语文辞书《日本国语大辞典》(1972) 也是实力雄厚的小学馆出版的。

《不列颠国际大百科事典》(ブリタニカ国際大百科事典) 是《不列颠百科全书》的日语版，以法语版和国际版的原稿为基础，组织3500人翻译原书的 1/3，又组织 1500 名日本学者补充撰写有关日本和其他条目。前 20 卷是大条目，后 6 卷是小条目。另有 3 卷是总索引、参考文献和地图册。1983 年《英文日本大百科事典》(9 卷) 也问世了。

战后日本还出现了面向儿童的百科辞典，出版机构主要有小学馆、偕成社、学习研究社等。如《学习大辞典》(32 卷) 就属于此类

性质的百科辞典，由玉川学园出版部出版。平凡社主要出版大型综合百科全书，讲谈社和学习研究社则占领了中学生和少年儿童百科全书阵地。此外，近 20 多年来日本百科全书出现了小型化趋势，如有《阿波罗百科事典》（アポロ百科事典）（3 卷，1969，平凡社）（5.7 万条）、《现代世界百科大事典》（3 卷，1972，讲谈社）（6.3 万条，1.6 万张插图）、《学研新世纪百科辞典》（修订新版本，一卷本，1978 年，学习研究社）（10.7 万条，可兼语文词典），还有三省堂《新明解百科语辞典》（1991）等。这类小百科一般都兼收人名地名和重要百科词条，内容丰富，释义简明扼要，便于携带和查阅，受到欢迎。《新明解百科语辞典》是利用《大辞林》数据库做成的，共有 5.2 万个条目。

五、当　　代

当代的时间界定比较模糊，姑且以新的电子媒体代替传统的纸张载体形式出现的时间为界，也就是说以电子版百科全书的问世为当代之初。1998 年平凡社《世界大百科事典》35 卷的 CD-ROM 版（日立数码平凡社）出版，令世人惊骇——没有想到如此之多文字容量竟能浓缩到一张小小的光盘上，简直是奇迹。这便是辞书家族的一个新品种——电子辞书的一个门类。电子辞书在日本发展很快。百科辞典主要是备查的，而且一般百科全书的容量大，所以将百科全书做成电子辞书应该是最佳选择。与传统的纸张形式相比，首先就是增强了百科辞书的可读性。电子版辞典的最大优点体现在检索上。比如，以《不列颠百科全书》电子版为例，使用者可输入一个句子："Where is Greenwich?"这样便与辞典产生了互动，屏幕上就会出现相应的内容，比如告诉你：格林尼治位于伦敦市内的一个叫"Borough"的地

方，在泰晤士河南岸，有皇家天文台，1997 年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这样不断输入语句，不断就有新的知识窗口展现在读者面前。输入过程就是查阅过程，也就是百科知识学习过程，总之是一个读、学、写三位一体的过程，并且效率非常高。另外，还有一点是关于辞书的生成性。通过一定的检索手段，可以将相关内容的词条汇集到一起，构成一个性很强的数据库，一定意义上等于生成了一自编的百科辞典了。这也是电子辞书一个非常强大而有效的功能，给予使用者更大的再生和创造的空间。

平凡社于 1998 年出版了《世界大百科事典》（第 2 版，1988）的 CD-ROM 版，小学馆的《日本大百科全书》（第 2 版，1994）也于 1999 年出版 CD-ROM 版。小学馆仿照英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和美国《美国百科全书》的名称，称之为《スーパー・ニッポニカ》① （有 2002 年版）。1999 年出版的多媒体版也叫《スーパー・ニッポニカ　日本大百科全書＋国語大辞典》，因捆绑了小学馆《国语大辞典》，所以词目数大大超过其他同类辞书。其对多媒体技术的运用可谓无孔不入，包括历史瞬间的图像资料、演说的录音、世界上 192 个国家的国旗国歌、历史事件、工具结构等，甚至还收有日本国内外著名建筑的宽幅照片（360 度视角），即使仅作为视觉欣赏也很有意思。在检索上这部辞典也下了很大功夫。可分类检索，它分成医学、历史、文学等。这样还可以把它当作一部专业性很强的辞典来读。它还有与多媒体数据相连接的检索功能，如可实现从地图年表到关联词的跳跃等。还可以和互联网相接，阅读软件就自动启动，实现链接。

① 英文名为“Super Nipponica”,“Nipponica”系模仿英语“Britannica”而来，意思就是代表日本的大百科全书。

六、百科全书的分类

众所周知，百科辞典的立目有三种方式：1）大小条目（如三省堂）；2）按词的拼音顺序；3）介于两者之间（如平凡社）。一般百科全书有三种编排法，分别是分类编排、字顺编排和分类与字顺相结合的编排。分类编排法，在日本叫作“体系百科”。从前的百科全书以分类编排为主，现代百科全书则以字顺编排为主。日本的百科全书三种编排法并存。平凡社《世界大百科事典》（35卷）和《讲谈社大百科事典》（28卷）都是标准字顺型百科，而《玉川百科大辞典》（31卷，1958—1963，东京诚文堂新光社）则是全分类编排，不仅分类分卷，而且各卷条目也按学科体系编排的，如理科、人文学科、社会科学各10卷，第31卷为总索引。1970年又出版了《玉川新百科》，是理科的增订版。小学馆出版的《万有百科大事典》（24卷）则是分类分卷，卷内条目按字顺（五十音图）编排。百科全书系列化有两种形成方式，西方和日本百科工具书的系列化，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出版社之间的激烈竞争中自然实现的。

《辞典の辞典》一书将当时百科事典分为5类：①正规百科事典，如《世界大百科事典》、《国民百科事典》、《大日本百科事典》；②小型百科事典，如《小百科事典》、《学研新世纪大辞典》、《阿波罗百科事典》（アポロ百科事典）、《现代世界百科大事典》；③分类百科事典，如《现代教养百科事典》、《万有百科大事典》；④学习百科事典，如《玉川百科大辞典》、《维多利亚现代小百科》、《学艺百科事典》；⑤外国百科事典日文版，如《不列颠国际大百科事典》。这里所采用的是一种实用性较强的分类方法。

七、百科全书的思想

1. 近代百科辞典的起源

近代日本百科辞典的兴起与日本启蒙主义者是分不开的，尤其与“明六社”有千丝万缕联系，其中产生了两个影响日本近代百科全书发展的巨人，一个是箕作麟祥，一个是西村茂树。前者主持翻译西方近代辞书，后者则主持最后一部类书形式的辞书，分别处于两个极端。福本和夫曾在《私の辞書論》中慨叹日本启蒙主义者中没有出现狄得罗式的人物。他在该书序言中说，“但是，在日本，狄得罗的《百科全书》几乎没有受到幕末时代兰学家的注目，也没有被明治时期启蒙思想家西周等人关注，甚至也几乎没有受到明治三十年代准备积极推进日本百科辞典事业的东京经济杂志社主编田口卯吉博士的关注。”①这是有原因的。据福镰达夫说，“明治初期特别是明六社同人们的所谓启蒙思想乃至启蒙运动，与其说是从文明开化时期的欧美直接引进的新思想，不如说杉本氏②、源氏的见解，即将它们看作近代实学思想集大成的见解更加符合实情”。③这句话道出了二者本质上的不同。

2. 百科辞典的思想

关于类书与西方百科全书的不同点，《百科事典の歴史》一书指出：“亚洲的类书堪称通过分类将古代知识集大成于斯。在欧洲源于启蒙主义的发展产生了百科辞典，在东方是由于出于提高儒学的权威

---

① 福本和夫（1977），p.5（引者译）。

② 具体可参看杉本勋的“百科辞典と実学の展開”一文（收入《近世実学史の研究》一书）。

③ 引自福镰达夫（1968），p.12（引者译）。

这一观点产生了类书。这样一来，现代百科辞典是在努力网罗最新知识，而带有亚洲特点的类书则以传承圣人语录为理想。这样便产生了志在现在面向未来和现在敬慕过去的这种分别。"①所以，东西方两种百科辞典的区别不是简单地表现在编排方式上不同，而是一种世界观、价值观的反映。酒井忠雄（1976）指出，"知识的整体"是相对而言的。历史学也好，辞书学也好，都在追求整体，但都不可能。拿历史来说，不论什么样的辞典，其中的知识都是那个时代的人研究所能达到的水平的平均值，是整体的"索引"，而不是整体。为此，所谓整体是变动的、开放的，不是一成不变的。他举了历史上一些著名辞典：a）"和名抄"与"字镜"；b）"下学集"与"节用集"；c）"三才图会"与"俚言集览"。a）"和名抄"分为 24 部，128 门，是当时贵族社会的知识整体："上举天地，中次人物，下至草木"。但这种"天地人"的世界观不是绝对的。从历史的观点看，其中没有表示"时"的词语。因为当时所谓"天地人"的阶梯式世界观本来就不伴有时间观，是一种永恒（佛法僧）。b）改为"いろは"顺序，体现了一种妥协。这样虽便于检索，好用，但却改变了既有秩序。c）到"三才图会"，则完全是形式化的东西了，"好用"占据了优势。明治时代的《古事类苑》是采用"天地人"体系的最后一部辞典，和博文馆之后出版的其他百科事典不同。这说明两点：1）个体的语言只有和开放的整体相连，才能算作真正的知识；起到这种连接作用的是要素"使用"，不再是"天地人"这种框架，而改为"あいうえお"的顺序。这种不带意义的符号化形式的排列和这种整体本身才能保证构筑起来的是一种"人做成的整体"。2）天地人是一种定位和价值定位，这种形式（标准）服务于凡事以天为首以人为后的思想。可见，

① 转引自福镰达夫（1968），p.11（引者译）。

整体是可变的。在现代西方，百科全书大多按字顺编排，突出工具书的检索功能，并采用小条目主义的编纂思想（注重百科全书教育功能的则采用大条目主义），充分说明了两类辞典编纂思想上的根本差异。

八、结　　语

综上所述，百科辞典在日本先后受到了来自中国和西方的影响，特别是在近代日本国家开启民智和启蒙主义思潮的推动下，日本百科辞书完成了向现代百科辞书的过渡（尽管它是近代实学发展的结果）。在实现这种过渡的同时，其实也是一种价值观的转型，特别是身处近现代出版大潮之中，百科辞书的作用愈益贴近国民生活的各层面，成为一种提供知识信息服务的工具，其商品价值也就越加突出。如今我们身处电子信息时代，百科辞典由于媒体的进步，向着与人互动的方面发展，展示了广阔天地。事实上，互联网本身已经成为一种新的百科辞典式的工具媒体，只不过其准确性等方面还需要深入探讨和完善。

反观中国，近代百科全书的发展起步较晚，近代受到来自日本的影响很大，这种影响不仅停留在辞书层次上，而且还涵盖了语言、概念的生成①以及政治经济科学等社会生活诸方面。②今天日本辞书编纂出版仍处于世界领先水平，我们依然可以从现当代日本百科辞典的发展历程及其得失中汲取某些有用的启示和经验，为中国的百科辞典

---

① 中国20世纪初才有“百科全书”的名称，但没有冠以“百科全书”之名的书，真正名副其实的是20世纪80年代初才问世的《中国大百科全书》。——《话说百科全书》（金常政著）。

② 参看《人类知识的新工具——近代中日百科全书的比较》（钟少华，1996，北京图书馆出版社）一书。

事业的发展作出贡献。

参考文献

1. 平凡社（1964），《百科事典の歴史》（非売品），平凡社。
2. 福鎌達夫（1968），《明治初期百科全書の研究》，風間書房。
3. 弥吉光長（1972），《百科事典の整理学》，竹内書店。
4. 平凡社教育産業センター（1974），《平凡社六十年史》（非売品），平凡社。
5. 佃実夫・稲村徹元（1975），《辞典の辞典》，文和書房。
6. 酒井忠雄（1976），“日本における辞典の思想と歴史”，《思想の科学》临时增刊号，(6) 64。
7. 福本和夫（1977），《私の辞書論》，河出書房新社。
8. 惣郷正明（1988），《日本語開化物語》，朝日新聞社。
9. 孔凡明（1980），“日本平凡社《世界大百科事典》”，《百科知识》1。
10. 孔凡明（1986），“日本百科全书述略”，《辞书研究》2。
11. 钟少华（1995），“初论日本近代百科全书”，《日本研究》3。
12. 钟少华（1996），《人类知识的新工具——近代中日百科全书的比较》，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13. 胡人瑞（1996），“怎样使综合性百科全书满足读者要求——欧美日本百科全书编纂经验”，《编辑学刊》3。

电子辞书在日本

1998年平凡社《世界大百科事典》35卷的CD-ROM版（日立数码平凡社）出版，让世人十分惊讶——没有想到如此之多的文字容量竟能浓缩到一张小小的光盘上，简直是奇迹。这便是辞书家族的一个新品种——电子辞书中一个门类。电子辞书在日本发展很快。百科辞典主要是用来备查的，而且一般百科全书的信息容量大，所以将百科全书做成电子辞书确实是最合适的选择。

上世纪70年代，伴随着经济和科技的高度发展，日本开始出现计算机排版系统（简称CTS)。紧接着，随着PC、文字处理机、WS、DPT等技术设备的迅速普及，80年代日本进入了电子出版时代。据《广辞苑》说，所谓"电子辞书"是指"出版物编辑制作过程的电子化"和"利用电子媒体出版"这两个内容。前者就是指"CTS化"，后者就是指像用"CD-ROM"这样的媒体出版读物。二者有着紧密关联，前者是后者的保证。岩波书店的《生物学大辞典》(第2版）是日本第一部采用CTS排版的辞典。70年代初日本活字排版还处于鼎盛时期，同时也是开始转入照相排版技术的时期，可是这时候岩波书店已开始有计划地摸索电子排版了。时至1996年前后，日本出版物的电子排版率已经达到了80%，辞典更达到100%。

从出版即编辑制作过程看，电子排版无疑大大提高了效率。《广辞苑》第一次修订时，曾将30万张卡片分成150个领域，请500名

专家分别进行校阅。返回后的卡片再按五十音图顺序编排和整理，没有及时返回的卡片以及其他辅助性卡片和追加条目还要重新检查，之后再一一返还到印刷厂。当时所有这一切工序都是手工完成的。1983 年《广辞苑》推出第 3 版时，由于使用了计算机，仅仅用了 3 年，效率提高很多，插图和文字数据同时送校，正文中配置图版的作业也是自动完成的。这些均为后来改动最大的第 4 版修订打下了坚实基础。

电子排版只是解决了数据处理这一步，要使客户得以在电子媒介上使用还必须将这些数据数字化。音乐用 CD 系采用 1980 年荷兰飞利浦和日本索尼公司联合提议的技术规格生产的，12 英寸光盘在日本迅速普及，不到 10 年就挤掉了 LP（黑胶唱片）。1982 年 CD-ROM 诞生，除语音外，还能加入文字画像等数据，最大为 600 兆字节，按文字单位计算可以容纳 3 亿字。大小、重量以及厚度与普通音乐光盘无异。1988 年 CD-ROM 被统一为直径 8 英寸容量 200 兆字节的规格，这就是后来电子图书辞典所用的规格，即可以插入电子图书阅读机使用。电子图书辞典的日语名称叫“電子ブック”。CD-ROM 的优点在于，容量大拥有纸介质所无法实现的检索功能，以及除文字以外还能收录语音画像等数据的功能，特别是其数据库功能是纸介质无法比拟的。日本国内第一个推出的 CD-ROM 版出版物是《最新科学用语辞典》(1987 年，岩波书店)。特别是《广辞苑》第 3 版推出了 CD-ROM 版，这更加速了日本各个出版社群起而仿效的趋势。

电子辞书的开发继《广辞苑》之后，又有《新世纪英和辞典/新皇冠和英辞典》、《模范六法》、《大辞林》(以上为三省堂)、《新英和/和英中辞典》、《读者英和辞典》(以上为研究社)、《类语新辞典》(角川书店)、《现代用语的基础知识》(自由国民社)、《汉字源》(学习研究社）等。此外，出了电子辞书版的辞书还有《广辞苑》、

《岩波佛教辞典》、《皇冠独和辞典》、《皇冠佛和辞典》、《新英和/和英中辞典》、《读者英和辞典》、《英语会话表现辞典》、《汉字源》、《表记源》(学习研究社)等。著名的《新明解国语辞典》第5版已经推出了CD-ROM(1999),《广辞苑》第5版CD-ROM(1998)附多媒体检索。百科全书方面,主要有《日本大百科全书》第2版(小学馆)出了CD-ROM(1994),《世界大百科事典》第2版(平凡社)CD-ROM(1988)。*Britannica Deluxe CD2000* 由Britannica出版(2000),有CD-ROM(2张),DVD,每年修订。《Microsoft Encarta综合大百科》,微软公司2000年推出,有CD-ROM(7张)和DVD。

由于最初开发的电子辞书对硬件依赖很大,所以过去一般硬件开发先行,然后软件跟进。为了进一步拓宽市场,出版社开始与厂家联手,如岩波书店《广辞苑》被与《新英和/和英中辞典》捆绑在一起,由索尼公司出版,这种辞书就是电子图书阅读机,型号为DD-25。这是第一个数家不同出版社的辞典被放在同一软盘上的电子辞书。之后,就有了将三省堂的英和和英辞典等10种辞典捆绑在一起的电子辞典,型号为DD-55。这有两个趋势,一是标准光驱和多种软件捆绑在一起,使用户可以选择,检索功能进一步加大;另外,电子辞书也可以通过PLAYER一起在电脑上使用。

据笔者了解,所谓电子辞书,在日本并没有一个成熟的固定的定义,大家其实把可以通过电子手段查阅的辞书统称为电子辞书。首先要区分“電子辞書”和“電子ブック”的不同。“電子ブック”在日本有特指,专指直径为8英寸的CD-ROM辞典,即电子图书辞典。日本很多辞典同时发行两种规格的CD-ROM。一种是12 cm,另一种就是“電子ブック”。前者用于电脑,后者用在电子图书机上。但据久保田博男(2000)的观点,“電子辞書”是指在特定的硬件上使用

的辞典，“電子辞典”则是指在普通电脑上使用的辞典，他称之为CD辞典。这里，他在CD辞典和电子辞典之间划了等号。当然，这也只是一家之言。此外，仓岛节尚（2002）认为，还应区分“電子辞書”和“電子化辞書”的差异。不过，由于时代不同，电子辞书的所指对象即概念的外延也有所不同。“电子辞书”中“电子”除了指排版外(现在业界已全部采用CTS)，更多是指利用电子媒体出版的辞书。但随着电子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出版辞书所能使用的电子媒体也呈现多样化趋势。除CD-ROM以外，还有IC卡以及软盘驱动等方式。现在日本市场一般所说的电子辞书是指带有键盘和液晶显示的特殊专用装置，辞典数据事先已经存入ROM中，就好比文曲星那样的掌上辞书。这种辞书一般是出版社与厂家携手一起开发。日本稍大一点的书店文具店，或卖家用电器的地方都有这类电子辞典卖。参与开发这种电子辞典的厂家很多，基本上生产家电有名的厂家都参与了开发制造，如卡西欧、夏普、索尼、佳能、精工等。为区别起见，本书把这种电子辞书称作袖珍电子辞典。三省堂的《大辞林》虽然出CD辞典很早，但迟至2005年春天始与卡西欧合作将《大辞林》与其他诸多辞典捆绑在一起，失去了很多机会，令人扼腕。此外，网络也成为辞书一个媒介电子平台。网上辞书符合“电子”、“辞书”的条件，故可以看作电子辞书一个种类。用户可借助电脑甚至手机来享用网络辞书资源，也叫“在线辞书”。可见电子辞书的外延甚至内涵一直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改变。这与其说是这个名称概念限定得不太严格，莫如说当今时代的科技进步日新月异从而大大扩展了辞书信息提供的媒介和模式。从词义变迁的角度看，这是“電子辞書”词义缩小的表现，从一个大的比较笼统的概念转变为更为具体的下位分类。

例如，久保田博男（2000）对辞书从媒介的角度进行了分类。

辞典的种类	实　　例
辞书（书籍版）	《新明解国语辞典》 《简明英和辞典》、《理化学辞典》等
CD 辞典	《广辞苑》、《世界大百科事典》 《蓝登英语辞典》等
DVD 辞典	《不列颠百科全书》 《Microsoft Encarta 综合大百科 2000》
网络辞典	《英辞郎》、《大辞林》、《汉字源》等
Iモード辞典	《imidas2000》

上表没有列入袖珍电子辞典，1993 年《月刊言语》特集《辞書新時代》中载有“電子辞書入門 Q&A”（井出清）这样一篇问答式文章，没有提到袖珍电子辞典。井出清将“電子辞書”分成 4 类：1）电子辞书专用机；2）IC 卡（插入电子手帐）；3）CD-ROM（12 英寸或者 8 英寸）；4）电子辞书软件。1999 年出版的《この辞典・事典が面白い》（トラベルジャーナル）中提到的所谓“電子辞書”也没有包括袖珍电子辞典。可是，2003 年《月刊言语》特集《辞書をつくろう》中所收录的井上永幸写的“辞書と辞書学のいま”一文中所说的“電子辞書”就是指袖珍电子辞典，该文尾注对“電子辞書”作了界定：“一冊または何冊分かの辞書の内容を含むROMを、電卓状のディスプレー付きキーボートに組み込んだものをさす”，将“電子辞書”与“パソコン用 CD-ROM/DVD-ROM 版辞書”、“ウェブ版辞書”并列。可见至晚到 2003 年“電子辞書”的所指已经有新的限定了。

下面谈谈 CD 辞典即电子图书辞典（電子ブック）的优点。除了一般百科全书的优点外，还有检索手段的开发和多媒体技术的运用。可以进行“模糊查询”，或“前方一致”、“后方一致”式的检索，或

通过关联词句、内容领域查检。百科全书是人类知识的汇集体，有的用文字以外的媒介能够表达得更完善，更直观，如声音、图像等媒体手段。总之，由于辞典的电子化，给辞书带来了革命，使辞典从备查到阅读（包括音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首先，就是增强了百科辞书的可读性。电子版辞典的最大优点体现在相关内容的检索上。检索的过程，也就是百科知识学习的过程，总之是一个读、学、写三位一体的过程。

另外，还有一点是关于辞书的生成性。通过一定的检索手段，可以将相关的内容词条汇集到一起，构成数据库，就等于生成一个自编的百科辞典。这也是电子辞书一个非常强大而有效的功能，给予使用者更大的创造空间和辞书的再生空间。下面是主要的几类电子辞典。

1.《世界大百科事典》

以文字信息为主，在检索方法上动了一番脑筋。“条目集合名检索”和“检索”这两个菜单，让人感到所谓百科辞典不仅仅是查知识的地方，同时也可通过检索了解人类知识体系结构的场所。要想做到这一点，就要在分类方法上做文章。

“条目集合名检索”为秘密武器。即对所涉及领域采用树的构造进行细分，将内容分成1600个条目。“检索”也很独特。有“视觉索引”，即从视觉到相关图版，再找到原文，即从印象到知识的检索。还有“例示检索”，分 50 个专题，可进行跨领域检索还有“地球探索历史编”，即通过几十张世界地图来了解世界面貌。

2.《スーパー・ニッポニカ日本大百科全書＋国語大辞典》(小学馆)

此书条目数和索引数等都是日本最大的。因为捆绑了《国语大辞典》，所以其词目数大大超过了其他同类辞书，并充分运用多媒体技术。

这部辞典可分类检索，如分成医学、历史、文学等领域，可作为专业辞典使用。它还有与多媒体数据相连接的检索功能，并可以和互联网相接。

3.《微软综合大百科 99》(エンカルタ総合大百科 99)

该电子辞书价格便宜，多媒体功能完善，可以和互联网相联，这些创意带来了一种新型百科辞典面世。原来的《微软百科事典》(エンカルタ百科事典）是一部面向大众的中条目百科辞典，因日常使用方便、实用，一直受到好评。由于可通过互联网随时更新信息，不易折旧，这个创意影响了后来很多辞典。

电子辞典充分运用多媒体手段技术，在视、听等方面用武之地很大。以《广辞苑》第 4 版的 CD-ROM 为例，不仅总共收录 2500 张图、96 张表格，而且还有 1800 张彩色照片、15 张动画、84 种鸟鸣声、234 种关于颜色辨别的标本，还有作品以及文献引用。检索是电子辞典的最大好处。检索方式还有前方/后方检索、词目条件检索（惯用语检索)、词条关键词检索、目录菜单检索以及复合检索等。

《广辞苑》第 5 版关于“花”的释义虽然十分完整，但由于查辞典的人各有所需，有时光用语言解释恐怕无法满足这种个性化需求，此时不如给出图像更为可取。因为，日本人查“花”这个条目时，一般是想了解“花の種類”、“花の構造”、“花の生態”、“花の語源”等等，为此电子版的这个条目中，在“花の構造”处加了特殊的“アイコン”，点击一下便有关于花的构造的具体描述，还附图。本来这就是百科全书应该提供的知识，电子版方式对此给予了完满解决。

此外，关于花的种类的描述，这也是一般纸质辞典所难以做到的，可是电子版充分发挥了多媒体功能，在多媒体“植物”一览处点击一下，便有“高木”、“低木”、“草花”等词条显示出来；点击“草

花”，便有数百种花的名字呈现在读者的面前；若再点其中某一类花，那么就可以看到这种花的照片。一目了然，起到植物图鉴的作用。简言之，就是层层递进，横向链接，使辞典的编排构成一种层次，使之立体化，同时又不占用太大空间。

比较一下纸质辞典和CD辞典，主要有以下不同：

(1) 价格

在日本，一套百科全书一般售价都在30万日元以上，而电子版则大多在10万日元以内。当然，使用电子辞书需要有电脑，虽然还要加上20万日元左右的硬件成本，但电脑本来就是家庭必备的，并非专为查电子版书所用。

(2) 时间

比较一下查一个条目的时间：一般加上打开辞典的时间，约为15秒，而电脑从启动程序算起，加上检索所需查询的条目，至少要1分钟以上。可是若要查相关条目的话，电子辞典则要快得多，而且查的词条越多，其优势就越发明显。

(3) 携带方面

纸质辞书一般卷帙浩瀚，特别是像百科全书那样的多卷本，一册册叠加起来非常厚重，不易携带。但若用笔记本电脑，则要轻便得多。这无疑是电子辞书的又一大优点。

不过，任何事物都要一分为二，电子辞书也有利有弊。其优点固然已如上述，但缺点也是明显的：纸质辞书翻阅中常常会不经意地留意到其他词或词目，可引发联想，读者往往会有意外收获。可是，查电子辞书时则必须关掉这一页才能进入其他页面。也有的人认为，必须印出来看才算作辞典。不过，传统的纸质辞典现在有的加进了照片图画等，可以随便进行跳跃式阅读。久保田博男（2000）对两者作了比较，结果如下表。

比较项目	印刷物	CD-ROM（DVD）
操作性	不太好	相当好
信息量	一般	多
升级	很难	容易
笔记本电脑	不要	有必要
保管地点	需要空间	不太需要
保管条件	不需特殊条件	有些严格
与其他媒体的兼容	没有	良好
价格	一般	比较便宜

前述仓岛之所以认为应区分“電子辞書”和“電子化辞書”，是因为电子辞书固然有很多优点，如有的词条读者对它的记忆不是十分清晰，可以找到相关的词语进行模糊检索也可以达到目的。还可通过几个相关用语将所要寻找的事项（百科辞典一类）锁定。如可以查含有包括“十九世紀”、“ドイツ”、“音楽家”这三个词语在内的词条(相当于关键词)，这样就起到了扩充辞典功能的作用。但现在的电子辞书，严格意义上讲还不能完全应对这种需求，只是一种“電子化辞典”，而不是“電子辞典”。如刚才例子中，查“作曲家”、“指揮者”，那么“音楽家”就可能检索不出来，因为计算机完全不知道“指揮者”和“音楽家”之间的关联。今后应该有适合于计算机识别、判断、完成操作的“電子辞典”问世。

随着因特网的发展，网上辞典已经成为一种新的辞典存在方式。这种方式也有利弊，但它代表了未来辞书的发展方向。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将来有媒体的地方就一定会有辞典。辞典不仅仅是一些特殊的语辞或概念的备查工具，而是一切信息的提供者和交换者。假如可以这么认定的话，那么因特网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辞典功能的延伸，反

之亦然：辞典的外延由于因特网而大大扩大了。《大辞林》、《英辞郎》发展了因特网版本，这样只要有能够上网的手机，就能查到有用的信息。可以说生活时刻都离不开辞典。还有一种辞典叫 DVD 辞典，正处于初步开发和应用阶段，其记忆容量是普通 CD 辞典的数倍。所以它最适合大容量的百科辞典等。

目前袖珍电子辞典以其价位低、使用方便等优点，销售势头非常强劲。据日本最大的电子辞典厂商卡西欧计算机几年前的调查，2004 年度日本国内销量预计将达 335 万台，比上年度增长约 5%，销售额预计将提高到 570 亿日元（约合人民币 43 亿元），同比增长 16%。卡西欧公司最新的调查结果显示，2006 年度日本电子辞书全年销量约为 340 万台，销售额可达 655 亿日元。相比之下，由于受到日本社会生育率降低而学生大量减少等因素的影响，2006 年纸质辞书的销量已从 10 年前的 1200 万册跌至 800 万册以下，销售额仅维持在 200 亿日元左右。

价格和技术几乎没有太大竞争潜力，主要竞争点是在辞典内容上。日本的电子辞典正在不断扩容，甚至出现了收录各种外语辞典医学类图书等约 50 部左右内容的产品。《日本经济新闻》报道，过去的电子辞典大多只收录日语、英日和中日等语言类辞典，最近则增加了“家庭医学”和“红白喜事礼仪全书”等与生活密切相关的内容。用户也由学生和商务人员扩展到了家庭主妇和老年人。袖珍电子辞典收录辞典数量上的竞争始于 2003 年夏季。当年 7 月卡西欧推出了收录《现代用语基础的知识》等 24 部辞典和百科全书的电子辞典后，8 月份夏普就发布了收录数量达 26 部辞书的新机型。其他厂商也随之跟进，纷纷增加收录量。目前在已经上市的产品中，以卡西欧 XD H6400 的 50 部为最，其零售价约 3 万日元（合当时人民币 2300 元），月销量近 2 万台。夏普“PW-A8100”和索尼“EBR-120MS”分别收

录了46部和34部辞典。日本卡西欧上海有限公司在中国积极开发产品，现已取得了不错的业绩。2006年袖珍电子辞典因其携带日益方便，容量却越来越大，从外语辞典到百科全书，最多的电子辞典已能够包容100部纸质辞书的信息量。

对此，三省堂忧心忡忡地表示，纸质辞书销量锐减、市场低迷，根本无法跟上电子出版物的脚步。该社推算日本纸质辞书的销量每年减幅均在5%—10%，与2001年度的1000万册相比，2004年将缩水到800万册。这个预测在2006年就已成为现实。三省堂董事荒井信之说，为摆脱严峻的生存危机，出版社应刻不容缓地寻求与电子辞典厂商的“共存共荣之路”。岩波书店幸好此前已经把电子辞典定为拳头产品。尽管纸质辞书增长停滞，但电子版销量却稳步上升，该社的手机版用户更比前年增长了50%，达到约20万户。而以出版英和辞典等外语辞典著称的大修馆书店表示，纸质辞书的销量如果继续滑坡，是否还能够像以往那样来做辞书已成未知数。前不久日本各大辞书出版社与电子辞书生产商会聚一堂，拟议成立“下一代辞书研究委员会”，共同商讨10年后辞书究竟该怎么做。虽然纸质辞典的市场不断萎缩，但按照目前发展形势，电子辞典的需求还将持续增长，继续冲击传统辞书市场。

参考文献

1. 井出清（1993），“電子辞書入門Q&A”，辞書　新時代（特集），《月刊言語》22卷5号。
2. 石綿敏雄（1994），“電子辞書について”，《月刊日本語論》，日本語辞書の研究（特集）2卷4号，山本書房。
3. 西川秀男（1996），“電子辞書の歴史”，《日本の辞書の歩み》，辞

書協会編。

4. 久保田博男（2000），《電子辞典の楽しみ方》，PHP研究所。
5. 倉島節尚（2002），《辞書と日本語——国語辞書を解剖する》，光文社。
6. 冯志伟（1994），“日本的电子辞典研究”，《语文建设》6。
7. 陈亮（1994），“《广辞苑》光盘版出版始末”，《辞书研究》2。
8. 林申清（1997），“日本电子辞书述略”，《辞书研究》3。

日本的英语辞典

1808年英国军舰在侵入日本的长崎港、捕捉了两名荷兰人之后，还要求德川幕府提供水和食品。这个意外事件让幕府当局如梦方醒，意识到荷兰的霸权已经让位于英国了，便急忙决定改弦更张，转而向英国学习。于是幕府当局立刻给长崎的翻译下令学习英语。这样便有《谙厄利亚语林大成》(1814) 的问世。该书本为急就章，仅收词6000余。"谙厄利亚"读作"アンゲリア"，就是"イギリス"(English)的意思。

日本最早的英和辞典是半世纪后问世的《英和对译袖珍辞书》(1862)，由堀达之助等人编著，洋书调所出版。该辞典以英荷辞典 *A New Pocket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and Dutch Languages* 为底本，将其荷兰语部分参照当时已出版的荷日辞典，主要是《和兰字汇》(桂川甫周①编，1858) 改成日语，一年零九个月即已编讫，词目有3.5万余条。比照当时的物价，这部辞典十分昂贵，但却很快售罄，足见需求之高。辞典除配有日语译词外，还标出词性，这在当时可算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以其厚被称为"枕辞书"。据说，中国出版的英汉辞典也曾参照过这部辞典的译名。1866年，还出版了《改正增补

---

① 桂川甫周（1751—1809)，江户后期的兰医。自1771年与前野良泽、杉田玄白一起翻译《解体新书》。

英和对译袖珍辞书》。

明治时期以后，英语的地位越来越巩固，代表当时英语辞书编纂水平高峰的是柴田昌吉、子安峻合编的《附音插图　英和字汇》(1873)。这部辞典以*Comprehensive English Dictionary* 为底本，作者是英国人，内容上却是以美国韦伯斯特辞典为蓝本，有着浓重的美国辞书色彩。其标音方式基本上是韦伯斯特式的，音调标在有重音的那个音节后面，连插图也具有美国百科全书的特征，包括500余插图，收词5.5万条，为当时最大规模。1882年增订版《增补订正　英和字汇》出版，面貌一新。

明治中期，井上哲次郎①所编《哲学字汇》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英和辞典，但却有着显著地位，它是此前日语中没有的一系列抽象性专业词汇和术语的集大成者，如"意識"、"機能"、"哲学"。《哲学字汇》在译词上影响了后来的词汇，因此研究近代日语所谓"新汉语词"的形成历程，《哲学字汇》被公认为非常重要的资料之一。明治中期广泛使用的是《附音插图　和译英字汇》(岛田丰编译，1887，大仓书店）和《韦伯斯特氏新刊大辞典和译字汇》(1888，三省堂)。

说起明治时期的英和辞书，还必须提及著名的"萨摩辞书"。前述《英和对译袖珍辞书》及其增补版问世以后大受欢迎，这种盛况预示着英学勃兴的时代已经到来。当时萨摩藩的学生高桥新吉②和前田正毅、正名③兄弟正在长崎学习，他们试图出版辞书来筹措自已的留学费用。于是想到把《英和对译袖珍辞书》改成洋装活版本，就像

---

① 井上哲次郎（1855—1944)，哲学家，东大教授，著有《日本朱子学派之哲学》等。

② 高桥新吉（1843—1918)，曾任日本驻纽约领事、九州铁道会社第一任社长。

③ 前田正名（1850—1921)，明治时期的官僚，农政家，曾任农商务省次官。

《和英语林集成》那样。经人介绍他们把《英和对译袖珍辞书》偷偷拿到上海的美国长老教会印刷厂美华书院。他们给英语用片假名标了发音，英语和日语全部使用活字体，一共印刷了 1500 部，带回日本，这就是《改正增补　和译英辞书》。该辞典署名日本萨摩学生，故被称为“萨摩辞书”。1871 年出版了《大正增补　和译英辞林》，加上了音符和拼写法，共收 8000 个词，英文名字变成 *An English-Japanese Pronouncing Dictionary*。

明治后期日本出现了两部质量上乘的辞典：《模范英和辞典》(1911) 和《详解英和辞典》(1912)。神田乃武[①]等编的《模范英和辞典》将当时美国流行的 *The Century Dictionary* 中的百科辞典特征积极导入，特别是后者的插图十分漂亮，故而《模范英和辞典》的插图也非常精美。另外，这部辞典中的译词一改过去的抄袭做法，而用了全新的日语译词。入江祝卫编的《详解英和辞典》虽也是参考 *The Century Dictionary* 编的，但择取的是其作为语文词典的一面，即语词研究方面的成果，例子也采用了很多，译词上也有很多新的，随处可见编者自己的研究成果，包括语法以及近义词方面的内容，但销售业绩却远不如《模范英和辞典》。

英国《牛津英语辞典》(1884 年始) 即 OED 是一部闻名遐迩的著名辞典，福勒兄弟（H. W. Folwer 和 F. G. Folwer）的 *The Concise Oxford Dictionary of Current English*(1911) 是以 OED 为参考编纂的，简称为 COD，即《简明牛津辞典》。其高超的编纂水平被日本辞书学界奉为典范。它将重点放在现代英语上，摒除了百科辞典的要素。这部辞典对日本的英语辞书编纂产生了重大影响。

---

① 神田乃武（1857—1923），日本英语学的开拓者，1871 年留学美国，编过多种英语辞典。所著初、中、高级英语辞典中国解放前均有商务印书馆的译本。

大正时期井上十吉编的《井上英和大辞典》(1915，至诚堂）问世，它以《模范英和辞典》为基础，融入了COD的例子和语法，风靡一时，但缺乏独创性。同年出版的斋藤秀三郎编的《熟语本位英和中辞典》则是一部在日本辞书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辞典。该辞典特别注意复合词、即所谓“熟语”的搭配关系（collocation)，特别是对像介词这样的功能词作了详细解释，如光是“with”这一个词条就费了11页笔墨。其中很多手法被后来乃至今天的学习型英语辞典所采用，堪称“日本人による日本人のための英語辞典”。据辞书协会编的《日本の辞書の歩み》，这部辞典被誉为“日本英和辞典史上璀璨夺目的金字塔”。尤为可贵的是身处那个年代编者便能敏锐地洞察到面向本国人和面向外国人的英语辞典当有所不同，为此编者做了很大改善，而不是简单的翻译。这也是值得我国辞书工作者学习的地方。但一个遗憾之处，就是注发音用的是片假名标记，不够准确。

大正末期日本还出现了超小型英和辞典，这就是神田乃武和金泽久合编的《袖珍简明英和辞典》(袖珍コンサイス英和辞典)(1922，三省堂)，出版社三省堂也因此闻名。该辞典仅有日语译词，没有其他内容。但有一点是没有采用韦伯斯特式标音方法，而用“约翰式”，即现在英语辞典普遍采用的那种标音方式，声调标在音节前，这一创新对辞典的迅速普及发挥了积极作用。这部辞典现在仍受到欢迎。由于辞典名采用片假名标记形式“コンサイス”(意为简明)，标音采用“约翰式”，又加上袖珍版，令人耳目一新。拥有这部辞典竟成为当年之时尚。与之对应的和英辞典是1923年出版的《袖珍简明和英辞典》(袖珍コンサイス和英辞典）（石川林四郎编，三省堂)。由于它超常的影响力，当时有人甚至把“コンサイス”当做是辞典的意思。

现在日本出版的英和辞典词目当然都是按26字母顺序编排的，

从前可不都是这样，甚至直到大正时代仍有只能按“いろは”顺序来查的英和辞典。如1925年问世的崛田相尔所著《发音查　英和辞典》(発音引　英和辞典)(大日本教育通信社)。还有1927年中山由五郎编《可用イロハ查的英语字典》(イロハで引ける英語の字引)(修文社)以及1930年松浦林太郎编《用片假名查的外语辞典》(片仮名でひく外国語辞典)(平凡社)，但都是新词辞典。更为彻底的是1930年由高野辰之和芝染太郎编的《国译外语辞典》(宝文馆)。每一页共分3栏：第一，假名查的外语辞典；第二，发音查的汉和字典；第三，兼和英辞书的功能，和英对照。一册在手，就等于拥有4种辞书。

日本的英语研究和英语学兴起于大正时期，昭和则是开花结果时期，其表现之一为冈仓由三郎主编的《新英和大辞典》(1927，研究社)的出版。其特色在于改变了过去由一名学者独力编纂的做法，而是在数名合作者的帮助下编写，这可以看作日本英和辞典编纂走向现代化的标志。标音采用“约翰式”，但声调符号不是标在音节前，而是标在元音符号上。另外，该辞典首次设立了“词源栏”，这是大正时代英语研究进步的一个标志，受到了很高评价。它还采用了双解方式，在译词后面罗列很多同义词、近义词。《新英和大辞典》受COD和《熟语本位英和中辞典》的启发，一改此前百科性质浓厚的特点，转向纯语文词典，从而使它获得其应有的地位。反之，翌年出版的《三省堂英和大辞典》在内容上不比前者差，但由于其仍没有摆脱美国辞书重百科知识的传统窠臼，所以没有再版。而今天反过来又是融入百科条目的英和辞典更受欢迎，读者一时有一时的好恶倾向。

昭和前期的英语辞典比较有特色的还有以下几种：(1)竹原常太编《标准英和辞典》(スタンダード英和辞典)(1929年，大修馆书店)。是利用桑代克词频统计的数据，选取1万个基本词，然后分成

10组，用数字标出，这同今天学习辞典所普遍采用的方法十分类似。岛村盛助、土居光知、田中菊雄合编的《岩波英和辞典》[1]（1936）也独具特色，它是严格遵守OED历史主义原则而编纂的小型辞典。[2]具有学习辞典的特色，受到很多英语教师的好评。身为编者之一的田中菊雄是一个自学成才的人。齐藤静编的《双解英和辞典》(1944年，富山房）较《新英和大辞典》在双解形式上更为彻底。

昭和前期出现一个特点是学习型英和辞典的问世。如福原麟太郎《研究社新学校辞典》(研究社新スクール英和辞典）(1929）就是这方面的先驱。三省堂的《皇冠英和辞典》(クラウン英和辞典）（1939）的最大特色是“用例中心主义”，编者是河村重治郎，后来改变成携带版，更加受欢迎。

岩崎民平的《简约英和辞典》(1941，研究社）是受出版社委托，将《新英和大辞典》改成简约版而成书的。它将重点放在基本语词的描写上，不惜重墨，还加上了语法解说，另有很多精心安排的插图。

还有一部是《英和活用大辞典》(1939，研究社)，编者胜俣铨吉郎是日本著名英语学习刊物《英语青年》的创刊人。他凭借长年搜集的20万个引用句，编成一部以名词、动词的搭配为主的搭配辞典。虽说是“英和辞典”，但标示出词语的搭配，其目的主要是为学生作文服务的，故成为宝贵的资料，就连当时英美也不具备。1958年改订后的名称为《新英和活用大辞典》。[3]1995年再度改订为《新编英和活用大辞典》(市川繁治郎，研究社)。因其例子来自书证，加上是搭配辞典，非常实用。研究社还出了电子版，成为最受欢迎的英和辞

---

①③ 为中国编写英语辞典所参考。

② 这同岩波书店出版的其他语文词典是共通的，如《广辞苑》等。

典之一。

后来，对日本的学习型英和辞典编纂产生重大影响的是 A. S. Hornby. E. V. Gatenby. 和 H. Wakefield 编的 *Idiomatic and Syntactic English Dictionary*（1942，开拓社），即《英语习语和句法词典》，简称 ISED。编者洪恩比战前曾长期在日本从事英语教学，他针对日本学生最感头痛的英语名词数的范畴与相伴的冠词使用以及复杂的动词句等难点，重点注意了这两方面的内容。特别是对动词句的类型，将其分成 25 类，附以详细例子进行解释。名词则区分了可数名词和不可数名词，分别进行标注。直至战后，这部辞典的价值才真正得到承认，成为后来乃至今天日本英语学习型辞典的范例。它"不但开启了 EFL（母语非英语的人士学习英语）辞典的先河，并且在诸如'可数名词'和'不可数名词'等文法上的创见也回头对英语世界产生重大影响。"①

昭和前期由于战争的缘故，没有出现新的好的辞典，只有如三省堂《最新简明英和辞典》那样，加入一些美语和新词。战后 10 多年里此前一些好辞典陆续增订再版，如《最新简明英和辞典》50—60 年代不断出新版。岩崎民平编的《袖珍英和辞典》(ポケット英和辞典）（研究社）1947 年出版，获得好评，1957、1963 年先后两次改版。《岩波英和辞典》也在 1951 和 1958 年出了增订版和新版。另外，中型辞典方面，岩崎民平编的《新简约英和辞典》(1956 年，研究社）经过充实也问世了。大型辞典方面，岩崎民平和河村重治郎合编的《新英和大辞典》的第 3 版于 1953 年出版。

战后英语教育在日本发生了变化，即英语学习出现了大众化趋势，面向初、中级学习者使用的英语辞典成为主流。此时出版的河村

① 引自《辞典的两个世界（Net and Books 3)》(2005)，p. 34。

重治郎编的《新皇冠英和辞典》(新クラウン英和辞典)（1954 年，三省堂）是在《皇冠英和辞典》的基础上改编的，更加突出学习辞典的特点，开本也变成了便携式，一下子成为畅销书，取代了旧的《简明英和辞典》。1964 年大塚高信、吉川美夫、河村重治郎合编的《大学皇冠英和辞典》(カレッジクラウン英和辞典）出版。

60 年代岩崎民平和小稻义男主编的《新英和中辞典》(1964 年，研究社）标志着日本英和辞典的编纂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岩崎同前述 ISED 编者有至交，对他的动词分类十分欣赏，但对其用标号表示各种动词类型却评价不高，认为并不实用。这部辞典可谓岩崎设想的具体体现。例如它不采用数字而用英语句子里的实际词类和谓语构成要素“代”、“名”、“節”之类符号，增强了实用性。另外，还吸收了当时日本英语学研究的成果，在语法解释、发音、词源、近义词等方面作了进一步充实，很多方面超过了《新皇冠英和辞典》。后者必定让位于《新英和中辞典》。据说，《新英和中辞典》第 6 版（1994）售出了 1000 万部。以此为契机，1970 年以后日本的学习型英和辞典迎来了全面竞争时期，涌现了很多英语辞典。据辞典协会编（1996），主要有以下种类：

1972	《锚英和辞典》(アンカー英和辞典）（柴田徹士编，学习研究社） 《联合英和辞典》(ユニオン英和辞典）（竹林滋、小岛义郎编，学习研究社）
1980	《进步英和中辞典》(プログレシブ英和中辞典）（小西友七、安井稔、国广哲弥编，小学馆）
1983	《全球英和辞典》(グローバル英和辞典）（佐佐木达、木原研三、福村虎治郎编，三省堂）
1984	《蓝登英和辞典》(ライトハウス英和辞典）（竹林滋、小岛义郎编，研究社）

（续表）

1986	《日出英和辞典》(サンライズ英和辞典）（小川芳男编，旺文社）
1987	《新世纪英和辞典》(ニューセンチュリー英和辞典）（木原研三、福村虎治郎、芦川长三郎合编，三省堂）
1988	《新锚英和辞典》(ニューアンカー英和辞典）（柴田彻士、小林清一、小西友七编，学习研究社） 《天才英和辞典》(ジーニアス英和辞典）（小西友七编，大修馆书店） 《前进英和辞典》(プロシード英和辞典）（长谷川洁、小池生夫、岛冈丘、竹盖幸生合编，福武书店）
1989	《年轻天才英和辞典》(フレッシュジーニアス英和辞典）（小西友七编，大修馆书店）
1992	《学习者进步英和辞典》(ラーナーズプログレシブ英和辞典）（小西友七、安井稔、国广哲弥、堀内克明合编，小学馆） 《新日出英和辞典》(ニューサンライズ英和辞典）（小川芳男编，旺文社）
1994	《新前进英和辞典》(ニュープロシード英和辞典）（长谷川洁、小池生夫、岛冈丘、竹盖幸生合编，ベネッセ） 《新英和中辞典》(竹林滋、吉冈道夫，小川繁合编，研究社）
1995	《大学蓝登英和辞典》(カレッジライトハウス英和辞典）（竹林滋、小岛义郎，东信行合编，研究社）

ISED在日本受到很高评价，受此鼓舞，编者们又参考COD，对ISED全面扩充和改订，于1963年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此即 *The Advanced Learner's Dictionary of Current English*（简称ALD)。第3版编者只剩洪恩比一人，书名改为 *Oxford Advanced Learner's Dictionary of Current English*（简称OALD)。由于它的成功，著名出版社郎文也不示弱，1978年推出了由P. Proctor编的 *Longman Dictionary of Contemporary English*（简称LDCE)，对OALD构成威胁，1987年和1995年又先后推出第2版（D. Summers编）和第3版，有评论说LDCE甚

至已超过了 OALD。英国的英语辞典有着巨大的出口市场，最大的出口国就是日本。英国本土也存在着激烈的辞典竞争。从上世纪末开始出现了一个新的动向，英国辞典开始瞩目和借鉴日本英语辞典的编纂经验，开始努力编纂面向日本英语学习者的辞典。

面向一般社会读者的英语辞典也取得了很大成绩，如中岛文雄编的《岩波英和大辞典》(1970)、《小学馆蓝登书屋英和大辞典》(小学館ランダムハウス英和大辞典)(1973) 相继问世。后者从美国的 Random House 取得版权。由小西友七等合编的改订版 (1994) 加入了很多百科全书的要素，收词超过 34 万，是单行本中最大的。其间研究社《新英和大辞典》也出版了。

松田德一郎主编的《读者英和辞典》(リーダーズ英和辞典)(1984，研究社) 虽说是中型辞典，但将例子减少到最少程度，换来的则是收词量大大增加，达 26 万词条，没有任何学习辞典的影子，完全可给英语水平高的学习者使用。它有大开本和携带版两种，但后者更受专业英语人士欢迎。1994 年还出版了《读者英和辞典附加》(リーダーズ・プラス)，二者合起来有 35 万词。

日本关于日语和英语之间的辞典主要有两种："和英辞典"和"日英辞典"。二者有一些区别，前者是日本人使用的辞典，后者供外国人使用，但也不尽然，不能简单类推。中日辞典是日本人使用的对译词典，这是因为有历史悠久的汉和辞典在先，所以才以"日"字命名，区别也不甚严格。从历史上看，早在明治时期，用来限定英语和日语的双语词典的名称"英和"基本上就已确定，"和英"亦然。就连自称"日英子"，创立"日英社"的斋藤秀三郎出版的辞典也不例外，如《熟语本位英和中辞典》(1915)、《斋藤和英大辞典》(1928)。

日本最早的和英辞典要数《和英语林集成》(1867)，它的全名是

A Japanese-English and English-Japanese Dictionary。日本和英辞典的问世要晚于英和辞典。《和英语林集成》正文有 555 页。卷末作为索引，附有 132 页的英和对译一览。这样整部辞典共有 702 页。和英部分收录词汇约 2 万词，英和词汇约 1 万词。据前言，该辞典参照的底本是《日葡辞书》和麦都思（W. H. Medhurst）编的一部英和/和英小辞典（1830），当时有一个叫岸田吟香的日本人也提供了帮助。该辞典是为英国人或通英语的其他国家人学习日语之用，所以在此意义上就不是“和英辞典”了，而应该是日英辞典。但由于当时没有其他像样的和英辞典，所以明治三十年前它一直是日本人学习英语的必备书。明治十九年还出了第 3 版。

1896 年《和英语林集成》问世后约 30 年，由英国人佛朗西斯·布林克利（Francis Brinkley）、南条文雄、岩崎行规合编的《和英大辞典》（*An Unabridged Japanese-English Dictionary*）由三省堂出版。规模约为《和英语林集成》的三倍，从新词到俗语无所不收，收词非常广泛。序言称该辞典乃代替《和英语林集成》以迎合时代需要而编纂的。虽然宣称为日本人学英语之用，但总体上看仍属于日英辞典性质，即为外国人学日语而用。看得出它受《和英语林集成》影响很大，而且对日本特有的事物如“三味線”、“荷車”等采用插图形式表示。另外，专门术语由多名专家翻译，如东京大学动植物学家担任鱼、虫、花等条目的撰写。对于研究日本文学的外国人来说，当时它是必备的和英辞书。据说 1963 年英国剑桥大学的学者还复制过这部辞典。

直到 1909 年，日本才出现彻底摆脱《和英大辞典》框框、完全面向日本人学英语编的辞典，这就是井上十吉编的《新译和英辞典》（三省堂），它是真正所谓“和英辞典”的开山。井上 11 岁随父亲赴英国留学，从小学直到大学 10 年都是在伦敦度过的。他还编纂了《井上英和大辞典》(1915 年，至圣堂)、《井上和英大辞典》(1921，至

圣堂）等很多辞典。他在序言中说，他编纂的目的是为了给中学生作文和会话做参考，可谓百分之百地为日本人服务。

1918 年《武信和英大辞典》出版，编者武信由太郎是 *Japanese Times* 和《英语青年》杂志的创刊人。其第 4 版就是后来的《新和英大辞典》(1974 年，研究社)，是日本第一部大型和英辞典。1924 年一部全新尝试的和英辞典问世，它就是《标准和英大辞典》(宝文馆)，由竹原常太编。他从英美报纸中搜集到的 30 万例中选取 6 万个，译成日语，然后再反过来编成和英辞典。果真如此的话，则日本人的自造例一个也没有，其方法和精神值得学习。卷末有关于英语动词和介词搭配的附录。有意思的是，附录中有"关于'日本人英语'与标准和英大辞典的编纂"的内容，费了约 30 页篇幅，把其他辞典中因日本人的英语思维所致误译一一指出。当时曾引起很大轰动，长时期被学界奉为理想和英辞典的楷模。

1928 年日英社出版了斋藤秀三郎编的《斋藤和英大辞典》。收词 5 万，用例达 12 万条，是当时日本版最大规模的和英辞典。厚达 14 cm,故又被戏称为"枕版"。在某种意义上堪与《标准和英大辞典》相对照。因为斋藤秀三郎提出了一个崭新的观点：日本人的英语应该日本化。他并非推崇遭到竹原批判的"日本式英语"，而是认为日本人的英语不可避免地会带上日本人的烙印。这在当时是一种非常独特的见解，并且至今仍不失其价值。该辞典随处可见词语搭配的例子，而不仅仅附在卷末，当时这算是独创，还载有很多语言游戏方面的例子。如他在翻译"出来心"这个词时，是把下面这首带有"出来心"的"都都逸"[1]译成英文的："お前一人と/定めて置いて/浮気は其日

[1] 流行于江户时期的俗曲，多用三味线伴奏，曲调为"どどいつどいどい"，故被称为"どどいつ節"，"都都逸"为假借字。

の/出来心"。据说日语研究大家金田一春彦也曾经从斎藤秀三郎等人编的和英辞典中得到启发，增加了对外国人来说难解的东西，如关于"もの"和"ところ"的解释。他在所编的辞典中增加和细分了义项。

战后日本和英辞典的出版迎来了鼎盛期。除新版者外，还有旧和英辞典的改订版问世。如《新和英大辞典》第4版（增田纲主编，1974，研究社）、竹原太常的《新标准和英辞典》(1964，大修馆书店)、《新简明和英辞典》(新コンサイス和英辞典)（中岛文雄，1975，三省堂），相当于《袖珍简明和英辞典》(袖珍コンサイス和英辞典)（石川林四郎编，1923，三省堂）第10版]。新出版的还有《新皇冠和英辞典》(山田和男编，1961，三省堂)，但还停留在旧模式中。新型和英辞典开始出现是昭和六十年前后，有《灯塔和英辞典》(ライトハウス和英辞典)（小岛义郎、竹林滋编，1984年，研究社）等。

参考文献

1. 大村喜吉（1960)，《斎藤秀三郎伝》，吾妻書房。
2. 日本の英学100年編集部（1969)，《日本の英学100年》，研究社。
3. 町田俊昭（1971)，《三代の辞書——英和・和英辞書百年小史》，三省堂。
4. 惣郷正明（1979)，"英語辞書誕生のドラマ——幕末・維新から昭和へ"、"英語の辞書"，《别册 The English Journal》(4)。
5. 井田好治（1980)，"日本における英和辞書の発達小史"，《横浜国立大学人文紀要　第二類　語学・文学》，(27輯)。
6. 惣郷正明（1987)，《辞書漫步》，東京堂出版。
7. 辞典協会編（1996)，《日本の辞書の歩み》，辞書協会編。
8. 小島義郎（1999)，《英語辞書の変遷》，研究社。

早期的英华字典与日本

在中日近代辞书史上，英华字典①是一个特称，专指19世纪来华传教士编纂的英语与汉语间的对译词典。19世纪末对于中日两国来说，都是沐浴欧风美雨社会发生大变革、语汇变化激烈的时代，是现代词汇的形成期。这些英华字典对于研究中日近代词汇的形成以及它们之间的影响、关系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据考，截止到1870年之前英华字典在中国出版的至少有15种，在日本节译或改订出版的主要有：

① 马礼逊(R. Morrison)

A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Part Ⅲ*, 1822

② 卫三畏(W. Wiliams)

An English and Chinese Vocabulary in Court Dialect, 1844

③ 麦都思(W. H. Medhurst)

English and Chinese Dictionary, 1847—1848

① 当时对译辞典使用“字典”名称，这与其时的认识有关，可参看本书“近代‘辞典’名小考”一节。

④ 罗存德(W. Lobscheid)

English and Chinese Dictionary, with Punti and Mandarin Pronunciation, 1866—1869

⑤ 卢公明(J. Doolittle)

Vocabulary and Handbook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1872

英国的马礼逊是第一个将圣经译成汉语的传教士，1823 年他因在澳门出版了华英字典和英华字典而扬名。继他之后，后来又有多种英华字典问世，通过长崎的所谓“和兰通词”流入日本。

1807 年马礼逊受英国基督教伦敦布道会派遣抵达澳门。当时尚属“禁教”期间，他便以“文字播道”的形式从事圣经翻译和辞书编纂。当时英属东印度公司为他提供了包括生活费和筹措活字在内的援助。他一边翻译圣经，一边编纂《华英字典》(1815—1823)。这是一部包括三部 6 册的大部头著作，篇幅达 4595 页，为此他花了 13 年时间来搜集词汇。第一部是“字典”（3 册），以《艺文备览》作蓝本。第二部是“五车韵府”（2 册），参照《康熙字典》编纂。前者是华英（汉英）字典，用汉字部首作索引；后者是通过汉语的发音来检索的汉英字典，这里的“发音”马礼逊是用片假名注音、然后按照字母顺序排列起来的。第三部是英华（英汉）字典，只有一册，当然是按字母顺序排列的。汉语译词中有很多采取意译方式，不用独立的词与之对应。实例的出处有很多采自白话小说和所谓“汉译洋书”。[1] 见于该辞典中的词语有“铅笔”、“单位”、“消化”、“水准”、“演习”、“小说”等。马礼逊

① 对 16 世纪以来西方来华传教士在中国翻译编纂的一系列西文著作的总称。

本人说过："我希望这部字典会给以后来华的传教士提供极为重要的帮助"。① 不仅如此，这部辞典还对近代中日语词汇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甚至成为当时中国人了解西方文化的渠道。因为这部《华英字典》是"19 世纪第一部英汉词典，长达 20 年内（即 1823—1843 年），它是唯一的英汉词典，直至 1844 年《英华韵府历阶》出版。"②据称，林则徐主持编纂的《四洲志》多采用马礼逊这部字典中的译词。马礼逊对编纂英华辞典之所以如此热心，这固然来自于他虔诚的布道热情，但同时也是导源于他对当时东亚共通的书面语汉语（汉文）的深刻认识。1828 年长崎的荷兰商馆有一个叫布尔格的医生在澳门访问了马礼逊，告诉他长崎有日本人摘录他《华英字典》部分内容按字母顺序写在扇子上作装饰，还有日本人翻译他的字典等等。马礼逊闻之大喜，还写信要买他的字典的日译本。

1853 年著名的美国培利舰队进入浦贺港，逼迫日本开放门户，随行的除荷兰语翻译外，还有通晓汉文的 S. W. 卫三畏，他的任务是参与解读舰队和幕府之间的往返文书。卫三畏也称卫廉士（音译名），1833 年曾受派遣到广东，学会了汉语和日语。1844 年他编著的《英华韵府历阶》一书系汉语学习用书，对汉语从体系上进行了阐释，其中一部（正文"英华字汇"部分）由柳泽信大加上训点，以《英华字汇》的名字于 1869 年出版，看得出里面有不少马礼逊《字典》的影响，并且因其译词简洁、精练，较马礼逊《字典》更胜一筹。同年罗存德③的《英华字典》四卷本在香港完成。

---

① 转引自谭树林（2004），p. 76。
② 引自胡开宝（2005），p. 163。
③ 又叫"罗布存德"。

麦都思是伦敦布道会传教士，1817年被派往马六甲布教，鸦片战争后移居上海从事圣经翻译。他以马礼逊《字典》为底本，编纂了《华英字典》(1842—1843)。前半部深受其影响，后半部则直接引用《康熙字典》中许多词语。后来他又把原词和译词颠倒，编成《英华字典》(1847—1848)。辞典也采用马礼逊《字典》第3部英华字典那部分，译词中有"直径"、"知识"、"本质"、"物质"、"机器"。他还采用了很多方言进行对译。麦都思在上海，设立了中国最早的近代印刷所和墨海书馆。他还编纂了《福建话辞典》。1879年，麦都思《华英字典》简约版在上海出版（名称是"华英"，其实是英华字典)。这些辞典先后在日本被翻刻。邝其照（全福）《字典集成》(1868年)①是中国人所编最早的英华字典，也是以麦都思《英华字典》为底本。英华部分参照马礼逊和麦都思的辞典以及卫三畏《英华韵府历阶》编纂。麦都思辞典对后来罗存德《英华字典》影响很大。据研究，两部辞典中 A—Adam 之间相同的词有很多，约四成词进入了罗存德的辞典。麦都思《华英字典》出版两年后，即1881年，由永峰秀树训译出版，将原横排形式改为竖排。

罗存德是德国人，1848年至香港传教。他的《英华字典》于1869年出版。皇皇2913页，被称为"19世纪英华字典之集大成者"，对日本近代译词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此日本学者森冈健二和沈国威有深入精审的分析和考察。② 10年后即1879年，由日本人中村正直校订，津田仙、柳泽信大、大井镰吉翻译，改题为《英华和译字典》的名字分乾坤两册出版，相当于罗存德《英华字典》的翻译版。除原有的汉译外，津田仙等人还加上了片假名和罗马字。1883

① 第3版改名《华英字典集成》。

② 详细参看森冈健二（1992）和沈国威（1994）相关章节。

年井上哲次郎作了校订，添加了麦都思字典的一些词语，出版了《订增英华字典》。这两种都和原著一样，汉字横排。据考，《订增英华字典》所收译词中约有一成参考了此前出版的英华字典。初版七册，每一册出版都受到很大欢迎。当时汉文本价格很贵，大多数人包括知识分子使用的都是和刻本。该辞典译词丰富，含有很多广东方言，对日本近代词汇的形成产生了很大影响，以《附音插图　英和字汇》为代表的日本英和辞书在译词上以此为参考。如“自主”、“技芸”、“行為”、“法律”、“民法”、“主權”等词就和罗存德的字典中的译名一致。井上哲次郎的翻刻本影响很大，直到 1899 年还再版。据日本学者高桥昌盛观点，中村正直学习英文时曾将罗存德《英华字典》手抄一遍，1872 年中村翻译《自由之理》采用了该字典许多译名，如“道理”、“意識”、“權勢”、“利益”等。

卢公明是美国公理会传教士，所编英华字典的汉语名为《英华萃林韵府》，1872 年在上海出版。它收集了各学科专业新词，是近代科学词汇的总汇。这部辞典的参考书目中列举了马礼逊、麦都思、卫三畏等编的字典。1881 年日本人矢田堀鸿以《英华学艺辞书》为名出了日译本，1884 年改名《英华学术辞书》再版发行。

罗存德《英华字典》为 19 世纪后半叶对日本影响最大的英华字典。1857 年以前日本人只懂荷兰语和汉语。明治以后主要通过英华字典学习和理解英语。原因如高野繁男所说：“1）最初日本人理解英语依赖荷兰语；2）明治时期由于划时代的英华字典出版问世，可直接运用其译词；3）日本的启蒙家们都精通中文。”如本书“日本的英语辞典”所述，日本最早的英和辞典是《英和对译袖珍辞书》(1862)，是堀达之助等人以英荷辞典 *A New Pocket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and Dutch Languages* 为底本，其中的荷兰语部分参照《和兰字汇》(桂川甫周编）译词编成的。然而罗存德《英华字典》问世后，情况

有了很大改变。据考，这部辞典对日本版的英和辞典产生了重要影响。具体说，“罗布存德的日本的最早影响，词典中数吉田贤辅编的《英日字典》(明治五年，1872)”。① 此前《英和对译袖珍辞书》采用的是当时兰学辞典中已普遍采用的译词，没有的话则采用短语或句子形式。而吉田就参照英华字典中现成的译词。序言中有这样的话：“吾二三人同心协力，花费时光，以英国人约瑟的字典为蓝本，同时为了尽可能译出合适的单词，便于从事翻译的人选择，也采用了罗布存德的大字典中的英汉对译译词，才编纂成《英日字典》一本。”②

例如：

abandon　譲ル、見放ス、舎ル ○ 委致、弃绝、去弃、遗弃

false　誠ナラザル、正シカラザル、不忠義ナル、贋ノ、欺ク ○ 假、伪、奸诈

据凡例，○记号前面是“不分雅俗翻译出来”的日语，记号后半部为“圈外汉人的译词”。也就是采用了罗存德辞典的译词。另据调查，吉田的英和辞典的译词兼采《英和对译袖珍辞书》及罗存德《英华字典》之长，例如：

abase, **vt.** 賤クスル、低クスル、下ケル○推下、压服、黜職。

ab'bey, **n.** 寺院○庵室、修道院

○记号之前划横线者和《英和对译袖珍辞书》相同，○记号之后划横线者和罗存德《英华字典》相同。

柴田昌吉、子安峻合编的《附音插图　英和字汇》(1873) 是明治时期代表日本英语辞书编纂水平高峰的英和辞典，对其后的英和辞典影响甚大。

---

① 引自高野繁男 (1992)，p. 395。《英日字典》的日文名称是“英和字典”。

② 转引自高野繁男 (1992)，pp. 395—396。

例如：

abandon　舍（スツ）ル、譲（ユヅ）ル、任（マカ）スル、退（スベ）ル、辞（コトハル）、絶望（オモヒヒキル）スル、棄絶（ウチスツル）

可见，所标发音为和语词，但字面则是汉语词（中文词）。译词中大量采用罗存德《英华字典》。据统计，比例上大致每10个单词（英语词条）就有7个使用了罗存德的译词。另外，较吉田英和辞典更进一步，增加了单词释义。据统计，借助英荷语辞典编成的《英和对译袖珍辞书》给英语配上日语译词的仅仅占60%，其余40%则用句子说明，而《附音插图　英和字汇》中这一比例降到了17%。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对罗存德《英华字典》的活用。

总之，大约以《订增英华字典》(1883—1885）为界，英华字典让位于英和辞典。后来，英和辞典又传到中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中国英语辞书的编纂，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中国英汉辞典的发展，进而还通过借词方式影响了中国现代汉语词汇的形成。进入20世纪以后，中国人编的英汉辞典主要参考日本的英和辞典，于是造成日语词汇反过来影响汉语的所谓“逆输入”现象。[①] 如“铅笔”、“单位”、“消化”、“水准”、“演习”等词都是早期英华字典中就已出现了的。反过来，随着清末这种“逆输入”潮流，它们又回到了中国。辞书的交流不同于古代中国典籍对日本的影响，它更为直接和明显，随着早期日本教科书的大量引进和留日学生报纸的创办以及其他各种激进的文化吸收方式，这些辞典通过词汇以及词汇背后所负载的思想概念对中国近现代汉语词汇的形成带来巨大影响。[②]

---

① 这是相对于这些词汇主要产生于明末清初（近代以前）的中国而言。

② 参看本书“近代日本辞书对中国的影响”部分。

参考文献

1. 高野繁男（1992），“《英华字典》与英日辞书——中日英语辞典中译词的交流”，王勇主编：《中日汉籍交流史论》，杭州大学出版社。
2. 森岡健二（1992），《近代語の成立　明治期語彙編》(改訂版)，明治書院。
3. 沈国威（1994），《近代日中語彙交流——新漢語の生成と受容》，笠間書院。
4. 陈力卫（1994），“早期的英华字典与日本的洋学”，《原学》(第一辑)，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5. 陈力卫（1995），“从英华辞典看汉语中的日语借词”，《原学》(第三辑)，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6. 沈国威（2004），“近代英华字典的术语创造”，邹嘉彦、游汝杰主编《语言接触论集》，上海教育出版社。
7. 冯天瑜（2004），《新语探源——中西日文化互动与近代汉字术语生成》，中华书局。
8. 谭树林（2004），《马礼逊与中西文化交流》，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
9. 胡开宝（2005），《英汉词典历史文本与汉语现代化进程》，上海译文出版社。

近代日本辞书对中国的影响

古代中国的辞书伴随佛经汉籍流入日本，日本人在中国辞书影响下开始编纂日本辞书。① 从最初的字书、韵书和后来的汉和辞书，直到类书（即百科辞书）等莫不如此。到了近代，日本较中国率先走上维新自强之路，变被动为主动，积极向西方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学习。特别是甲午战争以后，日本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一度成为当时中国的楷模，加之地理位置相近、文字文化相近，两国在文化和社会生活各方面有了很多交流。日本吸收西方新概念、新事物所发明或使用的近代词汇，尤其是日本近代法律、科学方面的学科术语（多为译词）为当时中国人了解西方先进文化所取资和借鉴。这些词汇通过包括辞书在内的各种渠道传入中国，其中不少成为现代汉语词汇，对中国产生了重大影响。

日本人八杉贞利编有《露和辞典》(1935，岩波书店)，过去中国人有一段时期学俄文用的就是这部辞典，可凭藉汉字猜意思。据冯天瑜（2004），中国人 20 世纪初编纂的辞典，如《新尔雅》(1903，上海明权社)、《日本法规解字》(1907，上海商务印书馆)、《普通百科新大词典》(1911，上海国学扶轮社)、《辞源》(1915，商务印书馆)、《新术语辞典》(1929，上海南强书局）等大量借用日本辞书的

① 详细参看本书“漢和辞典的性质、种类及发展方向”和“日本辞书的历史”。

词条及释词内容。① 其中《普通百科新大词典》(黄摩西编）凡例谓“吾国新名词大半由日本过渡输入”，明确表明了其中新名词的来源地。《新尔雅》系汪荣宝、叶澜所编，据“估计多是从日本辞书条目中选编而成”。②两个人都是早年留日学生，接触了当时日本很多新词语，考虑到于国人亦有裨益，遂编纂而成。另外，还有《东中大辞典》(1908 年)，由作新社编译出版，收 3.58 万条目。其序言说：“凡日本现用之雅语、俗语、新语、古语，及政治、法律、经济、哲学、伦理等形上诸学之术语，理化、博物、天文、地文等形下诸学之术语，以至日本书报、华译新书中所散见之语，无不广加搜采，罗列篇中。”③另据王力指出，“中国当时为西洋语言（特别是英语）编词典的人们由于贪图便利，就照抄了日本人所编的西洋语言词典的译名”。④ 谭汝谦也指出《辞源》(正编 1915 年）参考了英和辞书以及其他日本辞书。据钟少华（1996)，自 1855—1916 年 61 年间，“日本没有从中国人编辑的百科辞书中翻译一部过去；而中国则直接从日本学者编辑的百科辞书中翻译了 10 部”。⑤他列举如下：

《外国地名人名辞典》　坂本健一编　新学会译　1904 年
《法律经济辞典》　清水澄著　张春涛、郭开文译　1905 年
《汉译新法律词典》　三浦熙等著　徐用锡译　1905 年
《法律经济辞解》　岸本辰雄编　陈彦彬等译　1907 年
《汉译日本法律经济辞典》　田边庆弥编　王我臧译　1909 年

① 据该书 339 页，还有《汉译新法律词典》(徐用锡译)、《综合英汉大辞典》。
② 引自钟少华（2000)，p.11。
③ 转引自钟少华（2000)，pp.24—25。
④ 见《汉语史稿》1980 年第 1 版，p.519。
⑤ 引自钟少华（1996)，p.155。

《四大法典法律顾问》 清水铁太郎著 刘积学等译 1910年

《中国通商物产字典》 上野专一编 钟观光、钟观浩译

《物理学大辞典》 日本理科研究会编 1907年以前

《临床医典》 丁福保译

《新万国药方》 恩田重信著 丁福保译 1909年

据钟少华考察，“另外还有5部是中国编者根据日本辞书资料编译而成，它们是《新尔雅》、《东中大辞典》、《法律名词通译》、《日本法律字规》、《博物大辞典》。总到一起是15部受到日本严重影响的辞书，而当时从西方直接翻译成中文的辞书才有6部（还包括西方人自己翻译的）”。[①] 1908年四川法政学堂绅班发行的《法律名词通释》是一部法律专门百科全书，凡例中写道：“本书系将日本法学博士清水澄著作之《法律经济辞典》、日本新出之《法政辞解》、本间所出之《法规解字》三书汇成一编。……复参考法学家正当学说，以补入之。”[②]

这些辞典都包含了当时中国最急需的知识内容，如法律、科学等，读者面甚广，因此对于当时新名词乃至现代汉语词汇的形成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在借词产生过程中，辞书的作用是非常巨大的，因为专门涉及科学书籍的读者有限，不易推广。最早指出日本英和辞书对现代汉语词汇中日语借词的产生发生作用的是董秋斯。董(1956)[③]指出“一般翻译工作者用得最多的是商务印书馆的《综合英汉大辞典》。这部辞典是抄袭了日本人的、注解中夹杂有许多莫名其妙的日本名词、如‘条悬木’之类”。《综合英汉大辞典》初版于1928年，

① 引自钟少华（1996），p. 156。

② 转引自钟少华（1996），p. 69。

③ 指董秋斯（1956）“翻译工作中的汉语规范化问题”（《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文件汇编》）。

为中国向日本借词的终了。《综合英汉大辞典》明确记载该辞典的编纂参考了《日本模范新英和大辞典》(《大增补模范英和辞典》，1916年，神田乃武等编)、《井上英和大辞典》(《井上英和大辞典》，1915年，井上十吉)、《斋藤英和中辞典》(《熟语本位英和中辞典》，1915年，斋藤秀三郎)。

此外，据沈国威（1994)，《英华大辞典》(颜惠庆等，1908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和《官话》(原书名为 *English-Chinese Dictionary of the Standard Chinese Spoken Language and handbook for translation, including Scientific, Technical, Modern and Documentary Terms*, 1916年，编者是德国传教士 K. Hemeling，中文名赫美玲）序言中就提到了参考日本辞书的事实，如《英华大辞典》中说“是编采用诸书。暨所参考，不下数十百种。有为中国教育会者。有为江南制造局本者。有为严氏所著本者。有为英和字典本者”。[①]在《官话》序言中编者说“(c) modern terms-largely drawn from old Chinese and the Japanese language—with the character 新 (hsin). It should be noted that many of these are now in common colloquial use.”[②]《官话》卷末68页的“Supplement”即所谓补充词里含有日语词，如“手荷物”、“見習”、“見習生”、“出張”、“出張所”、“料理人”等，都是当时的新词。《英华大辞典》中就是用“经济”来对应“economy”这个英文单词的，这是迄今所见比较早的例子。“经济”一词显然来自日语，虽然截取于中国典籍中的“经世济民”，但意思相差很远。在《官话》中，对收入词语的类型做了4种标注，分别为“俗”、“文”、“新”、“部定”。[③]其中，“新”指新

① 转引自沈国威（1994)，p. 194。
② 同上，p. 195。
③ 指1909年严复任教育部“审定名词馆”总纂时对各学科术语作出的所谓标准翻译。

词，包括日语借词。如 economics（经济学）——富国策，经济学｛新｝，理财学｛新｝，计学｛部定｝，国计；economicst（经济学家）——计学家｛部定｝，经济学者｛新｝。显然这里的“经济学”和“经济学者”来自日语。

据陈力卫（2001），《英华大辞典》(1908 年）清楚地用记号表明某些新词是来自日语的译词。《英华合解辞汇》(1905 年）中的例言里有这样的字句：“吾国通行之英汉字书非由英文本直译，即由和文本改纂。”①中国的《德华大辞典》前言也明言参考了《独和字典大全》、《独和新辞书》、《独和大字典》、《独和法律新辞典》、《独和兵语辞书》等 6 部辞典。

如沈国威所指出的那样，“我们也不能不看到这样的事实：日本的英和辞书的存在为加速从英华辞典向英汉辞典的转换、对汉语译词的创造、整备和统一作出了贡献。”②也就是说，近代日本吸收了英华字典，形成了英和辞典，而中国的英汉辞典又吸收了英和辞典，所以才使近现代中国最终完成了从英华辞典向英汉辞典的转换。大约以《订增英华字典》(1883—1885 年）为界，英华字典逐渐让位于英和辞典，后来英和辞典又传到中国，促进了中国英汉辞典的发展，进而还影响了中国现代汉语词汇即借词的形成。大约 1919 年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中国现代词汇文体确立，这种大量向日本拿来主义、一边倒的局面才结束。

总之，清末新词大量涌现。明治之前中国人自己翻译西方著作，明治维新后日本掀起了翻译西方书籍的高潮，清末留日学生又将其带回国，一时间时髦人“满口新名词”。黄摩西为当时人查阅方便计，

---

① 转引自陈力卫（2001），p. 281。
② 引自沈国威（1994），p. 195（引者译）。

在一年时间里编成《普通百科新大词典》，共 15 册，条目达 1.2 万条，100 多万字。《普通百科新大词典》三个月里接连出了三版，可见当时受欢迎的程度。“吾国新名词大半由日本过渡输入，然所用汉字有与吾国习用者相同，而义实悬殊者，又有吾浑而彼画，易涉疑似者，皆随条分析。”[①]日译新名词随着辞书编纂、学术著作、教科书翻译等媒介大量涌入中国，曾有不少人对某些译法提出异议，其中包括梁启超。民国初年有一个名彭文祖的人写了一本《盲人骑瞎马之新名词》的书，列举了 59 个新名词逐一进行批评，包括“取缔、引渡、目的、宗旨、代价、亲属、继承、法人、经济、卫生、文凭、盲从”等。不过，也有反例。第一本中国人编的英汉字典也就是邝其照的《华英字典集成》(1867—1868) 1899 年由日本人增田藤之助翻译校订，编成《英和双解熟语大字汇》一书。[②] 这是中国近代辞书对日本辞书产生影响的一个少见的例子。

不仅上世纪初，后来问世的日本辞书也对中国产生很大借鉴作用。如商务印书馆《英华大辞典》(据郑易里写于 1950 年 5 月 1 日的前言中) 列了 13 种参考辞典，其中第 7 到第 13 种是日本版英日语辞书 (包括一种图解辞典)，是研究社和三省堂出版的。郑概括日本版英日辞书的特点，“有的编排简明，虽有丰富内容，而检查极便；有的解释细腻，能针对东方人在欧美语文上可能有的一切隔阂而加以适当说明。”《英华大辞典》修订版“出版者的话”也提到“参考了苏联、英、美、日各国最新出版的英语辞书”。商务版另一部英汉辞典《简明英汉词典》(1963 年 12 月第 1 版)，主要参考书除了英美版辞书

① 转引自周振鹤 (2005)，p. 233。

② 据“近代中日两国的英语辞典”（傅凌执笔），《词典的两个世界》，现代出版社，2005 年。

外，还有以下日本版辞书：

研究社《新英和大辞典》(1956、1960)
三省堂编修所《明解英和辞典》(1956)
岛村成助、土居光知、田中菊雄《岩波英和辞典》(1958)
胜俣铨太郎《新英和活用大辞典》(1959)

关于晚清以后日译新词的作用，熊月之（1994）指出：

语言的变化，连带着观念形态的变化，思维习惯的变化，文化环境的变化。汉语复音词的增多，表达方式的演进，白话文的兴起，无一不与日译新词的引进有着密切的关系。所以，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晚清日译新词的涌入，是一次影响十分广泛、内涵极其丰富的文化传播。①

辞书是工具书，近代出现的受日本影响的各种辞典以及借助这些辞典引进大量日译新词的各类翻译书刊在新文化传播中起了关键作用。研究近代中国历史文化和社会以及语言诸方面变迁都离不开对这些辞书的细致考察。

参考文献

1. 吴丽（1985），“清末编译的一部外国百科全书——日本《普通百科全书》”，《百科知识》4。

① 引自熊月之（1994），p. 678。

2. 熊月之（1994），《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
3. 沈国威（1994），《近代日中語彙交流——新漢語の生成と受容》，笠間書院。
4. 周振鹤（1996），“黄人所著之《普通百科新大词典》”，《随无涯之旅》，三联书店。
5. 钟少华（1996），《人类知识的新工具——近代中日百科全书的比较》，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6. 钟少华（2000），《词语的知惠——清末百科辞书条目选》，贵州教育出版社。
7. 陈力卫（2001），《和製漢語の形成とその展開》，汲古書院。
8. 沈国威（2004），“近代英华辞典的术语创造”，《语言接触论集》，上海教育出版社。
9. 冯天瑜（2004），《新语探源——中西日文化互动与近代汉字术语生成》，中华书局。
10. 周振鹤（2005），“英汉词典与传教士——19 至 20 世纪初传教士编著的几部重要的英汉词典”，《词典的两个世界（Net and Books 3)》(网络与书编辑部)，现代出版社。
11. 陈平原、米列娜主编（2007），《近代中国的百科辞书》，北京大学出版社。

置身于“语言之海”

——记日本近代辞书之父大槻文彦

大槻文彦是日本近代第一部现代意义上的语文词典《言海》的编纂者。他倾注了 17 年心血，克服了重重苦难在语词的海洋里漫游，独力完成了这部彪炳千古的辞书，并且继而还参与修订这部辞典，完成了修订版《大言海》的大部分，被奉为日本近代辞书第一人。《言海》的问世一方面是明治初期日本政府国家意志的体现，同时也是由于大槻身上所具有的和洋汉三种学术背景及其个人遭际的产物。

大槻文彦是参加《厚生新编》① 翻译的江户时期兰学家②大槻玄泽（盘水）之孙，③ 1872 年进文部省，编纂英语辞典，翌年起就任家乡宫城师范学校校长。被召回文部省，奉明治政府之命确切说受命于时任文部省报告课（后改称编辑局）课长西村茂树④开始动笔编纂《言海》，当时他才 28 岁。此前政府曾聚集 10 名国语学者编纂国语辞典，名为《语汇》，属于官书。由于每个学者对编纂什么样的辞书思

---

① 江户时代出现的日本第一部全文翻译的欧洲百科全书，是从法国《家庭辞书》的荷兰语译本《日用类百科辞典》中转译的。

② 日本江户中期以后主要通过荷兰语学习西方的科学和文化，由此形成的学问体系被称作“兰学”，兰学是日本锁国时期唯一了解和学习西方科学知识的窗口，其间诞生了前野良泽、杉田玄白、大槻玄泽等兰学家。

③ 玄泽是兰学家杉田玄白和前野良泽的高足，故取此名。

④ 西村茂树（1828—1902），明治时期启蒙思想家，参与明六社，促成了百科全书《古事类苑》的编纂出版。

想不统一，对词语的收录标准也有分歧，甚至对词语的释义方式等也都持有不同意见，故只编到“エ”字部分就停顿了下来。1874年政府放弃了《语汇》的编纂。大槻在接受任务之初原以为只需把美国韦伯斯特辞典中的词语替换成日语就万事大吉了，可是后来发现远非如此简单。1882年他完成初稿，收词近4万条。两个助手帮他誊抄，加以补订后，1886年3月定稿，① 遂上交文部省审查。文部省迟迟没有回音，1888年10月始蒙“下赐”稿本许可自费出版。本来预定翌年9月出版，但其间大槻经历了种种苦痛和挫折，如印刷厂的麻烦、校对者的去世、自己的次女和妻子相继病逝，因出版延期时人甚至以“大ウソ槻の食言海”② 之辞诬蔑他，但他始终没有在命运面前低头。1891年《言海》终于问世，比预定时间晚了近一年半，距他动手编纂之时已历十七寒暑。《言海》一出，好评如潮，风靡一时，多次重版，保持了良好的销售业绩，这是对他长年辛勤劳动的最好酬报。

《言海》共收录词语3.9万，分为四册，算得上鸿篇巨制。所收词条按历史假名、五十音图的顺序排列。在词语的释义上参考了《和英语林集成》③ 和未完成的《语汇》，义项以（一）（二）（三）顺序排列，对日常生活中所使用的现代词语也进行了详细解说。《言海》是日本辞书历史上第一部现代意义上的语文词典，它的问世当时是一件大事，为纪念《言海》完成编纂和出版的宴会是在东京芝公园的红叶馆举行的，出席的主要有伊藤博文（枢密院议长）、大木乔任（文部大臣）、榎本武扬（外务大臣）以及贵族院全院委员长、众议院副议长等政要。伊藤博文还在会上致辞，表现了明治政府对此高度重视

---

① 在此之前，《语汇》一书分别于1871年、1881年、1884年出版。

② 意思是吹牛皮、食言。

③ 美国人黑本编纂的和英（日英）词典，1867年出版，1872年和1886年出第2版和第3版。

的态度①。大槻文彦在《广日本文典》的序言中说：“一国之语言，对外象征着一个民族，对内则有凝聚同胞一体之公义心的作用，即语言的统一是独立之基础，为独立之标志。”② 这与美国辞典编纂家韦伯斯特的思想十分相似。韦伯斯特说过：“一国之语言乃一国之统一的标志。”二人虽不是生活在一个时代，但对于编纂辞典之于语言统一的意义则有相通的认识和热情。应该说大槻文彦受到了后者的影响，抱有强烈的使命感。他说：“一国语言的消长关系到国运的盛衰，一国语言的纯、驳、正、讹关系到名教（道德）、元气和国家之荣誉。”③追本溯源，欧洲国家在民族国家诞生之初都是如此，即随着民族主义的高涨，对统一和规范语言的要求自然就高涨了起来，辞典的编纂首先就被提上议事日程。明治之初国家新举，百废待兴，主张一切向西方看齐的政府高官们自然就极为看重编纂辞典的工作。此前明治政府曾计划出版《语汇》。编纂《语汇》的意义用辞书研究家山田忠雄在《三代の辞書》中的话说，当局者恐怕与天武天皇编纂《日本书纪》④ 出于同样的考虑，即《语汇》可看作明治政府为了巩固近代国家地位而采取的一个重要举措。

事实上《言海》的缘起最早应上溯到柳河春三⑤于 1869 年向政府（具体说是文部省前身）提交的《关于应紧急编纂图书之建议书》。他在建议书中写道：“方今制度更始文运兴隆之际，应以下三件事为急务。第一，撰国史；第二，撰风土记；第三，撰日本辞书。”⑥之前日本的辞典多为汉和辞典，如《下学集》、《节用集》，即以汉字为单

① 高见宏的小说“置身于语言之海”就是以此为开头的。

②③ 引者译。

④ 日本历史上的第一部敕撰史书（720 年成书），模仿《汉书》、《后汉书》等中国史书。

⑤ 柳河春三（1832—1870），明治时期的洋学者，日本报刊的创始人。

⑥ 转引自福本和夫（1977），p. 134（引者译）。

位立目，其编排也是按汉字的偏旁部首，[1] 或按意义分类，不便于检索。这是体例上的问题。在收词上，如江户时代的《倭训栞》、《雅言集览》，或专收枕词[2]或方言，或说明词源而不作释义。难产的《语汇》虽初具现代辞书的面貌，但缺少外国辞书中一般都应具备的关于发音和词类（品词）的标记，并且把专有名词混在普通名词之中，甚至还拒收俗语。换言之，《语汇》是一本仍具有雅语辞典性质的辞典。早在《语汇》起稿阶段，当局就发现用西方辞书的标准看，它作为普通的语文词典还很不够格。虽耗费 14 年，只完成了其中一部分，遂悬崖勒马。而《言海》要成为记录和描写现代日本普通词语的辞典，即韦伯斯特英语辞典式的辞典，要提供词语的“发音、词语类别、词源、释义、出典”等诸般信息。当然这部辞典的产生不是偶然的，其基础是《节用集》的现代化、“漢語辞書”的流行、雅俗语对照辞书的残存；同时在词义解释等方面很大程度上吸收和继承了《语汇》。[3] 对编者大槻来说，编纂现代国语辞书至少有两个难点：一是没有可供参考的辞典（释义上）；二是为每一个词标注词性则必须自己建立适当的语法体系。前者大槻主要参考韦伯斯特的英语辞典，后者则靠他自己学习和研究。他认为辞典和语法不能分家，但不能随意地将西洋语法照搬到日语中来，而是要切合实际地研究日语语法。他在《言海》卷首附上“语法指南”，后来他还进一步深入研究，在此基础上扩充为独立出版的《广日本文典》，对日语语法进行了初步阐释和说明。《言海》的现代性不仅体现在对词目标柱词性，附有词例，还同时表现在收词和立目的创新上。同《语汇》相比较即可发现，《言海》

---

① 按部首编排适合检索日语中汉语词及有固定汉字标记的其他词语，不适合汉字知识匮乏的普通人。

② 古代主要用于和歌的修辞法，冠于特定的语句前，起修饰或调整语调的作用。

③ 有人称之为“露払い”，即先驱作用，认为近代辞书应以《语汇》为开端。

的收词主要限定在现代日语中的常用词，同时还增加了一些《语汇》不收的新词。比如《语汇》中从辞典正文开头的“あゝ”到“あいだてなき”间共有38个词目，而《言海》与之重复的有15个，另外新增了3个，如“あい（愛)”、“アイゼン（愛染)”、“あいそ——づかし（愛想尽)”。二者收词数目之所以相差很大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言海》对词目进行了有机的整合，如把具有复合词性质的词目或包含相同词语的短语词组放到主条目下面，前者如“あいぎゃう”这个词下面排列有“——こぼるゝ”、“——こぼす”、“——づく”、“——なき”，后者如“あいそう”下面有“——がつきる”、“——がなき”、“——がよき”、“——をつかす”。这种编排当时属于全新的尝试，要求编者具有深厚的语言根底和敢为天下先的勇气。与之相关的是日语用言使用时需要活用，《语汇》将不同的活用形分别立目，而《言海》则统一在一个词目中，然后再给出其不同活用形，这样使词语之间的联系更加突出，具有现代辞书的特点。另外，虽非作者所愿，但《言海》没有收入所收词的古书证例，取而代之的是作者自撰例，这种添加自撰例的做法在先于《言海》出版的英和（英日）辞典中就已出现，作者显然借鉴了诸如《和英语林集成》(第3版）等英和辞典的方法。[①]“自撰例”（日语叫做“作例”）的确立是作者的先见之明，这是《语汇》、《大日本国语辞典》以及《辞苑》等都没有的。

大槻既非国学家，亦非语法学家，而是一位具有洋才的学者，在一定意义上说是历史选择了他。具体说，选择他担此重任的原由是他具备的“和汉兰”三种素养和才能，特别是“兰”才即洋才具有深厚的家学渊源。当时三者皆通的学者不多。《语汇》本来由多人做，后来委托他一人，可见当局非常器重他，特别看重他的洋学背景。据调

① 这种加入“例解”的苦心后来被时枝诚记编的《例解国语辞典》所继承和发扬。

查，他个人就搜集有日欧对译词典 32 部，包括日本第一部日俄对译词典《和鲁通言比考》。洋学背景使他具有前瞻性和现代性，和汉洋三学在他身上得到了均衡发展。所以，他的入选决非偶然。

《言海》问世后得到社会各界广泛好评，出版社富山房社长建议他对《言海》进行修订。1912 年他将编纂所迁移到自己家里，在《言海》初版 21 年之后他又开始着手修订此书，这就是后来的《大言海》，此时他已经是 66 岁的老人了。为完成《大言海》，直到他 82 岁去世的 17 年间，他每日闭门谢客，笔耕不辍。这又是一个 17 年，恰好和他编纂《言海》所花费的时间一样。在他昭和三年去世之前，他完成了“ア、カ、サ”三行，四册中完成了两册，第三册基本完成，第 4 册未及完成，最后由大久保初男等人于 1937 年完成（加上索引卷，共 5 册）。这样从开始编《言海》到《大言海》的完成，前后跨度约 50 年。按照日本国语学家也是《岩波古语辞典》编纂者大野晋的经验，编这类辞典 1 天至多做 3 个词，很是困难。若按这样的进度，1 个月做 90 个词算是很理想的，一般只是 80 个词左右。这样 1 年是 960 个词，近 1000 个，实际上很难做到。《大言海》收词 10 万，那么 1 年必须完成 2000 个词，可见速度非常之快。

较之《言海》，《大言海》不仅增加了收词和词例，条目数达到 10 万，在很多方面有了明显进步，比如在词源考证方面编者尽了全力，这一点大槻序言和新村出撰写的序言中都已提及。另外，《大言海》还完善了出典，在此方面国语学家也是《广辞苑》主编的新村出作出了很大贡献，他说：“时间完全用在了对出典的考证和例子的增补上了。”《大言海》对后世语文词典编纂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还以日本辞书史上唯一可以读的辞典而闻名，至今为学者所看重。

在今人看来，一个人独力坚持十七载编纂辞典，简直是一件难以想象的事情。这里面固然包含了各种因素，但支撑大槻的是一种为理

想和事业奋斗的敬业精神。大槻说：“吾殉职于人所弃之事业。”这种精神来自于他对于自己所编辞书的价值抱有很强的自信心和执著的信念。他在题为《语言之海　跋》(ことばのうみのおくがき）那篇著名跋文中说：“后世无论出现怎样的学问家，无论编纂怎样体例的辞典，言海的体例都必定会成为编纂的依据；另外，倘若有人记录辞典的历史，那么一定会记上一笔。”这种自信来自于大槻丰富的学养和作为洋学家的家学渊源，也来源自于他个人孜孜以求、精益求精的精神。此外，大槻之所以能够有如此不凡的意志完成《言海》和后来全身心地投入《大言海》的编纂，国语学家大野晋认为还同其不幸的家世境遇有关。大槻的祖父和父亲都曾侍奉日本东北仙台藩。倒幕中，仙台藩站在幕府一方，这个因素对他后来影响很深。明治时代，他们一家无法出人头地有所作为，他父亲还一度被抓捕面临斩首。他四处周旋，终于救出父亲。后来他虽然当了官员，但仍难以有前途，对此他有着清醒的认识，为此他认定只有编纂辞典才是值得他倾毕生精力去做的事业。父亲曾对他说：“干事业不要鲁莽从事。一旦下决心认定的事，就一定要坚持到底，把它完成。”① 在跋文中，大槻提起妻子的死，说：“在此前后数日，我甚至连提笔的劲都没有了。勉强伏案面对草稿，可憎的是竟让我碰到了属于‘ろ’字头的‘ろめい’（露命②）这个词，不觉潸然泪下。”③ 这段文字催人泪下。他的痛苦还远不止于此。物集高见④等人编的国语辞典出在他的前面，拿到了很高的报酬，可他的手稿却被政府搁置了两年。1885 年近藤真琴的《语言之园》(ことばのその)、1888 年高桥五郎的《汉英对照いろは辞

① 高田宏（1978)，p.143（引者译）。
② 喻生命譬如朝露，朝不保夕。
③ 引者译。
④ 物集高见（1847—1928)，国学家，东京大学教授。

典》(漢英対照いろは辞典)、物集高见的《语言之林》(ことばのはやし)相继出版，这些辞典动手都比他晚得多。他和物集同年，一同进入文部省，但物集仕途顺利，还当上了东京大学教授。物集早于《言海》出版了《语言之林》，还受宫内省之命于1894年出版了《日本大辞林》。该辞典装帧豪华，篇幅多，稿费相当于10年工资。同大槻比起来，条件要优越得多。这一切都一次次地打击了大槻，但始终没有动摇他的决心。没有坚强的信念和顽强的毅力，常人是禁不起如此之多的打击和灾难的。

战后日本颁布了“常用汉字”、“现代假名拼写规则”等条令，富山房遂决定改订《大言海》，由新村出担任负责人。1982年《新编大言海》问世。正如大槻所预示的那样，《言海》对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其作用是无法估量的，以至于无论学界还是其他各界“言必称《言海》”，《言海》和《大言海》被视为现代日本国语辞典之圭臬。有人认为堪与英国约翰逊的英语辞典媲美，在时代背景、追求词源和词义的完善方面两者十分相似，而且和约翰逊仅雇6名助手，几乎独力完成他的英语辞典的经历也很相似。《言海》后来不断重版，还出了缩微版和袖珍版，1949年有精堂出了第1000版。

今人看来，《言海》对词源的探究有的似乎穿凿，其对词语来源的标注有的也比较随意，但其价值却是永不褪色的。山田美妙的《日本大辞书》多处指出《言海》之不尽如人意处，但反而招致时人的轻蔑。24岁的山田一边看《言海》，一边口述释义，让别人速记下来，然后让他过目后认可。他的辞典1年半以后就出版了，共1400页，分为12分册，是日本辞书史上第一部口语体辞典和标有声调的辞典。由于编纂匆忙，参考了《言海》却又以《言海》为竞争对手，难免有失客观和准确，不能不说是一部不成功之作。

今天这个时代，一个人受命于国家编纂辞典几乎已不可能，但

其敬业精神和贯穿一生的认真工作态度却值得学习。大槻文彦的精神和他的事业为后人树立起了一座永远的丰碑。1978 年高见宏以大槻为辞典献出一生的事迹为素材，写成了纪实性小说，书名为《置身于语言之海》,[①] 得使后人有机会缅怀这一段历史和他的伟业。小说获得了大佛次郎奖和龟井胜一郎奖。山内七郎在《小说“言海”》(1965 年，审美社）中生动地刻画了大槻的形象，为后人做了一件好事。两书书名中的“语言之海”都是来自于《言海》的跋文。在跋文之末，作者说明“言海”之名来自于《续古今集序》中后京极[②]的和歌“敷島ややまと言葉の海にして拾ひし玉はみがかれにけり”(意思是敕撰和歌集堪称和歌之海，乃从众多和歌中采集钩沉不断锤炼之所得)。跋文附有英文“There is nothing so well done, but may be mended”。这段英文暗示辞典的编纂没有止境，需要不断完善。后来他果真又投入后半生精力修订《大言海》，便是事业上追求不断完善精神的实践。

参考文献

1. 山田忠雄（1967)，《三代の辞書——国語辞書百年小史》，三省堂。
2. 福本和夫（1977)，《私の辞書論》，河出書房新社。
3. 大野晋（1978)，“語学と文学の間——本居宣長の場合”，《図書》(《図書》編集部)，岩波書店。
4. 高田宏（1978)，《言葉の海》，新潮社。

① 原文为“言葉の海へ”。

② 即藤原良经（1169—1206)，镰仓初期的歌人。

5. 惣郷正明（1987），《辞書漫步》，東京堂出版。
6. 高田宏（1992），“国家と国語辞書”，《辞書を語る》(岩波新書編集部)，岩波書店。
7. 倉島長正（1997），《「国語」と「国語辞典」の時代（上下)》，小学館。

诸桥辙次与《大汉和辞典》

2002年是日本《大汉和辞典》编纂者诸桥辙次诞辰120周年。诸桥凭着他对事业的执著精神和坚韧不拔的毅力，克服了重重苦难，倾自己37[①]年之力终于完成了这部名垂青史的巨著，成就了一代伟业。诸桥就像大槻文彦、松井简治等人一样，堪称日本近代的文化巨人，他们以其精神和行动树立起了一座永不褪色的丰碑。特别是诸桥身上那种敬业的工作态度和对东洋文化的责任感，以及数十年如一日孜孜以求的执著精神永远值得后人学习。日本及国内相关机构分别举行活动，纪念和缅怀这位卓越的辞书编纂家和汉学家。

诸桥1882年出生于日本新潟县一个教育世家，父亲在家乡开办义塾，他希望儿子将来也能成为大学问家，故用中国宋朝大文人苏辙的“辙”字为他取名。诸桥5岁跟随父亲诵读《三字经》，7岁通读“四书”，汉学方面的启蒙教育为他今后的事业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诸桥22岁时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国语汉文科就读，当时校长是教育家嘉纳治五郎，担任学级主任的正是以20余年独力编纂著名的《大日本国语辞典》的松井简治博士。他印象很深的教师中，除了国语方面的松井简治外，还有汉文方面的涩谷启藏。涩谷是儒学家安井

① 据诸桥在跋中提到，从基础作业开始共花了37年完成了编纂。一般说法是35年。

息轩[1]的高足，诸桥听过他的春秋左传课。他还曾向采用清朝考据学方法开拓经学研究领域、日本甲骨文研究的先驱林泰辅、[2] 中国文学研究大家儿岛献吉郎[3]学习过。

松井博士曾有一次鼓励他说："我已经编了国语大辞典，可是汉和大辞典还没有人编，你来编一部如何？"[4] 当时诸桥还只是一名中学教师，因论文《诗经研究》而刚刚崭露头角。事后证明，松井简治的确慧眼独具，他看中的是一位既有学识又具有非凡毅力和意志的辞书编纂巨人。诸桥曾经向思想家三宅雪岭[5]请教毕业论文题目。三宅说，要想真正研究汉学，就要到中国人的家庭去深入了解，建议他研究《诗经》。促成诸桥下决心编纂《大汉和辞典》的另一个动机则是他的留学见闻。诸桥 37 岁时曾受日本文部省委派赴中国留学，时在大正八年到十年。他在北京留学期间，同蔡元培等很多文化人相识。当时他痛感读书治学最大的不便之处在于资料的匮乏。他回顾自己的留学生活时说："自己细想，读书生活方面自己到底做了什么？花费了多少时间去做？后来经调查发现，一天中竟有三分之一或至少四分之一的时间花在了查字典和对出典进行考证上。当时我痛感，如果有一本例证可靠、释义完善的辞典就好了，它可大大裨益于后人。"[6] 当时中国权威的《康熙字典》和《佩文韵府》二者各具特色。前者收字多，后者收词全。因此作者遂萌生一个念头将二者合二为一，同时网罗古往今来汉文典籍中所有的人名、地名、书名、官职名、动植物

---

① 安井息轩（1799—1876），江户末期儒学家。
② 林泰辅（1854—1922），汉学家。
③ 儿岛献吉郎（1866—1931），汉学家。
④ 引自镰田正（2001），p.177（引者译）。
⑤ 三宅雪岭（1860—1945），思想家。
⑥ 转引自山下和久（1976），p.52（引者译）。

名等百科条目，以包罗万象。这样就能弥补以往汉和辞典在收字、收词等方面的缺憾。

回国后，他开始埋头搜集资料，做了用于辞典编纂的四五十种索引。大修馆书店首任社长铃木一平打算编纂一部单卷本汉和辞典，他认定只有诸桥才堪当此重任。他再三恳请诸桥，诸桥起初没有答应，一来他觉得自己还在学习，二来当时大修馆还没有什么名气。但铃木没有气馁，每月拜访诸桥一次，直到1年零3个月之后的1927年两人间才终于达成出版汉和辞典的协议。但这只是口头协议，合同是第二年6月16日[1]签订的，诸桥时年45岁。当时日本很多出版社的经营方法是，先出版学习参考书，然后再出教科书和辞书。前者是为后者积累资金，因为后者需要长期的资金投入，大修馆书店也不例外。诸桥之所以答应铃木，一方面是因为他为铃木的真诚所感动，另外一个原因是他的夙愿就是要编纂这样一部辞典。加之当时他任职的大东文化大学正闹学潮，有近百名学生被勒令退学，这些人中不乏学业优秀者，他想请这些学生帮助一起编辞典。当然，还有前面提到的松井先生对他的一番鼓励。

起初，二人计划编纂的规模是当时流行的汉和辞典《字源》的1倍半或2倍。他麾下共聚集了10多名学生。一开始主要是从中国古典文献中搜集词汇，做成卡片。据当时留下的记录，中国文献包括有《十三经》、“四书”、《老子》、《庄子》、《荀子》、《韩非子》、《国语》、《战国策》、《史记》、《前后汉书》、《三国志》、《楚辞》、《文选》、《白氏文集》、《唐诗选》、《三体诗》、《八家文》、《文章轨范》、《孔子家语》等，没有把新时代文献、特别是近代小说列入是因为最初设定的辞典规模较小的缘故。最初诸桥只是“参考康熙字典、正字通、玉

① 据诸桥辙次《大汉和编纂杂话》是9月14日。

篇、干禄字书、龙龛手鉴等辞典，除此之外再参照明治以后出版的几部字典就开始动笔了。我的夙愿是编一部‘辞典’，而不是‘字书’，所以决定直接面对原典收集词汇。”①

诸桥将《大汉和辞典》整个编纂分为两个时期，即“资料搜集期(1928—1945)”和“资料整理期（1945—1960 年)”。动手三四年后，卡片已累计收集到了三四十万张，越来越多，眼看非区区一册篇幅所能容纳。他遂找到铃木一平，促其改变初衷。铃木考虑再三，最后终于答应了他的要求，决心以全公司的命运作赌注。促成铃木改变计划的原因除了一册篇幅容纳不了全部内容这一偶然因素外，还因为诸桥身上所具有的坚韧不拔追求完美的学者气质，加之铃木有雄心通过编纂超过《字源》的汉和辞典来确立其作为出版人的地位。后来诸桥又不想拘泥于旧有的辞典框框，只要有助于理解和普及汉字文化，所有相关条目他认为都可以收入，以增强其实用性。1932 年原田种成等中坚人物加入到编辑队伍中来。他们继续积累卡片，开始搜集《红楼梦》、《水浒传》、《元曲》等作品中的近代汉语词语。此期间还确立了重要的编写方针，就是要明确标示词语的出典：“没有出典、引用文的词不收，出典必须把篇章、题名写准确。所谓从已刊佩文韵府、骈字类编中搜集到的词一定要加上出典、篇名这个方针也是在那个时候确立的。”② 这是《大汉和辞典》的创举。

对《大汉和辞典》来说，此后不断遇到各种棘手的问题，如制造活字、排版。整部辞书共 15000 页，这在当时是最多的。最大的难题是活字，据铃木说，因为当时能使用的活字只有 8000 个上下，而且大部分几乎不能作为辞典活字来使用，需要 3 号（字头、篆字）、

---

① 引自福本和夫（1977)，p. 220（引者译）。
② 转引自山下和久（1976)，p. 54（引者译）。

5号、9磅、8磅、7磅、6磅的。当时动员了数十名一流雕刻师进行雕刻，要完成数十万字的雕刻需要好几年的时间。

1934年辞书初稿基本整理完毕，编纂所一度迁至东京杉并区天沼的一个大宅子里，诸桥将它命名为“远人村舍”，取自于陶渊明《归园田居》中的诗句“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表达了诸桥试图远离尘俗、一心投入编纂工作的决心。在这里他又将中国新出版的《辞海》、《辞通》、《联绵辞典》中的新词收入校样中去。1937年后，辞典几乎完成初稿，被称为“第一个最后加工期”。7月排版作业完成。本想一齐出版，但未果。到1939年末，进入了所谓“修正全稿”的阶段，诸桥请小林信明及镰田正和米山寅太郎等人通读全稿（为4校后的稿子），是为“第二个最后加工期”。这一年编纂队伍加入了新人，遂迎来“第三个最后加工期”。这一过程一直持续到1945年2月，时间跨度约为5年。1942年战局开始不利于日本，大辞典各卷无法同时出版已成定局。当时纸张十分紧缺，大修馆不得不决定分卷出版。当年秋天，诸桥双眼疾患，还因为肺炎和肋膜炎分别卧床二三个月。为申请印刷纸张，铃木和眼疾在身的诸桥一同寻找门路，终于获得出版1万部的许可，得到了相应的用纸购买配给。用于封面的皮革材料更是奇缺，最后找了替代品。1943年6月，《大汉和辞典》出版纪念会举行。9月10日第1卷终于出版。由于出版用纸受限，本来征订有3万套，结果只出版了1万套。翌年1月辞典获得朝日文化奖。

日本的侵略战争，不仅为害别国，也祸及自身。1945年2月25日大修馆书店在美军空袭中被焚毁。《大汉和辞典》的组版以及和《大汉和辞典》编纂相关的宝贵资料等一切化为乌有。诸桥在次日的日记中这样写道：“早上，接到铃木一平氏的电话，说昨日遭到敌人炸弹燃烧弹的袭击，书店、工厂全部焚毁，《大汉和辞典》的活字等

尽悉毁掉。闻此消息，于我虽说早已是意料之中的事情，并无太大的惊讶，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想起 20 余年的血汗竟毁于一旦，这种窝心感以及余生无望的孤独寂寥的心境传遍全身。”① 这件事对诸桥的伤害可想而知。可是仅隔 3 天，在 28 日的日记中诸桥这样写道：“早上整理原稿，心里空荡荡的。”② 他开始整理最后一校的校对稿，以备将来另起炉灶。万幸的是，全部 15000 页校样保留下来 3 部。他克服视力差的困难，整理出 58 册，3 月 11 日将其保存在静嘉堂文库中。这些校对稿后来发挥了很大作用。印刷中的第 2 卷 1 万部烧毁，并且从第 1 卷直到最后一卷的全部活字版化为百吨铅块，助手相继去世。第 2 卷校对几乎完成时，神田的排版所又失火。诸桥写道：“国破人亡，满目废墟。自己做的事情微不足道，无论如何都是没有办法的。当时我的心情极为单纯，只好死心。”③ 战后《大汉和辞典》的 3 部校样分别收藏在诸桥家里、静嘉堂文库和山梨县三菱宝山矿。从 1946 年正月开始，诸桥依托这 3 部校样和其他 5 人重新开始整理修改校样的工作④。除了索引外还有 12 卷需要“全面修改”。从这时候起一直到 1960 年为止，为“第四个最后加工期”。之后的岁月里，诸桥经历了许多人生的苦难。先是 1946 年他的眼睛做白内障手术没有成功，11 月右眼手术失败而失明，左眼也几乎失去了视力，到了只能辨别明暗的程度。1951 年 7 月同他 40 余年患难与共的夫人也故去了。但他没有被这些打击和逆境所吓倒，仍然孜孜以求地为《大汉和辞典》鞠躬尽瘁。其间他还作为宫内讲师为皇太子讲授汉学达 6 年。

在印刷方面，《大汉和辞典》先后放弃了木板和单式印刷，最终

① 转引自镰田正（2001），p.191（引者译）。
② 同上，p.192（引者译）。
③ 转引自山下和久（1976），p.60（引者译）。
④ 据山下和久（1976），从 1946 年 10 月开始。

选择了照相排版方式。因为工厂常用活字有限，只有五六千个，其他的要重新用木头雕刻，做成字型。词目、正文、索引等处所用活字大小不一，共有6类，雕刻的字达到30万个，正文50万个词语的活字总量达到5000万个。负责印刷事务的川上市郎说，通过照相使字体得以扩缩（30种）的技术的确很有魅力。靠熟人介绍，川上认识了照相排版机研究所长石井茂吉，向他求助。石井是该项技术的发明人，当时已63岁了。为表示其诚意，川上每月拜访石井一次，一年零三个月后，石井终于答应了，有如当年铃木拜访诸桥一样。活字的制作总共用了7年，直到最后的索引卷完成。正是靠了当时还不十分普遍的照相排版技术，《大汉和辞典》才又获得了再生。1963年即《大汉和辞典》出版完成后3年，石井去世，终年75岁。

1955年《大汉和辞典》13卷全部完成，出版发布会在日本工业俱乐部举行。出席的人有安倍能成、宇野哲人、加藤常贵、仓石武四郎、铃木信太郎、土岐善麻吕、西尾实、久松潜一、吉川幸次郎等230多人。11月3日正值日本文化日，重新出版第1卷。此前5个月，诸桥左眼手术刚获得成功，恢复了视力。1960年5月25日索引卷完成，至此《大汉和辞典》13卷的出版全部完成。此时，诸桥已是76岁高龄，铃木72岁，石井72岁。1960年全卷刊行出版纪念祝贺会在东京会馆举行。

《大汉和辞典》是当时世界上收汉字最多的一部辞典，规模堪称世界第一。收词达到52万，篇幅共15000页。比《佩文韵府》42万词还要多10万个。收字比《康熙字典》的4.7万个要多2000个。[①]据说，前后参与此项工作的人有27.8万[②]之多。《字源》“一”这个

---

① 据统计，《大汉和辞典》收48902字，526500词。

② 一说258347人。

词头下的词语有 16 页，而同样这个词头在《大汉和辞典》中则多达 71 页，从条目数看，多达 2708 条。可见其完备程度非同一般。最少的“六”这个词头下的词条数也达到了 572 条。从“一”到“十”这 10 个数字词头的词条数总共有 11408 条。所用韵书材料，以《集韵》为主，参照了《玉篇》、《广韵》、《洪武正韵》，原因是《集韵》收字比《广韵》要多。有高严①博士认为，《大汉和辞典》索引有 4 种，分别是 1）笔画索引；2）字音索引；3）字训索引；3）四角号码索引，这于读者非常方便，在这一点胜过《字源》。他还说：“尤其从东洋史的角度看，最重要的二十四史、九通等，由于迄今没有简便的索引，所以极为困难。另外，人们常常使用的太平御览、册府元龟、万姓统谱、图书编、三才图会、古今图书集成、渊鉴类函、佩文韵府、骈字类编等，也是因为使用音韵顺序、或是天地人三才等古代分类法，检索很不容易，加之昂贵，购买需要相当的财力，可是本辞典详尽地供给我们方便查询这些资料的线索。”② 使之有助于东洋史的研究。

该辞典有两大特色：一个是实用性，体现在收词范围上，有助于读汉文典籍和理解汉字文化的必要的汉语词全部网罗，包括现代汉语、佛教词语、东洋医学用语、人名、地名、书名、动植物名、职官名等等，横跨许多百科条目。如“五山”条，除了中国的五山之外，还把日本历史上的“五山”也收了进去，即京都的五山（天龙寺、相国寺、建仁寺、东福寺、万寿寺）和镰仓的五山（建长寺、圆觉寺、寿福寺、净智寺、净妙寺）。另一个特色则在于实证性，主要体现在词目的组织编排上，关系到释义、例证等诸环节。该辞典按经史子集

① 著有《新观东洋史潮》、《最新东洋通史》。

② 引自福本和夫（1977），pp. 221—222（引者译）。

的顺序，将出典和用例按时代前后排列，然后遵循古人的注释，从本义到派生义逐一解说。这是此前的汉和辞典所没有的，非常精细。为达到此目的，编写步骤是这样的：凡是日本辞书中没有出典的便从《佩文韵府》中寻找，而《佩文韵府》往往只是笼统地给出诸如《书》、《诗》、《史记》或“杜甫诗”、“苏东坡文”这样的标注，并不注出篇名或诗文题名。这样就必须一一核对原著，标明出处。为此，编者们付出了巨大的努力，然而这正是这部辞典最大的特色和价值所在。

功夫不负有心人，《大汉和辞典》出版后，博得社会各界的广泛赞誉，被学术界誉为“汉和辞典的金字塔”。诸桥因之在1965年荣获日本文化勋章，还获得“文化功劳者”的称号。1976年他被授予“勋一等”。瑞典东方学者也是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委员的伯纳德·高本汉博士说过，《大汉和辞典》完全有资格被授予诺贝尔奖，只是因为没有相应的评审机构，让人十分遗憾，今后50年恐怕不会有什么辞典能够超过它吧，赞美之辞溢于言表。中国也曾购进500套《大汉和辞典》以为参考。

1965年大修馆书店为纪念诸桥荣获日本政府的文化勋章和普及《大汉和辞典》，决定出版《大汉和辞典》的缩印版，重新加以增补，1967年3月出版第1卷。之后又推出《大汉和辞典》修订版，订正了不少错误。诸桥在获得荣誉之后说：“辞语浩如烟海，时世变迁迅如走马灯一般。为使辞书的生命永存而不衰，就得不断进行修订和增订。”为此他成立了“东洋学术研究所”。1974年委托他的学生镰田正和米山寅太郎修订，第1卷1984年完成，1986年全部完成。之后的14年大修馆出版《大汉和辞典词汇索引》，2000年又有《大汉和辞典补卷》。

战后，由于实行对汉字的限制政策，形势促使编者们不得不考虑

编纂新的汉和辞典。另外，《大汉和辞典》一完成，诸桥就找铃木商量，认为其规模太大，且考虑到当时政府对当用汉字政策的新规定，建议编纂适合现代人使用的中小规模的汉和辞典。《新汉和辞典》就是这样一部面向日本初、高中学生和普通人的辞典，它以《大汉和辞典》为底本，1963 年就出版了，仅花费 3 年时间，后来还经过了几次修订。《广汉和辞典》也是在《大汉和辞典》的基础上编纂而成的，花了 20 年时间，是 1981 年为纪念诸桥 99 岁白寿出版的。《广汉和辞典》进行了一些新的尝试和探索，如收字 2.1 万个；以《广韵》为主；释义部分，全文引用《说文解字》相关部分；在“解字”处，除了篆文、古文、籀文以外，另加了甲骨文和金石文；还附有上古音、中古音、近世音和现代音，显示出其变化。虽然所收词语只是《大汉和辞典》四分之一，但不仅精选了后者的重要词语，而且还从《怀风藻》、《凌云集》、《经国集》、《菅家文章》、《和汉朗咏集》等作品中收集日本汉文中的汉语词条，等于补充了《大汉和辞典》的缺漏。增加了四角号码、汉语音索引，另外对 12 万个词条还编制了索引。

据镰田正回忆，诸桥辙次被授予勋一等那天，镰田正恰好去拜访恩师。诸桥把自己关在远人村舍一角。他静坐在空荡荡的房间里，问镰田正此时有什么体悟。镰田正被这个突如其来的问题难住了，答不上来。诸桥说：“虚室生白”。这是庄子的话，用在这里道出了诸桥已走到人生大彻大悟之境。诸桥克服种种困难，倾毕生精力完成《大汉和辞典》的编纂，这来自于他的精神力量和对东洋文化的责任感。在治学上，他主张“行不由径”，语出《论语 · 雍也》，意为做事不走捷径。这与他对辞典编纂兢兢业业的态度有关吧，就是凡事要认认真真，不投机取巧，要有吃苦的精神。辞典跋文中，诸桥列举了自己觉得不满意的地方。他还细心地罗列了 94 人名字，以示感谢，表现了他虚怀若谷的品格和宽广的心胸，令人敬仰。当然，诸桥首先是一个

学者。1929 年他以“儒学的目的和宋儒的活动”为题的论文获得东京帝国大学的博士学位。之后他先后担任过东京文理科大学、青山学院大学、国学院大学等教授。

对《大汉和辞典》的问世，有很多人作出了不可抹煞的贡献，除诸桥之外，其中贡献最大的要数铃木一平了。铃木是邀请诸桥编纂汉和辞典并且始终给予最大支持的人，关于他的动机，也就是铃木的辞典编纂思想，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大正到昭和初期的出版界的情况是能够代表一国文化的选题实在是太少了。当时我 38 岁，我坚信：‘出版实乃天下之共器，必须出版显示一国文化水准和全貌的出版物，这才是出版界同仁们必须履行的职责。’我认为要出版有生命力的辞书。于是我考虑，第一，必须是方便实用的；第二，别人绝对不能模仿的（具有准确和超出他人的特色）；第三，能够流传于后世的。基于以上考虑，我决心出版一本汉和辞典。”①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编纂辞书的中途，年逾 70 岁的铃木生怕自己最终无法看到大辞典完成，于是他就让在慈惠医科大学读书的长子退学，让高中毕业即将上东京大学的次子放弃升学，让正在一桥大学学习即将毕业的三子毕业后进入出版社，为大辞典做些实际工作。这样就可以让孩子们将来继续做他所未竟的事业。这与前述石井茂吉答应造字一样，被镰田正称为“义举”。作为“三大义举”还有一个是：通过井上哲次郎介绍，诸桥得到了曾任上智大学校长的土桥八千太翁的帮助。后者是一位精于音韵学的学者，当时已逾八旬高龄。他对《大汉和辞典》5 万个字头逐一检讨，订正错误。三大义举堪称美谈。1967 年铃木一平因“出版大汉和辞典的苦心”，获得日本文学振兴会颁发的“菊池宽奖”。1966 年因“永远的出版辞典的功绩”，他获得了“勋四等瑞宝奖”。

① 转引自镰田正（2001），p. 178（引者译）。

1971年铃木去世，获得“从五位”勋位，终年83岁。

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开始全面走上近代化和西化的道路，整个社会出现了向西方一边倒的局面。汉字和汉文学的地位受到挑战。但在此境况下，诸桥和他的同仁们仍能孜孜以求，衣带渐宽终不悔，献出了自己的全部力量完成这样一部巨著，不能不让人肃然起敬。

1982年，诸桥辙次逝世，享年99岁。诸桥的人生、学术、功德可谓圆满，他的名字与他所编纂的《大汉和辞典》永存。

参考文献

1. 山下和久（1976），“諸橋轍次——《大漢和辞典》とその周辺”，《思想の科学（No. 63)》、《思想の科学》，編集部。
2. 福本和夫（1977），《私の辞書論》，河出書房新社。
3. 紀田順一郎編（1986），《大漢和辞典を読む》，大修館書店。
4. 惣郷正明（1987），《辞書漫歩》，東京堂出版。
5. 紀田順一郎（1994），《日本語大博物館》，ジャストシステム。
6. 鎌田正（2001），《大漢和辞典と我が九十年》，大修館書店。
7. 于家齐、徐永真（1982），“献身《大汉和词典》编纂的诸桥辙次”，《辞书研究》4。

新村出父子与《广辞苑》

《广辞苑》是日本当今最负盛名的中型国语辞典，特别是1988年三省堂《大辞林》问世之前，其地位不可动摇，可谓一枝独秀，独领风骚。《广辞苑》的前身是《辞苑》，主编为新村出。新村出是日本战前京都帝国大学教授。他几次赴欧，亲眼目睹英国等国现代语文词典的编纂状况，深受刺激，遂想到日本也应该有一部类似NED那样的具有代表性的语文词典。回国后，他向当时日本最高学术机构学士院提出50年编纂国语大辞典的计划。但由于种种原因，如当时日本学术界气氛及人才匮乏等因素，他的想法没有得到实现。

新村出有一位好朋友冈茂雄，曾邀请他编纂小规模的中型国语辞典，以发挥他的比较语言学和词源语史研究的特长。可是这与新村的初衷不符，他的愿望是先编纂能够同英语辞典媲美的作为国家事业的辞典，然后再编小、中型辞典。起初他对冈茂雄的邀请不太动心，但后来由于冈茂雄以真挚的友情打动了他，遂提出要有沟江八男协助方可从事此项工作的条件。沟江八男是新村出和编纂《大日本国语辞典》的松井简治的弟子。选择他原因之一是因为身为中学老师的沟江深知当时在校学生和普通家庭到底需要什么样的辞典。沟江提出，此前出版的《大日本国语辞典》等大型辞典虽然也收百科条目，但有些过时，不敷应用；另一方面，当时日本各个学科的百科辞典虽已陆续

出版，可价格又太昂贵。在此状况下，他建议编一部将百科和语文词条收录到一起的辞典。倘若编这样一部辞典，他愿意参加。当时只有金泽庄三郎《广辞林》(三省堂）与这一设想有些相似。

新村出 1933 年曾发表过一个演讲，题为“日本辞書の現実と理想”。作为“辞书的理想”，他从 10 个方面阐述他对日本辞典的看法。1. 辞书的种类；2. 词的选择；3. 字形及拼写法；4. 发音符；5. 词源及词史；6. 释义；7. 插图；8. 同义词、反义词；9. 惯用语；10. 用例及出典。新村出曾是《新编大言海》的主笔。据说他攻读语言学就是受《言海》着力研究词源的影响。他还曾在“国语调查委员会”工作过，师事大槻文彦多年，受到大槻的极大影响。新村出认为，辞书不是为一部分人的，而是为了最大数带有各种目的之人编纂的。万人皆可用的辞典的最终目的在于：1. 释义；2. 确立标准。他认为（例句等）不但要从文献中找，文献也要选用各种好的抄本、传本等一手资料，百科词条则要请各方面专家和国语基础好的人执笔。外来语方面，要由对语言学和国语有自己见解的人写。新村设想 NED 编了 40 年，共 10 册，那么日本国语辞典的完成恐怕需要 50 年吧。新村出对辞书的兴趣不是无源之水，早在 12 岁，他就已是一个求知欲十分旺盛的少年，对欧洲语言有着新鲜敏锐的感觉，这还与他日后在大英博物馆看到 16 世纪吉利支丹人写的《罗马字版平家物语》、邂逅“伊曾保”（伊索寓言）时的那种激动等经历有着直接关联。他看到姐姐家里收藏有《日本小文典》，与语言学名著的这次接触成为促使他最后走上语言学道路的一个重要契机。他认为自己不适合哲学，尽管他很尊重哲学。他反而对历史抱有特殊的亲近感，他还想做日本的莎翁。他说：“我在学术上的倾向不在哲学，是历史学。我不去追究事物的本原，而是广泛搜集资料，对其来由历史渊源进行探索。所以，我的语言学归根到底是历

史性的，不是纯理性的。”（藤宏行，1976，第46页，引者译）初中毕业时，父亲给他买了一本《言海》，他爱不释手。后来，他上大学决心攻读语言学据说是受到了《言海》注重词源的影响。

《辞苑》最初计划由冈茂雄的冈书院出版，但由于经营困难等原因，改由博文馆出。事实上具体的编纂作业是以沟江八男为核心展开的。《辞苑》出版于1935年，仅用了短短4年多便完成，问世后受到了好评，3个月印了60次。但也有不少缺陷，比如由于时间仓促，导致语文词条以《大日本国语辞典》为蓝本，百科条目则从其他专业书搜集。这样就来不及对每一个条目细细斟酌，撰写的词条也不够准确等。在冈茂雄建议下，新村出答应修订这部辞典。此时他决心以《辞苑》为出发点，向着他理想辞典的目标迈进，但实际上他受到了很大限制。在修订过程中，新村出的儿子新村猛也加入了编纂者行列。在修订版出来前，博文馆出版了《言苑》。这部辞典收录了10万词条，把人名、地名甩到后面附录里，重视现代日语。让新村出担心的是，《辞苑》的百科词条主要由沟江八男参考各种专业书执笔，其准确性无法保证。于是改订时先请人把百科词条找出来分门别类，再分别请专家逐一检讨校阅。但那些专家提议增补的条目的编写又回到了老路，仍由沟江八男一人执笔。国语条目更是如此。尽管较《辞苑》初版增加了不少例子，但仍脱不开《大日本国语辞典》、《言海》的窠臼。心理学、经济学、法律学等分别请专家执笔，不少是新村猛中学同学和朋友等。

《辞苑》的修订版原定于1941年出版，由于包括战争等诸方面原因而推迟。新村出年轻时对室町时期的日语颇有研究，特别是他对吉利支丹资料的研究成果尤为重要，因此新村猛核实书证时尽量引入这方面的例子。此外，不论《大日本国语辞典》还是《言海》，比较多的是选取“和歌集”及“物语集”中的例子，而对中世说话集、史

书、宗教家的著述以及歌谣、俳谐、吉利支丹资料中的例子采录甚少。新村猛认识到这一点，加以修正，并且还请教国语国文学之外的专家朋友，如历史（生物、考古）学家等。这些改动一方面保证其父亲的研究成果最大可能地融入辞典中，同时也保证其作为国语辞典有别于其他辞典的特点。

由于空袭，尽管修订版的校样还在（为防万一，事先已做成5份），但原稿（卡片）毁于战火。后来，保存在地下室的7万份配给纸和7000页铜版也被烧了，仅剩下一点校样。战争结束后，由于博文馆面临解散，改由岩波书店承担此事。编纂人员本以为战争结束前就能基本结束校对工作；即使由于战败的缘故，也只需把百科条目中的军事条目修改一下便可。可是战后社会制度等方面发生很大变化，涉及政治、法律等各方面；还有其他琐碎的细节问题，如历史假名需改过来，纪年改为公历等，所以工作还很繁重。此时编纂工作改由市村宏主持。另外，更恼人的是由于此前编委会将注意力放在百科条目的雕琢上，忽视了更为重要的语文条目的完善。于是，不得不请国语方面的专家大野晋帮助。大野晋带着板坂元和竹内美智子两人勤奋工作，使基本词目的面貌为之一新。大野晋对《广辞苑》的贡献确实很大。据他回忆，1954年夏岩波书店的长田干雄请他帮忙。他认为辞典在基础词的处理上不完备，基础词应在1000词左右。他在另一部辞典《辞海》上作了标记，共圈点出960个词。让打工的人把《大言海》、《大日本国语辞典》、《大辞典》、《明解古语辞典》、《辞海》中关于这些词的解释抄写下来，然后仔细对照每一个词的释义，按照顺序把译词一一编排下来，标上记号。第一个是根本意思，再选择最恰当的例子，选词范围遍及《万叶集总索引》、《源氏物语用语总索引》、《徒然草总索引》、《帕杰斯日法辞典》等文献。

在百余名专家和编委艰苦努力下，《广辞苑》于1955年出版，随即取得巨大成功。新村出1956年荣获文化勋章，还被授予“京都名誉市民”的称号。日本的新闻报道及学术领域，迄今仍常见“広辞苑によれば”（据广辞苑）、“広辞苑にそう書いてある”（广辞苑这么写道）之类的措辞，其权威性可见一斑，《广辞苑》几乎成为辞典本身的代名词。《广辞苑》出第2版时，岩波书店的《日本古典大系》接近完成，索引也出版了，日本的国语辞书出现了进一步完善的契机。《广辞苑》初版的国语条目多依靠此前出版的辞典，这时就需要进一步改进，增加一些原创性的东西。编纂者承诺负责完善词源、语志和外来语部分，国语条目和百科条目部分的修订加工则归岩波书店负责，最后的统稿由编纂者负责。

说起新村出父子的作用，新村出在《广辞苑》第1版的自序中说，儿子新村猛除了《辞苑》外，一如既往地在《广辞苑》编纂中倾注了全力，他的作用在于“补充老父之不能，在编辑及印刷过程、人事等其他各个环节的管理上尽心。”就对现代日语的识见和感觉而言，他说“当然应该承认（猛）有其长处，在这一点上不如说，他协助一心埋头于语史研究的编者的正是编者疏于顾及的一面。”这句话道出了儿子分担的实际工作量，也透射出新村出的谦逊。尽管如此，新村出的功劳无疑是最大的，不论是对词源的考证，还是在总体的把握上，都少不了这位京都大学教授的作用，因为他首先是一个造诣很深的国语学家。

据寿岳文章回忆，日本新宪法公布之后，社会的一切都处在过渡期。日本内阁告示第33号（1946）规定，现代假名拼写法开始普及。新村出1955年在《广辞苑》初版中写了一篇3500字的序言，他是按照现代假名拼写规则写的，可结果没有一个和历史假名拼写规则相抵触。寿岳甚是惊讶，新村出笑着告诉他：“我非常清楚政府

为何要采用新的假名拼写规则，可是我心情上接受不了，所以才那么写。要是还有人要我这样写，我可以写出几十张，只不过是雕虫小技耳。”① 即他巧妙地选用那些不论以现代还是历史假名拼写规则结果都一样的词语撰写。这说明，新村出对日语词汇以及历史假名的书写规则均有很深的研究和造诣。正如后藤宏行在文章中所说：“当时日本学术所要求的是才性丰富的个性和对外来文化敏锐的感受性，而不是现代科学组织体系所要求的集体思考和协同作业。”② 在一定意义上，是时代选择了新村出。

新村猛说过，虽比不上《言海》，但从《辞苑》到《广辞苑》出版，其间足足 38 载，跨度不可谓短。此言道出编一部好的国语辞典的艰辛。在日本辞书编纂史上有不少寿星，如诸桥辙次、大槻文彦的寿命都很长，新村出也活到 91 岁，较大槻文彦还多了 3 岁。

虽有传闻说新村出其实并未执笔，只是挂名，但他的功绩仍是难以磨灭的。新村出生活的那个时代是日本各领域巨人辈出的年代，很多人兼跨很多领域，其视野及识见之广之深是专业分化愈益细微背景下的今人所难以企及的，如柳田国男虽是民俗学家，但对语言学等诸多领域都有着卓越的见识。因此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没有新村出深厚的学术功底和眼光，也就不会有《广辞苑》。

《广辞苑》迄今已经出了五版，其权威地位从 1988 年三省堂《大辞林》问世时点即开始受到威胁，发生动摇，特别是最近日本出现了不少质疑《广辞苑》的书，《广辞苑》正面临着挑战。其第 5 版宣传广告词是：“私が、21 世紀の日本語です”。《广辞苑》能否真正成为 21 世纪日语的标尺，人们正拭目以待。

---

① 引自寿岳文章（1993），p. 37（引者译）。
② 引自后藤宏行（1976），pp. 48—49（引者译）。

参考文献

1. 新村猛（1970），《〈広辞苑〉物語——辞典の権威の背景》，芸術生活社。
2. 後藤宏行（1976），“新村出論——日本的辞書の現実を超えて——”，《思想の科学》。
3. 倉島長正（1997），《「国語」と「国語辞典」の時代（上）》，小学館。
4. 寿岳文章（1993），“新村先生の思い出”，《辞書のはなし》，三省堂。

勤于采例的辞典编纂家

——记见坊豪纪的思想和贡献

见坊豪纪是日本现代辞书史上一个重要人物。他是一位身体力行有着40年辞典编纂生涯的人，具体说，他是《明解国语辞典》及《三省堂国语辞典》的主要编纂者。他在《三省堂国语辞典》序言里提出了著名的“镜鉴”理论；此外，他以惊人的毅力独力搜集词例卡片近145万张（被称为“见坊收藏品”），为后人树立了敬业奉献的光辉榜样。

见坊豪纪1914年生于东京，早年随时任满铁职员的父亲在中国东北度过了少年时代。后来他考入东京帝国大学国文科，一直读到研究生阶段，专业是国语学，与日本现代国语学大师金田一京助的儿子金田一春彦同窗。三省堂1928年出版的金泽庄三郎编《小辞林》受到社会的广泛欢迎，到1939年已满100次印刷。当时日本国语辞典占主流的是《大言海》、《大日本国语辞典》等大型辞典，小型的只有一些日常用的简单辞典，具有学术权威性可以信赖的小型国语辞典舍此无他，但缺点是释义用文语体（文言），与大众需要尚有距离。为扩大读者面，适应当时的形势，三省堂希望有人将其改成口语体，再适当地补充新词。经金田一京助介绍，1939年见坊豪纪接受了三省堂的委托，当时他刚从东京大学毕业，可谓初出茅庐。见坊豪纪旋即从11月开始投入工作，日夜兼程，十三四个月就完成了1100页稿子，尽管超出约定的1年之期限，但速度之快仍然让三省堂十分惊

讶。原本见坊豪纪满以为只是翻译一下文言文，之后补充些许新词就可以了，但编纂的过程中他发现困难远不止这些，如词目要改成表音式的标记形式，[①] 动词、形容词的词目要采用口语形式，释义也要加以斟酌，尽量改成简洁平实的表达形式，等等。在这部辞典中他主要贯穿三个基本方针：1）易查；2）易懂；3）具现代性。“易查”表现在采用纯表音式标记，这是他的独创；“易懂”除了将文言改成口语体外，还体现在：a. 释义追求简明；b. 解释专业用语时从普通人角度出发，贴近生活；c. 解释同义词时避免无意义的循环替代方式；d. 为便于认读“ハ行”浊点和半浊点的区别，他设计了新的字体。“具现代性”是这次改订的重点，除了动词、形容词、助动词的词目采用口语形式（这也是他的独创），还体现在：a. 用半浊点标出“カ行”鼻浊音；b. 给所有词目用数字标示出声调，[②] 如⓪表示平板声调、①表示头高声调。在新词增补方面，他一边吸收《言苑》中的词条，一边更多地依靠自己搜集的例子。资料范围涵盖了报纸杂志以及日常生活中各种活生生的例子。为追求完美，他不断地扩大改订范围，最后使得出版社决定将它以新辞书的面貌推出。1943 年该辞典出版，这就是金田一京助“监修[③]”的《明解国语辞典》。据见坊讲，《小辞林》中没有的例子，他在《明解》中补充了 8000 个，半数是见坊自己采集的，其余则取自《言苑》等。金田一春彦和山田忠雄虽然也参与了编纂，但见坊豪纪的贡献最大。以《明解国语辞典》为母体，之后他又参加了几部著名国语辞典的编纂工作。1960 年《三省堂国语辞典》初版问世，接着是《三省堂国语辞典》第 2 版（1974 年）和《新明

---

① 即将“歷史仮名遣い”改成“現代仮名遣い”形式。

② 这个方案来自金田一春彦。

③ 相当于主编虚职。

解国语辞典》(1972 年）出版。《明解国语辞典》是二战期间日本各方面资源十分有限的条件下诞生的唯一真正的小型学习用国语辞典，当时被指定为全国中学生使用辞书，发行范围很广。由于见坊豪纪对《小辞林》的大量有益的改革，加之它的巨大影响力，《明解国语辞典》成为日后直至今天日本普通小型国语辞典的样板。新潮社版《订正增补　日本文学大辞典》认为《明解国语辞典》[1] 成为“小型辞书的一个典型”（第 8 卷，121 页）。

见坊豪纪的卓越之处还在于他个人搜集了大量的实例卡片。早在编纂《明解国语辞典》过程中，见坊豪纪就认识到需要对现实生活中的实际语言进行追踪描写，这是编纂以现代日语为核心的国语辞典不可或缺的基础工作，于是他开始搜集词例。据他说从 1961 年 1 月，即和《三省堂国语辞典》第 1 版 1960 年 12 月问世几乎同时，他就开始了现代日语词例的搜集工作（确切地说，在编纂《明解国语辞典》时他就已开始断断续续地搜集词例了）。起初他在三省堂书店借屋子，后来又迁往池袋租房子，仍感到地方不够用，1965 年他自己又买了一处房子，命名为“明解研究所”。为了专心采集词例和编纂辞书，1968 年见坊豪纪甚至干脆将当时他担任的国立国语研究所部长之职辞掉。见坊夫人回忆，直到辞掉国立国语研究所工作的当日见坊才平静地告诉她：“喂，从今天开始我不上班了。”[2] 夫人闻之大吃一惊。据儿女们回忆，辞职以后，见坊每天的生活大约是早上 9、10 点钟起来，到“明解研究所”工作。晚 6 点回来。夜里 12 点后才睡觉，往往需要熬夜。他只有在洗澡和刷牙的时候才放下工作，吃饭时要读报纸、听电视，饭桌旁放着卡片，以便随时记录。书房和饭厅里都放着卡片。搜集报纸杂志上的

① 改订版最后一次印刷是 1971 年 4 月 20 日的第 163 次。
② 转引自武藤康史（2001），p. 87（引者译）。

例子在家里做，搜集单行本书籍上的例子则在研究所做。辞典的编纂稿也在家里写，为此常常需要熬夜。他搜集的词例都贴在卡片上，如果这张报纸正反两面都需要，就须准备两份，因为当时复印机还不普及。这些卡片后来用在了《新明解国语辞典》(1972) 大部分新条目和《三省堂国语辞典》的第 2 版 1.2 万个新条目的编纂上。

关于词例的搜集，见坊豪纪认为“语言在无声地变化着”，鉴于现实生活中的很多词不被收入辞典，见坊豪纪下定决心，到实际生活中去采集。搜集范围包括从报纸、周刊、月刊杂志、小说直到海报、手册、广告单、招牌，甚至连电影、戏剧、曲艺表演、广播剧也都成了他搜集词汇的对象。1972 年《新明解国语辞典》问世，见坊豪纪接受了采访。他说，采集词例从早上读报纸、看电视就开始了，一般在饭桌旁边浏览报纸边听电视。偶然听到什么值得关注的词就记在报纸栏外，写下日期、第几频道、播出时间等。上班乘车的几分钟都用来从周刊杂志中采集例子。他见缝插针，甚至连午休以及去咖啡店、食堂、理发店等候的时间都不浪费。他采集例子是为了留下证据，所以要写上出处等。晚上他搜集单行本、报纸、杂志中的例子，大约要花 4 小时。1972 年记者采访他时，他正在看 88 卷本《筑摩世界文学大系》，采集的是此书特有的词语（若是翻译作品，则广及西方风俗习惯、宗教等)、辞书上不载的词语、能够成为证据的词语、有益于词义描写的词例、可作为例句使用的例子等。他还列出当年 11 月他所搜集词例的数字：

总计		10900 个
细目	报纸	1469 个
	周刊杂志 8 册	1315 个
	月刊杂志 11 册（选读 9 册)	2301 个
	单行本 2 册	5394 个
	电视等其他	421 个

就这样，到1972年为止他已坚持了10年左右，整理好的卡片累计达80万张，成为编纂《新明解国语辞典》的坚实基础。就拿报纸来说，他读的报纸主要有朝日、每日、读卖、日经、产经、东京等11种，从中1天大约采集50个词，仅此一项每年就能搜集2万张卡片。口语词汇主要采自于电视节目，他不专注于电视内容，而是在读报纸杂志的同时，听到有价值的词语就立刻记录下来，同时动用耳朵和眼睛。据好友金田一春彦说，在听戏或相声时他都专心注意搜集词汇，别人笑而他不笑，因为他的心思都集中在语料的整理上。至于整理方法，他按照五十音图顺序编排，还收集成语、熟语等。为防止抄错，或不知道出处和作者，他想了很多办法。比如他把原物剪下来，贴到卡片上。这样一来，他就能够在任何时候及时回答别人的质疑。每月收集1万张，1年就有12万张，还要进行严格的检查和加工。靠这个办法，他最终积攒到了145万张卡片。后来日本国立国语研究所以10人之力也只做了11万张语料卡片，可见其不易。《明解国语辞典》的定位是要吸纳口语要素，这些卡片为之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这就是著名的“見坊コレクション”（见坊收藏品）或“見坊カード”（见坊卡片）。据仓岛节尚的分析，他搜集的词例主要有这么几个特点：1）数量大，搜集词例卡片达145万张；2）为编纂改订《三省堂国语辞典》这一单纯目的搜集的；3）所有的卡片都是见坊独自作为编者过眼并搜集的；4）所有卡片都注明了使用实例、出处、采集日期；5）甚至还从口语中搜集词例。见坊豪纪认为采集词例是关键因素，至于采集标准方面，首先要看有无先例；其次同代人是否使用，即要找到他人使用该词的例子；复次，从理论上把握，但是理论上的把握还需要同实践上的需要相结合。见坊在采集例子过程中坚持一点，即如果有2个独立使用的例子，就可以承认其存在（即可排出偶然性）；有3个例子才算合格。大体上，若有3个例子，大的辞典就应该收入；有

10个左右例子，小的辞典也可以收入。也就是说一个词若有三四个用例基本上就可以收入辞典了。从选择角度上说，如果是夏目漱石作品中出现的词例，就应该优先于道听途说得来的。排序的话：1）像《朝日新闻》、《周刊新闻》这样的杂志周刊应优先于夏目漱石作品；2）然后看有无先例；3）才是记忆或传闻中的词例；4）找到语言学方面的根据。此外，还有一个凭据，就是趣味和见识。见坊深信凭借他亲自搜集到的大量词例，足以保证《三省堂国语辞典》时时更新，收入的词语所包含的现代日语的信息超过当时其他任何一部国语辞典。

见坊豪纪对词例的倚重是有他的理论依据的。见坊在《三省堂国语辞典》序文中提出了著名的“镜鉴”理论。他这样写道：

> 辞书是“かがみ”——这是本书作者不变的信条。辞书是描摹语言的“鏡”。同时，辞书还是照射语言的“鑑”。究竟将重点放在“鏡”和“鑑”的哪一方、如何相互配合，这恐怕要取决于辞书的性质吧。不过，作为具有与时代语言同步性质的小型国语辞典，我认为，就语言变化的部分，应发挥“鏡”的功能迅速将它描摹出来。而作为“鑑”的功能的那方面，恐怕是应该在处理那些经描摹出来的语言阶段再作判断吧。①

见坊豪纪曾经详细论述过他的“镜鉴”理论。第一，按其理论，

① 原文为“辞書は「かかみ」である——これは、著者の変らぬ信条であります。辞書は、ことばを写す「鏡」であります。同時に、辞書はことばを写す「鑑」であります。「鏡」と「鑑」の両面のどちらに重きを置くか、どう取り合わせるか、それは、辞書の性格によってさまざまでありましょう。ただ、時代のことばと連動する性格をもつ小型国語辞書としては、ことばの変化した部分については「鏡」としてすばやく写し出すべきだと考えます。「鑑」としてどう扱うかは、写し出したものを処理する段階で判断すべき問題でありましょう。”

不管品位高还是低的词都应收入辞典，只要客观存在的词都应该公平收入，即体现所谓“镜子反映客观现实”的原则。这与“辞典—规范论”并不矛盾，恰恰相反，它补充了“辞典—规范论”的不足。第二，所谓辞书，是对现实中人们所使用语言的记录。这里他强调的是人们（每一个人），不管名人还是俗人，这就需要编者广泛、大量、不断地对现实中的语言进行观察和采集。往往反而对无名人氏语言的采集更显得重要。他认为对词例、释义的采录手续可分“确认—评价—处理”三个阶段。其中最重要的是“确认”。他每天花一半时间做用语、词例的采集工作，特别注意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的词语，这些往往为过去的辞典所忽视。为了使所搜集到的词语登录上辞典，还要有一些具体的手续，如要对词形、语法信息进行确认（这恐怕体现了“镜鉴”理论的“鉴”的一面）。在释义上一般都要对一个词的基本概念作出规定，但他主编的《三省堂国语辞典》尝试了所谓“ことばを写生する”（对语言进行写生）的方法。用他的话解释，就是：1）对生活场面中该词的状况进行描写；2）用小学生也能懂的平实语言进行释义。所谓“ことばを写生する”就是“ことばをことばによって”（通过语言来（解释）语言）。他认为词语的概念不能离开语言而存在，应该在语言的运用中抽象概念意义。

《明解国语辞典》问世以后，三省堂想出一部面向中学生的辞典，另外当时《明解国语辞典》也正处在改订期，为此拟作为《明解国语辞典》的改订版来编纂，这就是《三省堂国语辞典》的缘起。不过，它不是学习类型辞典，而是普通国语辞典。虽说如此，可是词条的解说方式同其他国语辞典有着根本不同，所采用的就是所谓“对语言进行写生”的方法。因此，《三省堂国语辞典》的释义风格始终是平实、易懂的。

见坊豪纪以他的实践为后人留下了一笔宝贵财富，尤其是他几十

年如一日的敬业奉献精神令人钦佩和敬仰。可以说见坊豪纪一生都献给了国语辞书编纂事业。他所提出的采集词例的方法和思想都完整系统地集中在他的著作《日本語の用例採集法》中。

在日本辞书史上，凭借自己信念和坚韧意志创造奇迹的不乏其人，如大槻文彦、诸桥辙次、松冈静雄、松井简治、见坊豪纪等。这里再补充介绍一位。中村元是日本现代著名佛教研究家。1943 年时任东大副教授的中村元着手研究佛教用语是如何融入到日语中来的。4 年后的 1947 年，他完成了《佛教语邦译辞典》，共 500 页，收词约 6000 条。后来以此为基础，他对 3 万个佛教普通词，分别给出朝鲜、汉、藏、印度文献及经过实地调查得到的出处和源流信息，加上解释。经过 20 年的努力，终于完成了累计达 4 万张稿子的成果。1967 年，承诺出版该辞典的出版社在搬迁过程中不慎将他的稿子丢失了。职员们分头到东京的各个废品收购站等地四处寻找，一个都不放过，甚至还到当时回收旧纸的静冈县造纸原料组合去找，但毫无所获。很多人来安慰他，可他像是条件反射似的说了一句："从头再来"。新年伊始，他便早早地开始了工作。5 年间，他把东大以外的兼课全部回绝了，会议也几乎都缺席，一心一意地投入工作中。最后他完成了这部辞典，总共收了 4.5 万词，从量上说是失稿的 1.5 倍，稿纸竟用了 10 万张。这就是著名的《佛教语大辞典》，共三卷，2000 页。此时已是 1975 年 2 月，从他开初动笔编纂已历时 28 年了。他编的梵语、巴利文、藏语索引成为后人研究佛教的宝贵资料。

参考文献

1. 見坊豪紀（1977），"日本語の辞書（2）"，《岩波講座　日本語 9 語彙と意味》，岩波書店。

2. 見坊豪紀 (1977),《辞書と日本語》, 玉川出版部。

3. 見坊豪紀 (1975), “辞書はどうできているか”, 《言語》(雜誌), 大修館4。

4. 見坊豪紀 (1990),《日本語の用例採集法》, 南雲堂。

5. 武藤康史 (2001),《明解物語》, 三省堂。

6. 倉島節尚 (2002),《辞書と日本語——国語辞書を解剖する》, 光文社。

下中弥三郎与平凡社的百科事典

下中弥三郎（1878—1961）在日本现代辞书出版史上是一位传奇式的人物。他创立并担任了平凡社社长，在他的主持领导下，平凡社先后出版了包括《大百科事典》和《世界大百科事典》等在内的一系列百科辞典以及当时甚至迄今为止收词量最大的语文词典《大辞典》，为现代日本普及和传播知识、促进日本百科全书事业走向现代化作出了贡献。他不仅是一位出版人，还是一名教育家、思想家和社会活动家。1951 年他倡导了世界联邦运动，1955 年他担任世界联邦建设同盟理事长，还与诺贝尔物理奖得主汤川秀树等人结成呼唤世界和平七人委员会，并且他“也是教育运动、工人运动、农民运动的领导者”①。

下中弥三郎出生于兵库县，幼年丧父。迫于家境小学仅读 3 年。毕业后，他靠自学于 1899 年通过教师资格考试，成为一名小学教员。1902 年他来到东京，当过记者。1911 年至 1918 他还当过7 年师范教员。他喜好读书，刻苦努力，有强烈的上进心和实践精神。在思想上，他拥护国民主义即民本主义，反对资本主义。1914 年他创立了平凡社。1919 年他建立了日本第一个教员工会“启明会”，呼唤教员的社会良知，呼吁教师为获取自由而团结。1923 年他创立了“教育

① 见平凡社《大百科事典》（初版）“下中弥三郎”条（引者译）。

世纪社"。1925年他还组织了"教育拥护同盟"，要求国家全额负担义务教育费用，最终取得了由国家负担一半的成果。不太优越的家境和小学教员经历使他对知识的渴望超出常人。谈及对百科事典出版寄予的厚望时，他说："在我的成长历程中几乎没有受到过正规学校教育，完全是靠读书获取学问。我之所以离开讲坛开始从事出版事业，也是我这种靠书籍指引而获取学问的经历使然。（中略）我必须出版有惠于世人成为文化推动力的好的百科事典。这才是我对出版事业矢志不渝的动机。"（弥吉光长，1972，第207页，引者译）

平凡社创立以后，凭借昭和初"元本时代"的有利形势，1927年出版了60卷本《现代大众文学全集》，获得了很大成功。接着平凡社又出版了《世界美术全集》36卷，也十分顺利。但后来因为与讲谈社杂志展开竞争，发行《平凡》杂志招致惨败，加之元本时代已趋衰微，经营不善等原因，1931年平凡社出现亏空。然而作为社长的下中却不为暂时挫折所吓倒，抱着普及知识惠于世人的强烈信念，在平凡社濒临破产之际，他毅然决然地提出编纂出版大百科事典的宏伟计划，编纂一部尽量网罗现代生活所需全部知识记载重要事项的大条目与小条目相结合的百科辞典。拟出24卷，每月1卷，2年完成。他委托早稻田大学教授木村久一为总编辑，组成一个包括17名内勤、7名校对和五六十名外勤人员在内的大家族编辑班子。仅仅半年就上马，5个月后，即1931年11月按预定计划推出了第1卷，预约购买的人超过5万。其间虽然发生过资金短缺、零售书店不愿意进书等问题，但最后克服了这些困难，1934年2月出齐26卷，第二年完成补遗和总索引，总计28卷。《大百科事典》一出版便获得成功，终于使平凡社起死回生，"使不可能变为可能"，可谓奇迹。这部百科事典被认为代表了日本战前知识的最高水准。《大百科事典》之所以在短时间内取得了成功，下中的秘诀主要有两个，一个是为了赶进度，采用

所谓“单式印刷”，即将用打印机打成的字统一采用胶版印刷的方法。另外一个是建立了可投入大量人力的集体编辑体制。前者节省重新排版的开支，后者提高了编纂进度。在下中的领导下，平凡社又一鼓作气，以惊人速度编纂出版了《大辞典》。《大辞典》的编纂也是依靠了编纂百科事典而聚拢的120名职员的努力，创造了又一个奇迹。战后平凡社更以出版百科辞典而闻名，一系列专科性较强的百科事典，如《社会科事典》、《理科事典》、《儿童百科事典》、《中学生百科事典》、《世界地名事典》、《世界历史事典》等先后诞生。

百科事典“事典”这一名称最早即出自《大百科事典》，是下中弥三郎的创意。后来有人采访下中儿子、平凡社继任社长下中邦彦，下中邦彦认为，“事典”一名在于昭示综合，而不是指知识或专科知识的汇集。这是因为明治以后日本的学术文化几乎为输入的外来文化所充斥，将这些学术文化转换成日语本身即是带有学术意义的工作。于是语汇愈来愈多，由此下中才有编纂“百科事典”的想法。但是战争阻断了这种综合总结的作用。战后日本的教科书发生变化，教育体制发生转变，于是下中就有通过编纂事典将必要的知识告诉读者的想法，因此有了后来陆续出版的《社会科事典》、《家庭科事典》、《理科事典》、《历史事典》等。当时编纂这些事典的标准来自教育指导大纲。平凡社战前由于出版百科事典而闻名，被称为“百科事典的平凡社”，而战后基于上述目的出版的专科事典更多，又被人们称为“事典的平凡社”。可见“事典”成了平凡社足以自豪的关键词。

战后初期平凡社出版的多达10数卷的专科事典构成系列，为后来编纂“世界大百科事典”做好了准备。大型综合性百科辞典的编纂出版仍然还是平凡社最主要的事业之一。据下中邦彦说，战前平凡社出版百科事典的目的在于总结知识，战后出版社自主性增强，重点在于启蒙，甚至要承担起帮助人们预测未来的重任。战前的事典主要是

被动地接受或总结，模仿诸如西方的《布洛克豪斯百科全书》（德）、《不列颠百科全书》、《迈尔百科全书》（德）。但战后初期教育学习参考书等成为辞典条目选择的基本依据，这为后来编纂《世界大百科事典》奠定了基础。

1951年一度被剥夺公职①的下中弥三郎又重新当上了社长。上任后，他雄心勃勃地提出了新的“大百科事典”计划，即要打造日本的“世界百科”。这个计划的特点在于，注重亚洲文化和落后小国。他说，“将世界纳入视野当中，不局限发达大国的文化，也要关注落后小国的文化。特别就亚洲而言，我们要努力收录欧美百科辞典难以企及的内容。”② 1953年下中弥三郎在平凡社创立40年纪念祝贺会上发表了编纂“世界大百科事典”计划，明确了编纂方针，展示了日本的百科辞典发展的水平和编纂者的视野。

1. 将1954年之前的世界文化全部网罗吸收。
2. 尤其要重视新兴的亚洲、阿拉伯、拉丁美洲各国各民族的文化。
3. 将重点放在世界文化的历史性发展上，彻底追溯文化起源。
4. 不能忘记百科事典是一般高级常识书，切忌太偏。
5. 抛开现有大百科事典的各条目，全部重新选定，有重点地委托撰稿。即便是看来无需改变的现有条目也要全部请原作者重新看，从今天的角度今天的意识来加工修正。
6. 不仅由日本人，有的条目也要请外国各专家来写。
7. 遵循横排、采用新假名拼写法、限制汉字使用等框框，尽量

① 1940年下中弥三郎协助成立右翼团体大政翼赞会，战后作为战犯被褫夺公职。
② 引自弥吉光长（1972），p.208（引者译）。

为读者好读着想。

8. 把读者设定在初中毕业程度，表达上尽可能平实。但也不能为此流于低俗。平实、彻底、简洁必须是百科事典的生命和信条。
9. 插图全都重新画，要丰富，但有助于理解才是最主要的，于正文无关的强逼读者看的装饰图不采用。
10. 另附地图，要用原田式人工负片法做，保证效果极精密、准确、鲜明。要用彩色版、凹版，都要用最上乘的印刷技术。

其中第2和第3条引人注目，即随着战后大批新兴亚洲国家的独立和崛起，作为百科事典策划人的下中预见到，应该将眼光转向过去不受日本重视的第三世界国家，从而摆脱了一直用西方眼光看问题的习惯。此外，它还非常重视科学技术的发展。

1959年《世界大百科事典》第32卷索引完成，紧接着作为补遗出了第33卷。1961年到1962年平凡社出版发行了8卷本《国民百科事典》，成为上世纪60年代席卷日本的“百科事典热”的先驱。此外平凡社还发行了《月刊国民百科》。后来还对《世界大百科事典》小条目作了修订，1964年到1967年新装版问世，共24册，包括8万个条目。

在古今中外历史上，有时候个人的力量是很大的。除了时代背景、历史机遇等因素外，如果说促使下中在百科辞书出版事业上取得成功的因素还有一个的话，那么就是他的个人魅力和领导才能。下中弥三郎首先是一个很有魅力的人。他很有点子，敢开创风气之先。比如“事典”的名称就是来自他的发明。其次，下中是一个十分有魄力、敢冒风险的人。同时又是一位实干家，做事不仅仅停留在口头上。他紧跟时代潮流，始终走在时代的前列，如他率先提出了售后服

务等。这都说明了他对未来百科辞书的发展有着准确的判断力和敏锐的洞察力。1914 年他为出版自撰的带有小百科辞典性质的《やヽ此は便利だ》，创立了平凡社。这部书很快销了 3 万部，奠定了他事业的基础。成功在于这本书包含了报纸用语（新词）、熟语谚语、文字便览等非常实用的知识，当时属于首创，最大限度地满足了普通人的需要。1931 年他着手出版日本辞书史上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百科辞典《大百科事典》，迈出了他事业上的重要一步。1953 年他又基于新的理念策划出版了《世界大百科事典》，为日本百科辞书的出版赢得了世界声誉。支持这一系列事业成功的背后还有他从小养成的坚忍不拔、刻苦忍耐的品质和精神。为了让后人了解他的贡献及个人魅力，有人专门编辑出版了《下中弥三郎事典》（1965 年，下中弥三郎传刊行会，平凡社），将他的传记采用事典的形式编织起来。内容涉及与他一生相关的人、事项、思想、事情、事业等，按五十音图排列，可供了解其生平和时代背景。假如下中没有宏富的人生事业和丰富的人生体验，很难想象能够以一个人的经纬编纂事典。他死后的 1962 年，平凡社还设立了下中纪念财团，用以资助他一生都在孜孜以求的科学技术与教育的发展。

下中弥三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倡导大亚洲主义，并积极行动，如支持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的文化侵略等。1940 年下中弥三郎站在国家主义的立场上协助成立右翼团体“大政翼赞会”，助长了军国主义势力，为此战后他作为战犯一度被剥夺公职。但他一生提倡民本主义①思想，为普及知识、推动教育改革和发展，为日本的出版事业尤其百科辞书出版事业作出了贡献。战后他积极从事和平运动，这也是具有积极意义的。1956 年 6、7 月间下中弥三郎还以亚洲文化交

① “平凡社”的社名也体现了其民本思想。

流出版会会长、平凡社社长、日本出版俱乐部会长身份率日本出版交流代表团来华访问，为促进中日文化交流事业做了一件实事。

参考文献

1.《平凡社六十年史》(1974)，(非売品)，平凡社。
2. 弥吉光長（1972)，《百科事典の整理学》，竹内書店。
3. 鈴木均（1976)，"事典的世界——下中邦彦氏に聞く"，《思想の科学》No. 63。
4. 立石巖（1994)，《平和にかける虹——人間・下中弥三郎》，岩崎書店。
5. 倉島長正（1997)，《「国語」と「国語辞典」の時代（上下)》，小学館。

名人与辞书

辞书是人类智慧的结晶，知识的宝库。在日本历史上有很多名人都与辞书有着特殊的情缘和关联。有的濒临绝境而仍念念不忘辞书；有的嗜辞书如命，甚至尝试自己编纂辞典；有的虽身为学问家，却不主张查辞典，甚至摈弃辞典。总之，他们对辞书的态度可谓形形色色，不一而足。他们当中有启蒙家、文学家、医生和学者，既有日本人，也有长期居住在日本的外国人，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都不是专业编纂辞书的人，而且他们的名字与近现代日本历史紧密相连。

西周不是辞书编纂家，可是近代日本辞书编纂的历史乃至日本近代史如若离开了西周则无从谈起。明治时代日本大力向西方列强学习，政府下令陆军翻译课编纂“兵语字书”，西周担任了这一工作。7年后的1881年完成。据说为编好这部辞典，他参考了500部书，创造了很多新词，倾注了很大心血。西周还提出了自己的百科全书思想。他在东京开办私塾“育英会”，开设百科辞典学课程。他将自己的理论称为“百学连环”，从而成为日本近代辞书史上一位重要人物。在“百学连环”（笔记）中，可以见到有“学術”、“技術”、“芸術”、“文学”、“哲学”、“心理学”、“生理学”、“地理学”、“物理学”、“化学”、“天文学”、“地質学”、“鉱物学”、“植物学”、“動物学”等名称，其中“文学”出现在“百学连环”的眉批中。这里面还有教育词汇，如“観察”、“試験”、“実験”；哲学词汇，如“演繹”、“帰納”；

文学词汇，如“口碑”、“散文”；政治词汇，如“政府”、“立法”、“行政”等。

尾崎红叶[①]是明治时代的著名作家，砚友社的核心人物，曾写过名噪一时的《金色夜叉》。在他罹患癌症濒死之际，还不惜重金向丸善商社定购英国大百科全书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当时定价为100多日元），此时他已被告知只能活3个月，但仍挂念此书，其精神令人感佩。内田鲁庵在《追忆故人——四十年文明一瞥》（1925年）中写道：“红叶就是在弥留之际，也丝毫没有丧失其高昂的求知欲，让人深感佩服。红叶的确具文人之器，决非一般才子。”[②]红叶定购的是 Encyclopaedia，但由于售罄，后来只好买了另一部辞典《世纪辞典》*The Century Dictionary*。

诗人北原白秋也是一位著名的热爱辞典的文人，他的高足木俣修记述了老师的书斋里书架上摆满辞典的情况。白秋使用的辞典非常丰富，无与伦比。木俣说，一代诗宗白秋常常告诫他：“要想以文学立身，首先就必须把最好的辞典放在身边，不能懒于查辞典。”[③]还说：“辞典不光是用来查的，也是用来读的。”[④]这番话充分说明了北原对辞典的倚重和对知识孜孜以求的态度。

土居健郎是以《“甘え”的构造》[⑤]一书著名的学者。他原是一名精神病科医生。他说，在他工作的地方，写字台或其上方总是放着很多辞典，他几乎没有一天不翻这些辞典的。他在思考日本人的精神特质时，就“甘え”这个词调查了很多辞典，他发现就语感而言，虽

---

① 尾崎红叶（1867—1903），日本小说家，与山田美妙等人创办“我乐多文库”。著有《金色夜叉》、《多情多恨》。

② 转引自福本和夫（1977），p. 44（引者译）。

③④ 同上书，p. 51（引者译）。

⑤ 此书最近被收入商务印书馆的日本学术文库，书名《日本人的心理结构》。

然一说起“甘え”总会联想起小孩子，可是辞典的出处却都是古代的例子，并且都是就成人而言的。所以他就推测，这可能暗示就小孩子说“甘え”是新近才有的用法。可是他的结论遭到了别人反对，因为《大言海》里“あまゆ”这个词条末尾引用了《倭训栞》的解释：“驕ヲ訓メリ、今モ、児女子ノ和悦ヲ以テ、人ニ媚ブルヲ、然云ヘリ”，也是就小孩子情况说的。但他不甘心，认为就涉及成人的“甘え”而言，从《源氏物语》、《大镜》至《倭训栞》，撰著年代相隔700年，中间应该有所变化。他查了《日葡辞书》，发现：“子どもが親に情をこめたしぐさをしたり、やさしい言葉を使ったりする”。这说明16世纪时，意思和今天完全一样，这样他的推断不成立。不过《日葡辞书》完成的16世纪和《源氏物语》成书的11世纪之间还相隔500年。他想象在源氏物语时代有可能还没有出现把“甘え”这个词与小孩子心理直接相连的例子（也许不见于文献，实际上却有这样用的）。他进一步推测“甘え”这个词从古代起就有，就算16世纪已开始出现将其用于孩子的例子，但完全将它用于描写孩子心理特征在当时还是很新鲜的。这样一来他的推断仍然在一定程度上成立。正因为这种意识在今天是如此之天经地义的，所以他在阐述“甘え”心理遍布日本各个角落时，听众的反响才格外地强烈。

明治时代的作家中，山田美妙因亲自编纂《日本大辞书》(1893)而著名。在辞典中他实践了他所提倡的言文一致和声调理论。此外，他还编纂了《新式节用辞典》（1892，春阳堂）、《万国人名辞书》(1893，博文馆）和《汉语故谚熟语大辞林》(1901，嵩山堂)、《新编汉语辞林》(1904，嵩山堂)，成为独力编纂5部辞书的奇人，非常罕见，显示出对辞书编纂异乎寻常的热情。此外，当时还有一位对辞书有着自己独特见解并付诸实践的作家幸田露伴。1885年他写了由52篇短文组成的题为《语苑》的随笔，其中有一篇叫“辞书”，是他针

对《言海》的不足提出自己的见解。他说，与其从书本到书本地编纂辞典，不如广泛采集工业、商业、农业等词语，即编一部百科辞典。在这篇文章发表的2年后，即1897年他亲自编写了近90页篇幅的具有百科辞典性质的《水上语汇》。1个月后，又发表了名为“雲のいろいろ”的在日本属于开创性的有关“云”的研究，共由23个条目组成。如词条有：

一、夜の雲　二、雨後の雲　三、坂東太郎　四、蝶々雲　五、ゐのこ雲　六、みづまさ雲　七、望雲楼　八、寂蓮の雲の歌……

夜の雲

夏より秋にかけての夜、美しさいふばかりの無き雲を見ることあり。都会の人多くは心づかぬなるべし。舟に乗りて灘を行く折、天(そら)暗く水黒くして月星の光り洩れず、舷を打つ浪のみ青白く騒(さかだ)立ちて心細く覚ゆる沖中に、夜は丑三つともおもはるゝ頃、……

《水上语汇》是按五十音图编排的，计收1615个词，看得出他对相关词汇调查得非常详备，堪称穷尽。如有：

脇潮（ワキシホ）、潮堺（シホサカヒ）、潮の目（しおのめ）……

幸田露伴还著有《当流人名辞书》（1900年），一部关于时下流行人名的辞典。其中，他收录了包括“権助”、“三助”、“三太郎”、“雲助”、“鈍太郎”、“源五郎”、“掠助”、“もう蔵”、“てこ内”、“だく内”、“久太郎”在内的名字，总共155个。他曾经把自己对辞书的构思体会做了笔记，但后来不慎丢失。据他给松冈雄志的《日本古语大辞典》写的序言说“我自己也曾计划研究探讨国语”①。晚年他在

① 转引自福本和夫（1977），p.181（引者译）。

最后一部口述笔记体著作《音幻论》中提到，“作为工作时可靠材料，我除了在笔记本上零星记录下一些东西外，还编过一部像是超过10册半纸本大小的字典，里面编排词语采用了新的方法。我把它交给侄子四郎。”[①]如果能找到这份材料，联系他的辞书编纂经历，恐怕会很有意思的吧。

幸田露伴在日本近代文学家中以辞藻丰富、辞章华丽而著名，这恐怕也和露伴本人对辞典的特殊兴趣不无关系吧。露伴乐于为他人的辞典作序，他为《掌中汉和新辞典》撰写的序文和中国《干禄字书》（颜元孙编）的编纂宗旨如出一辙，虽然二者相隔千年之久。露伴主张汉和辞典除了正字以外，还应兼收俗字、略字等。另外，在所谓“扶正排邪”方面也有着一致。露伴在长达3页的序文中认为，“我邦与中国虽同文，但却是异语之国；且在语言文章上拥有绵长悠久的和汉混融的历史。故我邦人之汉辞汉字与中国人的辞字自然有着不同的情状。”基于这种认识，他举出该辞典的7个特色，第5个特色是“避免了陷入汉字典通常都有的尚古主义、偏重汉籍主义，多收当今实际使用的新的言辞熟字”；第6个特色是“摹汉字的形貌所造的和字及对汉字的因袭通俗的个人私用，这些也不应以正字主义、正训主义为由而予以排斥，这些字及字义也应收入”；第7个特色是“汉字汉语有很多已成为吾邦人的语言文字，故在很多人的头脑里就算浮现出其音或其义，但有时候虽能记得其音其义，但想不起来其字。为此，附上稍长的音训索引，使读者能够查到想要查的字”[②]。这些序言可谓周到细致，也显示出露伴在这方面的造诣和不同一般的兴趣。露伴还曾为日本近代第一部由日本人编纂的百科辞典《日本百科大辞

① 转引自福本和夫（1977），pp. 181—182（引者译）。
② 同上书，pp. 279—281（引者译）。

典》(三省堂)撰写小说、中国戏曲的条目，他是作为京都帝国大学文科讲师参加的。在日本近代文人当中，与辞书编纂结缘最深的可以说非山田美妙和幸田露伴莫属。

吉川幸次郎①是研究中国文学的日本著名汉学家，他反对查辞典的言论在日本十分出名。英国文学专家、评论家中野好夫在追悼文《惜别，吉川幸次郎君》中写道："在外语学习上我们的见解也不相同。可能是近 10 年前的事情吧，我曾读到过他在一次讲演中主张人们不要查辞典。'紧盯一个个汉字，就像是解代数方程式似的，自己在字与字之间思考。'这是他的经验之谈，是他认为的最好的方法。"②另一位汉文学家小川环树也在收入同一部悼念文集的一篇文章中说："后来，博士常常说的一句话是'要是我就不查辞典'。我揣测他说这番话的意图是说，字典、辞典里所谓'解'其实是一种平均化的东西，因为单词所具有的阴影(语感)被抽掉了。所以应该给予读者的是具体语境下的确切解释。"③可见，在吉川幸次郎看来，词语是有着生命力的，不能脱离具体的语境而生存。造成他这种主张的原因有很多，如当时中日辞典不完备、中国语文的特殊性、古代文献注释详尽完备等等。④

美国人黑本曾在中国澳门行医布道 15 年，其间他掌握了中国的汉字，凭着这个基础，他在日本读了《古事记》、《平家物语》等著作，在来日本的第 7 年即编成了著名的《和英语林集成》，其罗马字

---

① 吉川幸次郎(1904—1980)，日本中国学学者，京都大学教授，对中国古典文学有非常独到卓越的研究。

② 转引自岩波书店编辑部(1992)，p. 136(引者译)。

③ 同②，pp. 138—139(引者译)。

④ 详细参看"私と辞典——中国語の読み方"(小林秀夫編《私の辞書》，1973，丸善株式会社)。

拼写规则成为著名的“黑本式”范本，影响深远。黑本听说横滨开埠，日本开国，遂卖掉了在美国纽约开的医院，来到日本。辞典编好后，找开成所，没有活字，就到上海长老教会印刷所美华书馆。他曾经有用日语出版圣经的想法，后来得以实现。惣乡正明在所编《目で見る明治の辞書》一书中说：“可以说，培利用黑船促使日本开国，而黑本则是用圣经和辞书打开了日本人的心灵。”[①]高度评价了黑本在日本人的思想精神迈向近代化过程中的功绩。

胜海舟是幕末一个重要人物。在幕末时期日本兰学家看重的是由长崎商馆馆长和日本人翻译合作完成的一部“荷兰语-日语”辞典。该辞典收词约10万，价格60两，比照当时物价是相当昂贵的。他家境贫寒，为了得到这部辞典，他靠关系从拥有这部辞典的一位兰学医生那里以每年10两的租金借来。在这一年里，他抄写了两份，一份留给自己，另一份则卖了，用来抵租金、纸钱和生计之用。这部抄写本后来传到了他孙子胜芳孝手里，字迹清楚漂亮。另一位幕末志士即胜海舟妹夫佐久间象山[②]曾向信州提议出版这部辞典，以增加财政收入，但遭到拒绝。数年后，幕府侍医桂川国兴冒着监禁砍头的危险出版了这部辞典。此即13卷《和兰字汇》。杉田玄白[③]等人翻译《解体新书》时，还没有这部辞典。当时正好有外国航船来日本，这部辞典立刻洛阳纸贵，受到了幕府的称赞。胜海舟后来还利用《兰英辞书》努力学习英语。他用过的辞典上满是红笔眉批，可见他下过的功夫。

---

① 引自惣乡正明编《目で見る明治の辞書》(1989，辞典協会)，p. 25（引者译)。

② 佐久间象山（1811—1864)，幕末思想家、军事学家，精通兰学、炮术，主张加强海防，后被攘夷派暗杀。

③ 杉田玄白（1733—1817)，江户时期兰医，与前野良泽等一起翻译《解体新书》，著有《兰学事始》。

福泽谕吉①是日本近代思想家和启蒙家。他起初学习荷兰语，后来到已经开埠的横滨港，意识到荷兰语的时代已经过去，英语兴盛的时代即将到来。于是，他请求藩主购买辞书。他凭借用荷兰语解说的英语会话书，开始自学英语和研究英语。可是，光靠辞书、会话书，不实际接触发音无法真正学好英语。于此，他托人帮忙，作为使节团一员登上咸临丸，远赴美国。在旧金山他和翻译中滨万次郎分别买了韦伯斯特英语辞典。这件事当地的美国报纸还作了报道，对日本人努力学英语的精神大加赞扬。1860 年他还在一个中国商人那里发现了中国人子卿编的《华英通语》，并央求着买了下来。这是一本小辞典兼会话集，约收 3000 词，会话 300 句，用汉语标出发音和意思。如，“strike 时低礼忌、打。Purser 巴沙、船写字”。福泽谕吉则在书页旁用片假名写上：“ストライキ、ウツ。バルサル、カキヤク・カンジョウカタ”。当时日本英语方面的书只有村上英俊的《三语便览》。福泽谕吉回国后就请人刻版出版了《增订华英通语》。所谓增订，就是补充假名标音和释义，其他原封不动地保留。是年为 1860 年（万延元年），日本与外国贸易剧增，人们迫切需要英语辞典会话手册，此书出版迎合了这种需要。把“V”这个字的发音转写成“ヴ”，就是福泽谕吉在这本书里的首创。《福泽谕吉全集》21 卷本第 1 卷就是这本辞典。日本英语学界十分看重这部辞典，因为它所标示的发音比此前同类书都更接近于正音。1870 年东京府向福泽谕吉咨询外国治安方面的（经验）情况，他在美国想方设法寻找关于西方警察制度的教科书辞书。最后他翻译了 THE NEW AMERICAN CYCLOPAEDIA（16 卷）中关于警察一项的内容，交上“取締りの法”。幕府作为酬

① 福泽谕吉（1834—1901），幕末、明治时期思想家和教育家。1868 年创办庆应义塾。著有《劝学篇》、《文明论之概略》等。

谢，把东京三田原岛原藩的宅基地租给了他，这就是庆应义塾大学三田校区的来历。

明治时代大文豪森鸥外曾经写过一篇超长序言，是为《机上宝典、误用便览》(大町桂月、佐伯常麻吕合著，1911，春秋社）而作。绵绵 8000 字，长达 27 页。从内容上说，它其实不是一般的序言，而是一个短剧。森鸥外还曾受邀请为《言泉》问世 10 年后的修订版作序。

明治时期的戏作家、写过著名的《安愚乐锅》的假名垣鲁文曾编过《西洋料理通》(1872)。这原本是当时居住在横滨的一个英国人交给某个日本服务生的笔记。假名垣鲁文将它改写成日文，介绍做西餐的方式、材料等，还配有插图。

参考文献

1. 福本和夫（1977),《私の辞書論》，河出書房新社。
2. 岩波書店編集部（1992),《辞書を語る》，岩波書店。
3. 三省堂編集所（1993),《辞書のはなし》，三省堂。
4. 惣郷正明（1987),《辞書漫步》，東京堂出版。
5. 望月洋子（1987),《ヘボンの生涯と日本語》（新潮選書），新潮社。

辞书研究在日本

辞书研究在日本有着比较悠久的历史，它是伴随着辞书在日本的应用而产生的。日本早期辞书是模仿中国的辞书编纂的，因此这些辞书从内容到形式可谓建立在研究中国辞书的基础之上。辞书编纂本身即可看作对古代中国辞书文献的深入研究。但现代日本辞书偏重实用性的研究则是在不断学习西方辞书学理论的基础上发展成熟的。日本的辞书研究自有其特点和长处可资借鉴。

江户时代随着国学的兴起，日本人就已开始对古辞书的研究。但不是对当时所出版辞书进行研究，而是性质上属于书志性、文献性的研究偏多。近现代研究日本古辞书的文献主要有冈井慎吾的《日本漢字学史》(1934，明治书院)，其中有对古代日本字书的解题式说明。还有川马一濑的《古辞書の研究》(1955，雄松堂，一说“讲谈社”)，这本书是日本辞书研究史上一部重要著作。该书对室町时代末期（庆长期）之前的100余种日本辞书作了鸟瞰，还配有详细的解说。对于室町时期辞书的介绍尤为详细，对于《下学集》、《节用集》、《倭玉篇》的抄本、版本情况举了很多，许多资料首次出现在这部著作里。川马一濑另一部研究著作是《古辞書概説》(1977，雄松堂书店)。另外，山田俊雄的《日本語と辞書》(1978，中央公论社）则从日语史的角度、特别是词汇史的角度切入，对日本辞书史进行了简要的介绍和分析。

关于近代即明治以后的辞书出版情况，山田忠雄的《近代国語辞書の歩み——その模倣と創意》（1971，三省堂）有精当的考察，堪称力作。之前他还有《三代の辞書——国語辞書百年小史》（1967，三省堂）。山田忠雄既是一位辞书评论家和研究家，也是一个辞书编纂实践者。他曾担任《新明解国语辞典》的主编，对此辞典的完善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他还著有《本邦辞書史論叢》（1967，三省堂），洋洋 1300 页，非常详尽。

考察日本辞书史的著述主要有吉田金彦的“辞書の歴史”（收于“講座国語史 3《語彙史》”，1971，大修馆书店），将日本辞书史划分为五个时期，非常著名，其说得到学术界广泛认同和采纳。此外，还有龟田次郎的“国語辞書史”（《日本文学講座》16，1935，改造社）、乾辉雄的《日本における辞典の歴史》（1956）、筑岛裕的“中古辞書史小考”（《国語と国文学》，1964）、杉本つとむ的《辞典・事典の世界》（《日本語講座 3》，1979，樱枫社）、西崎亨编的《日本古辞書を学ぶ人のために》（1995，世界思想社）等。

集中介绍和汇集有关日本辞书各种信息的研究成果有佃实夫、稻村彻元合编的《辞典の辞典》（1975，文和书房）、惣乡正明、朝仓治彦合编的《辞書解題辞典》（1978，東京堂出版）和冲森卓也等编的《日本辞書辞典》（1996，樱枫社）。其中《辞典の辞典》自称是日本第一部同类辞典，编者均为图书馆司书或曾担任过司书。《辞書解題辞典》收录了 4300 种辞典，分别解说。若想对日本辞书编纂出版情况有进一步了解，则有《辞典・事典全情報 45⁄89》（1990，日外アソシエーツ），它收录了战后 45 年出版的各种参考信息，十分全面。还有《辞典・事典総合目録 1996》（出版年鉴编辑部编，1995，出版ニュース社），1961 年以后每隔三四年出一次新版。

日本对古辞书的校勘、注释以及索引的制作主要在江户时期，有

契冲的《和名類聚抄积義》、森立之的《新撰字鏡訓纂》、《箋注和名鈔訓纂》以及伴信友的对《类聚名义抄》的校勘、索引等，特别是狩谷夜斋的《箋注倭名類聚鈔》（1827，3稿）为后人研究辞书留下了宝贵资料。上田万年和桥本进吉的《古本節用集の研究》也是划时代的著作。进入昭和时期以后，日本古辞书研究更加兴旺，主要成果有奥村三雄的《聚分韻略の研究》（1973，风间书房）、望月郁子的《類聚名義抄の文献学的研究》（1992，笠间书院），还有著名的山田忠雄编《本邦辞書史論叢》（1967，三省堂）。

日本的辞书史研究过去很长一段时期主要是针对个别辞典所作文献学研究，没有真正从历史角度进行整理和挖掘。吉田金彦认为日本欠缺从文化史角度对辞书分析探讨的研究。不过，东洋史学家内藤湖南①曾有“日本文化の独立と普通教育”（收入《日本文化史研究》）一文，在作为国民应受教育的书一节里他注意到了历史上所谓“字书”（即汉和辞典）的变迁史。这是内藤把日本作为一个整体把握，放到东洋史当中去的尝试，也就是说内藤肯定了字书在日本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对汉和辞典在文化史上的意义进行了定位。

现代日本的辞书研究则偏重实用性，有世界影响的辞书学论文很少见，特别是理论建树方面还有待于进一步提高。辞书理论研究较弱表现在很多方面。据笔者所知，日本迄今没有一个类似于我国“中国辞书学会”的学术团体，更毋庸说专门刊载辞书学论文的杂志。尽管存在各种原因，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日本辞书学界力量比较分散，重实用轻理论的特点。现在日本有一个“辞典协会”，成立于1945年，1956年逢10周年之际出版“日本における辞典の歴史”，1969年改

① 内藤湖南（1866—1934），东洋史学者，京都大学教授，日本中国学京都学派的代表人物。著有《中国绘画史》、《日本文化史研究》等。

订出版。主页是“優良辞典·六法目録”，改订版附上了有关辞书的信息。目录是：1.辞典的文化意义；2.辞典的种类；3.好的辞典应是怎样的；4.词目及意义选定；5.同意词和对意词 6.口语的重要性；7.百科辞典的历史；8.伟大的“辞典编纂家”塞缪尔·约翰逊；9.日本辞典的历史。辞典协会是一个出版社的联合机构，有专门网站，但不是一个研究性质的学会。日本现有一个定期举办的“词汇辞书研究会”，以因出版辞书和教科书闻名的著名出版社三省堂为后援，每年举行两次发表会，发表人和参加者有出版社人员和大学学生，更多的是直接或间接参加过辞典编纂的大学教师和其他对辞典事业寄予关心的学者。三省堂出资的目的是希望通过词汇辞典方面的研讨，有助于辞典编纂水平的提高。该学会在学术界、特别是日语学界具有一定影响。西田龙雄是日本著名文字学家，他个人收藏有包括中国出版的在内的藏语辞典 40 多部。鉴于辞书学在日本不受重视的事实，他曾感叹道：“中国不愧为具有数千年辞书编纂历史的国度，专家多，还有被称为辞书学的学科和学会组织，甚至还出版像《辞书研究》、《辞典研究丛刊》这样的专业杂志。”（《辞書を語る》，1992，第 166 页）流露出对中国辞书研究比较完备的钦羡之情。日本早稻田大学的中央图书馆关于辞书的杂志只有中国的《辞书研究》。一般规模大的出版社，如日本久负盛名的讲谈社等也订阅这份上海辞书出版社的杂志，可见对日本辞书编纂者来说，《辞书研究》是一部十分重要的参考书。

不过也应该看到，在日本英语学界，有很多人热心学习和研究西方辞书学，他们构成了日本辞书研究的另一支生力军。据考，最早将 lexicography 译成“辞書学”是上世纪 70 年代初。如安井稔《新言語学辞典》（1971，研究社）就将 lexicography 译作“辞書学、辞書編集法”，同年出版的《現代言語学——紹介と展望》的译者宫部菊男就用了“辞書学”这个译词。他们积极翻译西方辞书学著作，但没有

自己独立编纂的辞书学辞典，这一点不如中国，到目前为止也只有诸如“辞書の話”一类的解说、启蒙书等。日本的英语学者积极翻译西方辞书学理论，主要有 R. R. K. Hartmann 编《辞書学》（木原研三、加藤知己翻译审定，1984，三省堂）[*Lexicography: Principles and Practice* (1983)]（系论文集、编纂方法）；Sidney I. Landau《辞書学のすべて》（小岛义郎、增田秀夫、高野嘉明译，1988，研究社）[Dictionaries: the art and craft of lexicography (1984)]；Jonathon Green《辞書の世界史》（三川基好译，1999，朝日新聞社）[*Chasing the Sun: Dictionary-Makers and the Dictionaries They Made* (1996)]；R. R. K. Hartmann Gregory James 编《辞書学辞典》（竹林滋、小岛义郎、东信行翻译审定，2003 年，研究社）[*Dictionary of Lexicography* (1998)]。另有一本这些关心辞书学的人编写的《世界の辞書》。它是一部讲座稿集，竹林滋、千野栄一、东信行编，1992 年研究社出版，卷首收有千野栄一的“辞書と言語学”一文，其中也有对日本辞书的介绍。

此外，日本虽然没有类似中国辞书学会的组织，但小规模的研究团体和活动还是有的，如《英語辞書の比較と分析》（丛书）（岩崎研究会编，截止到 2002 年出版了 6 集）。执笔者都是有英语辞书（商业辞书，在学术良心和商业要求的夹缝中生存）编纂经验的人。特色在于“对辞书的批评来自于辞书的制作人”，而不是从一般读者的角度。研究会是曾经编纂过研究社《新英和大辞典》（2 版到 4 版）、《新简约英和辞典》、《新袖珍英和辞典》（新ポケット英和辞典）的岩崎民平发起的。缘起于岩崎及其弟子举办的研究会上，弟子们打算编一本学习英和辞典纪念老师喜寿，这就是《研究社ユニオン英和辞典》。在编纂过程中，他们发现需要进一步学习和开展扎实的研究活动和调查。研究会分成 3 个，其中一个就是“辞书编纂学”，从应用语言学

的角度挑选有关英美辞书方面的论文讲读，边学边做。之后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研究，以日本人的角度比较和分析英美出版的英语辞书。Lexicon为其机关杂志。第1集“Webster's New World Dictionary, College Editionの分析”、“Webster's New World Dictionary, Second College Editionの分析”。

日本经常有一些杂志不定期地组织“辞书特集（专刊)”出版，如从前筑摩书房的《言語生活》、明治书院的《日本語学》、大修馆的月刊《言語》等。再者，就是常有一些文化出版机构约请文化界名人采取对谈形式，评论时下的辞书出版情况，如井上ひさし等。特别是一部大的辞典出版或改订版问世时，这种方式更是屡见不鲜。日本有些大出版社平时还定期印刷一些小型宣传杂志，以介绍自己出版的书，如岩波书店（《図書》)、三省堂（《ぶっくれっと》)、小学馆（《本の窓》）等，里面不时会有关于辞书评论的文章。到一定数量，出版社就会将它们结集出版，如《私の辞書》（1973年，丸善株式会社)、《辞書のはなし》（1993，三省堂)、《辞書を語る》（1992，岩波书店）等就是这样出炉的。日本还有一些专门的辞书评论家，如武藤康史等人，非常活跃，对日本近现代辞书的源流了如指掌，其成果可参看他对新明解系列辞典出版始末的研究。

近年日本出现一些以辞典为话题的书，如国广哲弥的《理想の国語辞典》（1997，大修馆书店)、柳濑尚纪的《広辞苑を読む》（1999，文艺春秋）和《辞書はジョイスフル》（1996，新潮文库)，还有一些针对诸如《新明解国语辞典》、《广辞苑》等问题辞典的书，或对性质相似的各种辞典进行横向比较的研究。总的印象是针对具体问题的研究居多，涉及理论的较少。另外，隶属于政府部门的文化厅也出过专门谈辞书编纂出版的小册子。不时还会有一些关心辞典的人写关于如何使用辞书的文章或书，但大多数普通人对辞书批

评不以为意，也有不把辞书编纂当作学问的。对此，纪田顺一郎(1993)认为，建立面向普通人的辞典批评的确很重要。过去看到的都是一些人的读后感，虽然并非没有意义，但多从目录信息学的角度谈，属于介绍性文章，让人倒胃口。所以，他认为随着辞典的增多，应该从词汇的角度、从与同类辞典比较的角度展开辞书批评才有意义，否则就会阻碍辞书个性的产生。“词汇辞书研究会”就是应这一需要之运而生的，在此前后出现的《新明解国语辞典》也是一种非常个性化的辞书，对它的研究和批评构成了日本战后辞书批评的一个重要方面。

2006年仓岛节尚主编的《日本語辞書学の構築》(おうふう)一书出版。仓岛节尚现为日本大正大学教授。1959年从东京大学毕业后进三省堂长期从事国语辞典的编辑工作，先后担任《新明解古语辞典》编辑、《大辞林》(初版)总编辑、出版局长、常务董事等职。这本书是与他共事的对于辞书抱有兴趣的人为纪念仓岛古稀之年而编纂的论文集。因为仓岛将一生献给了辞书事业，所以发起人认为编辑出版一部以构筑日本辞书学为宗旨的论文集更为合适，并请仓岛本人担任名誉主编。这本书涉及语义描写、辞书资料、辞书中对各类词的处理、词的历史、对比语言学、电子化、语料库等六个方面，卷首是仓岛撰写的“日本語辞書学構築の礎——序に代えて”，阐释了他对构筑日语辞书学的见解和设想，值得一读。

日本的辞书批评其实也有适合普通人看的，这些批评形式上十分多样，有的以一种戏谑的口吻甚至侦探小说的风格探明一部辞典背后不为人知的细节。某些著名辞典如《新明解国语辞典》、《广辞苑》已经有不少专门批评它们的书。讲谈社的《类语大辞典》问世不久就出现批判它的书。这类批评性质的书有《辞書がこんなに面白くていいかしら》(西山里美和QQQ会编述，1992年，JICC出版局)、《新解

さんの読み方》（夏石铃子，2003，角川文库）、《国語辞書事件簿》（石山茂利夫，2004，草思社）、《『広辞苑』は信頼できるか》（金武伸弥，2000，讲谈社）等。比较有意思的是有的还留下一桩桩公案，比如关于一些著名国语辞典的署名问题，《大日本国语辞典》标注由上田万年和松井简治合著，但上田万年没有做什么工作，实际是松井简治完成的。修订版序言中（1939），松井说："本辞典虽说是与上田万年博士合著，但博士当时……"。上田万年有好几部挂名的辞典和著作，如《大字典》、《近松语汇》这两部辞典和《古本節用集の研究》虽都有上田万年之名，但其实分别是荣田猛猪、樋口庆千代和桥本进吉独力编纂的。《明解国语辞典》署金田一京助编，其实是见坊豪纪一人完成的。见坊这样说，山田忠雄也证实，金田一京助的公子金田一春彦也承认。(《辞海》亦然)。2001年出版的谷泽永一和渡部升一合著的《広辞苑の嘘》（说谎的广辞苑）指责新村出是"名義貸し（屋)"，字面意思是借给（他人）名义，也就是挂名。像《大日本国语辞典》这样的情况属于少数，一般编的人都缄口不谈。《大辞林》是《广辞苑》的对手。《大辞林》第1版第1次印刷本关于"新村出"的词条中，甚至连他"是《广辞苑》的主编"这一点也未提到。有人认为这是因为《大辞林》编者的竞争意识太强；也有人认为这是对《广辞苑》"名義貸し"的做法持批评态度。其实行业界关于编写人员的资格认定有很大的伸缩性，大到"担任主要角色，从收集词条执笔阶段开始做起，一边进行统稿"，小到"只要参与确定编纂方针即可"、"能起到组织统领合作者的作用就可以了"，客观上造成"名義貸し"有了绝好的土壤。不能否认这些批评往往含有炒作成分，有别于学术性的严肃的辞书批评，它的存在更容易贴近普通人，为他们挑选辞书提供了参考。

日本大学一般不设立专门的出版专业，更毋庸说辞书专业。从事

编辑出版等工作的原本大都是各大学文史等人文社会科学专业的。相形之下，中国大学专业分得很细，这样有利也有弊，因为出版是一个涉及面非常广的行业，过于专门未必合适。现在中国有些大学也开始了宽口径培养模式的探索，这样也许更有利于出版事业的发展。由于体制上以及其他缘由，日本没有像中国这样的冠名“××辞书出版社”、“××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的出版机构。

现在，中国出版业正在呈现非常红火的局面，其中外语工具书的出版也不例外。但是，仅就外语辞书而言，存在着选题重复、质量粗糙、缺少原创性作品等弊病。当然，也引进了不少国外原版辞典（日语方面有逐渐增多的趋势），但这毕竟不是针对中国日语学子编纂的，需要作很大程度的调整、修改和补充。另外，合作编纂辞书以 10 余年前的商务印书馆和小学馆的项目为开端，现在已开始逐渐增多。我们不仅要引进别人现成的辞书，更要学习他们某些长处。

中国辞书学会成立已有 30 余年了，从组织到研究成果都已有一定规模。就笔者了解到的情况，现在厦门大学有“双语词典与双语语言文化研究中心”，早在 20 世纪 70 年代，厦大的外文学院在双语词典理论与实践方面的成果就在国内享有盛誉。黑龙江大学俄语语言文学研究中心成立于 1984 年 7 月，它的一个主要研究方向就是辞典学。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以及语言研究的“辞典化”趋势，辞典学的地位也愈显重要。南京大学也有建立于 1988 年的“双语词典研究中心”，它是一个综合性学术机构，主要从事翻译理论、双语词典学和语料库语言学等领域的教学研究和应用。清华大学外语系也有辞典研究机构。据《二十世纪中国辞书学论文索引》，黑龙江大学有辞书研究所、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有辞典学研究中心、商务印书馆有辞书研究中心、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有辞书中心、厦门大学有双语词典与双语语言文化研究中心。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在专业设置上有国外语言学

及应用语言学，研究方向有辞典学、翻译与双语词典研究、计算辞典学。不过，这些研究机构几乎没有日语学界的人参与。《辞书研究》及《辞典研究丛刊》等也很少有日语学界的人写文章。在日语学界的研讨会上也几乎没有就辞典作过深入的研讨（就笔者所知，如张家界 1999 年 11 月、人民大学 2000 年 5 月以及 2003 年 9 月的会议），更毋庸说展开积极有益的辞书评论了。给人的感觉就好像编辞典不需要什么理论，谁都可以一试身手。这种印象进一步助长了很多人轻视辞书学研究的态度。笔者以为必须改变这一局面，现在可做的首要工作就是将日本的辞书理论经验拿过来，为我所用。并且，在实践中不断摸索，总结出有中国特色的日语辞书学理论。编纂辞书和编写教科书一样，付出的劳动与回报一般来说是成正比的。但愿我们能够为后人多留下一些有用的辞书精品，可以更多地为广大日语学习者和研究者提供质量上乘的作品。中国的双语词典研究和理论方面不应该缺乏日汉（汉日）辞典这一块。作为日语学一个分支，我们也应该重视日语双语辞书编纂教学和研究，这有助于对日语词汇等方面研究的深入。中国的英语学界业已有这方面的教材，如最近出版的“高等学校英语语言专业研究生系列教材”中有《双语词典编纂》。同样面向大学本科以上学生的作为“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知识系列读本”的《英语词典学概论》（文军编，北京大学出版社）也于 2006 年 11 月出版。日语学界应该迎头赶上。

参考文献

1. 吉田金彦（1971），“辞書の歴史”，《講座国語史 3・語彙史》，大修館書店。
2. 佃実夫・稲村徹元（1975），《辞典の辞典》，文和書房。

3. 惣郷正明・朝倉治彦（1978），《辞書解題辞典》，東京堂出版。
4. 日本図書館協会（1979），《参考図書の選び方》。
5. 日本図書館協会（1980），《日本の参考図書——解説総覧》。
6. 沖森卓也ほか（1996），《日本辞書辞典》，おうふう。
7. 房建昌（1986），"福田襄之介与中国字书史的研究"，《辞书研究》5。

日本辞书发展的新动向

众所周知，日本是世界屈指可数的辞书出版大国，有些方面走在了我们甚至世界的前面，因此日本辞书发展的新趋向、新动向值得关注。在辞典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情况下，为了面对不断变化的读者市场，日本各家出版机构不断推陈出新，在内容开发、制作技术以及版本的新旧更替等方面积极地摸索新路子、新经验，取得了不少令世人瞩目的成就。同时，日本还紧跟西方辞书出版发达国家步伐，真可谓亦步亦趋，特别是英语辞书出版界更是如此。不过，日本辞书编纂出版的实践经验虽然十分丰富，但研究以及理论方面的积累则明显不足，表现在迄今日本没有辞书学方面的组织团体，也没有一个专门刊登辞书论文的出版物，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日本的辞书研究和辞书学理论的建设，也使局外人对日本辞书各方面状况及研究动态难以作系统全面的了解。故此，笔者只能根据自己所能搜集到的信息和有限的资料作一粗浅的归纳和分析。

总的来说，当代日本辞书出版界也同世界其他发达国家一样进入一个转型期，也可以说跨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这种变化主要是伴随着出版媒体手段的新变化以及读者获取信息需求方式的改变而产生的。前者可以计算机和因特网的普及为例，后者则基于前者的变化而产生。笔者认为主要有 7 个方面的变化：（1）文库化；（2）电子化；（3）专门化；（4）大型化；（5）短周期化；（6）发信化；（7）互

动化。

(1) 文库化

辞书的文库化不唯发生于今天，从前也出现过，如 1955 年就有河出文库的《世界文学事典》、《现代日本文学事典》等五六种问世。当时这属于偶然事件，并没有引起一连串跟风，但从辞书发展历史角度看，它毕竟开了一个先例。现在，作为日本著名学术文库之一的“讲谈社学术文库”收录了以下这些辞典：《中国古典名言事典》、《日本历史人名辞典》(原版 1938 年)、《类语的辞典》(類語の辞典)(志田义秀编，2 册)、《和英语林集成》、《江户语辞典》(江戸語の辞典)(前田勇编)。特别是讲谈社推出《英和辞典》(川本茂雄)、《和英辞典》(清水护、成田成寿)文库本时，在辞书出版界还成了不小的新闻。此外，还有《新版国语辞典》(久松潜一主编，林大、阪仓笃义编)，该辞典号称日本第一部文库本国语辞典。辞书出现文库化，究其原因，不外乎读者的需要和出版社的盈利，当然还需要先进出版手段的支撑，如纸张、印刷等设备技术的提高。读者青睐它们主要是因为价格低廉，且便于携带。以上举的是大部头辞典被做成便携式小辞典。如果从内容的简明、实用角度看，那么现在日本辞书市场上到处都有的袖珍版或称便携式小型辞典也可以看作带有文库性质的。这里的“文库化”不妨理解得宽泛一点，换用一个更符合实际情况的词，不如称之为“便携化”。

(2) 短周期化

所谓“短期化”是指随着商业竞争以及科学、社会文化等方面的急剧变化，知识更新速度日益加快，围绕辞书编纂出版的竞争也开始出现白热化的态势。这种竞争体现在辞书编纂出版的各个环节、各个方面，而且竞争不仅仅发生在各出版社之间，还体现在与出版社联手开发电子辞书、网上辞书等的电器厂家、网络运营商等的实力、服务

水平以及与出版社的合作关系上。比如在外来语辞典内容的更新换代上，电子辞书的推陈出新上，以及是否能够适应新需要、积极运用新科技手段来提高辞书的使用效率等方面，都可以感受到这种没有硝烟的战争。所以，辞书的版本更替以及各种新技术、新手段的开发运用都呈现出短周期化的特点，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

(3) 发信化

所谓“发信”就是指传统意义上的大多数辞书都是在人们需要辨异、确认或者提示的时候查阅，这种搜寻信息方式被称为“受信”式，是较为被动的。而发信与之正相反，是指查阅辞书的目的不光为辨异、确认等目的，而是为了服务于如何用语言来表达。这就要求辞书编纂增加这方面的考虑。现在日本出版的各类教育（学习）类型辞典中，这方面的尝试十分多见，也成为辞书一重要卖点。国语辞典同教育辞典的合流也充分反映了这一点，也就是说它们纳入了类语辞典等辞书的内容，这说明不仅外国人，本国人也有这方面的需求。然而最能适应和满足这种需求的现阶段莫过于各种新开发的包括网上辞书等内在的电子辞书。

(4) 大型化、电子化、专门化

玉村文郎是日本著名的语言研究学者，他对辞典编纂特别是编纂适合外国人学习和使用的所谓“日语辞典”有过很多卓见。1999 年在湖南大学举办的“迎接 21 世纪的日本学国际研讨会”上，玉村先生应邀作了题为“21 世纪的辞书”的主旨报告。他指出今后辞书的发展趋势是“大型化、电子化、专门化”。他主要着眼于语文辞书及日语教育辞书，针对当时日语辞书的种种不足，认为一方面要加强基本词汇的释义，同时也要注意语文词条与文化词条的统合。他建议(1) 加强词义描写；(2) 对语感要予以说明；(3) 收录“表記形”；(4) 标注“共起語・共起制限”；(5) 有关该词语的各种信息；(6)

登录句例/短语例；(7) 有关词形方面的信息；(8) 有关该词语的文化信息。所谓大型化不仅是要扩大收词量，而且要提高辞书所容纳的信息量。以上所举有的为以往的“国语辞典”之不足。如 (2) (4) (8) 等。玉村提出这几点主张的背景是，日语学习者的日益增多以及日本同世界各国交流的日益普及和频繁，因此即使对日本人来说是不言自明的知识信息（如文化背景等），也有必要予以记录或描写。另一方面与大型化看来相反的专门化也是将来一种趋势。大型化同专门化并不矛盾，读者需求的多样化既可以通过大型化实现，也可以通过专门化来促成，没有个性或特点不明显的辞典在竞争中很难立足。所谓“专门化”，无非是指辞典内容、信息的专业化。电子化的趋势是随着时代发展而出现的必然趋势，包括编辑出版过程中的电子化和用户使用手段或工具的电子化。就拿电子辞书来说，其发展和普及程度甚至大大超出辞书专业人员的预料。纸质辞书特别是篇幅较大的中大型辞书的销售越来越困难。另一方面电子辞书在音像、检索等功能上的优势随着个人电脑和因特网的普及越发明显。文库化所透射出的需求即廉价和携带方便现在正通过电子化进一步得以实现。

(5) 互动化

大修馆书店的品牌杂志《月刊言語》曾出过很多有关辞书编纂出版或者使用方面的特集（专刊），如 1993 年的特集《辞書　新時代》中有关于电子辞书的入门介绍，可是到 2003 年主题就变成互动了，特集名称也成为《辞書をつくろう》，这反映出 10 年间日本辞书界发生的巨大变化，耐人寻味。2003 年特集中有这样几篇文章“辞書と辞書学のいま”、“辞書を補う力をつけよう”、“辞書に意見を反映させよう”、“自分の「辞書」をつくろう”、“ウェブ辞書の位置づけ”等。“辞書と辞書学のいま”是井上永幸写的。他指出，由于计算机和因特网的普及，给辞书和辞书编纂带来了很大变化，这不仅意味着

收集用例变得容易，而且用户和编纂者的关系也正在发生变化。

由于使用计算机大大提高了数据的处理效率，如可根据所编辞书的种类准确而有计划地建立语料库。这对编者一方来说有很多好处，对于编纂非母语辞典也很有利，因为不仅可以克服因缺乏内省能力带来的缺憾，还能因此注意到操母语者容易忽略的语言事实。对使用者来说，可利用各种检索软件提高利用效率。因特网的普及所带来的影响更为深刻，使用者不仅可以利用各种辞书开设的网站，而且可以搜集到很多最新的语料（尚未作为印刷物出版的），还可通过搜索引擎将网络当作拟似语料库来使用（虽有一定的危险性），利用服务器甚至可以把自己编成的辞典提供给他人，真正实现因特网所特有的双向性，也就是这里说的互动。换言之，用户自己就可以参与编纂辞典。参与的方式有很多种，比如在日本，特别是编纂英语学习辞典一般都是在编纂的过程中请人阅读，他们提出的反馈意见有助于辞书内容品质的提高。这方面成功的范例有小学馆的《最新英语情报辞典》(1983 年，1986 年)。大修馆书店的月刊杂志《英语教育》中就有“クエスチョンボックス①”栏目，起到了对该社出版的《天才英和辞典》(ジーニアス英和辞典)（小西友七编）等系列英语辞典的“モニター②”般的作用。就因特网言，有“辞書メーリングリスト”（专家、教师、对辞典关心的人）和包括普通人在内的投稿（書き込み）BBS，这些可以供编者参考。此外，可根据自己的需要改变软件的设置等。如“duet”，这种软件集文档编辑和辞典查检功能于一身，可边输入文档边查询所需信息，转换十分方便，按 F1 键即可。它的辞书功能基于小学馆的《进步英和中辞典》（プログレッシブ英和中辞

① 就是英语 question box 的意思。

② 即 monitor，也就是提供参考意见的人的意思。

典）和《进步和英中辞典》(プログレッシプ和英中辞典)。

此外，因特网上的辞书网站可以说是最典型的量身定做（customize)。任何人都可将一般辞典不收的词语的新的特殊的意义、用法向专门网站投稿，如专门搜集俗语的网站等。有的出版社也开设这种网站，如小学馆的《日本国语大辞典》，其目标为编纂日本的OED，为出第3版做准备。小学馆以网站为平台建立“日国友の会”，征集辞书未收录的用例和新条目。优势不仅在于可将用户的希望反映在最终编成的辞书上，而且还能培养提高参与者的成就感自豪感，这对编纂者来说也是非常有帮助的。

《英辞郎》是“翻译工作者和英语爱好者的组合EDP（Electronic Dictionary Project）做的英语辞典”，是他们20多年做成的英日语对译数据库，有英和与和英两种检索功能。由于随时记录新词和人们关注的新的表达形式，用户的意见也能够作为条目反映到辞书中，所以具有双向性。由于不受篇幅（如纸质辞书那样）限制，2003年《英辞郎》就已号称收录有“100万个词”①。不过，其中很多条目在普通辞典中只是作为用例出现，不单独立目，所以“100万个词”的收词量不能与普通辞典简单相比。另外，由于是大众共同利用网络做的，所以里面甚至包含了诸如标识、标签、商品名、酒店名等专有名词。利用《英辞郎》对制作者是免费的，但其他人利用则采取有偿形式。现在主要有书籍版和网络版。前者已经出了两版，就在2007年2月推出了第3版，收录150万个条目。书籍版就是包括CD-ROM和PDIC（检索软件）以及一本书在内的电子图书。150万个条目比较《读者英和辞典》（リーダーズ英和辞典）的27万个条目来说是够多的。出版社アルク开发的网络版检索系统可供免费使用。《英辞郎》

① 在2000年夏天，据说《英辞郎》收有84万个词。

所收词语可谓日日更新、时时更新，所以非常实用。

总之，日本辞书发展到今天，首先它是世界辞书发展的一个重要环节和缩影。它的发展进步离不开世界辞书发展的大环境，这是其共性。但也有个性化的因素存在，需要深入研究探讨。

参考文献

1. 辞書　新時代（特集），《月刊言語》1993，22卷5号。
2. 辞書学のすすめ（特集），《月刊言語》1995，24卷6号。
3. 辞書をめぐる7つの闘い　辞書戦争の内と外（特集），《月刊言語》2000，29卷5号。
4. 辞書をつくろう（特集），《月刊言語》2003，32卷5号。
5. 外国語学習者のための辞書（特集），《日本語学》2006，25卷8号。
6. 井上永幸（2003），"辞書と辞書学のいま"，《月刊言語》32卷5号。

中国日语学习者所需要的日语辞典[①]

据统计，现在中国的日语学习人数已达近百万人，与此相伴的教科书、辞书的编纂出版也趋于繁荣，可谓迎来辞书出版群雄并起的时代。可另一方面，考虑到学习者的需要，并且同日汉（汉日）辞典以外的其他外语辞书出版的盛况相比较，仍存在很多问题，有待改善的地方还很多。日本作为辞书出版的发达国家，不少地方值得中国辞书编纂者学习，中日双方合作的余地还很大，对此恐怕不会有人存有疑问。同属汉字文化圈，并且经济关系日益密切的中日两国今后应进一步加强交流，努力向各自国家的学习者提供优良的辞书，同时通过合作来促进辞书学整体水平的提高。

一、关于中国日语辞书的编纂状况

1. 出版概况

据冯建新（2001），截至1998年中国的日语辞书（双语辞书）出版大致可分为3个时期。第一期从1949—1978年（改革开放前），只出了7种双语词典，相关出版社只有3家。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称得上

① 系作者“中国人日本語学習者が求めている日本語辞書”（收入仓岛节尚编《日本語辞書学の構築》）的中译，已征得编者和出版社“おうふう”的同意收入本书，特此致谢。为适应本书内容和体例上要求，做了一点改动。

拓荒之作的《日汉辞典》（陈涛主编）是1959年1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的，这部辞典仅用了2年时间，收录了10万余词条。从1959年以后的几乎10年间中国只有这一部辞典。至1978年6月最后一次印刷累计发行达30万册。[①] 1969年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了《日汉机电工业辞典》、197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日语外来语词典》、《日语汉字读音手册》、《简明日汉科技词典》、《袖珍日汉词典》等，《袖珍日汉词典》到1998年已发行数百万册，在同规模辞典中独占鳌头，引人注目。

第2期从1979年—1989年（改革开放初始阶段），正值日语热兴起之时，双语词典出了30种之多，相关出版社增至13个。1979年10月大连外国语学院编纂的《新日汉辞典》（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收录词语7万个，编纂方法也稍稍有所改进。真正具有代表性的日汉辞典直到8年后的1987年才问世，这就是《现代日汉大词典》（宋文军主编，商务印书馆）。这部辞典动员了不少活跃在日语教学第一线的教师、学者，是作为一个大项目完成的，共收11万个词条，近900万字，是当时最大规模的日汉辞典。所举例子丰富，并且统稿、校对等的组织工作有条不紊，所以辞典出版一举成功。规模是《日汉辞典》的两倍半，由于是同日本小学馆联手编纂的大型辞典，学术界反响很大，作为具有权威性的辞典至今仍受到很高评价。这部辞典开了中日联合编纂出版的先河，现在回头看，这恐怕是辞典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这个时期，双语词典的品种更加多样化，从综合、专业辞典到科技、外来语、成语、人名、地名辞典等，新辞典不断涌现。此外，陈涛主编的另一部辞典《日汉大词典》也于1990年出版，总共收了14万词条。

---

① 据说，日本燎原书店也复制了这部辞典。

第三期从1990年—1998年，辞典总共出了65种之多，出版社也从少数几家垄断的状态中摆脱出来，一下子达到了30多个。一言以蔽之，双语词典的出版可谓百花齐放。从收词数量上说，7万以上的有7种，5万的有6种，4万以下的最多。也就是说以中小型辞书为主。此外，袖珍版辞典也出了很多。1998年以前中国出版的16种袖珍辞典当中，这个时期出的就有14种之多。值得一提的还有将日汉和汉日集于一身的《精选日汉汉日辞典》[①]（1994），也是由商务印书馆和日本东方书店共同编纂出版的，非常受欢迎。

迄今还未看到1999—2005年间的相关调查或统计报告，但根据笔者偶尔在书店辞典一角所得的印象，种类更加丰富，内容领域分得更细，还有很多是购入版权、采取影印或照相版的方式出版的日本辞书。

2. 辞书的编纂

中国有统合全国辞书专家和研究力量的“中国辞书学会”（1992年成立），还有学会机关杂志《辞书研究》（上海辞书出版社）以及辞书专业杂志《词典研究丛刊》（四川辞书出版社），辞书研究一直没间断过。与此形成反差的是，有关日语辞书的研讨会或研究论文很少。据笔者所知，1999年11月由湖南大学主办的“迎接21世纪的日本学国际研讨会”才第一次将有关日语辞书的论文发表作为一个分科会采纳[②]。中国人民大学2000年5月和2003年9月分别以汉日双语辞书和诸桥辙次编《大汉和辞典》为主题召开研讨会，但没能展开深入研讨，给人的印象是日语界真正的辞书研究才刚刚开始。在中国英语不愧为第一大外语语种，英语辞书研究十分扎实，甚至还出版了面向英语专业研究生的教材《双语词典编纂》。除了英语之外，如俄语、法

① 置于该出版社出的包括“英汉/汉英”、“法汉/汉法”、“德汉/汉德”在内的系列中。
② 与日语学、日本文学、日语教育并列，设置了“日语辞书编纂”分科会。

语等的辞书研究也很兴盛，还出版了研究专著。

中国日语辞书编纂过去主要以日本出版的国语辞书为蓝本，多少考虑中国学习者的特点进行改编，可以说是很大程度上带有翻译辞典的特点。在陈涛时代以及80年代初期，为了编一部划时代的辞典，很多人被动员从事细致的编纂作业。但现在这种大型辞书编纂的时代似乎已告结束，小型、中型或专业辞书编纂的时代正在到来。这是由于出版界纷纷买入日本辞书版权、电子辞书普及以及因特网时代到来的缘故，这些因素导致读者信息摄取方式发生多样化改变，随着专业化和社会分工的细化，读者不再追求信息的多而全，而是希望有能够满足他们更详细专门的需求的辞典。

现在开始出现了由几人、甚至一人编纂的小型辞书、专业辞典。但事实上，出版社由于片面追求效率，很多书都是匆忙赶制之作，很难编出好辞典来。从编纂方法看，现在正处于从单纯模仿、翻译的阶段摆脱出来，开始摸索编纂追求个性化的或便于使用、能够提供最新信息的辞典的阶段。另一方面，最近很多大出版社瞄准学习者迅速增长的态势，不惜重金从日本购买版权，或影印或翻译出版。由于需要对市场作出灵活对应，从前那种中日联手编纂的模式已不大具有可行性了。比如《旺文社国語辞典》的翻译版最近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以下省略为“外研社”）出版，书名改为《日汉双解学习词典》。压缩成本、缩短出版周期以及对原版辞典的追求成为出版社优先考虑的目标。据了解，《明镜国语辞典》译本将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新明解国语辞典》（以下省略为《新明解》）也将由外研社出①。角川书店《中国语大辞典》几年前由北京大学出版社以《现代汉日辞海》之名出了照相版。此外，还有三省堂《例解新国語辞典》（中文版名为《例解日汉辞典》，北京出版社）、凡人社的《日本語基本動詞用法辞

① 《新明解》的影印本几年前就已经出版了。

典》(中文版名为《日本语基本动词辞典》，外研社，1996年)、凡人社的《日本語学習者のための副詞用例辞典》(中文版名为《为了学习日语的人 副词例解辞典》，1989) 等也相继翻译出版。最近外研社出版了东京堂的《現代形容詞用法辞典》(中文版名为《现代日语形容词用法辞典》) 和《現代副詞用法辞典》(《现代日语副词用法辞典》)。

这种单纯从日本购入日语辞书版权，稍作加工便出版的方式到底妥当与否还值得探讨。也就是说，日本出版的国语辞书归根结底是以日本读者为对象的，所以不一定对中国日语学习者适用。还是应该编适合中国学习者需求的辞书，否则编纂者的预期效果就有可能减半。

二、学习者的需要

三省堂的《新明解》在中国知名度一直很高，可谓使用最广泛的日本版小型辞典。其受欢迎的最大原因恐怕是标有声调吧，由此也能获知对于外国学习者来说声调是多么重要。中型辞书还数出版时间比较早的《广辞苑》，使用的人很多。在日语辞典匮乏的年代，《广辞苑》尤被视为珍宝，在读者心目中堪称权威。① 另外一个原因是中国对日本出版的日语辞书情况一无所知，别说辞书评论了，连介绍都几乎没有。偶尔在学术刊物上见到介绍性文章，但多数信息陈旧，把握不够准确。尽管日本出了很多国语辞书，但中国很少人关心，也无从了解。日本国语辞书种类繁多，既有学习辞典性质的，也有单纯面向日本人的。最近《明镜国语辞典》受到关注，这是一部相当不错的辞典，但在中国一般不为人所知，要到翻译版出来后情况才能改观。反

① 近年袖珍电子辞典使用者增多，很多电子辞典搭载《广辞苑》，使《广辞苑》的名声更加提高了。

而是中日双语词典，特别是小学馆的《中日辞典》①、《日中辞典》颇有人气，非常受欢迎。这两种辞典均以商务印书馆的《新汉日词典》和《现代日汉大词典》为蓝本编纂的。对它们成功的原因有必要作一研究。

笔者2004年作过一简单的问卷调查，对象是中国大学在读日语专业本科生和研究生。设问的题目有：日语辞书的使用频率如何、想调查或确认的事项是什么、日常使用什么辞书、对日本出版的国语辞书了解多少、期待辞书承载什么信息、希望有什么样的辞书等。结果归纳为：袖珍电子辞典普及率相当高，超出预想。中国英汉双语电子辞书相当普及，学生从中学时代起就已习惯使用它们，所以对轻型的日语电子辞书当然喜欢。中国迄今也开发了一些日汉双语电子辞书，但由于收词有限，不太好用。最近，在上海落户的日本卡西欧电子公司开始出售搭载《广辞苑》以及中国出版的汉语辞书、英汉辞书的袖珍电子辞典。预计将来会有更多学生使用电子辞书。另外，使用日本版国语辞典的人也很多。低年级学生查辞典的目的，按顺序说是发音、意义用法以及用例，对文字标记不关心。进入高年级，学生对意义、用例以及对细微差异辨别的附录等表示出关心，但对文字标记的关心依然几乎等于零。

另外，决定学生使用哪一种辞典的关键因素不在于辞书质量的好与坏，而是取决于能够得到什么辞典，也就是说随意性很大。一般说，日本版辞书是原版书，容易受到欢迎。《新明解》之所以受欢迎，很大程度上来自老师、前辈的推荐。此外，学生在与日本留学生交往中还会注意到其他日本版国语辞典。高年级学生打工时常常发现很多日本观光客都持有日本最畅销的小学馆《中日辞典》、《日中辞典》。日本客人归国前经常以此为礼物相赠，有的学生请日本朋友帮助购

① 有人指出《中日大辞典》所收词语对帮助解读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白话文学作品非常有用，但与现代汉语普通话（口语）有很大距离。

买，很多日本留学生在回国前将自己用过的送人。除了《新明解》以外，还有《岩波国语辞典》、《三省堂国语辞典》等。中国出版的双语词典，现在学生主要使用《现代日汉大词典》（大型）、《精选日汉汉日辞典》（袖珍版）等。还有很多人使用《日语汉字读音速查辞典》，将它作为汉和辞典用。《大辞林》第1版是1988年出的，但很少有中国学生知道，几乎无人持有这部辞典。希望今后能有更多电子辞书搭载这部辞典。像《日语汉字读音速查辞典》这类辞书中国已经出了好几种，在不知道汉字读音的情况下有这么一册十分方便。特别是它可以用汉语的“拼音”来检索日本汉字，使用方便。

一如前述，中国没有关于日本出版的国语辞书的评论或介绍，这让学习者无所适从，不知道日本各种辞书的特征和长处，很多学生使用了并不适合自己的辞书，这样的情况决不在少数。更何况学生对日本辞书的知识几乎等于零，有的研究生甚至不知道汉和辞典与中日辞典的区别，这令笔者十分惊讶。

1. 标记（文字）

日本出版的很多国语辞典一般都标注“標準表記”和“参考表記”，这固然不错，但对于中国学习者来说，是否能够取得相应的效果则颇可怀疑。“標準表記”中还细分包含常用汉字的标记和基于习惯用法的标记。但是中国是使用汉字的国家，一般人都自然习惯于通过字形学习单词。极端地说，可不拘囿于常用汉字的框框，只要标出该词应使用的汉字，这样反而有助于学习者对词义的理解，单词也好记。中国学习者对日本汉字的不同写法以及所谓国字类汉字会留意，对其他标注则不甚关心。这一方面也是由于日语缺乏正字法，比如进入高年级之后，在上泛读课以及读文学作品时，对这些体裁中包含的丰富多彩的标记形式，学生很可能感到十分吃惊，这一点极容易导致降低标注“標準表記”的效果，甚至影响到对整个文字标记的关心。中国出版的很多双语词典多不

标常用汉字，只是将几个候补汉字按使用频率排列在一起；常用汉字表则以附录形式附于书后。应该承认这是顾及中国学习者的认知水准，最大程度地考虑发挥中日共通汉字优势的可取做法。

2. 词条

在词条的选定上，特别是为中国人所编日汉辞典中要增加新词，选择词目或补充新词应依据词汇调查的结果而定。在学生和读者的需求呈现多样化的今天，学生对了解新词、专业术语的需求也越来越大。还需要注意日本辞书编纂容易忽视的地方。应根据辞书规模，尽量收入常用复合词，如“明治期、名店街、団体客、固定給、特許権、入学金、悪条件、発行日、振興会”之类日语中属于日常性的词。这些词对于中国人来说很容易犯错，尤其是词标记（词形）与汉语相通的那类词最不好区别。比如日语中一般不说“明治時期”，而说“明治期”。这些词在辞典中既可作为词例，也可根据使用频率单独立项。反之还有一种情况，汉语中从前可单用的独立词，但现代汉语中只能作为语素。例如“兵”、“軍”等。这样的词如果加注标记的话，对读者会有很大帮助。也就是说，编纂辞书要有对比意识，能做到这一点则最理想。

3. 释义（描写方法）

日本的国语辞书当然是以日本人为读者而编纂的，可以想象有些词义描写对外国人很难理解。从前玉村文郎先生在谈及“日语教育辞典”时也曾指出，要同编“国语辞典”有所区别。比如日语中有“真冬”、“真夏”，却没有“真春”、“真秋”，原因为何先不去管它，对日本人来说天经地义的事情，但外国人就很有可能抱有疑问。此外，众所周知中日两国语言间还有很多同形词的词，这既有方便的一面，但有时候望文生义反而会妨碍理解和交流。这是因为读者总是试图通过与母语的比较来把握日语的意思。辞书的作用就是给予读者某种线

索，提示他们如何去作区别。如“失败”这个词在中日两国语言中似乎没有什么太大差异，但在用法上日语“失敗”有时相当于汉语“失策”。汉语的“失败”只用在大的事项上，如用于类似“初めのうちは、言葉や習慣の違いから失敗ばかりしていました”的场合，“失敗”等于汉语的“差错，洋相，出丑”。这时候与其设法辨明意义，不如采取通过用例来表示这种细微差异的方法更聪明。

4. 信息的记录

关于辞书所载信息，除了文字标记外，还有语法信息、语义信息等。语法信息方面，特别是有关动词的用法，比如希望能标示出格关系来。关于自他动词，比如若能指出词干相同的自动词“ちぢむ”、“ちぢまる”有何不同，对读者来说一定非常实用。它们有时可等价置换，有时则不可。若能把这些信息一一提示出来，辞典就很好用了。此外，还需要对动词的态进行描写，如能否构成被动、可能、使役形式，以及能否形成可能动词等。语义信息方面，希望能标示出词的位相差，并能提示类义语的不同用法。日语中有很多词仅靠释义难以理解，一些有关日本文化或日本特有事物的词，理解尤难。例如“料亭”释作“日本料理を出す（高級な）店。料理屋。”（《广辞苑》第五版）和“主に日本料理を供する料理屋。”（《大辞林》（第二版））。中国出版的日汉辞典中也解释为“高级饭馆”。但是它和普通日本料理店有何区别则没有丝毫提及。所谓“料亭”，是指日本政治要人出入的地方，不是普通工薪者能够涉足的场所。当然，为篇幅计一般日本辞书不会、也没必要如此详细地描写相关信息，但如果为外国学习者考虑，这些说明就是必不可少的。又如“不許複製”现代日语中也用，从前常作为主张版权或著作权的套话写在版权页上。这个词的构造是“V+O”，在日语中有些特殊，其实它是通过汉文训读进入日语的。如果辞典上能够加上这么一句说明，中国学习者一定会觉

得有趣，更容易记住。当然，要根据辞书的规模及所设定读者的具体情况而定，但在允许的范围内希望能够在这些方面想一些办法。

5. 希望有这样的辞书

通过问卷调查得到了这样的回答，即希望有①好用；②实用；③能轻松使用的辞书。可见，被调查者希望在这三点上得到改进(①A；②BDEFGHI；③CJK。L 兼跨①②③)。贯穿这三点的共通倾向是希望增加辞典的附加值，并且使辞典更容易让人接近。

A. 有声调的小而方便电子辞书。

B. 有声调、释义详尽、例子多。

C. 漫画式的拟态词/拟音词辞典。

D. 明确文化内涵的辞书。

E. 地名/人名辞典。

F. 专业性辞书少，有的专业知识尽管作为词条列出，但往往有陈旧感。

G. 类义语辞典。

H. 外来语辞书。

I. 新词/流行语辞书。

J. 带插图，字大一些。

K. 辞书虽被称作“沉默”的老师，但也要能够发声。

L. 带 CD 的，用声音来教声调不好掌握的单词；音质更好的电子辞典，可以连续放音。

三、面向中日两国共同开发

1. 成功范例

20 世纪 80 年代之前，日本爱知大学编纂的《中日大辞典》堪称

日本唯一收录较为齐全的现代汉语辞书，一直垄断日本的中日辞典市场。该辞典是日方收集卡片编成的，客观上起到了对现代汉语尤其是白话文形成过程的描写作用。但是1978年中国诞生的《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是反映汉语（口语）现状的更具权威性的辞典。80年代小学馆与商务印书馆联手开发了现已成为畅销书的《中日辞典》和《日中辞典》。《日中辞典》序言中有这样的话："原著的编纂和校对由中方承担，排版由日方承担，其后日方为方便日本读者使用，又在'中文版'的基础上进行了加工，制作成'日文版'，分别在各自国家发行。"①日文版之所以获得成功，原因固然很多，笔者认为最关键的是中方承担原稿编写，日方为读者考虑，在此基础之上进行了精心加工。曾经参与这部辞典工作的中方人员至今还清晰记得日方人员为方便读者使用不断地在细微处动脑筋。

2. 有什么课题可以做

我们有必要思考一下中日双方在辞书编纂出版方面可以进行哪些合作。比如不是编一般的只收基础词的语文词典，而是收录双方拥有共同背景的词语，如收专有名词（人名、地名、动植物名）的辞典、或对以近代中日词汇交流为背景的同形词（借词）的生成形成过程、采用更为准确且简洁的语言描写的辞典。中日两国既然同属汉字文化圈，可以考虑编一部汉和辞典性质的辞典，首先从语素的角度对汉字的意义用法从共时或历时的角度进行把握，而不拘于同形词角度。②还可从对比的角度出发，合作编纂有关熟语、谚语或副词等的辞典。笔者相信双方还可以通过合编相互学习，共同构筑坚实的合作基础，

---

① 引者译。

② 唐磊等编的《现代日中常用汉字对比词典》（1996年，北京出版社）在这方面作了尝试。

以进一步提高双方辞典编纂的水平。

四、问题并展望今后

1. 注意中国学习者的特点

中国日语学习者的长处和短处，在迄今的日语辞书中没有得到充分的反映。笔者在四五年前参加了初高中学生日语课程标准的研制项目，具体负责“词汇表”的制定。审阅初稿的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专家和日本大学老师也是日语教育的专家。将诸如“交通”、“政府”等多个（日语）汉语词删除了。对日本人来说，和语词是基本词汇，汉语词多为带有书面语倾向的词；而对中国人来说，本没有和语词，只要是词就都是“汉语”词。这恐怕主要由于日本专家根据日本人学习国语的层级梯度和难易度进行的判断。可是对中国中学生而言，像“交通”、“政府”这类词都是日常生活中经常出现的，无法避免。就这一点，当然要和以欧美人为对象的日语教学有所区别。在此意义上中日双方语言学习专家、辞书编纂人应该建立交流渠道，在了解对方国家实际情况的前提下互相走近一些。比如现在国内流行将日本版辞书采用全译形式出版。但是反过来，国内过去所编汉日辞典由于选入的汉语词条或例句中有中国独有的专有名词或独特概念，有一些很难翻成日语，就算译了也容易生硬（如多用生硬的汉语词等）。结果译文给人以书面语味道浓不好把握的印象。尤其在学日语的初级阶段，有不少人对这类辞典的感受是没什么用。从前日本人编纂的和英辞典有可供我们借鉴的地方，就是先把英语辞典翻译成日文，然后再反过来编成和英辞典。[①] 我们今后编汉日辞典也可以借鉴这种经验，即先选定

① 《标准和英大辞典》（竹原太常编，1924 年，宝文馆）。

上乘的日本版国语辞典，翻译成确切的中文后，再反过来编汉日辞典。当然，这需要中日两国辞典编纂专家携手合作，这样就一定能够编出好辞书。

2. 编纂“外国人用的用例辞典”

毋庸赘言，辞书用例对外国人学习日语显然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为了表达词语的意义和用法，特别是为了表达微妙的语感，有时与其释义，不如拈出恰当的用例。从前日本政府曾主持开发过教育辞典，比如文化厅的《外国人用的基本词用例辞典》（外国人のための基本語用例辞典）（1971）当时十分受欢迎，评价很不错，但词条有限，只收基本词。在日本一提起面向外国人，比如进行汉字教育时，总有设定读者为汉字文化圈以外人（欧美人或东南亚人）的倾向，即把中国人等汉字文化圈人排除在外。文化厅编的《外国人用的汉字字典》（外国人のための漢字字典）（1973）也有同样倾向。期待着出现面向中国人的汉字字典、汉语词辞典，或包含这些要素在内的日语学习辞典。此外，不能光靠政府的力量，还可以采取民间组织形式推进实施，如可以考虑编写按国别区分的辞典，如“中国人用的用例辞典”等。

最近日本黑潮出版社的《日本語文型辞典》（代表，砂川有里子）以繁简两种字体出版，十分畅销。中国外研社 2002 年购买了此书版权（中文版名为《日本语句型辞典》）。这部辞典不拘泥于过去学术界对句型的定义分类，将外国人学习日语的特点纳入视野，因此非常实用，学界评价很高。不仅语法，众所周知日语词汇的位相差十分显著，使外国人难以把握。笔者确信如有辞典着眼于这种位相差，示以丰富而又恰当的例子，说明随着场面、年龄、身份、男女等不同，表达同一件事应该采用何种表达形式，那么对于学习者来说是非常有用的。很多日语中的汉语词，包括同形词在内，对中国学习者来说尚处

于词义理解阶段，距离使用阶段还相差甚远，这方面只能期待日语词汇研究的不断深入以及汉日对比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3. 推进辞书编纂方面的交流

我们不得不承认中日间辞书方面的交流还很少，当然双方已经有了购买版权、排版等方面的交流，但开掘的余地还很大。首先，笔者认为可加强有关辞书信息方面的交换。《新明解国语辞典》是一部很不错的辞典，但它究竟有何特点？《大辞林》同《广辞苑》究竟有什么区别？这些知识在中国还鲜为人知。随着中国的日语研究不断发展，学习者根据各自需要慎重选择辞书显得十分重要。笔者认为对此包括有关信息的宣传和介绍在内，需要日方的积极合作与帮助。2003年9月中国举办的《大汉和辞典》研讨会之所以没有引起激烈的讨论，部分原因就是中日辞书交流太少。因此有必要教给学生辞书方面的一些知识，使他们具备自主挑选优良辞书的可能性。

放开眼界，在关于辞书理论和编纂的研究方面，中国也有超过日本的地方。如日本的大学里甚至没有“出版专业”，更毋庸说“辞书专业”了。中国的大学专业分得很细，中国还有辞书出版社、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等专业出版社，很多大学或出版社设立与辞书研究相关的机构①，2003年还出版了《二十世纪中国辞书学论文索引》，亚洲辞书学会成立于1997年（中国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的黄建华先生当选为第一届会长）。

今后，希望中日两国专家能够拥有更多的交流渠道与合作的机会，围绕辞书理论和编纂方法认真地进行面对面的意见交换和讨论。

① 如黑龙江大学辞书研究所、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辞典学研究中心、商务印书馆辞书研究中心、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辞书中心、厦门大学双语词典与双语语言文化研究中心。

据笔者了解，日本有很多出版社、大学以及研究机构在订阅《辞书研究》杂志作参考。但是，中日辞书方面的人员交流还较少。除了出版社之间的交流以外，同活跃在外语教学第一线的教师间的交流尤不可少。

4. 结语

中日两国同属汉字文化圈，具有悠久的文化交流的历史，这在世界上实属罕见。现在中国日语学习者每年都在增加，日本汉语学习者的人数也在迅猛增长。因此，对于质量上乘的日语辞书（或者汉日日汉双语词典）的需求会越来越大。在这种形势下，需要两国学者及专家今后加强辞书及语言学习方面的交流，编出更好的辞典来。日本最近几年国语辞书也出现了从“受信型”向“発信型”方向转变的呼声。对学习外语的人来说，人们期待着外语辞书从单纯用于查检的辞典转变为使用者能够用于表达个人意见的有效工具。为此，恳切希望两国专家牢牢把握各自语言的特征，建立起更为密切的合作关系，为满足两国学习者的需求坚实地付出努力。

参考文献

1.《日汉双语辞书编纂与日语教学文集》(2001)，商务印书馆。
2.《二十世纪中国辞书学论文索引》(2003)，上海辞书出版社。

后　记

笔者一直认为，中国的日语研究近年来虽然取得了不小进步，但与国内英语等大语种研究的学术水平相比，其相对落后的局面却始终没有改变，表现之一在语言学界以及像属于应用语言学范畴的翻译学界、辞书学界等相关领域很少能听到日语界同行的声音。对此，笔者百思不得其解，但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日语界多多少少存在着注重实用、轻视基础和基础理论研究的倾向。具体言之，即存在两个极端，一面是紧追日本日语学界新潮流、运用新理论和新方法研究日语，这固然不错；但另一个让人担忧的情况则是单纯注重语言实用需要水平不高的重复之作屡见不鲜。后者虽然也是十分需要的，但离开了基础研究和基础理论研究则未必可取。拿翻译学和辞书学来说，两者虽有实用的一面，但又有基础性和理论性较强的一面，因为它们均属于语言学的分支学科，需要逐步地积累、完善和提高，不可一蹴而就。

近二十多年来，中国出版的日汉、汉日辞典不算少，但辞书学研究在日语学界基本上付诸阙如，这恐怕与日语辞典编纂整体上质量不高也是密切相关的。“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现代日本在辞书的编纂和出版上可谓是一个大国。古代日本的辞书和中国辞书更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至近代中国辞书界又向日本辞书学习和借鉴了不少。鉴于此，笔者想藉此机会把日本辞书的一些

情况介绍过来，抛砖引玉，以期引起国内日语同行的注意和重视。原本只想写成几篇文章，但后来又想既然没有人系统地做这件事，那么不妨由我来做一下。大约三年前，笔者开始把以前写的5篇进行修改，后来又有机会发表4篇，随后重新补充了余下的20篇，终于成就了眼前的书稿。下面是已发表的论文一览。为了全书统一起见，在收入本书时有些文章作了必要的改动和调整。

1. “日本‘国语辞书’面面观”（《日语学习与研究》1996年12月）
2. “‘汉和辞典’的性质、种类及发展方向”（《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0年1月）
3. “日本版中日辞典及其主要特色”（《日汉双语辞书编纂与日语教学文集》，商务印书馆，2001年6月）
4. “日本的古语辞典”（《日汉双语辞书编纂与日语教学文集Ⅱ》，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03年4月）
5. “日本的教育辞典及其启示”（《日语学习与研究》2004年3月）
6. “近代日本‘辞典’名小考”《日语研究（第二辑）》，商务印书馆，2004年10月）
7. “日本百科辞书的发展及其源流”（《日本学第13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3月）
8. “中国人日本語学習者が求めている日本語辞書”（《日本語辞書学の構築》おうふう，2006年5月）
9. “置身于‘语言之海’——记日本近代辞书之父大槻文彦”（《辞书研究》2007年3月）

值本书即将问世之际，承中国辞书学会副会长黄建华先生和日本大正大学教授仓岛节尚先生拨冗撰写序言，使拙作增色，在此深表谢忱。仓岛先生曾参与《新明解古语辞典》、《大辞林》等日本著名国语辞典的编辑工作，特别是后者倾注了他28年的心血。仓岛先生现任日本“词汇辞书研究会”会长，把一生都献给了辞书编纂事业。他为本书提供了部分资料，还对附录之一“中日辞书出版术语对照表”的编制提出了宝贵意见。另外，本书的出版得到了“2006年度创价大学中日友好学术研究资助”，在申请出版资助及其他相关环节上得到了创价大学北京事务所的大力帮助，在此特向创价大学及其北京事务所表示感谢。在本书选题立项以及编辑过程中，上海人民出版社赵荔红女士费了很多心血，在此也一并致谢。

由于资料和水平所限，错缪之处肯定不少，特别是在搜集和查阅资料过程中笔者发现有些资料在记载上不能吻合或互有出入，笔者在识力所及的范围内多方甄别取舍，虽力求准确和客观，但个别数字或名称的讹误或恐难免，敬请专家和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值此年末正当本书即将付梓之际，收到日本岩波书店的臼井幸夫和增井元两位先生寄赠的《图书》杂志2007年最后一期，上面预告2008年1月《广辞苑》(第六版)即将面世，这让笔者由衷感到与日本辞书结下的不解之缘。

谨以此书献给包括臼井幸夫、增井元先生在内的所有曾经支持、鼓励和帮助过我的人。

潘　钧

2007年12月

京北回龙观

附录一

中日辞书出版术语对照表

（以五十音图为序）

日语	汉语	日语	汉语
青焼き、藍焼き	校对蓝图	親項目（親見出し）	词头
赤字	红字	親字	字头
頭	天头	折丁	折贴（装订）
後付け	后页	音引き	音序排检法
一段組	单栏排版	音引き辞書	音序辞书
一般項目	普通条目	改訂版	修订版
意味区分	义项划分	学習辞典	学习辞典
いろは引き	按いろは顺序查	画引き	笔画排检法
インタネット辞典	网络辞典	懸け紙	护封，腰封
引用例	书证、引证	囲み	花边栏目
裏表紙	封底	空見出し	参见条
裏見返し	封底衬页	監修	主编，审定
上紙	护封	関連項目	相关条目
追い込み	版面排紧	企画立案	总体设计
奥付	版权页，书尾题署	記述主義	描写主义
表表紙	封面	基本項目	基本条目
表見返し	前环衬	清刷り	清样
主見出し	主条	逆引き	倒序

日文	中文
口絵	卷头画
組版	组版，拼版
欠字	缺字
決定版	定版
校閲	审稿
校正	校对
項目	条目
項目選定	立目，选条，收词
校了	校对完毕
国語辞典	语文词典
語源	词源
子項目（見出し）	
語誌	语志
語釈	释义
五十音引き	按五十音图顺序查
コンピュータ組版	计算机排版
作例	自撰例
挿絵	插图
参照項目	参见条
字形引き	形序排检法
執筆依頼	约稿
執筆者	撰稿人
執筆要領	执笔要领
実例	书证
写真植字	照相排版
修訂版	修订版
主幹	主编
縮刷	缩印版
熟語	词，复词
出校	送校
小項目	小条目
照合	核对
上製	精装
素読み	通读
刷	印次
背	书脊
製本	装订
責任校了（責了）	责任校对完毕
専門語辞典	专业辞典
専門辞典	专科辞典
全訳	双解
装丁	装订
装	装帧
増刷	加印
増補版	增订版
大項目	大条目
縦組	竖排
脱字	漏字
中項目	中条目
電子辞書	电子辞典
電子ブック	袖珍电子辞典
同意語（同義語）	同义词

並製	平装，简装
二言語辞典	双语词典
二段組	双栏版面
配本	发行
配列，排列	编排
柱	版心；页头标题
百科項目	百科条目
表紙	封面
版	版次
判型	开本
版権	版权
反対語（反義語・対語）	反义词
凡例	体例
部首引き	部首排检法
文選	检字
平装本	简装本，平装本
編者	编者，编辑人
編集長	主编，总编辑
編集方針	编纂方针
編集要領	编纂大纲
棒組	长条样
前付け	前页
見返し	环衬，衬叶
見出し語	词条
見開き	双联页
見本組み	样张
見よ項目	见……条目
用例	例证，词例
横組	横排
立項	收词，立目
類義語	近义词
歴史主義	历史主义
レイアウト	版式
連語	词组，习惯短语
CD-ROM 辞典	光盘电子辞典

附录二

日本辞书简略年表

时代	成书时间	辞书名	编纂者	种类
草创期	682	新字（にいな）	未詳	不明
	794	新訳華厳経音義私記（しんやくけごんきょうおんぎしき）	未詳	音義
	831	秘府略（ひふりゃく）	滋野貞主	類書
	835	篆隷万象名義（てんれいばんしょうめいぎ）	空海	漢字辞書
	862	東宮切韻（とうぐうせついん）	菅原是善	韻書
	901	新撰字鏡（しんせんじきょう）	昌住	漢和辞書
形成期	918	本草和名（ほんぞうわみゃう）	深根輔仁	本草書
	934	和名類聚抄（わみょうるいじゅしょう）	源順	漢和・百科辞書
	—1100	類聚名義抄（るいじゅうみょうぎしょう）	未詳	漢和辞書
	1180	色葉字類抄（いろはじるいしょう）（三巻本）	橘忠兼	国語・百科辞書
	1182	法華経音義（ほけきゃうおんぎ）	心覚	音義書
展开期	1204—	下官集（げかんしゅう）	藤原定家	仮名遣い辞書
	1227	字鏡（じきょう）（世尊寺本）	未詳	漢和辞書
	1234	八雲御抄（やくもみしょう）	順徳院	てにをは辞書
	1245	字鏡集（じきょうしゅう）	菅原為長	漢和辞書

（续表）

时代	成书时间	辞书名	编纂者	种类
展开期	1264	塵袋（ちりぶくろ）	未詳	百科辞書
	1286	大般若経音義（だいはんにゃきょうおんぎ）	薬師寺	音義書
	1307	聚分韻略（しゅうぶんいんりゃく）	虎関師錬	韻書
	1363—	仮名文字遣（かなもじつかひ）	行阿	仮名遣い辞書
	1381	仙源抄（せんげんしょう）	長慶天皇	注釈書
	1440	倭玉篇（わごくへん）	未詳	国語辞典
	1444	下学集（かがくしゅう）	東麓破衲	漢和辞書
	1445	あい嚢抄（のうしょう）	行誉	百科辞書
	1474	節用集（せつようしゅう）（文明本）	未詳	国語辞典
	1484	温故知新書（おんこちしんしょ）	大伴広公	国語辞典
	1547	運歩色葉集（うんぽいろはしゅう）	未詳	百科辞書
	1595	拉葡日対訳辞書（らほにちたいやくじしょ）	天草学林	対訳辞典
	1597	節用集（せつようしゅう）（易林本）	未詳	国語辞典
	1598	落葉集（らくようしゅう）	長崎学林	日本語辞書
普及期	1603	日葡辞書（にっぽじしょ）	未詳	対訳辞典
	1695	和字正濫抄（わじしょうらんしょう）	契沖	仮名遣い辞書
	1699	日本釈名（にほんしゃくめい）	貝原益軒	語源辞書
	1713	和漢三才図会（わかんさんさいずえ）	寺島良安	百科事典
	1719	東雅（とうが）	新井白石	語源辞書
	1764	雑字類編（ざつじるいへん）	柴野栗山	俗語辞典
	1765	古言梯（こげんてい）	揖取魚彦	仮名遣い辞書
	1775	物類称呼（ぶつるいしょうこ）	超谷吾山	方言辞書
	1777—1787	倭訓栞（わくんのしおり）	谷川士清	国語辞典

（续表）

时代	成书时间	辞书名	编纂者	种类
普及期	1791	小説字彙（しょうせつじい）	秋水園主人	俗語辞典
	1814	諳厄利亜語林大成（あんげりあごりんたいせい）	本木正栄ら	対訳辞典
	1829	俚言集覧（りげんしゅうらん）	太田全斎	国語辞典
	1845	厚生新編（こうせいしんぺん）	馬場佐十郎ら	百科辞書
	1849	雅言集覧（がげんしゅうらん）	石川雅望	国語辞典
	1857	和蘭字彙（オランダじい）	桂川甫周	対訳辞典
	1860	増訂華英通語（ぞうていかえいつうご）	福沢諭吉	対訳辞典
	1862	英和対訳袖珍辞書（えいわたいやくしゅうちんじしょ）	堀達之助ら	対訳辞典
	1867	和英語林集成（わえいごりんしゅうせい）	ヘボン	英和辞典
跃进期	1871	官版　語彙（ごい）（文部省）	文部省	官撰辞書
	1872	英和字典（えいわじてん）	吉田賢輔	英和辞典
	1873	百科全書（ひゃっかぜんしょ）（文部省）	文部省	官撰辞書
		附音挿図　英和字彙（えいわじい）	柴田昌吉・子安峻	英和辞典
	1878	日本小字典（にほんしょうじてん）	物集高見	百科全書
	1881	哲学字彙（てつがくじい）	井上哲次郎	国語辞典
	1888	ことばのはやし	物集高見	国語辞典
	1889	和漢雅俗いろは辞典（わかんがぞく…じてん）	高橋五郎	国語辞典
		言海（げんかい）	大槻文彦	国語辞典
	1890	日本社会事彙（にほんしゃかいじい）	田口卯吉	百科全書
	1891	日本大辞書（にほんだいじしょ）	山田美妙	国語辞典
	1896—1913	古事類苑（こじるいえん）	神宮司	百科全書
	1897	ことばの泉（いずみ）	落合直文	国語辞典
	1903	漢和大字典（かんわだいじてん）	重野安繹ら	漢和辞典

（续表）

时代	成书时间	辞书名	编纂者	种类
跃进期	1907	辞林（じりん）	金沢庄三郎	国語辞典
		大日本地名辞書（だいにほんちめいじしょ）	吉田東伍	専門辞書
		明治事物起源（めいじじぶつきげん）	石井研堂	百科辞典
	1908	日本百科大辞典（にほんひゃっかだいじてん）	三省堂	百科辞典
	1909	日本類語大辞典（にほんるいごだいじてん）	志田義秀ら	類語辞典
	1911	模範英和辞典（もはんえいわじてん）	神田乃武	英和辞典
	1915	大日本国語辞典（だいにほんこくごじてん）	上田万年・松井簡治	国語辞典
		熟語本位英和中辞典（じゅくごほんいえいわちゅうじてん）	斎藤秀三郎	英和辞典
		井上英和大辞典（いのうええいわだいじてん）	井上十吉	英和辞典
	1917	大字典（だいじてん）	上田万年	漢和辞典
	1922	袖珍（しゅうちん）コンサイス英和辞典（えいわじてん）	神田乃武ら	英和辞典
	1923	字源（じげん）	簡野道明	漢和辞典
	1925	広辞林（こうじりん）	金沢庄三郎	国語辞典
	1928	小辞林（しょうじりん）	金沢庄三郎	国語辞典
		斉藤和英大辞典（さいとうわえいだいじてん）	斎藤秀三郎	英和辞典
	1931、	大百科事典（だいひゃっかじてん）	平凡社	百科事典
	1932—1937	大言海（だいげんかい）	大槻文彦	国語辞典
	1934	辞苑（じえん）	新村出	国語辞典
		大辞典（だいじてん）	平凡社	国語辞典
	1934—1938	国民百科大辞典（こくみんひゃっかだいじてん）	富山房	百科事典
	1941	外来語辞典（がいらいごじてん）	荒川惣兵衛	外来語辞典
	1943	明解国語辞典（めいかいこくごじてん）	金田一京助	国語辞典
	1952	辞海（じかい）	金田一京助	国語辞典

（续表）

时代	成书时间	辞书名	编纂者	种类
跃进期	1954	井上中国語新辞典（いのうえちゅうごくごしんじてん）	井上翠	中日辞典
	1955	広辞苑（こうじえん）	新村出	国語辞典
	1955—1960	大漢和辞典（だいかんわじてん）	諸橋轍次	漢和辞典
	1956	例解国語辞典（れいかいこくごじてん）	時枝誠記	国語辞典
	1959	新選国語辞典（しんせんこくごじてん）	金田一京助	国語辞典
	1960	三省堂国語辞典（さんせいどうこくごじてん）	金田一京助	国語辞典
	1963	岩波国語辞典（いわなみこくごじてん）	西尾実	国語辞典
	1964	近世上方語辞典（きんせいかみがたごじてん）	前田勇	専門辞典
		分類語彙表（ぶんるいごいひょう）	国研	シソーラス
	1967	角川外来語辞典（かどかわがいらいごじてん）	荒川惣兵衛	外来語辞典
	1968	中日大辞典（ちゅうにちだいじてん）	愛知大学	中日辞典
	1972—1976	日本国語大辞典（にほんこくごだいじてん）	日本大辞典刊行会	国語辞典
	1972	新明解国語辞典（しんめいかいこくごじてん）	山田忠雄	国語辞典
		新明解古語辞典（しんめいかいこごじてん）	金田一春彦	古語辞典
		類義語辞典（るいぎごじてん）	徳川宗賢・宮島達夫	類語辞典
	1973年	角川古語辞典（かどかわこごじてん）	久松潜一	古語辞典
	1974年	岩波古語辞典（いわなみこごじてん）	大野晋	古語辞典
		擬音語・擬態語辞典（ぎおんご ぎたいごじてん）	天沼寧	擬音語辞典
	1977年	国語学研究事典（こくごがくけんきゅうじてん）	佐藤喜代治	専門事典
	1978年	学研国語大辞典（がっけんこくごだいじてん）	金田一春彦ら	国語辞典
		学研漢和大字典（がっけんかんわだいじてん）	藤堂明保	漢和辞典
		擬音語・擬態語辞典（ぎおんご ぎたいごじてん）	浅野鶴子	擬音語辞典
	1981—1982年	広漢和辞典（こうかんわじてん）	諸橋轍次ら	漢和辞典

（续表）

时代	成书时间	辞书名	编纂者	种类
跃进期	1983 年	小学館古語大辞典（しょうがっかんこごだいじてん）	中田祝夫ら	古語辞典
		岩波日中辞典（いわなみにっちゅうじてん）	倉石武四郎	中日辞典
	1984 年	平凡社大百科事典（へいぼんしゃだいひゃっかじてん）	平凡社	百科事典
		例解新国語辞典（れいかいしんこくごじてん）	林四郎ら	国語辞典
		日本大百科辞書（にほんだいひゃっかじしょ）	小学館	百科辞書
	1985 年	時代別国語大辞典（じだいべつこくごだいじてん）室町時代篇	三省堂	国語辞典
		新潮現代国語辞典（しんちょうげんだいこくごじてん）	山田俊雄	国語辞典
	1986 年	国語大辞典（こくごだいじてん）　言泉（げんせん）	小学館	国語辞典
	1988 年	大辞林（だいじりん）	松村明	国語辞典
	1989 年	カラ版日本語大辞典（にほんごだいじてん）	講談社	国語辞典
		言語学大辞典（げんごがくだいじてん）	亀井孝ら	専門辞典
	1992—1994 年	現代日本語方言大辞典（げんだいにほんごほうげんだいじてん）	平山輝男	方言辞典
	1992 年	中日辞典（ちゅうにちじてん）	小学館	中日辞典
	1993 年	辞林 21（じりん）	三省堂編集所	国語辞典
		集英社国語辞典（しゅうえいしゃこくごじてん）	森岡健二ら	国語辞典
	1994 年	中国語大辞典（ちゅうごくごだいじてん）	香坂順一	中日辞典
	1995 年	大辞泉（だいじせん）	松村明	国語辞典
	1998 年	中日辞典（ちゅうにちじてん）	相原茂	中日辞典
	2001 年	中国語辞典（ちゅうごくごじてん）	伊地智善継	中日辞典
	2004 年	東方中国語辞典（とうほうちゅうごくごじてん）	相原茂ら	中日辞典
	2005 年	講談社日中辞典（こうだんしゃにっちゅうじてん）	相原茂	中日辞典

附录三

辞典名索引

（包括书中出现所有辞典）

E

F

G

H

J

K

L

M

N

P

S

T

W

X

Y

Z

附录四

辞书学参考文献

日文文献

著作

川瀬一馬	古辞書の研究	雄松堂	1955
下中邦彦	百科事典の歴史	平凡社	1964
角川書店	辞書のはなし	角川書店	1965
山田忠雄編	本邦辞書史論叢	三省堂	1967
山田忠雄	三代の辞書——国語辞書百年小史	三省堂	1967
福鎌達夫	明治初期百科全書の研究	風間書房	1968
乾輝雄	日本における辞典の歴史（改訂版）	辞書協会	1969
新村猛	「広辞苑」物語	芸術生活社	1970
町田俊昭	三代の辞書——英和・和英辞書百年小史	三省堂	1971
山田忠雄	近代国語辞書の歩み——その模倣と創意	三省堂	1971

惣郷正明	辞典の話	東京堂出版	1971
弥吉光長	百科事典の整理学	竹内書店	1972
惣郷正明	辞書の風物誌	朝日新聞社	1973
小林英夫編	私の辞書	丸善株式会社	1973
平凡社教育産業センター	平凡社六十年史(非売品)	平凡社	1974
佃実夫・稲村徹元	辞典の辞典	文和書房	1975
加藤康司	辞書の話	中央公論社	1976
見坊豪紀	辞書をつくる　現代の日本語	玉川大学出版部	1976
川瀬一馬	古辞書概説	雄松堂書店	1977
福本和夫	私の辞書論	河出書房新社	1977
山田俊雄	日本語と辞書	中央公論社	1978
惣郷正明・朝倉治彦	辞書解題辞典	東京堂出版	1978
杉本つとむ	辞典・事典の世界(日本語講座 3)	桜楓社	1979
惣郷正明	辞書とことば	南雲堂	1982
松井栄一	国語辞典にない言葉——言葉探しの旅の途上で	南雲堂	1983
松井栄一	続・国語辞典にない言葉——ことばの姿さまざま	南雲堂	1983
惣郷正明	洋学の系譜	研究社出版	1984
安田章	中世辞書論考	清文堂出版	1983

惣郷正明	洋語辞書事始	日本古書通信社	1986
紀田順一郎	「大漢和辞典」を読む	大修館書店	1986
惣郷正明	辞書漫歩	東京堂出版	1987
惣郷正明	日本語開化物語	朝日新聞社	1988
金田一春彦ほか	日本語百科大事典	大修館書店	1988
惣郷正明編	目で見る明治の辞書	辞典協会	1989
松井利彦	近代漢語辞書の成立と展開	笠間書院	1990
斎藤精輔	辞書生活五十年史	図書出版社	1991
見坊豪紀	日本語の用例採集法	南雲堂	1990
岩波新書編集部	辞書を語る	岩波書店	1992
中沢新一監修	私が愛用する辞書・事典・図鑑	波乗社（一季出版）	1992
西山里美・QQQ会編述	辞書がこんなに面白くていいかしら——三省堂《新明解国語辞典》主幹に宛てた三通の手紙	JICC出版局	1992
中尾啓介	辞書学	研究社	1993
三省堂編集所	辞書のはなし	三省堂	1993
紀田順一郎	日本語大博物館——悪魔の文字と闘った人々	ジャストシステム	1994
見坊豪紀	ことばの海をゆく	朝日新聞社	1994
倉島節尚	辞書は生きている——国語辞典の最前線	ほるぷ出版	1995

西崎享	日本古辞書を学ぶ人のために	世界思想社	1995
沖森卓也ほか	日本辞書辞典	おうふう	1996
辞典協会編	日本の辞書の歩み	辞典協会	1996
柳瀬尚紀	辞書はジョイスフル	新潮社	1996
山田忠雄	私の語誌 1—3	三省堂	1996
国広哲弥	理想の国語辞典	大修館書店	1997
倉島長正	「国語」と「国語辞典」の時代（上下）	小学館	1997
柳瀬尚紀編	日本の名随筆　別巻 74　辞書	作品社	1997
石山茂利夫	今様こくご辞書	読売新聞社	1998
室伏哲郎監修	この辞書・事典が面白い!	トラベルジャーナル	1999
柳瀬尚紀	広辞苑を読む	文芸春秋	1999
赤瀬川原川	新解さんの謎	文春文庫	1999
久保田博男	電子辞典の楽しみ方	PHP 研究所	2000
システムソフト	まるごと電子辞典活用法	ソフトバンクパブリッシング	2000
辻本浩三	辞書のウソ	朝日出版社	2001
鎌田正	大漢和辞典と我が九十年	大修館書店	2001
石山茂利夫	裏読み深読み国語辞書	草思社	2001
武藤康史（柴田武監修）	明解物語	三省堂	2001

倉島節尚	辞書と日本語——国語辞書を解剖する	光文社	2002
倉島長正	日本語百年の鼓動——日本人なら知っておきたい国語辞典誕生のいきさつ	小学館	2003
松井栄一	出逢った日本語・50万語——辞書作り三代の軌跡	小学館	2002
夏石鈴子	新解さんの読み方	角川文庫	2003
石山茂利夫	国語辞書事件簿	草思社	2004
倉島節尚	日本語辞書学の構築	おうふう	2006

論文

現代国語辞書の閉塞について（《文学》1962, 2)	山田俊雄	岩波書店
辞書の歴史（《講座国語史3・語彙史》1971)	吉田金彦	大修館書店
辞書・索引作成の歴史（《国語国文学研究史大成15国語学》)	青木孝	三省堂
日本語教育と辞書（《日本語と日本語教育　国語シリーズ別冊1》1972)	玉村文郎	文化庁
日本語の辞書（1)（《岩波講座　日本語9　語彙と意味》1977)	北恭昭	岩波書店
日本語の辞書（2)（《岩波講座　日本語9　語彙と意味》1977)	見坊豪紀	岩波書店

辞書（新ことばシリーズ5，1997）　文化庁

国語辞書はどうあるべきか（《現代日本語講座　第四巻　語彙》2000）　柴田武・飛田良文・佐藤武義編　明治書院

わたしたちの国語辞書（特集）（《言語生活》1961，114号）

日本の辞書（特集）（《文学》1963，30巻2号）

暮しの中の辞書（特集）（《言語生活》1964，156号）

シソーラス（特集）（《言語生活》1970、222号）

辞書・事典（特集）（《言語生活》1971、235号）

国語の辞書をテストする（特集）（《くらしの手帖》1971Ⅱ巻10号）

日本の辞書（特集）（《月刊言語》1975，4巻4号）

辞書（特集）（《日本学》1983，2巻6号）

辞書—文化を映す鏡（特集）（《言語生活》1984、388号）

辞書のたのしみ（《言語生活》1961，2）（記念特集）（《月刊言語》1984，13巻1号）

辞書への招待（総合特集）（《月刊言語》1985，14巻4号）

「ことば」をあつめる（特集）—辞書・その実態と評価（《国文学解釈と鑑賞》1989，18巻1号）

ことばの二大辞書を徹底比較する（特集）（《日本語》1989，2巻12号）

私の辞書活用法—こんな辞書のこんな使い方（《月刊言語》1990，19巻5号）

辞書　新時代（特集）（《月刊言語》1993，22巻5号）

日本語辞書の研究（特集）（《月刊日本語論》1994，2巻4号）

日本の大型辞書（特集）　（《日本語学》1994，13巻7号）

辞書学のすすめ（特集）　（《月刊言語》1995，24巻6号）

中型国語辞典の現在（特集）　（《日本語学》1996，15巻13号）

辞書をめぐる7つの闘い　辞書戦争の内と外（特集）　（《月刊言語》2000，29巻5号）

辞事典を活用した教育（特集）　（《日本語学》2000，19巻14号）

辞書をつくろう（特集）　（《月刊言語》2003，32巻5号）

外国語学習者のための辞書（特集）　（《日本語学》2006，25巻8号）

中文文献

著作

赵诚	中国古代韵书	中华书局	1979
刘叶秋	中国字典史略	中华书局	1981
胡道静	中国古代的类书	中华书局	1982
胡明扬、谢自立	词典学概论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2
(捷) 兹古斯塔著，林书武等译	词典学概论	商务印书馆	1983
《辞书研究》编辑部编	词典和词典编纂的学问	上海辞书出版社	1985
李萌华	英语词典初探	商务印书馆	1985
金常政	百科全书编纂概论	山西人民出版社	1985
赵振铎	古代辞书史话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6
钱剑夫	中国古代字典辞典概论	商务印书馆	1986

陈炳迢	国外现代辞书选介	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6
杨祖希	辞书论	知识出版社	1987
黄建华	英俄德法西日语文词典研究	商务印书馆	1987
黄建华	词典论	上海辞书出版社	1987
陈炳迢	辞书编纂学概论	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1
杨祖希、徐庆凯	辞书学辞典	学林出版社	1992
张柏然主编	双语词典研究	商务印书馆	1993
张后尘主编	双语词典学研究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4
林玉山	辞书学概论	海峡文艺出版社	1995
钟少华	人类知识的新工具——近代中日百科全书的比较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1996
黄建华、陈楚祥	双语词典学导论	商务印书馆	1997
金常政	百科全书学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000
黄建华、章宜华主编	亚洲辞书论集	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1
赵振铎	字典论	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1
李明、周敬华	双语词典编纂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1
冯天瑜	新语探源——中西日文化互动与近代汉字术语生成	中华书局	2004
网络与书编辑部	词典的两个世界(Net and Books 3)	现代出版社	2005

胡开宝	英汉词典历史文本与汉语现代化进程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5
晁继周	语文词典论集	商务印书馆	2005
赵振铎	辞书学论文集	商务印书馆	2006
文军编著	英语词典学概论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雍和明等	中国辞典史论	中华书局	2006
陈平原、米列娜主编	近代中国的百科辞书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其他

《辞书研究》（期刊，上海辞书出版社）

《词典研究丛刊》（四川辞书出版社）

《二十世纪中国辞书学论文索引》（2005，上海辞书出版社）著录的相关论著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日本辞书研究
丛书名＝人文社科新著丛书
作者＝潘钧著
页数＝３８２
ＳＳ号＝１２０３３２３６
出版日期＝２００８
出版社＝上海市：上海人民出版社
原书定价＝２８．００
参考文献格式＝潘钧著．日本辞书研究．上海市：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８．